

内 容 提 要

英俊潇洒、十分富有、众多年轻女子追求的牧场主贾拉与天生丽质的时装模特丝卡娅在爱海中纵情享乐，不知归途……爱的结晶促使二人仓促成婚。由于双方并不真正互相了解，又害怕失去对方，许多烦恼也随之产生，加之婴儿意外夭折，两人被迫在感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几经周折，两人终于重返爱的海洋。

小说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腻传神，浪漫绮丽的情爱故事和多彩多姿的澳洲内地风情引人入胜。

本书三次荣登美国最畅销言情小说排行榜，同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国出版。



第一章

一个骑士出现在远处的沙滩上，在由海面升起的薄雾中若隐若现，仿佛来自大海深处。

沙滩上远离潮水线的小沙丘上布满了白霜，不远处海浪轻抚着海滩又迅疾地退去，所到处激起阵阵水雾。透过薄雾依稀可见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

丝卡娅赤裸的双脚在暗色的沙滩边缘骤然站住，浅而透明的海浪轻盈地拍击着她的脚踝，打湿了她白色的衣裙，又略带歉意地迅速退去。她回头望去，只见到来时留下的两行歪歪斜斜的脚印，有些已被海浪抹去。

那匹马无声地朝她疾奔而来，转瞬间已不是晨雾中的一团阴影。骑马者身体稍稍前倾，所着褪色上衣的衣领随风摆动。他的脸部被牧人草帽宽大的边沿所遮盖，使他与身下的坐骑浑然一体——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危险的、力大无穷的怪物。

丝卡娅双手紧紧抓住裙子，转身欲逃。她能够听到自己沉闷的心跳声，抑或是疾奔而来的马蹄声？

马载着它的骑手愈来愈近，她已经能够看清马被汗水——或是海水——浸湿的光滑如缎的深褐色鬃毛。就



在骑马者勒住马缰、马的蹄子扬起一团沙子的同时，她感受到了一阵温暖怡人的气息，嗅到了一股油浸皮革的气味。

那匹骏马在清冽的空气中打了一个响鼻，喷出一团白色的雾气，长着长长睫毛的马眼中露出一弯月牙般的眼白。马将其瘦削傲慢的头扭向一边，引起一阵轻微的马具金属撞击声，紧接着，马强健有力的身体曲线展现在她的眼前，马发达的大腿与裹着它的马衣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当它随着主人的命令而动作时，她都能察觉得到它肌肉的收缩。马和主人围着她打圈，溅起一阵阵水花。她身不由己地转动着身体，凝视着他们，松散头发飘舞开来，在落到肩上之前，有几绺头发挡住了她的视线。

“你想干什么？”她抬起下颏问道，全身神经都绷紧了。

“看你，”他的声音甜蜜多情，就像勃艮第葡萄酒，在她心里激发起一种陌生的、愉悦的情绪，“你真漂亮，有着子夜般漆黑的秀发，仲夏般明亮的眼睛。你一定习惯了被人欣赏。”他勒住了马缰，握住缰绳的双手被太阳晒得黝黑，粗壮有力，自如地控制着那匹暴烈的马。

她看着他将一只手中握着的缰绳调换到另一只手中，然后稍微俯身将空着的一只手伸向她：“上来。”

丝卡娅觉得双脚已经冻得麻木了。她为什么一大早就赤着双脚，穿着单薄的白色衣裙在大海边散步？这可是冬季啊。她摇了摇头，双手紧抱在胸前。又一个海浪漫过了她的双脚，水比空气温暖，但她仍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你很冷，”他说道，“让我来温暖你。”

她将双眼紧闭。“哦，”她柔声问道，“你能使我感到温暖吗？”

“我保证能。”

她睁开双眼，看见他伸出的手仍然停留在原处未动。她靠近一步，伸出自己的手，被他那强有力的手指攥住了。

他将她的身子拉近，说道：“把你的脚放到我的脚上。”

她的脚掌心感觉到他穿的皮靴光滑而坚硬。他将她拥在胸前，使她斜身而坐，将她的两条腿放在他的大腿上。

马不安地动了一下，他松开她的手去照顾马匹。她将双手围住他的腰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感觉到他的身体犹如磐石般坚硬，并闻到了一股海水和泥土的混合气息。

他使马安静下来，将缰绳又握在了一只手中，另一只胳膊紧紧拥住了丝卡娅，下巴轻轻地掠过了她的鬓角。

丝卡娅将脸颊偎住他的肩胛，隔着衣服感受着他那男性肌肤的热气和活力，心里腾起一股强烈的欲望。

他将手指插入她的头发中，抚摸着她那漆黑如缎的秀发，向下轻扯，直至她仰头望着他的脸。

在宽檐草帽的遮掩下，只见他的双眉既直且黑，两眼如桉树叶般灰绿，在晨光的微熏中泛着银色的光泽；帽檐下露出的头发如马的鬃毛呈深褐色，笔挺的鼻子犹如出自古罗马雕塑家之手。在他绷紧的双颊上依稀可见



络腮胡子的根茬，而他的嘴唇分明就是雕塑家的杰作——充满男性的诱惑力，既威武有力，又风情万种，甚或掺杂着些许幽默。但他棱角分明的下巴却如大理石般坚硬，显露出男性充分的权威，毫无妥协的意味。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问道，语气中略带着一丝疑惑。

他那泛着银色的目光直视她那深蓝色双眸的深处，她的双唇感受到了他呼吸的轻拂。他双眼低垂，厚重的睫毛藏匿了他望着她微启朱唇时的惊喜。突然，宽边牧人草帽的阴影将两人紧紧罩住，他的一只有力的胳膊紧箍住她的腰，将她更紧地抱在了怀中。他将嘴唇紧贴住她的耳垂，说道：“我来接你回家。”

她与他扭打起来……

丝卡娅从梦中惊醒过来，疲惫地躺在凌乱不堪的被褥里，惊恐地喘着粗气。床单被她蹬离了褥垫，她的双脚感到一阵冰凉。

她整理了一下毛毯，将双脚盖在里面，侧身向窗外望去，使劲睁大双眼以驱去萦绕于头脑中的梦魇。

她所住别墅的两间卧房和大客厅都面向大海，厨房、洗衣间和浴室则朝向另一侧的道路。每天晚上在熄灯就寝之前她都要拉开窗帘，以便她早上醒来时能见到海面上升起的朝阳。

波澜起伏的大海上方的积云泛着橘红色的光芒，在黎明的微熏中水面上飘动着的雾霭使水天混为一体。

她的腰肢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只强有力的胳膊将其拥向强壮男性躯体的压力，她的乳房仍然能够感触到挤压



在他身体上时的震颤，她的双唇依旧残留着他的嘴唇掠过时的热力。

她心里感到一阵烦躁，猛然扭动身子坐了起来，闭上双眼将头放在屈起的双膝间，脸颊紧贴住毛茸茸的毯子。

这使她回想起一个未刮过的下巴摩擦她的肌肤时的感觉，想起骑士有力的搂抱。她的大腿又有了坐在屈起的男性大腿肌肉上的那种撩人感受，想起了那个她双臂环抱过的男性身体，以及她的双手撩起他的衬衣抚摸他的后背时的那种触觉，那种温暖……

她猛地睁开双眼。一场美梦？真是无聊透顶！这种情景就像是那些推销洗发精的慢动作的商业广告，目的不过是想激发起女性深藏于心间的性狂想情结。她拍过太多的此类广告，这一回却反受其害了。

她掀开毛毯下了床，全然不顾寒冷，在她穿着拉绒棉布睡衣下的肌肤上立即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在浴室里，她朝自己的脸上撩了几把冷水，再将脸擦干。返回卧房，她脱下睡衣，穿上运动裤、汗衫和一双厚袜子，从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梳子在头上随意梳了几下，然后用松紧带将厚黑光亮的头发束在了脑后。

她穿着拖鞋走进了那间宽大的、镶有护墙板的客厅。

她的一双沾满沙子的旅行鞋放在玻璃推拉门外宽大的平台上。她推开门，穿上鞋子，恨恨地系上鞋带。赤脚和白色衣裙只适宜于梦境。

她在宽大的木台阶顶层站了一会儿，吸了几口清晨爽人的空气。晨雾正在逐渐退去，眼前正逐步显露出—



望无垠的蓝色的太平洋洋面。在新西兰东海岸与南美洲遥远的海岸之间横亘着一片汪洋，而地平线在这里呈现出一百八十度的夹角。

她走过前滩时，羽毛状的趾头草和干枯无色的三齿稗仍然散发着清晨的气息。当她朝潮水线下方坚实的沙层跑去时，覆盖着一层晨霜的沙滩在她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转身开始了每天必做的两英里沙滩漫步，呼出的气息在她面前形成一团团的白雾。

沙滩上方低矮的堤岸上建有一排房子，在其后上方淡色的天幕中仍然悬挂着一颗即将逝去的晨星。虽然天色尚早，但沙滩上已留下了人的足迹和一条壮硕大狗的蹄印，并有一道摩托车驰过的轮迹。

在每年的这个季节里，这里的大部分房子都空闲着，经常只有丝卡娅一人孤零零地徜徉在海滩上。但也有一些业余捕鱼者头天在海里下网，第二天清晨来检查战果。

她侧身躲过一股海浪。海浪与干燥的沙子相触生成一层白色的泡沫，在她双脚间激起一阵水花。

突然，她看到了马蹄印——十分清晰——来自潮水线下方，仿佛这匹看不见的马真的来自海底。她猛然收住脚，满腹狐疑地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对自己愚蠢的想象力表示不满。

那么是否是有人骑马沿沙滩而来呢？这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能是她在下意识中听到了马蹄声，从而做了那个梦。

“你还好吗，丝卡娅？”



“我很好，妈妈。”丝卡娅有意识地松了松紧握话筒的手，极力掩饰住不耐烦的语气。她坐在壁挂式电话机下方的凳子上，极力使自己怦怦剧烈跳动的心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她回答道。

“你在那儿都做些什么呢？”杰纳妮·泰勒不无担忧地问道，“你真的不需要我过来陪陪你吗？”

“谢谢你，不用了。”丝卡娅一口回绝道，“真的，一个人独处一段时间对我有好处。我……我正在恢复。”她希望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能如此。是的，她正在恢复，她这样告诫着自己。“我在锻炼身体，”她说道，“享受海滩生活。”

“在冬天里？”杰纳妮怀疑地问道：“你不会在海里游泳吧？”

丝卡娅笑了一声，语气听上去已近乎自然了：“没有，我没有游泳。”她曾经动过下海畅游的念头，纵身于冬天的大海之中，感受海浪的冲击，使自己的身体变得麻木，就像她那已麻木不仁的情感一样。但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告诫她：一旦她将自己投入大海那冰冷的、毫无人情味的怀抱，她就可能再也没有离开它的毅力了。

“我真希望你当时能留在奥克兰，让我们能够照顾你。”她母亲说道。

丝卡娅自己也曾想在奥克兰与他们呆在一起，但却感到窒息和厌烦。这没有用。她将一只脚蜷缩到椅子上，用一只手握住运动裤下摆束紧带下的脚踝，将头垂了下去。“我知道，”她柔声说道，“但那并不是我所需要的。”



“你能确信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人孤独地呆在一个地方吗？”杰纳妮径直地问道，“你心里明白，你并不是惟一个感到悲伤的人。”

丝卡娅闭上了双眼，只感到喉咙一阵发紧，说不出话来。

“丝卡娅？亲爱的，我并不想使你伤心，相信我——我知道你受的伤害已经够大了。我也不想干涉你的生活，但在我看来——”

“妈妈，不要说了！”丝卡娅打断道，“求求你。我知道你一直想帮我，但是……没有人能帮我。”

“你的境况不好，”她母亲呜咽地说道，“如果你能让我们——”

“我会的，”丝卡娅咬紧了牙关，“我只不过是还有点心情不好而已。这很自然，不是吗？”

“是，当然。”她母亲答道，“你……你收到贾拉的信了吗？”

丝卡娅咽下一口唾沫：“收到了。”但是她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虽然在此之前他的来信一向很准时。“是的，他……一直在保持联系。”刚才当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时，她以为是他打来的电话，这就是她的心脏急骤跳动，握话筒的手掌布满汗水的原因。

杰纳妮沉默了一会，这种沉默中充满了焦虑的意味。“好吧，你父亲要我代他向你问好。如果你需要些什么，或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你会告诉我们的，是吧？”

“是的，”丝卡娅答道，“你们已经为我做得够多的了。”



他们爱她，为使她能够再次幸福，他们会为她做任何事情——但她在生活中所失去的，任何人都无法补偿给她。

挂上电话后，她用双手捂住脸，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咬紧嘴唇，朝天花板盯了几秒钟。最后，她挺了挺腰，朝客厅内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走去。

她每天两次在地下室里的健身器具上做健身运动。丝卡娅从来没有真正喜欢上健身运动，但长期以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那种不费心思的、极度机械累人的身体运动正是现在她所需要的。

她的父亲下决心买下海边的这处房产，部分原因是出于投资上的考虑，部分原因是当他从海外回来度假时，可以在这里与家人团聚小憩。她父亲是新西兰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在新西兰驻外使馆中担任过一些低级职务。

在这栋别墅里，她父亲经常穿着短裤，光着双脚，白天喜欢在海边钓鱼，而她的母亲则坐在沙滩上的遮阳伞下画着素描，或是将画架和各色颜料放在客厅的玻璃门旁，忙里忙外地准备一顿快餐。

当他们逐渐长大，丝卡娅和她的弟弟学会了自己照料自己。马克十五六岁时对烹饪产生了兴趣，现在已是伦敦一家餐厅里一位小有名气的厨师。

她的父母曾谈论到退休后就住在海滨的这所房子里，而当他们真的提前退休，在这里仅仅住了九个月后，就不得不承认这儿太寂静偏僻，不适宜于长期居住。杰纳妮常想念艺术画廊，迈克尔则割舍不下剧院。



他们另在奥克兰买下一栋房子居住，将海滨这所房子作为度假的别墅，夏天则将其租出去。

丝卡娅感到双腿肌肉酸疼，她将双脚向上抬健身器，小肚肌肉随之绷紧，汗水浸湿了她的前额和上唇。她想起了数月以来坚持不懈所作的其他运动，狠狠地摇了摇头以便摆脱记忆的纠缠。向上抬，用力，集中精力。

大约一个小时候，她拾起一条毛巾擦去脸上的汗珠，然后做了几下轻缓的身体伸展运动。将毛巾搭在双肩上，她朝旁边的浴室走去。

十分钟后，她揉去用洗发液洗过的头发上的水，披上一件毛巾睡袍，将换下的衣服丢在洗衣机旁的篮子中，然后上楼。

她正朝卧房走去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朝向道路一边的木门。

丝卡娅一下子愣住了，下意识地将睡袍的边缘处交替拉紧。如果她不做声，装着房子里没有人，那么无论是谁在敲门，可能都会走开。

敲门声再一次响起——这一次声音更大，敲门人态度更坚决。

可能是商品推销员或拉选票者。只要她不出声，他就不会知道房内有人。她走进卧房，将门虚掩上，从壁橱的抽屉里拿出一副海军裹腿和一件松软的米色羊毛紧身上衣。此时，她听到敲门者走下台阶，向铺满白浮石的停车场走去。

然后，她清晰无误地听见了侧门打开又关上的“卡嗒”声，听到一个人的脚踏在铺满碎贝壳小道上的“嘎



吱”声，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直。

这个不受欢迎的光顾者很可能是一个专寻空室行窃的小偷。这里是度假胜地，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众多的房屋中只是零星地住着一些散户，小偷经常寻找这种地方作案。

此时户外的晨霜已经消去，天空变得清澈，阳光普照着大地，窗外蔚蓝色的大海上涌起阵阵白浪。她昨天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后一直让客厅的玻璃滑门敞开着，以便让带有咸味的海风吹拂进来，这可能使小偷误认为房主人已外出散步而趁机溜进来。

丝卡娅迅速拉开卧房的门，疾步穿过客厅。

她紧抓住门的把手，正准备将门拉上，这时一个男子魁梧的身影转过墙角，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台阶，来到露天平台上。

她手中还握着被太阳照暖的金属门把手，而入侵者已逼到了面前。

他身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灰色起斑点的羊毛套衫。衣服的颜色使他淡色的眼睛变深，犹如遭受台风侵袭的海洋。

“你不开门，”他说道。

“我……正在洗澡。”

他仔细地打量着她：湿漉漉的头发胡乱地纠缠在一起，苍白的椭圆形脸蛋上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匆忙掩上的睡袍缝隙处露出了乳房间白皙嫩滑的皮肤。他又将目光移至她的脸上，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而这正是她心中所惧怕的。“你好吗，丝卡娅？”他问道，低沉沙哑的嗓音中略带一丝粗鲁的味道。



“很好。你.....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贾拉答道：“我来接你回家。”



第二章

丝卡娅自从第一次见到贾拉·凯尼，就知道他是一个不可与之玩感情游戏的男人。

这并不是说她有利用男人然后将其抛弃的习性——事实正相反。有几次，她被旁人在身后称为冰雪皇后，有时别人当着她的面也如此称呼她。虽然她的古典美人般的容貌，苗条而又不失女性曲线美的身材和修长、充满青春活力的双腿倾倒了无数男人，然而她却高山仰止，尽力保持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她身体也不是没有性的欲求，只是她十分在意性爱的归宿。直至那天晚上之前，她都没有真正为自己用理性压抑性欲而懊悔过。

他们是在悉尼的一次慈善舞会上邂逅的。即使身着正式的晚礼服，贾拉身上也不容置疑地带有常年从事户外工作的痕迹。他的棕褐色的皮肤是户外阳光照射的结果，绝非人造太阳装置的效果所能比拟。他走路的方式——自信的大跨步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内地那广阔无垠空间的人所独具的。他那慑人心魄的具有桉树叶般光泽的眼睛在棕褐色肤色的衬托下，显得异常明亮，除非有一



个就近的目标引起它的关注，否则这个装饰华丽的舞厅显然难以容下它的视野。

当丝卡娅的护送人将她介绍给他时，这双眼睛就聚焦在了丝卡娅身上。

这双眼睛先盯住了她的脸庞，两人四目相对产生了一种无声的撞击，丝卡娅骤然一惊，自卫般地眨了眨眼睛。

他的目光又移向她那用唇笔仔细描过、涂着玫瑰红唇膏的嘴唇，然后，又快如闪电般地打量了一下她身穿的那件低开胸、闪闪发亮的蓝色晚装，从她肩上的两根细吊带一直扫视到长及脚踝的裙摆。

她身材修长，又穿着高跟鞋，即使这样她的眼睛也只及他的有着优美轮廓线的嘴唇，嘴唇上正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丝卡娅出于礼节向他伸出了手。他先是漫不经心地握住她那细长的手指，将其放在他的手掌心上细细打量，仿佛它激起了他的兴趣一般，然后他快速地握了一下就放开了。

她转过身去回答身边一个女人的问候，他也同她身旁的一个男人搭讪着，但她心里明白他的注意力在自己身上，犹如她的心思在他身上一样。

护送她参加舞会的那个男人邀她共舞，她让他将她拥入怀中。当他们起步离去时，她的目光与贾拉·凯尼冷峻的银灰色目光相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你冷吗？”她的舞伴不无惊奇地问道。

“不冷，”她微笑着望着他，随着他移动着舞步。她的背部除了三根从肩部朝下交织着的细带外，从腰部起



整个后背都裸露在外。她心里发誓贾拉·凯尼的目光肯定一直在紧紧地盯着她的后背，因为她那里的皮肤有一种发烫的感觉。

她心里此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预感，觉得今后她不会知道“冷”为何物。

奇怪的是，他们被介绍认识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才试图接近她。当时她正站在一群人的边上，突然感觉到有一只温暖有力的手轻轻地放在了她腰间的皮肤上，正落在那件性感晚装的上沿。即使在它的主人嘤嚅着说出“泰勒小姐，能赏光跳个舞吗”之前，她就知道这是谁的手了。

她转身面对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当他们到达舞池中央时，他将他的右手放在她的背部，左手握住她的手，将它移至他的胸部。但他并没有握住她的手指，而是将茄克衫的绸质翻领移开，将她的手紧按在他所穿的柔软衬衣上，以使她的手掌能感受到他的心脏坚定有力的跳动。

她吃了一惊，抬起头睁大眼睛望着他。她的左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带她跳起了舞。他们跳的不是夜总会中胡乱起哄的那种杂乱无章的舞步，而是一种有着真正韵律的舞步。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正规地学习过跳交谊舞。

他的搂抱十分有力，但并没有把她紧拥在怀里，而是使他们的身体保持着几英寸的距离。这样，当他带着她急折步或时不时抱紧她以躲避与其他人相碰时，他们的身体就不时短暂地、十分诱人地贴在了一处。她怀着人们初次相识时罕见的信任感，用心体会着他发出的种



种微妙的信号，任由他领着她翩翩起舞。

他从未移动过他的右手，不像有的男人乘她穿低开背晚装时占她的便宜。但他仍然将她的手掌按在他胸前的心跳处，这种亲密的方式使她的心里有点慌乱。每一次她的乳房触到他的茄克衫，或他的大腿短暂地伸到她的双腿之间，她的呼吸都会变得十分急促，热血涌上双颊，皮肤也变得非常敏感。当他用大拇指轻抚着她那只放在他茄克衫里面的手背时，她全身的每一寸肌肤都感受到了这种爱抚。

两人一直缄默无语。但当他们又一次舞到舞池中央时，他忽然将他们之间拉开一臂长的距离，在快速旋转的同时，他的目光凝视着她。

“您在干什么？”她问道，被他这种毫无顾忌的打量目光弄得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他的眼睛里闪露出一丝愉悦的光芒：“欣赏您。您一定习惯于被人欣赏。”

“我今晚可不是在表演。”她抗议道。

他抬起浓黑的双眉，银绿色的目光中有一种冰冷的味道：“那么我要为我拥有的这种特权付酬了？”

她喉部的一根血管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是在展出。”

他的两道眉毛微微上扬，泄露了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她所穿的晚礼服明白无误地表明她想炫耀她的身体，而她的体形正是设计师为展示他们的时装而梦寐以求的。她的化妆巧妙地凸现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丰



满有致的嘴唇和上帝赐予的细腻白皙的皮肤，使人联想起世界著名时装杂志上的封面女郎。

“您非常漂亮，”他赞叹道，语气中透露出他认为她期待被男人欣赏的意味。

然而，她却渴望这个男人去了解靓丽外表下的真实的她，那个洗去了铅华、脱去了华丽的时装、喜欢穿着旧棉布睡衣睡觉的真实的她；那个即使随着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再，满脸皱纹，身体不再苗条丰润，乳房不再饱满结实，但仍然能够展示自我本性的她。

这种想法她是不会说出来的，即使对他说出这番话，也只会显得她愚蠢可笑。他当然只是被她的外貌所吸引，他只不过刚认识她，彼此间甚至没说上几句话。在这一点上，难道不也是由于他的外表才在她的心中激起一阵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波澜吗？

异性瞬间的相互吸引，许多人将其误认为一见钟情，丝卡娅不相信这种事。这个刚毅、精力充沛的男人的某种神情亦使丝卡娅确信他也不相信这类事。

他又将她拢向自己。这一次他将她抱得紧了一些，他们的身体从胸部到大腿都贴在了一起。“如果我冒犯了您，请您原谅。”

你当然应该感到歉意，得罪一个你想与她上床的女人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丝卡娅略带一丝嘲意地想道。她向他无所谓地笑了笑：“没关系。”然后将她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从他的肩膀上朝外望去。

“请不要这样做。”

“怎么了？”她吓了一跳，又望着他。

“我宁愿您生气，也不愿看到您无动于衷。”



“我没有生气。”

“也没有无动于衷？”他柔声问道。

丝卡娅没有回答。这个男人的暗示太大胆突兀，使她有点发窘。丝卡娅的面孔换上了一种漠然的、镇静自若的表情，正是她的某些摄影师所要求的那一种神态。

“您同什么人一起来的吗？”贾拉问道。

“您知道的，您刚才遇见过他——”

“是经常来往的朋友？”他追问她，“还是今晚临时就伴的？”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端详着她的脸庞，然后点了一下头，似乎相信了她的话。“我今晚也是同一个人一起来的。”他顿了顿语气，“我在什么地方能够再见到您？”

丝卡娅感到她的脉搏在加速跳动。那种将他俩紧紧吸引在一起的力量大得令人生畏，她此时的情绪中混杂着激动和期盼。

她将她在悉尼的代理人的姓名告诉了他。如果第二天早晨她恢复了理智，她也不需要费更多的心思。就像通常的情形那样，他将被代理人告之不向询问者提供模特儿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如果她想再与他见面，她会让接待员将他的请求转告给她。

此时换了一支抒情的舞曲。贾拉将她更紧地搂在怀中，她感觉到他的面颊轻微地摩擦着她的太阳穴，其触觉犹如世界上最精细的砂纸一般。他身上没有科隆香水的味道，却有一股肥皂味，掺杂着些许男性醉人的气息。

她的少许头发没有被那只精美的发结盘在头顶上，



当他在她耳边低语时，这些秀发就随着他呼出的气息而飘动。“除了跳舞外，您还做别的事情吗？”

“别的事情？”她抬起头，逼视着他的眼睛，以防他的话中另有含义。

他的嘴唇弯曲了一下，她感觉到他的胸部因无声的笑而颤动着。“比如，您的工作。”

“有些人似乎是这么认为的。”

“我曾经见过您的照片，我想是在我母亲和妹妹看的杂志的封面上。我猜她们甚至知道您的名字。”

“如果她们对时装感兴趣的话。”

“她们是女人。”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他：“那么您呢，凯尼先生？您靠什么为生？”

“我在昆士兰州管理一个家庭牧场，主要是牧牛——还有几千只羊。”

“一个牧场主？”她出生在新西兰的一个边缘小岛上，对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知之甚少，只依稀记得拥有广阔内地牧场的牧场主是这个岛洲的有产绅士。他的这种背景可能很好地说明了他能在此种豪华的社交场合面对繁复的局面能应付裕如，但在他身上又明白无误地显露出习惯于在广阔的空间从事野外活动的痕迹。“您来悉尼有何贵干呢？”

“商业上的原因。”

她想问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一个牧场主在悉尼能有什么商业事务，但话到了嘴边却忍住未问。

仿佛猜透了她的的心思似的，他说道：“现在仅靠畜牧业已很难维持生计了，只要几年的干旱就能把风调雨



顺年景的利润消耗殆尽。我们必须扩大经营范围，寻找新的经营项目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比如种植经济作物？”

他略带一点惊奇地望着她。“这是一条出路。我这次来悉尼是参加一个有关热带地区新型农作物的研讨会。但农作物同样要受气候的影响。”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我们在几家矿产公司拥有股份，在新南威尔士我们还有一些田产出租。我这次来悉尼还想调查一下房地产的情况。他们说只要瞅准时机，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是一项获利丰厚的投资。”

“我们？”

“我们全家。”

“你妹妹也在牧场上干活吗？”

“贝恩已经嫁人了，现在在布里斯班从事织物图案设计工作。凯利在牧场当女徒工。”

“您有兄弟吗？”

“有两个弟弟。埃里克是牧场的机械师，还负责操作重型机械。小戴尔在昆士兰大学兽医学系学习。”

“您父亲呢？”

贾拉摇了摇头，“我父亲过世已经差不多十年了。”

“对不起……那么您已是一家之主了？”

他咧开嘴笑了笑：“我母亲才是一家之主，不过牧场由我负责管理。”他来了一个急转弯，给一个大个子男人和他的舞伴让路。她感觉到他的手指在她的后背上增加了压力。“您的情况呢？”他问道，“您是悉尼人吗？”



“悉尼现在是我的工作基地。我在纽约一直生活到我在国际模特界小有名气，这给我在澳大利亚时装界工作带来了优势。”

“那么您更愿意在这里生活了？”

“比起伦敦或纽约，我更愿意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更有像在家里的感觉。”

“那么您是澳大利亚人了？您的口音像……很难判断。”

丝卡娅笑了。她在世界许多地方生活和工作过，接触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她想她是不会有一种真正的乡音的。“就出身地来讲我是新西兰人。但那里的时装业不怎么发达，我在那儿不能做全职工作。我父母现在住在奥克兰——我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我希望我工作的地方与他们相距不远，这样看望起来方便。”

“在澳大利亚您能做全职模特吗？”

“在悉尼和墨尔本有大量的杂志广告和时装业务——”

“《时尚》以及诸如此类的杂志？”

“是的。做杂志的广告模特赚不到大钱，但能使你在公众面前频频亮相，慢慢地就会有人找你做时装广告或拍广告片了。”

“那么时装表演呢？您不会只拍时装广告吧？”

“我有时也走走T形台。大多数模特都做与职业相关的各种工作。你必须是一个多面手，能从事各种工作。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工作是拍时装广告。我现在不再从事欧式时装表演了，也很少在纽约工作。”那种季节性的时装表演喧闹奢华，女模特一个劲地被要求减



肥，一个个半裸体地在 T 形台上搔首弄姿。模特界对新面孔的需求使一些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进入时装界，丝卡娅私下里认为她们大多不谙世事，举止乖张，她对一些十几岁女孩给她带来的压力颇觉不快。依仗她在时装表演中获得的名声，她现在做一些压力不大的时装广告工作也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

“那么大部分时间您都呆在悉尼了？”

“在本季时装节期间我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呆了几个星期。我也在日本、新喀里多尼亚以及新西兰工作过。”

“那么您明天有什么活动呢？”

“明天我给卡尔顿公司作时装表演。”

“现场时装演出？”

丝卡娅点点头，“对。”

“对公众开放吗？”他问她。

“大多数座位是为商场客户和媒体准备的，但可能会有一些零散的站票。”

舞曲戛然而止。他领着她离开舞池，将她交回到她同伴的手中。

她没有问他此次来悉尼是否有家人陪伴，但当他走到舞厅另一边一群人的中间时，一个有着健康肤色的金发碧眼女人挽住了他的臂膀，她那种朝他媚笑的含意绝不是出自姊妹般的纯情。

他也以微笑作答，并俯下他那长着光滑深褐色头发的头回应着她提的什么问题。丝卡娅甚至可以发誓他觉察到了她凝望的目光，但他却并没有再朝她这个方向望上一眼。



第 三 章

卡尔顿公司时装展示会推出的重点时装是一款晚礼服，由丝卡娅着装表演。这件晚装用深宝石红色蕾丝镶边，开得极低的领口仅够掩住她的乳房，整个肩部裸露在外。有白色衬里的透孔面料紧围住她的臀部，其后缀上的多层起银色斑点的宝石红丝网眼纱耀眼夺目，成半圆形拖曳在她的身后。这款时装在古典设计风格中流溢着某种现代的气息。设计者在她梳理成型的头发上披上一条与衣服颜色相得益彰的纱巾，掩住了她的双肩。

丝卡娅款步登场，聚光灯照亮了整条 T 形台，台的两边蜂拥着许多摄影记者。观众则坐在有金丝绒椅套的座位上，全场惊叹声不绝于耳。

丝卡娅走到 T 形台的终端，伸手揭下头上的纱巾，让它滑落在台上，露出她的肩部和被晚礼服裹住的臀部。她的目光越过一排排观众，落在了贾拉·凯尼身上。

他面向她站着，用一只肩抵住双扇门的门框，穿着一条黑色便裤，上身穿一件白衬衣，打着一一条黑色领带，一只手插在了裤兜里。他表面上显露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甚至百无聊赖的神情掩饰不住他内心对她的强烈



兴趣。

丝卡娅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因而在这种情形下还能保持脸上那种职业化的微笑表情。然而，当她的目光与他那带有磁性的眼神相遇时，她的台步一度错失了现场音乐的节奏，摆姿势的时间也略嫌长了一些。

她往回走时做了一个半转身，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然后中途停下来按提示做了另一个旋转动作，从而完整地完成了整套表演。

第二天，贾拉通过丝卡娅的代理人向她献了鲜花——六枝鲜艳的深红色玫瑰。随花束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所住饭店的电话号码。

直到临近黄昏时丝卡娅才从她称之为家的那套小公寓里给他打电话。“谢谢您送给我玫瑰花，”她直截了当地说道，“花漂亮极了，香味也不错。”

“它们使我联想到了您。”

想到贾拉亲手为她挑选花，而不是委托花商代劳，丝卡娅不禁感到十分惬意。此时，丝卡娅发现自己不经意地将电话线缠到了自己的手指上。

“我知道这个请求十分仓促，”他说道，“但今晚您能和我共进晚餐吗，如果您有空的话？”

“今晚我碰巧没事，但我不想在外面呆得太晚，”她警告他，“明天我还有一场时装表演。”

“我住的饭店里有一处餐厅。他们虽然做不出什么豪华大餐，但饭菜的味道还不错。我们可以订一个七点半的座位，”他提议道，“除非您认为别的时间更合适。”

“好吧，”她同意道，“就订在七点半。”



他提出去接她，但当她说她更愿意自己到饭店来时，他也没有坚持。

他在饭店大堂里等候她。一见她出现在大门口，他就大步迎上前去。他的目光中明显地充盈着性的意味，这使她不禁蓦然止步，同时喉咙一阵发紧，双颊一阵发烧。

她穿着一件略显素朴、有褶裥饰边的黑色薄绸紧身上衣，肩上随意披着一条带有图饰的丝绸围巾。贾拉在离她约有两英尺远的地方停住，对她微笑着，眼神中那种性的意味已逐渐逝去，或者说被他有意识地抑制住了。他抬起手触了触落在她面颊上的一丝卷发，手指若有若无地碰了碰她的脸蛋，然后又缩了回去。即便如此，丝卡娅为了抑制住身体因他的接触而产生的震颤不得不暗自咬紧了一下牙关。

丝卡娅以前也接触过不少的电影明星、百万富翁、达官贵人和王室成员，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追求过她，但从来没有任何男人能像贾拉·凯尼这样使她刚一接触就感到心乱神迷。

贾拉轻轻地托起她的胳膊，带着她走向预订好的座位。丝卡娅对自己易于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这一点早已习以为常，而自己身边这位高大英俊的男人本身也极易成为人们瞩目的目标，因而当他们穿过餐厅时，丝卡娅都没有怎么去注意其他人注视的目光。

贾拉预订的餐桌靠近一处墙角，这里灯光柔和，带有一丝神秘的气氛。丝卡娅选了一个背对大厅的座位坐下。



“你想喝点什么？”贾拉问她，同时向酒水侍者招了招手。

她要了一杯加冰苦柠檬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表情，但没有说什么，为自己要了一杯啤酒。“我们点了菜以后再叫酒。”他吩咐侍者道。

由于坐的位置的关系，除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丝卡娅实在是无处可看。这倒不是抱怨——他看上去确实令人赏心悦目，他也并不掩饰盯着她看亦是一种享受。他说道：“你能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赏脸，我真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你为我推掉了与什么人的约会吗？”

她略向上扬了扬眉毛，反驳道：“我一般不爽约的。”

“那么你今晚是得空了？”

“模特的日常生活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富有浪漫情调。如果我每天晚上都参加聚会，就会长眼袋，白天也没有精力工作了。”

“你的工作需要付出多少精力呢？”

她自卫般地抬了抬下颏：“在旺季里时装表演会一场紧接着一场，真能把人累倒在T形台上。你要在各国之间穿梭飞行，跨越不同的时区。有时坐了一整夜的飞机，不到几个小时你就要登台表演，或是拍时装广告。更要命的是在隆冬季节导演却要求你穿上泳装戏水，还要你装出一副自得其乐的表情；或是在夏天四十度的高温下命令你又蹦又跳，不停地转圈，为的是让你展现出时装的动感。”

“听起来就像是生活在地狱中一样，”贾拉感叹道，“我想这就是金钱的魔力。”

“是啊。当然说时装界是地狱未免有点夸大其辞——只不过是一种职业罢了。”

“我明白了，”他抬头看到他们的饮料已经送了上来，在打开菜单之前朝侍者点了点头，“但你说过你不再在欧洲作巡回演出了？”

“是的，”她说道，“但我时不时地得在海外亮一下相，以便使我的名字不至于从一流的时装杂志上消失。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认为我在时装界倒台了，合同——当然还有金钱——我就沾不上边了。”

她点了一份凯撒沙拉。他问道：“你在节食吗？”他用略带挑剔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她那稍显削瘦的身材。

“我不吃面食和油腻性的食物，但我也不采用饥饿疗法减肥。饥饿疗法对健康不利，对皮肤也没有什么益处。我每天都做操或散步，并且一周三次到健身房做全面的健身运动。”

“那可需要很强的自制力。”他将身子靠在椅子上，一只有力的褐色大手围住表面带着一层冷霜的冰冻啤酒杯。

“模特工作本身就需要极强的自制力，”她回应道。她见过太多的人将模特界表面虚幻眩目的结果与过程混为一谈，并将模特个人的命运也混杂在其中。

“但是你却乐此不疲？”

“模特能涉足各种有趣的场合，接触各类有才华的人物，身着各种华丽的时装。”

“明天的演出是什么时间？”

“午后。”

他惊诧地抬了抬眉毛：“就为这你今晚要早点休



息？”

“我必须提前五六个小时去现场，熟悉场地，化妆，做头型，并在舞台监督的指导下练习出场、退场。”

“在演出的前一天你们不走场吗？”

“一般没有走场的时间。另外，许多舞台监督都追求即兴表演的效果，并不要求我们作过多的排练。”

他还问了她一些其他的问题，看起来对她的生活颇感兴趣。有一两次当她讲述起在 T 形台上发生的、事后回想起来颇有喜剧效果的小事故，或是惟妙惟肖地模仿某些在时装界赫赫有名的模特的夸张表演动作时，他不禁高兴得开怀大笑。看到他对她的生活如此着迷，对她讲述的一切如此感兴趣，她更加讲得眉飞色舞。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表现比平时更加夸张，笑容也更为灿烂。她点的沙拉只吃了一半，甚至连碰都未碰过那一杯白葡萄酒。贾拉已经吃完了他那一份额子酱炸猪排，将空盘子推到了一边。

“我讲得太多了。”她说道，忽然感到有点发窘。

他微笑道：“讲得很好。我提了太多的问题，害得你简直没有什么时间吃东西。”

丝卡娅用叉子叉起一块莴苣片。“给我讲讲你的牧场，”她请求道，“我听说澳大利亚内陆有些牧场占地面积大约和某些小国家的领土面积相等，是真的吗？没有夸大其辞吧？”

“如今大部分的大型牧场都被一些公司拥有了，或者已经被分割成了几个牧场，”他向她解释道，“奥珀尔牧场是硕果仅存的几个由家族管理的大牧场之一。它整个面积大约有二千平方英里，在昆士兰州，毗邻卡奔塔



里亚湾地区。”

“那可真是够大的啊！你们那里出产宝石吗？”^①

贾拉笑了，摇了摇头：“我们可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宝石。在我们家宅地附近有一处池塘，阳光从某个角度照在池塘水面上时会熠熠生辉，因此我祖父给牧场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听上去美极了。”

“确实很美，”他赞同道，“更重要的是，即使在遭旱灾的年份里，池塘里的水也从不枯竭，加上几条小溪，幸运地使我们的牧场从不缺乏灌溉用水，当然我们有时也得打几口水井。”

“你一直生活在那儿吗？”

“我是在悉尼上的中学和大学。”

“这儿与昆士兰不是相距遥远吗？”

“是啊，但这是家族的传统。不过对一个从内陆来的小伙子来说，文化差异造成的震撼来得更大。”

丝卡娅惊奇地望着他。可能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像现在这样显得信心十足。“那么，你对要回到那儿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回家的感受？那是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你不喜欢悉尼吗？”

他耸耸肩：“我属于奥珀尔牧场。”

丝卡娅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妒意。她想自己是一个新西兰人，热爱她的祖国，但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也没有那种真实意义上的归属感。“你一定很

^① 奥珀尔“Opal”在英语中有“宝石”之意——译者注。



爱奥珀尔牧场，”她羡慕地说道。

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我想是这样的。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那片土地就像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妇——她挑逗你，使你激动，令你疯狂。那是一场没有止境的争斗，但彼此之间又难以割舍。”

“你有一个情妇吗？”丝卡娅问他。她直视着他的眼睛，希望知道答案，“或是有一位妻子？”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如果我有妻子，我是不会和你呆在一起的。”他停顿了一下，“我也没有情妇。你有情人吗？”

这可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丝卡娅解嘲地想道。他有权力问这个问题。

“没有。”

“很好。”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而她却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她几乎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中移开。“把沙拉吃完，”他平静地说道，“你确信不要再加一点什么了吗？”

她将注意力转向面前的盘子，用叉子叉起一块烤面包片。“我身体很健康，”她说道，“你不必为我担心。”但心里却对他的关怀泛起一阵暖意。

丝卡娅吃了一盘无奶油的新鲜水果沙拉，当贾拉将干酪推到她的面前时，她尝了一口羊奶干酪，承认自己喜欢这种淡色带咸味的食品的味道。

贾拉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种味道有什么特别之处。你是没有吃过那种上好的、干透了的切达干酪，那味道才叫够劲。”

“你还没有告诉我多少有关奥珀尔牧场的事情呢。”



她提醒他道。

他给自己切了一片斯提耳顿干酪：“你想知道些什么呢？我们主要牧养勃拉默牛。”

“印度牛吗？”

他点了点头：“勃拉默牛比英国赫里福德牛和短角牛更耐旱，繁殖能力也强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勃拉默牛较难牧养。我们将它们与其他种群杂交，以便使其性情更温顺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

“比如说？”

“体重更大，瘦肉率更高。”

丝卡娅点点头，垂下头吃着干酪：“这工作一定很辛苦。”

“唔——唔。也很脏。”

当她将一点羊奶干酪涂在一块饼干上时，他的目光落在了她的双手上。她双手的皮肤白皙光滑，指甲呈完美的椭圆形，上面涂着一层淡红色的指甲油。她怀疑他是否是在拿他的工作环境与她的工作环境作比较。

喝完咖啡后，贾拉签了单，然后问道：“愿意到休息厅去喝杯饮料吗？”

她喝了一杯饮料，然后说她必须回家了。贾拉也没有强留她，送她到饭店大堂，然后问道：“你是开车来的吗？”

“不是。我原来有辆车，后来处理掉了。在大都市里，你要去的地方附近很难找到停车的地方。另外，我经常不在悉尼，付钱租泊车位也不划算。”

贾拉点点头，请门卫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知道你明天还要工作，”他说道，“如果我保证



不让你呆得太晚的话，明天我再请你吃晚餐不是一个过分的请求吧？”

“我已被邀请出席演出后的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就是傍晚时分了，随后还有宴请。”

“那么随后再喝一点茶或咖啡？”他坚持道，“或者你会感到十分疲倦？”

“我想没问题。”她可能会感到十分疲惫，但同时也想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特别是与一位性感的、有趣的男人静坐对饮，谈论一些高级时装、时装广告、谁和谁一起上床之类无聊话题之外的趣事，对她十分有益。

“我知道一个毗邻港湾的舒适小酒吧。我能在招待会后去接你吗？”他问道。

她稍稍踌躇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想先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到我家里去接我。八点半怎么样？”出租车在他们身边停下时，她给他留下了地址。他低头在她嘴唇上轻吻了一下，然后替她打开车门。

第二天晚上他如约而来时，她已换上了一条紧身的冰蓝色绸裤，上身穿着一件与之搭配适当的衬衣，一头秀发经梳理后整齐地披在了肩后，脚穿一双舒适的凉鞋，嘴唇上抹了一层淡淡的唇膏，略微做了一下眼影。

贾拉身穿一件开领衫和一条牛仔裤，颇为随意。当她打开房门时，那种她熟悉的渴望神情又显现在他的目光中，但当他朝她微笑时已巧妙地将其掩饰住了：“准备好了吗？”

她手中握着一只精巧的皮包，“好了。”她回答道。



“我已经付钱让出租车司机走了。我应该叫他等一下吗？”

“散步去不好吗？”她住的公寓是一座位于内城的旧式建筑，离商场和港口不远。

他扫了她穿的轻便凉鞋一眼：“完全可以。”

“我顺便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当他们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时，贾拉不解地问道。

“相对而言啦，”丝卡娅说道，“当然不能与你们那里广阔的大自然相提并论。”

虽然一路上呼吸着可能已受到污染的空气，但当他们到达那家酒吧时，丝卡娅已摆脱了某种疲惫，双颊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贾拉选了一张靠近窗口的临海的桌子坐下。海水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波动着金光，但随着夜幕的临近正在迅速变黑。“苦柠檬汁？”他询问道，“或是来一点更刺激的饮料？要点吃的东西吗？”

“我不喝带酒精的饮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给我来一份加酸奶油的玉米片。”如果他要吃东西，她应该陪着他吃一点。

当他们啜着饮料时，他用探询的目光望着她：“时装表演进行得如何？”

“我想应该还不错。明天是最后一场。”

“以后呢？”

“我在墨尔本还有一项业务，然后拍三天的电视广告片。”

“那我得欣赏一下。什么时候播出？”



“大概在一两个月以后。你们那里收得到电视信号吗？”

“现在可以了。我们那儿有一切现代化的设备，包括传真机。”

“我一直以为你们那儿只有无线电话机和柴油发电机呢。”

“我们现在也还在用那些玩意儿。”他停顿了一下，“也许将来有一天你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

将来有一天。这不是一种邀请吗？也许只不过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应酬话而已。“也许吧，”她轻描淡写地回应道，“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还有多少预约的工作呢？”贾拉问道。

“大概得干两三个月吧。”

“你在墨尔本会呆多久呢？”

“一两天。我去为一本时装杂志的创刊号拍宣传广告。他们为杂志的销量十分担心。”

“是拍封面照片吗？”

“是的。”

“那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丝卡娅朝他笑了一下：“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

她小口地吃着玉米片，而他却狼吞虎咽着一大块三明治。

丝卡娅靠着椅背，浏览着海湾的夜景，一只渡船迅疾地驶过了一条停靠在码头的远洋海轮。

当贾拉向她提及海上景色时，她梦幻般地向他笑了笑。他也回报了她一个微笑，眼神变得柔和起来。“你已经累坏了，是吗？”他问道，“我本不该邀你出来的。”

“是我愿意出来的。但我现在应该回家睡觉了。”

“这次我们叫辆出租车，”他提议道。

在她房间的门口，他问道：“明晚我能再见到你吗？”

她不假思索地应道：“好吧。”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给我一个惊喜。”

“好，我一定做到。”

“我保证不会抱怨。”她从皮包中摸出钥匙，正欲插进锁眼中时，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捉住了她的手。她觉察到贾拉逼近了她的身体，他呼出的气吹拂着她的太阳穴。

“上一次，”他说道，“我怀疑我是否犯下了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丝卡娅扭过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

“让你独自坐出租车回家。我错过了一次机会吗？”

“你没有错过任何事情。”难道他认为只因为她是一个模特，在与任何人共进晚餐后她就可以跟他上床吗？许多男人都有这种偏见，她曾经希望他不是这一类的男人。

“那么好吧。”他镇静自若地说道。他将握住的她的手一拉，使她面对自己，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

她抬起头，双唇略微张开，承接着他的亲吻。这次可不是上一次那种表面文章式的吻别，而是一种紧密相贴的、令人心满意足的深吻。当他松开她时，她只觉得两眼泛光，呼吸困难。

他从她手中接过钥匙，开锁将门推开，道别道：



“睡个好觉。”

他带她乘渡轮到了曼利。这是一处海滩旅游胜地，与港湾隔水相望，有半小时的行程。海风轻拂着丝卡娅未束在头顶的发丝，抚弄着她穿着的红色棉布短裙。

上岸后，贾拉牵着她的手，漫步在分隔港湾和大洋的那条狭长的陆上通道上，彼此间争论着是去吃泰国菜、意大利菜、法国菜，还是印度菜。

他们最后决定在海滨的一张桌子上吃法式菜肴。悠闲地用完餐后，他们又在前滩上漫步，在一棵高大繁茂的南美杉树的树阴下亲吻，然后登上了返回的渡轮。

在她房门口，他又开始吻她。他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嘴唇柔柔地朝他张开，他一路深吻进去，直到她双手紧抠住他的肩膀，身体打了一个震颤，口中发出一声呻吟。

贾拉将嘴唇挪开，喘着粗气：“我伤着你了？”

丝卡娅情迷地摇了摇头。她被他强壮的体格和力气所震撼，惊叹他那搂住她的双臂的强悍有力。他使她感到自己身体的纤小柔弱——对有着她这种身材的女人而言，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体验。尽管她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加速流动，但她并不能肯定自己喜欢这种感觉。

当他在她怀中扭动时，他松开了双臂：“怎么回事？”

她知道此时如果她挣脱他的拥抱，他也不会强求于她。这种想法既使她感到有所慰藉，内心深处又感到有一点失望：“我还没有准备好……”

他用双手环抱住她的腰肢。“还没有准备好和我做



爱？”他低沉的嗓音带有一股穿透力，使她打了一个兴奋的寒颤，“我不会强迫你这么做的，丝卡娅。”

她点了点头，“我知道。”直觉告诉她她可以信任他。“今晚玩得真尽兴。”

他用双手捧住她的脸庞：“谢谢你。”他又亲了她一下，这一次的感觉是温馨的、甜蜜的，但却稍嫌短暂。“明天？”

“明天我要去墨尔本。”

“哦，是的，拍封面照片。”他沉思地望着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时你还会在悉尼吗？”

“我想是的，”他笑着答道，“我会安排好的。”

“不管你的牛群了？”她揶揄他道。

“现在是雨季。雨季里太热，不适宜于放牧牲畜；太多雨水，也不能从事户外劳动。”

“那么你通常是在城市里度过雨季了？”

“很少有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有商务时才到城里来。然而，我这次来悉尼有两个目的。我是与我母亲一同来的，她去探望她住在阿德莱德的妹妹。我姨妈最近做了一次癌切除的手术。”

“情况很严重吗？”

“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

“她还要做六个星期的理疗，然后再评价治疗效果。我母亲至少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陪伴她。我们是一起从昆士兰坐飞机过来的。手术结束后，我把母亲留在了那里，腾出时间来处理事务。”他停顿了一下，“这个月的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我要参加一个牧场主暨出口商会议，会议闭幕那一天有一个招待晚宴，你能陪我一起出席吗？”

她愿意陪伴着他出现在任何场合，但她却说道：“我要先看一下我的记事本。请进，我去拿记事本。”

她极少邀请男人到她的公寓中来。这里是她的私人领地，她不愿意将它与她的职业生活搅和在一起。她清醒地认识到，与她约会的大多数男人都将她看做花瓶，是他们提升公众形象的一种辅助工具，就像他们身上穿的阿麦尼西服，手中开的波尔舍房车一样。在这种感情游戏中她也并不处在被动的地位，正如她的第一个代理人对她说的，让别人看到她和有脸面的男人出双入对，让她的名字恰当地出现在报纸的闲话栏中和社交版面上，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这倒不是要你成为某个男人的情妇，”他告诫她说，“不要将自己卷入丑闻之中，远离已婚的男人、毒品，避免同触犯法律的人交往，不要贪杯，否则，这些事情都能使你跌入事业的谷底。”

遵守这些戒律对她来说毫无困难可言。当她同男人约会前明确地向他们表示她的身体不是感情游戏的一部分时，那些与她一起外出的名演员、商人和政客都感到惊诧，甚至有点懊恼，但大多优雅大度地接受了这项条件，将陪伴她的时光限制在了卧房之外。

她推开门，贾拉跟随她进到房间内，她开了灯。

公寓房间不大，由一个摆设不多的客厅和一间卧房、一间厨房和一间宽敞的浴室组成，但她很喜欢其间洋溢着家的温馨气息。



虽然这栋老房子重新修整过，但却保留了老式的扇形窗楣、型钢支撑的天花板，客厅通向一个用铸铁条围住的狭窄阳台。

她曾经在阳台上养过几盆花草，但由于她经常出远门，她买的几盆花草都死掉了。现在，阳台上只摆着一张铸铁的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夏天她经常在这里吃晚饭。

“请坐，”她招呼贾拉道，然后走到面临一条偏僻侧街窗前的一张书桌前。

贾拉坐在宽大沙发的亚麻布坐垫上，丝卡娅经常躺在这张沙发上面看电视。当她从书桌上拿起那本厚厚的黑皮记事本来到他面前时，他正在仔细地打量着整个客厅。

地板因年代久远，油漆起了皮，她在上面铺上了一块有红黑相间的土耳其地毯。四周饰有流苏的坐垫堆放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沙发两边摆放着嵌铜条边的柚木茶几，墙壁四周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画、时装图片和照片。

她翻阅着记事本。二十一日这一页上用铅笔注明有一个业内聚会，但并不要求回复是否参加，也不会有人在乎她是否缺席。“我那一天有空，”丝卡娅说道，将贾拉的注意力从一张画着一位身上缀着铜器和珍珠、带着一脸傲然表情的非洲女人的招贴画上拉了回来。“晚会正式吗？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是一个盛宴，衣着要正式得体。你从墨尔本回来后的周末有空吗？”

“是的，有空。”她瞥了记事本一眼，说道。



“再不外出了，”他耸起眉毛说道，带着询问的表情，“行吗？”

她点点头，合上了记事本。

“你不记下来吗？”

她摇了摇头。她不会忘记的。“你想喝杯咖啡吗？”她问道。

“行，谢谢。不加牛奶，放两块糖。”

当她在厨房里煮好咖啡端进客厅时，他正站在阳台旁的法式门前，手中拿着一本从书架上取下的纸皮书。“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道。

“没有关系。”

“日文的？”他问道，颇感兴趣地看着封面。

“我父亲当外交官时，我们在日本住了三年。我也在那里做过模特。”

“嗯，我记得你以前提到过这件事。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么说你已经看过了？”

“我从来不买看不懂的书。”

贾拉走近她的身边，她递给他一杯咖啡。他等她先坐下，然后坐在她的身边，将书放在两人中间，伸直了双腿。“你也看法语书？”他指了指书架。

“多掌握几门外语对我的职业有帮助。”

“我服了你了。你藏书种类可真不少。”

她那简便的书架上排放着艺术类书籍、地理类书籍和旅游类书籍，另外还有几本精装本古籍、畅销书和纸皮小说。



她呷了一口咖啡，问道：“你平常读书吗？”他是一个习惯于在野外工作的人，她很难想象他能静下心来读书。

“在奥珀尔牧场我们有一间不错的图书室。当然我还没有将收藏的书全部通读一遍，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增添新书。”

“一间家庭藏书室？”

“我的祖父母收藏有许多书籍，大部分都被我们保存了下来。我父母也收藏了一些书籍，我们也买了一些。牧场附近没有公共图书馆。在卫星将现代通讯手段带到内地之前，我们那里相当闭塞。在雨季，我们晚上基本上无其他事情可做。”

贾拉喝了几口咖啡，眼睛懒洋洋地盯住她。丝卡娅怀疑自己邀请他到家里来是否犯了一个错误。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在她的房间里留下了他的强烈气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完全消除。

“又有别的想法了？”他柔声地问道。

丝卡娅径直地看着他：“哪方面的想法？”

“邀请我进房，请我喝……咖啡。”

他问话的口气仿佛是在要求她提供更多的东西似的。

“我对任何已决定的事情都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贾拉微笑了一下，然后耸了耸肩。“男人能等待。”他一口气喝完杯中的咖啡，侧身将空杯子放在柚木茶几上，然后站起身来，“我想在我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前，最好走人。”

他站在她的面前，身材显得异常高大。他的眼睛里



含着笑意和某种令人惴惴不安的表情。“不要起身，”他说道，“我知道大门在哪里。”他俯下身来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仅仅是轻轻的一触而已。

当他关上门后，她的脸蛋仍然能感受到他那短促一吻的灼热。



第四章

在墨尔本等待艺术监制安排拍封面照片的日子里，丝卡娅读完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是她放在旅行包里与化妆品和换洗内衣一起带来的。她正在漫不经心地浏览一份报纸的商业版，贾拉·凯尼的名字一下子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在刊登的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中，他正与一些男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子边上。

显然他是出口牛肉生产者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她仔细阅读这幅照片的文字说明，用心体会着该委员会及其活动的有关信息。

星期五晚上她见到贾拉，与他在悉尼市中心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时，她提到这篇文章，并询问他的工作以及这个委员会的有关情况。

他似乎被她的这种兴趣给逗乐了，但还是完满地回答了她的有关问题。

在坐出租车返回她的住处时，他将她的手握在手中，用大拇指在她的指关节上摩挲着。“你的皮肤真好，”他在她的耳边轻语道，“就像缎子般光滑。”

他的抚摸使她情不自禁地震颤了一下。他的大拇指



温暖而略带粗糙感。他与她以前约会的大多数男人都不同，是习惯于用双手干体力活的。

他在她公寓的大门口付了出租车费，随着她走上楼去。

丝卡娅拿出了钥匙，贾拉接过去打开了房门。

丝卡娅转身面对他：“谢谢你请我吃晚餐，我很喜欢。”

“谢谢你的陪伴。”他微笑着说，“明天？”

“你有什么安排吗？”

“出去野餐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要我带些食品吗？”

“不用麻烦你了。”他缓缓地抬起一只手，用他宽厚的手掌捧住她的脸，“晚安，丝卡娅。”

她有点迟疑地接受了他的吻别。仿佛是对她这种犹豫态度的一种体谅，他亲吻她的方式有所保留，但大体上能令人满足。他慢慢地放开她，后退了一步。“我明天上午十点钟来接你。做个好梦。”

丝卡娅迷茫地微笑着，确信两人今晚都会神游梦境。她直等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口消失后才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上午他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接她，两人结伴去了猎人谷。在那儿他们参观了葡萄园，品尝了各式美酒——虽然贾拉平时不怎么沾酒。他们穿过葡萄园，在露天的一张桌子旁进餐。贾拉带了熏鸡、鳄梨和香脆的法式面包，甚至还随身带了酒杯。主食过后他们又吃了一些奶酪和一串葡萄。

丝卡娅从那束葡萄上扯下了一粒，那粒葡萄滑落在



桌面上滚动着，贾拉将它拾起来送到了她的口中。在将那粒冰凉的圆葡萄塞进她的两唇之间时，贾拉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丝卡娅对这种亲昵举动感到有些别扭，脸上涌起一阵红晕，将目光移向了别处。

贾拉笑了一声，好奇地问道：“你不觉得你有时会害羞吗？”

丝卡娅抬起一只肩膀：“可能有一点。”

“在从事你这种职业的人身上？”他不解地问道。

她所从事的职业是以炫耀自己的身体为本钱的，要容忍自己成为一副衣架、一个推销的工具、一种男性遐想的目标。“这就像演员的演出，他所要着力刻画的是——一种心情或一种性格。”

“你的意思是说人们在 T 形台上和杂志封面上看到的形象都是虚幻的吗？”

“你认为他们都是真实的吗？”她反诘道。

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这可与原先所想象的不一样。”

她不知道他还对她什么隐秘的东西感兴趣。以她过去的经验，没有几个男人会关心她在华丽时装包装下的那个真我。

“你在想什么？”他轻声询问道。

“没想什么。”她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酒。当他举瓶示意要再给她斟上时，她摇了摇头说：“我已经够了。”

“想回去吗？”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

“没问题。”他回答说，着手收拾剩下的食物。



在返回悉尼的路上，丝卡娅为了摆脱那种细微的、莫名的压抑情绪，不停地微笑着扯了一大堆闲话。她心里明白她这种做作方式是很能投其以前大多数男友之所好的。

贾拉只是不时地作一些敷衍的、礼貌性的简短应答，但脸上却愈来愈没有生气。当他将车驶下太平洋高速公路时，他问道：“我们是在城里停下来吃晚饭，还是你想先回家一趟？”

“你没有必要请我吃晚饭。”

“这是你已经讨厌我了的一种委婉表述方式吗？”

丝卡娅咬了咬嘴唇：“我想你已经开始讨厌我了。”

贾拉忍俊不禁地瞥了她一眼，目光如闪电般掠过她全身。他的嘴角稍微向上翘起：“你开玩笑。”

“我太唠叨了。”

他并没有反驳她：“是吗？”

她对他这种直露的表达方式感到吃惊，没有回答他。

“我使你感到不安了吗？”

并不是他本人，而是她对他前所未有的感受使她不安。她惧怕这个男人从此会改变她的生活，而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改变。“男人大都指望我能使他们身心放松。我有一种直觉，你……不喜欢饶舌的女人。”

当他将车在一个红灯处停下时，他扭过头去对她说道：“丝卡娅，我现在把话挑明，我并不指望你为我做任何事情，我只指望你愉快地陪伴我度过这个周末，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指望的只是这些吗？”她在座位上扭过身子望着他。

“这你心里明白。”他的眼睛倏地亮了一下，“但起码现在我已感到心满意足。”交通灯改变了颜色，他将目光从她身上收回，将车开动。“你在判断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

“那么你呢？”她问道，“你没有判断我吗？”

“我没有跟我认识的每一个女人随意上床的习惯。”他漫不经心地说道，“是这种想法在困扰你吗？”

她想到，她如果认为他是那种随便跟女人上床的男人，她是会感到困扰的。

他忽然咧嘴笑了一下：“起码来说，我在家乡碰不上几个女人。”

“那个在舞会上与你在一起的金发碧眼女人是谁？”

“那个女人与你毫无关系。”

那么，他是不会向她吐露真情的了。丝卡娅从车窗玻璃向外望去。无论她是谁，无论他们两人的关系以前如何亲昵，现在可能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说道：“我那天晚上的男伴——”他实际上只是她的一个临时护送人，一个想让别人看到他与她在一起的人。

“丝卡娅，我对你以前的那些情人没有任何兴趣，”贾拉说道，“我只对你将来的那一个情人感兴趣。”

丝卡娅犹豫了一下，闭上了嘴。她将来的那一个情人——他的语气已使她确信她将来的那一个情人就是他。

他们挑了一间能远眺悉尼歌剧院的咖啡厅坐下，细



细地品尝着意大利面食和葡萄酒，消磨着时光。当侍者送上咖啡时，丝卡娅不由自主地说道：“我们可以在我的房间里喝咖啡。”

贾拉快速地瞥了她一眼，点点头：“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

他们一起回到她的公寓。他坐在沙发上，她去准备咖啡。当他们喝完咖啡后，他接过她手中的杯子，将它与他手中的杯子一起放在沙发侧面的茶几上，将她拥入怀中。

她将手放在他的胸口，喊道：“贾拉。”

“我告诉过你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他说道，“但是我实在是想吻你。”

她也想被他亲吻。她想回吻他，并这样做了。她的回吻如此热烈，不仅她自己感到吃惊，贾拉亦感到十分意外。过了一会，他倚着沙发的一角，抱着她，使她的身体横卧在他的身上。他的双手插进她的头发捧住她的头，用舌头抵开她的双唇，伸进她的口里激情地游动着。然后他在沙发上翻转身，使她躺在沙发垫上，双腿压住她的大腿。他的一只手伸进她的棉布衬衣，隔着轻薄的缎布乳罩抚摸着她的乳房。

丝卡娅口中哼了一声，他的手停留在原处，将头微微抬起，“怎么了？”他轻声问道。

她心中正在经历着一场短暂的、激烈的情感搏斗。她身体的某一部分纵情地喊道：来吧，请不要停下来，让我尽情地享受吧；而头脑中残存的理性却在谨慎地告诫她：你还不了解这个男人，你曾经许诺过自己不能被这种情形冲昏头脑，否则的话……



“我……我想我们应该到此为止了。”她好不容易将这句话从口中挤了出来。

贾拉闭了一下眼睛，倒吸了一口气：“真该死！”

“对不起。”

贾拉的嘴巴扭变了形。“这是你的权利。”他说道。他的手不情愿地从她的乳房上移开，滑过她的肋部，在她的臀部停留了一下，然后抽出手坐起身来。丝卡娅也随着他一起坐了起来。“是因为你不喜欢我这么做吗？”

丝卡娅摇了摇头。他不会愚钝得连这一点都瞧不出来，那她又何苦去扯谎呢？

“你明天想干什么？”贾拉问道。他的目光移向了书架。“悉尼美术馆正在举办一个澳大利亚新潮作品展，你参观过吗？”

“我一直没抽出时间，但我很想去看一下。”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她怀疑他提出这个建议纯粹是为了迎合她的爱好，而不是真的喜爱艺术。

她的母亲曾经对她进行过艺术启蒙教育，带她实地参观过世界各地著名的美术馆。但在星期天，她却为贾拉广博的艺术知识和兴趣所折服。

“我在寄宿学校读书时特别崇拜我的美术教师，”他告诉她道，“奥珀尔牧场收藏有几幅画，但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应该如何去欣赏它们。从那以后，我也收藏了几幅作品。你认为那一幅画怎么样？哦——已经售出了。”

“要不然你会买下它吗？”

“可能吧。你会买下它吗？”



丝卡娅仔细打量着那幅画作，“可能不会。”

“为什么？”

她告诉他不买的理由。然后，他们就这幅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品的优缺点展开了激烈、有趣的争论。当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休息时，还长时间地讨论着艺术的话题。

当他将丝卡娅送回到她的房间门口时，贾拉握住她的双手：“我们能再做一次吗？”

“好吧，”她笑着说，“请开始。”

他温情地笑着，低头轻吻她的双唇。他的嘴唇在她的双唇间流连着，然后更加用力地吻下去，期待着她的回应，取得了预想的结果。最后他将她的身体紧紧地揽进怀中，尽兴地亲吻了她。

当他慢慢地松开她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双颊赤热，双眸业已春光尽泄。他转身毅然离去，而她却像梦游般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视而不见地凝视着一面镜子，脸上露出回味般的微笑。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贾拉的亲吻愈来愈粘着，抚摸愈来愈亲密。当他尽兴而归后，她神情恍惚地铺床就寝，嘴唇上依然有着被他热吻的感觉，鼻孔中仍然残存着他那男性身体的醉人气息。有时他的微笑中蕴含着一种欢愉和信心十足的神情，表明他已知道她让他上床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只是她那与生俱来的谨慎心理和长期形成的习惯还在延宕着这一决定性时刻的到来。

举行畜牧业人士聚餐会的那天傍晚，当他去接她时，她已经梳妆打扮完毕等着他了。她穿着一件银白色



的针织紧身连衣裙，前面从颈部到膝部都被衣服紧紧裹住，仅双肩外露。虽然样式是高领式的，但后背从后颈部到腰部整个身体都暴露在外面，从而恰到好处地展示出了她那窈窕的身材。

他端详着她，嘴角露出赞许的表情。而她也近乎无助地凝视着穿着一身晚礼服的他。有些男人的外表可能比他更加英俊潇洒，但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将生活中的粗犷与精神上的优雅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她用一种几近痴迷的神情笑望着他。

“可以走了？”他问道。

“是的。”丝卡娅明白他能从她的这种表情中窥视到她的内心感情世界，对此她也不在乎。她拿起小包和一条丝巾走过他的身边，然后走出来等他锁上门。当他在她前面沿着狭窄的通道走着时，她清楚地听见了他看见她的后背时倒抽了一口气。

丝卡娅扭回头来瞟了他一眼：“你不喜欢这种样式？”

“这也太性感了，”他说道，“我恐怕得用驱牛用的通电刺棒来赶走那些竞争者了。”

“你带了一支吗？”丝卡娅开始下楼，他此时赶上了她。

“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找到一支的。”

他大可不必为此大动干戈。就她这方面而言，她可以坦然地告诉他他没有竞争者。即使有，她确信他也不用借助外力将他赶走。

他将她带入宽敞的宴会大厅时的那份自信，当他将她介绍给他的同行时，那只一直轻轻地搂住她腰肢的具



有独占意味的手，都足以吓退任何竞争者，她心里默默地想着。

有些男人显然熟悉她的面孔，于是就满怀希冀地上前搭讪，其中有一两个甚至公然用色迷迷的眼神瞟着她，同时妒恨地盯着陪伴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直至贾拉的语音里带上了一丝恼怒，他们才讪讪地离去。

在晚宴的餐桌上，坐在她身边的一位中年的生产者委员会成员像长辈般地对她呵护有加，直到她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关亚洲牛肉市场的尖锐问题，才露出了满脸尴尬的表情。这时，丝卡娅看见贾拉对她扮了一个鬼脸。

在回到她寓所的路上，他说道：“老伯尼似乎对你熟悉菲律宾活牛进口市场的行情感到万分惊奇。”

“我的这点知识都是我向你提及的那篇报纸上的文章，以及你平常跟我的谈话中得来的。我想伯尼认为模特都是毫无头脑的。”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是的。许多人都认为智慧与我们这一行毫不相干。”

“我不信。但我认为牲畜出口会议对你们这一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你觉得这种聚餐会十分无趣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要贾拉陪伴在她的身旁，感觉得到他的衣袖不时掠过她裸露的臂膀，在她巧妙地应付各种奉承话，对公然妒忌她的女人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以及在暗藏玄机的你问我答的交锋中能觉察到他那懒散的、略带惬意的赞许目光，其他的一切也就无所谓了，“我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出席宴会的人有些也十分有趣。谢谢你了。”

“你可真不亏是一个外交家的女儿，不是吗？”

“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好吧，会议已经结束了。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还没呢。”

“有什么想法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提议道：“你去过周末帕迪市场吗？那里可有不少好东西呢。”

“听上去不错。”

“是不错——如果你喜欢讨价还价的话，说不定你会淘到什么宝贝呢。”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出租车停在了她公寓的大门口，贾拉下车为她打开车门。他先伸手扶她踏上了人行道，然后付了出租车费。

他们在走上光线昏暗的楼梯时身体没有直接接触，但她强烈地感觉到了他就在她的身边。然后，他跟在她的身后，穿过走道来到她的房门前。

她用钥匙开门时，感觉到他的一只温暖的手指尖放在了她的后颈处，当指尖沿着她的脊柱缓慢地划过她裸露的后背时，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阵发紧。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干这件事情。”他在她的耳边喃喃低语道。

丝卡娅转动钥匙开了门，从他身边走开，进了房。房间被窗外的街灯照亮着。他跟在她身后进了房，用力关上门，然后背倚住门伸开双臂，将她拉入怀中。

她的紧张感消失得无影无踪，顺从地偎在他的怀里，身体柔软得像春天里的杨柳枝。



他将手伸进她的衣内，在她的柔腰上抚摸着，在拥住她身体的同时用嘴将她的双唇分开，感受着她那温馨的气息，陶醉于感官的愉悦之中。

他们就这样依偎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他用双手拥着她的双肩将她带离门口，同时绊动了女式挎包的肩带，使它滑落在了东方地毯上。

随着挎包落地的一声闷响，贾拉抬起了头，丝卡娅细语道：“没有关系。”

贾拉口中发出了一声声响，双手顺着她的胳膊下滑，抓住了她的双腕。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因兴奋和激动而加速跳动着。

他举起她的一只秀手，将嘴唇紧紧地贴在她那光滑细腻的肌肤上，然后又将她的手掌隔着茄克衫紧按在他的心跳处，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一起跳舞那样。“你知道你使我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他问道，声音低沉而沙哑。

“就像你使我产生的感觉一样。”

“好极了。”他松开她的双手，用双臂围住她的臀部，同时紧盯着她的脸，表情中充盈着欲望。

她的两只手掌抚住他的胸膛，两眼望着他，迷醉于他双眼喷出的欲火和脸上那种赤裸裸的饥渴表情。

“如果你今晚还要赶我走，”他说道，“最好现在就说出来。”

但他的双手却在她臀部起伏有致的诱人曲线上滑动着，抚摸着，带着几分哀求的味道。她不由自主地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头稍向后倾，朱唇微启。他的一只大



手更有力地拥住她，挑逗性地将自己的身体与她的身体缓缓地相互摩擦着。另一只手沿着她的背部由下向上，摸索着她背部温暖光滑的皮肤。“我知道你没有戴乳罩，”他喃喃说道，“过去的几小时就为这我都几乎要发疯了。”他的大拇指触摸到了她腋下那个更加柔软的部位。

她半合着双眼，头向后倾着。他用嘴紧紧盖住她的双唇，使她大声喘息着。但是随着他的亲吻程度的加深，她的喘气声骤然而止。她在用全部身心体验着他的爱抚带来的愉悦之情。

然后，他的手又隔着轻薄的上衣揉捏着她的乳房。她浑身一颤，由于两人紧贴在一起，她感觉到贾拉的身体也回应般地抖动了一下。他用低沉的嗓音喊道：“进卧房里去。”

她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问道：你真要这么做吗？而她的身体却大声回应道：是的，是的！这时贾拉又亲吻着她，然后抱起她朝卧房走去，甚至连未开灯的房间和他走动所带起的凉风都无法平息那股炽热的欲火。

她的一只鞋掉在了卧房门口，在床边他将她放下时，她跌撞了一下，又弄掉了另一只鞋。

“对不起，”他轻声说道，用双手扶住她的腰使她站稳。他亲了一下她的鬓角，然后将嘴唇掠过她的脸蛋，又在她那跳动着的精巧的喉咙凹处吻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绸缎般光滑的头发擦过她的下巴，使她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刺痒感觉。他柔声说道：“转过身去。”

.....

“丝卡娅？”他伸手将她扳过身来面朝着他，“我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你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她努力想使自己显得漫不经心：“许多人都情愿洁身自好，而不愿图一时的快乐去冒不必要的风险。”

“你指你们圈子里的人？”他一脸惊疑的表情。

“我不太清楚具体的比例，”她冷冷地说道，“但我们大概都经历过朋友的过世。”

贾拉皱皱眉：“我没有强迫你吧？”

“没有。”她摇了摇头，“如果你有负罪感，那就大可不必。是我自己决定……和你上床的。我明白只要我要你住手，你就会停下来的。”

“你不后悔吗？”他试探性地问道。

稍后她可能会感到后悔。她曾经有一个浪漫的遐想，那就是她要将她少女的贞操献给她相互许下爱的诺言的那个男人。她内心为这个梦想的幻灭而隐隐作痛。贾拉并没有对她有所承诺，她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以后会对她作出这种表示。她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爱的诺言。一缕悔恨的心绪掠过她的内心，她强行将它压抑了下去。

贾拉缓慢地问道：“你也没有想过暗示我一下？你知道我可能会弄疼你的。”

“我没有感到疼，”只是有点不安的感觉，而这种不安出自于她对未知事物的自然恐惧感，而不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我……感觉很好。”

“我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用手掠了掠头发。

“你怎么回事？”丝卡娅问道，“没有什么感觉吗？”

“做爱的感觉？”他的表情显得近乎尴尬。“那当然



有——我想好得令我难以承受。当我……意识到……我发现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性感觉体验……”他的笑容有点变形，“一种男性的原始本能反应。”

她的反应也是十分原始的。他承认她给了他一种十分特别的原始性爱体验，对这一点她感到十分自豪。“我很高兴。但是我再也不可能使你有这种完全相同的性爱感受了，是吗？”

贾拉的情绪看上去有点沮丧，然后笑道：“是的，但我们今后的每一次，都会在记忆中重复这种感觉。”

今后的每一次，这么说他是期待着今后有更多次了。丝卡娅将身子倚住枕头躺着，笑容中充满着公然挑逗的意味：“那么下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

“你还疼吗？”

“还有一点，”她承认道。

“那么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掀起被单躺在她的身边，“但我搂你一会儿行吗？”

“哦，好吧。”

他张开双臂，她将身子投入他的怀中。他的身体温暖，略带一点麝香的味道。她将脸颊紧偎住他的胸脯，两眼犯困，强忍住了一个哈欠。

贾拉伸手关了灯，然后双手紧搂住她。慢慢地，心满意足地，她进入了梦乡。

清晨，浴室里水的哗哗声将她唤醒过来。

几分钟后贾拉走进房内，穿着一条外裤，光着上身：“真抱歉吵醒了你。我还不习惯城市里的生活方式。”

“你没有吵醒我。”她用被单掩住上身，斜眼瞧了一



下床头的电子钟，刚过七点。

“你一般什么时间起床？”

“冬天时五点钟，雨季则稍稍晚一点。”他走过来坐在床沿上，俯下身来久久地吻着她，“你看上去真是秀色可餐啊！你饿了吗？”

“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丝卡娅的两只眼睛扑闪扑闪地瞟着他。

贾拉笑了，两只眼睛贪婪地瞅着她：“我想我们先回饭店去，在那儿吃早餐，然后一起去购物。”

“购物？”

“帕迪市场，你忘了？”

“哦，是的。”

丝卡娅对他笑了一下，翻身下床，接着做每天必做的清晨锻炼，只不过在程序上有所简化。贾拉在一旁高兴地欣赏着，告诉她说这套动作非常性感。

“你都使我害臊了，”她抱怨道。

他朝她咧嘴一笑：“你一定习惯于被人欣赏了。”

在他们初识的那个夜晚，他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她朝他扮了一个鬼脸，从床上拾起一只枕头朝他扔了过去，然后两人像孩子一般打斗起来。贾拉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了上风，他将她抱起来抛在床上猛吻，直到她满脸通红，喘不过气来，喊道：“好了——我投降。”

他们整个上午在市场上与人讨价还价。丝卡娅买了一个长形的瓮状香水瓶，带着一个银瓶塞，而她却坚持说是用钢质材料做的。她还买了一只绿色的玻璃钵。

贾拉在一处碰见了一幅没有镜框的日本木版画，线条的简洁处显露出高雅的气息，十分吸引人。画的是一



对情人仅将手指相触，互相略带几分羞涩的表情凝视着对方。贾拉甚至顾不上砍价就立刻买下了它。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说道，将它塞到丝卡娅的手中，“看到它就会想到我。”



第 五 章

一种不祥的预感凝住了丝卡娅的笑容。她低头看着木版画，希望他没有看见她眼中流露出来的沮丧表情，并尽力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真好看，谢谢你。我会为它配上画框的。”

“这里一定有什么地方能配上画框的。”贾拉建议道。他牵起她的手在摊位间寻找开来。

他们挑选了几十种画框，有的里面还嵌有画或照片，但是贾拉对它们都感到不甚中意。最后他们回到市中心，在洛克大街的一家照相馆里看中了一只用光滑的圆木制成的画框。贾拉认为只有这个画框才配得上那幅画。

他们回到丝卡娅的公寓房间后，贾拉坐在那张小餐桌旁将那幅木版画嵌进画框里，丝卡娅将手搭在他的肩上站在一旁。

“好了，”他说道，将画框举起来让她欣赏，“你认为怎么样？”

“你是对的，”她对他说，“它们十分相配。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市场里看到的那个饰有粉红色尼龙花和金



边的绿色塑料画框也配得上这幅画——”

当时那个摊主将他们惊愕的表情错认为购买的兴趣，极力向他们推销那只画框。

“我们得把那幅画有小犬小猫的图片取出来，”贾拉说道。

“是呀，真遗憾，”丝卡娅同意道，“我不知道能否忍心那么做。”

“那么，”他主动地说道，“既然我们将这幅画装好了，我可以再到市场上去把那只画框买回来。”他将画框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来：“你两只都可以得到。”

“你愿意为我去这么做吗？”她睁大双眼望着他。

贾拉笑了，将她拉到身边。“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他保证道。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她带着他出席了时装界的几次活动，事先警告他说，他陪伴在她的身边会在圈子里引起各种流言蜚语的。

他开怀大笑道：“在整个房间里，我是惟一个臂上挽着最靓女人的男人，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会说些什么？你会介意吗？”

“不会。我是惟一个挽着最英俊男人的女人，我为什么会介意？”

她喜欢有他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并且由于有他在身边，她也省去了以前经常需要面对一些居心叵测的提议和无聊透顶的奉承话的麻烦，当然，她早已轻车熟路地掌握了抵挡各种殷情举动的圆滑手段，但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仍然使她有一种新的愉悦



感受。

他在圈内也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女人的兴趣。丝卡娅发现她们中的一些人公然在他面前卖弄风骚，但她在表面上也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愤恨之情。贾拉却用得体的礼节坦然地面对她们的窃窃痴笑和暗送秋波，一门心思放在丝卡娅的身上，使她觉得自己仿佛是房间里的惟一女人。

当摄影记者们蜂拥而至时，他默默地退在一边，让闪光灯聚焦在她的身上。几秒钟后他又趋步上前握住她的手，或是将一只手轻握在她的胳膊上。

“你有点怯镜头吗？”她问道，虽然碰上一个不与她一起抢镜头的男人对她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你是他们追逐的目标，”他说道，“没有人会对我感兴趣。”

有人对他感兴趣，她原本可以告诉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她的护驾，以及时装圈是各界名人和攀龙附凤者的聚集场所，而他作为一个圈外的男人出现在圈内而引起的闲言碎语，更因为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自制力和使周围的人听命于他的气质的男人，是一个就其本质而言可以依赖的男人。

丝卡娅接到了出席一部澳大利亚影片首映式的邀请，她要贾拉陪同她一起出席。

她在她的公寓房间里换好衣服，将身子斜倚在床上看着丝卡娅化妆，她将头发盘在头顶，然后穿上一件深紫色缎子面料的连体装。这件衣服一边接了一条长可及腕的袖子，另一边则无袖，将整条手臂裸露在外面，领口大胆地开成低下的 V 字形。这原本是一件时装样品，



她穿着在 T 形台上展示后以特价买了下来。这件用华贵的面料制成的时装从臀部以上紧箍住她的身体，而大腿部位及以下则裁剪成优雅的褶折形向外张开。

当她反手伸向背后拉拉链时，贾拉从床上一跃而起：“我给你拉上。”

他慢慢地给她拉上拉链，在她后颈处吻了一下。他退后一步，拉住她裸露在外的那一只胳膊，使她面对着他。“你看上去美极了，”他赞叹道，“我们一定要去不可吗？我现在就想和你……”

丝卡娅笑望着他，嗔怪道：“那我刚才花的工夫岂不都是白费了？”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他始终将她的双手握住，放在他那温暖的、有着结实肌肉的大腿上。随后，当他们随着人群离开放映礼堂时，她觉察到他的眼睛充满欲望地注视着她。

电影结束后举行的招待会显得喧嚣浮华，各式闪光灯的不停闪烁更是使人眼花缭乱。几个丝卡娅的熟人先后同她打着招呼，她将贾拉一一介绍给他们。

贾拉瞅见一个摄影记者正在朝他们这个方向挤来，于是拉着丝卡娅的胳膊避开了。“你不会介意吧？”他问她。

“没关系。”

“我想这种在大庭广众前的曝光对你的职业有帮助。”

“我并不担心，”她安慰他道，“这种机会以后多的是。”

“就像这种聚会？”他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人们。



“你并不喜欢他们，是吗？”

他转而盯着她，说道：“我觉得这种聚会……很有趣。你觉得怎么样？你经常参加这种喧闹的聚会，是吗？”

“家常便饭。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我们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时一个矮小苍白、穿着银白色格子茄克、扎着一只红色的蝴蝶形领结、系着一条腰带的中年男人向他们所站的地方挤了过来。他热情地搂抱了一下丝卡娅：“亲爱的，最近一段时间你躲到哪里去了？我真想你，小甜甜。”

贾拉的眉毛皱了一下。丝卡娅挣脱了他的搂抱：“你好，佩里。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悉尼——”

“掬！我明白了，你又有了一个新的男友。”佩里的蓝色眼睛上下打量着贾拉，眼中流露出明显的好奇，“这就是把你藏起来的那个家伙吗？给我介绍介绍！”

“他是贾拉·凯尼。这位是佩里·德克斯特，一位杰出的艺术导演。”

“好了，谢谢你的美言，甜心。”佩里朝她眨了眨眼，向贾拉伸出手。贾拉握住它时，佩里夸张地向后退缩着。“你在哪里找到这个宝贝的？”他问道，“我可是妒火攻心了。”

丝卡娅忐忑不安地瞥了贾拉一眼，看见他松开佩里的手时强忍住了一丝笑意。“您也在时装界工作吗？”他愉快地问道。

“我还会在哪里混事？”佩里夸口地反问道，“这个女孩可是我生平最喜爱的模特之一。爱她吧，你可要好



好珍惜她。”

“谢谢您的忠告，”贾拉喃喃道。

丝卡娅羞红了脸，狠狠地瞪了贾拉一眼。佩里嘻嘻地笑着，轻轻地拍了一下贾拉的胳膊：“淘气包，你使她害羞了。天啊，你真的攻破了白雪公主的防线了吗？唉，唉！而且不是不攻自破的，是吗？”他疼爱地朝丝卡娅眨了眨眼。

“白雪公主？”贾拉瞧了瞧佩里，又将目光盯住了丝卡娅。

“他们都这么称呼她，但我心里一向明白冰雪下潜藏着烈焰。”佩里自命不凡地说道，“我的意思是，看看她的照片——全都显现在那儿了，外冷内热。”

“搦，快闭嘴，佩里！”丝卡娅打断他道，“我知道你喜欢到处卖弄口才，但犯得着这样厚颜无耻吗？”

佩里开心地笑着。“她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了解我的内心的人。”他真诚地对贾拉说道，“好好照看她，孩子，不然我会拿你是问的。我非常喜欢丝卡娅。”他瞅了一眼贾拉那高大壮实的身躯，似乎在掂量他的威胁的分量，然后心虚地补充了一句，“当然是用我擅长的报复方式，明白吗？”

“我明白，”贾拉庄重地回答道，“但是我向您保证，您没有机会使用它们。”

佩里睁大了他那双充满坦率神情的蓝眼睛，然后大笑着对丝卡娅说：“我喜欢这个家伙。”

“我也喜欢他，”丝卡娅说道，将手勾住了贾拉的胳膊，“对不起，佩里。我要和那边的一个人说几句话。”

当她领着贾拉离开时，她轻声地对他说：“真对



不起，但是他真的没有恶意。”

“并且真的非常喜欢你，我想，”贾拉说道，“当然是以他独有的方式。”

“我也非常喜欢他。至少他不会在教我们在 T 形台上造型或帮我们整理衣服时在我们身上摸来蹭去。”

贾拉的双眉皱在了一处：“有些家伙会这么干吗？”

她觉得他的胳膊变得僵直起来：“是有一些，但我们自有对付他们的方法。”

“这对你们不公平。”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这当然不公平。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贾拉，正如我说过的，我们自有对付的方法。”她笑着说，“一只无意间踩上的像匕首般坚硬的高跟鞋后跟可以造成令人料想不到的伤害。”

她将他介绍给更多的人认识，虽然他彬彬有礼地与他们寒暄着，她觉得他内心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而她此时也有相同的感受。她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回想起她刚踏入时装界时特别愿意与这些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并且不惧怕表现这种能力的人相处，有时不仅仅是出自职业上的考虑，而且也从心底里他们的衣着和鲜明的个性。

她没有继承到她母亲的艺术天分，因而十分崇拜具有艺术才能的人，发现与这些人聚在一起有一种新鲜刺激的感觉。这些人依靠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或那种艺术领域而功成名就。还有那些默默无闻地在各自选定的领域努力奋斗，以求有一天能出人头地的人们，他们或是因为内心有选定的奋斗目标而显得镇定自若，或是由于内心激情的驱动而表现得咄咄逼人。他们常常显得狂放不



霸，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然而她觉得他们的言谈举止十分刺激，与他们相处分外有趣。

然而今晚那喧闹的声浪，相识的人们相遇时的尖叫声和大笑声，以及那些毫无天分可言的艺术边缘人做作的表情使丝卡娅却感到头脑发懵，有着一丝抑郁的感受——这种聚会在她的模特生涯中她参加了不下数百次，但她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厌倦的心态。她只觉得房间里的空气闷热得使人窒息，各种室内装饰虽华丽却粗俗，各色衣着打扮过分奢华的人们在房间里你拥我挤，显得十分无聊。

“你还打算在这儿呆多久？”贾拉问道，同时从她手中接过一只空酒杯，眼睛搜寻着侍者。

“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这里。”如果连她都不喜欢这种聚会，丝卡娅想道，那么他一定烦心透了。

“我并没有催你离开的意思。”

这时，一个女人喊道：“贾拉，你在这里干什么？”

贾拉手搂着丝卡娅的腰肢，扭头朝喊声望去。丝卡娅看到在他严肃的面容上似乎掠过了一丝恼怒的表情。

“莉莎，”他喊道。

丝卡娅认出了她正是那个陪伴他参加慈善舞会的年轻女人。

“你好吗？”贾拉客气地打着招呼。

“我很好。”莉莎的微笑有点做作，丝卡娅暗忖道，淡蓝色的眼睛中有一种异样的光亮。她斜眼瞟了一下丝卡娅，然后转身将她身后的男人拽上前来。他有着一张温和、英俊的面孔，一头淡褐色的头发整齐地从前额梳



向脑后。“这是我的未婚夫，罗杰·梅德奥威。”她介绍道，“罗杰是梅德维尔酿酒厂的法律顾问，酒厂是他家开的。他的父亲是阿瑟·梅德奥威爵士。罗杰，这位是贾拉·凯尼——他是来自昆士兰州的一个农民——这一位是……”她询问丝卡娅道，脸上佯装的茫然神情使丝卡娅确信她知道自己的身份。

贾拉圆熟地将她介绍给他们。丝卡娅向罗杰·梅德奥威伸出手，注意到莉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

丝卡娅强忍住笑意：“恭喜您俩订婚了。”

贾拉说道：“希望你永远幸福，莉莎。”

她的两眼放光，“谢谢你，贾拉。那么你同……”她用狡黠的目光盯着丝卡娅。

“我们还没有订婚。”贾拉的声音低沉而镇定，“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当莉莎的眼睛从丝卡娅的脸上转向贾拉时，眼神起了某种变化，略带着几分温柔。“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日期，但是快了。我会给你发请柬的。”她兴奋地说道。

“谢谢，我……期待着这一天。嗯，对不起，我们正要离开。见到你真高兴，莉莎。非常高兴听到你俩订婚的消息。”他俯下身亲吻了一下她的面颊，朝她的未婚夫点了点头，然后挽住了丝卡娅的胳膊。

当他们坐出租车返回她住的公寓时，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在他的掌心中冷冰冰的。当他的身子向她倚过去时，她将头扭开，茫然地望着车窗外。

他跟随她走进客厅，将她拥入自己的怀中亲吻，虽然她也回吻了他，但心里明白自己的身体绷得又紧又硬，像一根拉直了的弹簧。



他将头扭开，双手仍紧紧地搂着她的腰。丝卡娅从他怀中挣脱出来。“我要冲个澡，”她转身朝浴室走去，边走边取下发卡，“房间里又热又闷。”

她听凭温水冲洗着自己的身体，尽力压抑着愤怒和不安的情绪。她早就知道自己不是贾拉生活中的第一个女人——就在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莉莎就挽过他的臂膀。“她与你毫无关系，”他告诉过她。而且他们肯定没有再约会了——那个女人又与别的男人订了婚。

莉莎与别的男人订婚显然是对贾拉的报复行动，丝卡娅不清楚莉莎的未婚夫对这一点是否心知肚明。

如果莉莎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她想，这也不是贾拉的过错。莉莎是个成年女性，而他也没有对她作出爱的永久承诺。

就像他对丝卡娅也没有作出任何爱的承诺一样。

“我们还没有订婚，”他曾对莉莎轻描淡写地说，不费吹灰之力就使莉莎想探究他心里的企图成为泡影。

他永远不会与你订婚的，丝卡娅从莉莎瞧她的忧伤眼神中读出了这种暗示——她从贾拉·凯尼身上不可能得到莉莎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莉莎并不喜欢丝卡娅——没有喜欢的理由，可能也不屑于这样做。但尽管她心藏妒恨，那一瞥却充盈了女人对女人的警告：他会用对付我的相同伎俩来对付你的，小心点，姑娘。你会受到伤害的。

莉莎为她感到悲哀。

丝卡娅穿上一件薄睡袍，将腰身紧紧束住，从浴室中走了出来。贾拉已进了卧房，整个房间被床头灯柔和



的灯光照亮着。他已经脱下了茄克衫，除去了领带，并解开了衬衣上端的两粒扣子。他面对窗户站着，望着街灯发怔。一辆小轿车从街上疾驶而过，车头的灯光短暂地掠过了他的脸庞。灯光使他的皮肤显得苍白，鼻子、颧骨和下巴的轮廓显得更为凸出。

“你还好吧？”他问道。

“还好。”她曾想装作头疼，但他会给她吃阿司匹林，或者要她喝一杯热饮料上床焐汗，可是她今晚不想给他献殷情的机会。她在卧房中间犹豫不决地站住，不想马上上床，那会被他误认为是一种邀请的暗示举动。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走过来站在她的面前，将双手搭在她的肩上，“你是知道莉莎这个人的，”他提醒她道，“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伤害了她。”

“可能是的，”他过了一会儿承认道，“可我本意并非如此，而且她很快也恢复过来了。她与她的律师相处得似乎很愉快。”

“梅德维尔酿酒厂的继承人。”

“不错。”他诡异地笑了一声，“显然比一个昆士兰州农民的求婚来得体面。”

这个笨拙的自嘲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虽然贾拉自认为说得十分诙谐。

丝卡娅将他的双手从肩上移开，但他却将它们围住了她的腰，将她抱住。“忘记这件事，”他恳求道，“全都事过境迁了，与我们毫无关系。”

他吻她时，她的身体僵直在他的怀中，没有抵抗，但也全然没有回吻他的心思。她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



现出在悉尼的另一处公寓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也如此热情地吻着莉莎的画面。他每次南下旅行时都能找到一个自愿投怀送抱的女人吗？莉莎担任这一角色有多长时间了？排在她前面的又是一些怎样的女人呢？

“该死，丝卡娅，”他咕哝道，然后他抬起头来，怒视着她，“我与你认识后仅仅见过莉莎一面。你这种愚蠢的妒忌心毫无道理。”

“我没有妒忌。”

“你没有才怪呢！”他两只有力的大手又攫住她的双肩，“你要我走吗？”他挑衅般地问道。

一阵不可理喻的恐惧感哽住了她的咽喉。她摇了摇头。她要他紧紧地抱住她，与她呆在一起，向她保证他永远不会如弃履般将她抛弃，向她保证他爱她……

她对他的要求多得无法启齿。

“不，”她说道，“请不要走。”

“感谢上帝。”他的目光柔和起来，眼睛深处又闪现出那种熟悉的亮点，“那么上床吧。”

他抱起她的身子放在床上，几分钟后他已解开了她睡袍的腰带，将睡袍从她身上剥了下来，连同自己的衣物一齐扔在了地板上。

她起初采取了一种顺从的态度，反应并不积极，但仍将双臂环抱住他，紧贴着他的身体使自己放松。他用嘴强行分开她的双唇，强壮而绷直的躯体一览无遗地显露出对她的饥渴，心中残存的一丝愤懑使他的行为带有一点粗蛮的味道。丝卡娅此时觉察到自己内心有一股潜藏的占有欲望，要使这个男人为自己所独享。这种欲望驱使她的身体反应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两天后贾拉说道：“我姨妈的病已经痊愈了，不过医生还要对她的身体状况观察一段时间。”

丝卡娅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母亲和姨妈一定是如释重负，但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本能反应却是为贾拉可能会离开她而懊恼。她为自己这种自私的想法感到羞愧。

“我母亲将乘飞机来悉尼，然后我们一起坐飞机回家。”

“是吗？”她应道，声音有点发涩。“嗯……”她努力在自己的唇边挤出了一丝笑容，“这太好了，贾拉。”

“我一有机会就会到悉尼来的。”

他会这么做吗？抑或他会将她抛在脑后，将他与她的幽会只当做乏味人生中的一段浪漫插曲？他甚至都未提及想把她介绍给他的母亲。

“我知道你很忙，今后几个星期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说道，然后停顿了一下。她却不敢接上话茬儿，害怕只要自己一张口，声音就会暴露出她的感情。他又接着说：“但还是忙中偷闲地想想我，好吗？”

她会要命地想他的。她努力抑制住委屈的泪水，装出一副自若的表情。

贾拉用双手捧住她的脸蛋，将她的头朝上抬：“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可能不在这里。”她的语气显得轻松自如，这使她感到了一丝宽慰，“我要出去拍时装广告，还有……”

“我知道。但我会不停地打的。你想我与你保持联络，不是吗？”



“我当然想！”可能他确实是认真的。

“很好。”他将她紧紧地抱在怀中，深情地吻着她。

离开的那天早晨，他最后一次亲吻了她。

“我得走了，”他贴着她的双唇低语道，牙齿在她的嘴唇上轻咬着，体味着她气息的芬芳，“记住我。”

“你该走了，”丝卡娅将双唇从他嘴上挪开，挣扎地说道。

他叹了口气，将自己的脸颊在她的脸蛋上轻蹭了一下：“这一切真是太美妙了。丝卡娅，我真不想离开你。”

她努力抑制住自己想将他搂住撒娇的冲动，相反却在脸上挤出了一丝不自然的笑容：“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生活。”

贾拉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他倒退着向后走，两眼一直紧盯着她，用手摸到了门把手：“我们会再见面的——我希望时间不会太长。”

他又给她送花了，是一束名贵芬芳的混色玫瑰。她将花插入花瓶，放在沙发一边的茶几上，花的清香充盈了不大的整个房间。她每次一进入房间就会想到贾拉，想到他那紧贴住自己的温热的躯体，想到他那竟有缎子般触觉的头发，想到他那极具攻击性的双唇……

她竟有一种终日如坐针毡的感觉。当他打电话来时，他的声音在她的整个身体中激起一股奇异的暖流。

“你一直在干些什么呢？”她问他道。

“检修机械，修理栅门，工作。这很有帮助。”



“有帮助？”

“帮着我不思念你——”他的声音深沉而亲切，“想到与你在一起时的感觉，我整夜都难以成眠。”

“很好，”丝卡娅柔声地应道。想到并不是她一个人在忍受着相思的煎熬，她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很好？”他笑了一声，“你这个小施虐狂。”

“我才不是的呢，”她抗议道。

“不是施虐狂？”

“我不小。我穿袜子时量的身高是五英尺十英寸。”这个身高对模特而言可能不算出类拔萃，但从来没有人她身上用过“小”这个形容词。

“嘿，”他故作平静地戏弄她道，“袜子？你现在穿着它们吗？”

“你是一个恋物狂吗？”

贾拉又笑了：“找机会试试看。”

她也忍不住笑了，虽然知道他看不见自己的笑容：“你送的花真是美极了。”

“只要你喜欢我就高兴。我已看过你拍的那个电视广告片了。这对你不公平。”

“不公平？”

“你的身体更耐看。”

“谢谢你。”

“不过，我想能在电视上见你一面总比见不着你要强。”

听着他在电话中滔滔不绝的话语，她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他的黑色弯曲的头发，他的使人销魂的性感嘴唇，以及他凝视着她时两眼深处那异样的亮点所表达出



的他需要她的欲望。

当他挂上电话后，她会长时间地呆坐在原处，脸上浮现出无限期盼的痴笑。

她毅然决定不再每晚无所事事地闲坐在家中等待贾拉可能会打来的电话。除了有一个竞争性极强的职业外，她还有最近有所疏远的一帮朋友，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要保持自立，她必须尽力参与其中，因为贾拉既没有明说，也没有对她暗示过他想成为她生活中的永久性伴侣。

那个星期她参加了一次聚会。虽然是形单而去，影孤而归，她还是认为自己度过了一段不错的时光。另一个傍晚，她在一个小酒店里同一帮妇女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离婚“庆宴”。

这是一次苦甜交织的聚会。那个新近离婚的女伴不停地讲着一些无奈的小笑话，一帮女人围着她不断地插科打诨，但最终主人的强作欢笑转为令人揪心的恹容，于是那帮女人七手八脚地将她送上出租车，其中的一位朋友在车中握着她的手，同情地将她的头倚在自己的肩膀上，将她送回了家中。

丝卡娅心情抑郁地回到了公寓。就在五年前，她出席了这个女人的婚礼，亲耳听见他们互作了永远相爱的诺言，但这一切都已是明日黄花了。

建立一种日久弥坚的婚姻关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她的理想可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她很可能已经踏上了一条令人心碎和悲哀的感情不归路。

但是当贾拉来电话说他将来悉尼参加一个董事会议，并将在悉尼呆上一个星期时，她却不假思索地脱口



允诺道：“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在这段时间里，她有时忙着自己的工作，但只要她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会陪着他在海边徜徉，参观艺术馆，逛商店，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或者干脆在一家酒吧里手捧一杯酒闲聊。当他们尽兴地相互打趣逗乐，重温了过去的乐趣后，随着两人之间默然无语时间的延宕，彼此间的激情达到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他们就急匆匆地赶回到她的公寓里，或是在床上，或是在沙发上，或是在坐垫堆里，或是干脆就在客厅里的地毯上滚成一团。

“你母亲和妹妹没有要求跟你一起到悉尼来吗？”

他耸了耸肩：“她们都不怎么喜欢悉尼，嫌这里的生活节奏太快。她们一年里去一两次芒特艾萨，在那里花上一两天时间购物。她们也不时乘飞机去布里斯班和贝思呆上一阵子。”

“贝思是一位设计师吗？”

“嚯，专门设计织物和家具的图案。她的事业很成功，不像我们家里的其他人。”

“在哪一方面呢？”丝卡娅抬头瞧了他一眼。

“嗯……我们家其他人都没有艺术方面的爱好，也不愿意住在大城市里。”

“但你是喜欢和能够理解艺术的。贝思是在一个能够欣赏形体和色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嚯，我想是的。她也一直心比天高，急于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丝卡娅又紧偎住他的肩膀：“听上去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女人。”



“有趣……是的，你可能会喜欢上她的。”

“你不喜欢她吗？”

“当然喜欢，她是我的妹妹——我的话听上去有点挑剔的味道吗？我为贝思感到骄傲，我们全家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又有一点为她感到遗憾，因为我想她总是觉得自己与奥珀尔牧场有点格格不入似的。现在，她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有了一份历尽磨难而得到的称心如意的工作，我真为她感到高兴。”

“那么你现在不必为她难过了，是吗？”

“我想是的。”他抚弄着她的秀发，揪起一绺来又让它从手指间落下，“你是对的。但有时我猜想她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有人将这一切从她手中夺走。在我看来，她的心情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

“你为自己的家人感到担忧，是吗？”她用手指在他的胸上戏弄地画着一个个小圆圈。

“不，不能说担忧，我是关心他们。你不关心你的兄弟吗？”

“当然关心。但我同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最多是通过电话互相联络。听上去他过得挺好。”

“不错。如果你坚持这么做，我会很开心。”

丝卡娅笑了，亲了亲他的肩膀，将她的手从他胸上向下身移动，并在他肌肤上不停地画着看不见的图形。“只要你能使我很开心，”她喃喃道。

“我保证我会……”他捏住她的手，亲吻着她的手指、腕部，然后用手捧住她的头，亲吻着她的嘴唇，另一只手沿着她的背部和腰部的曲线下移，掩住了她的屁股。“上帝啊，你可真是一个尤物，”他紧贴着她的嘴唇



低语道。他将她举到自己的身上，当她的身体紧紧地与他的身体贴在一处时，他满意地闭上双眼，叹了一口气：“别动，就这么躺着，让我好好地抚摸你。”

她注视着他的面容，迷恋于他那因极度兴奋而略有变形的面部轮廓。当他有力的两只大手温柔地抚爱着她那两条丰腴的大腿、饱满的臀部和纤巧的腰身时，他的两眼颜色变深，泛着异样的光芒。贾拉轻拥着她，抚摸着她的全身，在她耳边喃喃私语，用嘴唇轻柔地吻着她的鬓角、脸颊、肩膀。

五天后，她与贾拉道别，嘴角显露出一镇静的微笑。她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

几个星期后，她到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拍摄时装广告。在她返回悉尼前，贾拉乘飞机到那里与她在旅馆里共度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建议通知旅馆侍应生将早餐送到房间里来，而丝卡娅却笑着反对，说她情愿先到海滩上做慢跑运动。

他没有同她一起慢跑，而是在沙滩上蹒跚着等她。在返回旅馆的路上，当一位有着瀑布般浓密红发的小个子女人向他打招呼时，她觉得贾拉握着她胳膊的手抓紧了，并听见他低声含糊地诅咒了一声。当那个女人拖着身边的一个大块头男人朝他们这边走过来时，他说道：“我们必须同他们打个招呼。”

“您是丝卡娅·泰勒！”那个女人似乎被震慑住了，“我房间里有一本登载有您的照片的杂志。”

“确实是她，”贾拉证实道，并向丝卡娅介绍他们是史蒂夫和梅根·波因特夫妇，经营着离奥珀尔牧场不远



的另一处牧场。

“它没有奥珀尔牧场那么辽阔，”梅根告诉丝卡娅道，从她那深褐色葡萄酒般颜色的双眸中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惊异的表情，“而且我们宅地的面积也只有凯尼家的一半大。”

“你们是邻居？”丝卡娅问道。

梅根笑道：“如果您能将居住在一百英里范围内的人称做邻居的话。”

“你们彼此间交往一定很不方便。”

“冬天时情况还不算太糟。但雨季里道路常常被洪水阻塞，而地面又太泥泞，飞机根本无法起飞。实际上，我喜爱家乡的生活方式，不过时不时到这儿来换一下口味也不赖。”梅根告诉丝卡娅道，“海滩是我想念的地方之一。”

“那么，实际上您不是内地人？”

“不是，我实际上是悉尼人。我向一个牧场申请当一名女徒工，当时史蒂夫正在那个牧场里当工头。我这么干脆地当徒工是一时心血来潮，但从此我却再也不愿回到保险公司去整理档案了。不过史蒂夫还是把牧场办公室的事务性工作推给了我，”她笑道，“我想这就是他与我结婚的原因。他讨厌写写算算的。”

她的丈夫是一个身体壮实的男人，有着宽厚的下颏和一只鹰钩鼻子。他咧嘴一笑。“是的，而且她也上得了客厅。”他骄傲地说，眼睛温柔地盯着他的娇妻，“我想我可不能让她从我手心里溜走，虽然她不是我雇的最好的女徒工——”

“我是最好的！”梅根激愤地嚷道，“我学的可能有



点慢，但我做的工作都是呱呱叫的——老板——”

史蒂夫朝贾拉挤挤眼：“每次一提这事她准激动。实际上，为了不使她醋劲大发，她是我雇佣的惟一女工。不是吗，亲爱的？”他又咧嘴笑了一下。

贾拉说道：“我曾见过梅根在牧场干活的架式，真的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谢谢你，贾拉。”梅根得意地朝丈夫瞥了一眼。

“是啊，”史蒂夫赞同道，“她得亏有一位好工头手把手地教她做一切事情，”他朝她扬了扬浓密的眉毛，“不是吗？”

夫妻俩的眼神中交流着未曾言明的隐情，丝卡娅和贾拉彼此间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目光。

“你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了吗？”梅根看着贾拉，又瞅瞅丝卡娅。

“两个来月吧，”丝卡娅谨慎地答道。贾拉与史蒂夫正在一旁谈论着牛肉市场的行情。

“贾拉竟搞了一个模特儿做女朋友，”梅根咯咯地笑道，“他无论对什么东西都要追求一流的。”她压低声音补充道，“以他的相貌和……优势，我想他是有条件挑剔的。”

“优势？”

“凯尼家从来不缺钱花，特别是在贾拉接管了经济大权后。他更新了奥珀尔牧场的设备，又四处投资。史蒂夫说他财源滚滚。”

丝卡娅对此番话不知如何应对才好，贾拉插嘴说他们要赶飞机，必须马上就走，才使她从窘境中摆脱出来。



他们回到旅馆的房间后，贾拉说道：“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在乎。”她并不想将自己和贾拉之间的感情向世人保密。

而他显然是在乎的，一丝凉意袭上了她的心头。

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没有结婚，她也相信他说的全都是事实。而且如果他已婚的话，波因特夫妇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定会显露出些许尴尬的。但他显然不愿向熟识的人谈及她在他生活中的位置。

她抽出被贾拉轻握住的手，说道：“我要去洗个澡。”

“要我订早餐吗？”

“如果你想吃，就订一份吧。”她边说边向浴室走去，“不过你可以给我叫一杯橘子汁。”

当她从浴室中出来时，侍应生刚刚离开房间，食品篮中盛放着面包卷和羊角面包，还有咖啡和橘子汁。丝卡娅站着喝下了一杯橘子汁，然后干净利落地收拾着行装。

贾拉不解地问道：“你怎么了？”

她简短地答道：“我不饿，就这么回事。”

“你应该吃一点东西。我替你在羊角面包上抹一层果酱，好吗？”

“我没有时间吃。”

他看了一下手表。“时间还充裕得很，我离开了以后你再走都不迟。”他走到她的身旁，双臂围住她，将她的后背紧贴在自己的前胸，嘴唇在她的后颈处摩擦着，“想上床吗？”



“贾拉……”他温热的身体和呼在她皮肤上的热气瞬间点燃了她心中的欲火。

“嚯？我真希望我们不必离去，”他轻语道，将她的身子转过来，开始热吻着她。

最后，他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再一次上床与她做爱。

当他起身去冲澡时，她披上一件睡衣，用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贾拉已吻掉了她嘴唇上的唇膏，使它们看上去显得苍白无色，她又在上面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唇膏。她的双眼下面有着隐约可见的黑色眼圈，如果到明天拍摄时装广告时还不褪去的话，只有靠化妆来弥补了。另外……

她将脸靠近镜子，寻找着可能出现的瑕疵。

“别担心，”贾拉忍俊不禁地在她身后说道。他悄无声息地从浴室中溜了出来，正盯着她看，丝卡娅甚至都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你真美。”他走过来抚摸着她的头发，掀起一绺又让它从指缝间滑下，眼睛与她在镜子中对视着。“黑发如漆，目光似水，”他柔声地赞美道，“没有男人能抵抗住你的魅力。”

她举手握住他的手指。她惟一希望抵挡不住她的魅力的男人就是他。

他在她的头顶上吻了一下，站直身子，松开了她的手。“今后我可能有一段时间脱不了身，”他的态度看上去似乎有点犹豫不决，“而且我知道你今后会很忙——”

“是呀，”她迅速地回应道。难道他是企图使自己相信她今后不会有被冷落的感觉吗？

“今后会是我们牧场工作最繁忙的一段时间，”他解



释道，“即冬天是将牲畜赶回宅地分类出售的季节。但如果你能在记事本上给我预留一块空白——”

如果他也能依此行事的话，他可能指望他们能再续一夜情，或者两人再呆上一两天时间。

她从两人相识之时起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会是这种结局，她提醒自己道。然而她还是十分厌恶自己在这场感情游戏中扮演了一个俗气的、不体面的情妇角色——一个男人有闲暇时间时就恣意狎弄，忙时就弃之如敝履的应召女郎。

“我最近一段时间不会有空，”她说道，努力使自己说话的口气显得平静而冷淡，就像毫不在意似的。她站起身来面对着他：“我一两天内就要赶到美国去了。”她不会依赖他的，她坚定地对自己说道，经济上肯定不会，情感上也不想依恋于他。

贾拉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问道：“去美国？”

丝卡娅点点头。她已经尽量将启程的日期向后推了，但此时在美国西海岸正是时装业的旺季，她的经纪人已经为她排满了日程。

贾拉低头望了一眼地毯，然后将双手插入裤袋中，抬起头来，目光看上去有点深不可测：“那么你要去多久呢？”

丝卡娅咽下一口唾沫，轻轻耸了耸肩，然后转过身去用一种漠然的语气说道：“两个月。”



第六章

贾拉的下颏此时看上去显得更加凸出了。“你在这之前竟然没有想到将这件事情通知我一声？”他诘问道。

“我昨天晚上本来是要提一下——”

“提一下——就像‘顺便提一句，我以后两个月不在这’？”

他话中夹带着的讥讽语气激怒了她：“如果你有一两天空闲时间，而我又碰巧不能招之即来，使你觉得有所不便的话，那么我请你原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终于把她想说的话说了出来，心中暗暗希冀他能够反驳她：“我的意思是，我们保持的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不是吗？”

“我要管理一个牧场，”他怒气冲冲地嚷道，“你明白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你——”

“我同样也有工作要忙，”她反驳道，但心中却对他甚至不屑于否定他们之间关系的随意性而隐隐感到有些失望，“我告诉过你我到世界各地表演的。”

“是的，但我指望——”



“你并不指望我的任何东西，你说过的。”

“我的意思是——”

“并且我也不指望从你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贾拉。”她匆忙补充道，真担心他从她的语音中品味出一丝苦涩的味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的眼神变得令人难以捉摸，语气却变得安详而平稳。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彼此都能接受的默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约束对方。”难道这真的是他所渴望的吗？如果他对这一点感到不满，现在正是他表明心迹的大好时机。

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他用含混的语气说道：“当然，你是对的。如果是我太意气用事的话，那么我向你道歉。”

那么，他是默认了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了。丝卡娅用沙哑的嗓音说道：“我本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只是总找不到……机会。”

“你住在哪儿呢？”他忽然问道，“我的意思是，我能与你联系上吗？那里与昆士兰两地的时差是多少？”

丝卡娅一时也想不起来。她说道：“我给你我在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的电话号码和我住的饭店的名称，但我一般都不会呆在饭店的房间里。”作为一种和解的表示，她又主动说道：“我到了那儿会给你打电话的。”她显然比他更擅长于计算世界各地的时差。

他的脸色由阴转晴了：“当你回房间时，可能会看到我带着铺盖在你门口安营扎寨的。”

丝卡娅轻松地笑着说：“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



以在我门口驻扎下来。”

“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他伸手将她拉入怀中，沉思了一会儿后神色非常凝重地说道，“你回来后我们必须认真地谈一次话。”

“谈话？”她心中交织着希望、好奇和恐惧的情绪，“谈什么？为什么不现在就谈呢？”

他踌躇了一下，然后毅然地摇了摇头：“现在不是适宜的时机。我要赶飞机，而且……你也没有心理准备。”

他怎么能知道她需要作何种心理准备？但她还未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却用一种怪异的、近乎绝望的激情狂吻着她，然后贴着她的双唇低语道：“我得走了，真该死！”

他再一次地吻别她，然后脱身拎起了旅行包。“给我打电话，”他说道，“你答应了的。”

她真的在洛杉矶她住的那家饭店里给他打了电话。当话筒中传来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时，丝卡娅说她要同贾拉通话。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你妹妹吗？”当贾拉听电话时，她问道。

“是的，是凯利接的电话。她非常想知道我们在电话里会聊些什么，但现在我已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对不起。”她确信他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她的任何情况，“我暴露了你的秘密吗？”

“没关系。”他淡淡地说道，“自从我俩在布里斯班遇上波因特夫妇后，就毫无秘密可言了。旅途上怎么



样？”

“一路平安。我一直都在飞机上睡觉。”

“你是从饭店房间里打的电话吗？快告诉我电话号码，”他催促道，“我已经把笔都准备好了。”

她将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但再一次提醒他道：“你可能很难找得到我，我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极了。”

她向他询问了有关牧场的一些情况。他告诉她赶牲畜期已经开始了。“你也可能很难找得到我，”他说道。这话使丝卡娅觉得他有一报还一报的意思。

“给我讲讲洛杉矶的情况，”他说道，“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洛杉矶是一个大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拍一些照片带回来的。”她答应道。她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照相机，并乐意向时装界的摄影记者学习一些拍摄技巧。她搞摄影只是将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并没有在将来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的意思，但她从中却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她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分外紧凑，但她却似乎缺乏足够的精力去应对它。虽然一般而论，她还是非常喜欢作丰富多彩的海外巡回表演的，因为它能将她从日常呆板乏味的生活模式中解脱出来。同场的模特中有些是她的老搭档，她们都是一些为人圆熟有趣的好姑娘，而且在工作间隙她们还能手捧一杯咖啡坐在一起闲谈，但现在丝卡娅对她们似乎也提不起兴趣了。

不过，丝卡娅还是喜欢同朋友们交往，在选定的职业领域，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们相处在一起毕竟是一件乐事。但即使表面上她与她们



在一起谈笑风生，交流着做发型和化妆的心得体会，相互间换阅时装杂志，交流着朋友间的有关信息，她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的孤独感。

她给她母亲打电话，说了一大通无聊的废话。然后她又给贾拉打电话，告诉他当她已穿好时装正准备登场时，设计师却还在她身上与其说是整理，倒不如说是在重新设计时装的样式；一个女模特离开了化妆间，但却忘了拉上衣服的拉链，一个男同事不得不冲上 T 形台替她拉上，以及诸如此类的奇闻逸事。当他在电话的另一端开怀大笑时，她全身有一种温暖奇妙的感觉。当他说他想她时，她用手围着受话器坦白道：“我也想你。”

“太好了，”他说道，“这次可让我当了一次施虐狂了。”但语音却十分低沉、缓慢。她的头脑中浮现出他说这句话时用手抚摸她光滑后背的幻像。这种幻觉使她周身热血沸腾，几乎难以用平常的语调同他道别。

她睡眠不好，经常做梦，梦的内容要就是有关性爱的，要就是恐怖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这种状况以前从来没有在她身上出现过。她想道：如果这就是爱情的话，那它就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感受，与其说它使人食之如饴、心醉神迷，倒不如说它使人心惊肉跳、焦虑万分。她不敢相信自己在感情上如此不堪地依赖于人，特别是一个从未对她作出爱的承诺，很可能是在与她逢场作戏的男人。

时间就这样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流逝了，她同贾拉在电话中交谈的次数也愈来愈少。他们经常对不上通话的时间，只能在电话中做简短的留言。丝卡娅开始不



断地给他写信，信封里夹带着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城市风景照片。她也收到了一两封贾拉匆匆写就的单页纸回信，看起来他不是那种善于用信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的男人。或者他是那种一旦离别便情疏的男人。

丝卡娅开始计算起分别的日子，将它们从她记事本所附的日历上划去。自从他们相拥而眠的那个晚上开始，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已经四个星期了。

她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已全然没有了往昔拍摄时装广告或着装演示时那种亢奋的感觉。她以前一直认为时装业是富有才华的人所从事的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事业，它能给枯燥乏味的现实世界带来美感、愉悦和情趣，但现在却忽然觉得它是一种琐碎的、无聊的、毫无实际价值的工作。

她至今在时装界已经摸爬滚打了近十年，或许她的思想已经跟不上事业发展的潮流，该考虑换一种职业了。在时装界，极少数“顶尖模特”尚能在到达事业的巅峰后徘徊一段时间，但绝大多数模特在年过三十以后，便在圈内销声匿迹了。

或许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有些事情她想——必须——同贾拉谈谈，但通过电话进行这种思想沟通显然不是一种适宜的方式。

“我回悉尼时你能在悉尼等着我吗？”她在电话中问道，心中近乎恐惧地等着他的回答。

她不清楚她听到他回答前的短暂停顿是否国际电话线路交换系统内部调制原因所致。“告诉我你乘的航班号和到达的时间，我到机场去接你。”



在机场的出口大厅贾拉向她迎来，接过了她手中的行李推车。他站住，用一只手捧起她的脸，先轻吻了一下，然后激情地深吻着。她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回吻着他。

他放开她的嘴唇，打量着她的面容，说道：“你看上去累坏了。我送你回家。”

她欣慰地任他搬着沉重的行李，默默地随他坐进了出租车里。他拿起她的一只手，将它举到自己的脸上，使她的手指摩挲着自己的脸颊。

当他俩走进她的公寓房间时，房里显得阴暗，空气有点发闷。走进卧房后，她首先打开了窗户。

“你想喝点什么？”他问她，“给你来杯咖啡，或是刺激些的饮料？”

“不要含酒精的。”丝卡娅身体颤动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他将旅行包放在了衣橱旁的角落里。她双脚摆动甩掉了鞋子，抬起一只脚来按摩着。

“我来替你按，”贾拉请求道，“你躺下。”

他能这么做使她感到十分舒心。她将头靠在枕头上，他坐在床沿，将她穿着尼龙袜的双脚横放在他的膝盖上，用双手的大拇指用力地按摩着她的脚背。

“你是在哪儿学会这一手的？”她问他。

他柔声地笑着：“这你别打听。舒服吗？”

“舒服极了。”他可能对他的那些前任女友也这么干过，她想道，心里泛起一阵酸楚，莉莎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强行驱走了这个魔影。

他笑望着她，她也梦幻般地朝他痴笑着。他的双手有力但却非常轻柔，她的双脚感觉得到他的大腿温暖而

又富有强壮肌肉的质感。“你穿的是长丝袜吗？”

“是连裤袜，”她答道，“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并没有感到失望。”他的双手移至她的脚踝关节，然后将一只手顺着她的小腿肚子向上移动着，“要我脱下它们吗？”那只手停在了她的膝关节处，眼睛戏弄般地望着她。

她只觉着身体内起了一种炽热的震颤般的反应，并且知道他已从她的迷离眼神中觉察了出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噤嚅道。

贾拉笑得更灿烂了。“那样你就会感觉更舒服，不是吗？”他居心叵测地建议道。

“会吗？”

那只手顺着她的大腿上移，在她心中激起一阵愉悦的刺激感，这种感受她以前曾想过不会再发生了。他将身子俯向她，双眼里充盈着笑意：“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他将双唇紧贴住她的嘴唇，双手伸入她的裙子中褪下了她的连裤袜。她的嘴唇如花朵般朝他绽放开来，双臂紧抱着他的身体，将自己的肉体完全交给了他。他仍然对她的身体有所欲求，她回悉尼时他不辞辛劳从千里之外赶来迎候她，想及此她内心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幸福感。

.....

“上帝啊，我真想你！”贾拉将嘴唇贴着她的头发说道，俯下身来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和面颊，然后将嘴唇抵住她那跳动着的喉咙凹处，用舌头在那里舐弄着。“你身体有一种蜂蜜和鲜花的香味。”他的手懒散地从她



的肩膀滑向她的臀部，一路留恋地爱抚着，“说你也想我。”

“我想你。”随着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推移，她思念他的心情愈来愈迫切，直至达到了使她身心交瘁的地步。“我几乎都想提前飞回来。”最后的三个星期里她几乎调动了体内的全部自制力，咬紧牙关才度过了那段难挨的日子。

贾拉抬起头：“真的吗？我几次都想跳上一架飞机，亲自驾驶着飞到你的身边。”

“你从来没有提——”

“你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只知道你非常忙，日程安排得满当当的。有时我甚至想给你打电话都是一种不必要的干扰。”

“胡说八道！”如果他从未给她打电话，她会急疯的。对于这一点，她心里十分清楚。虽然后来他们通话的内容越来越乏味，她的语气愈来愈不自然，他的回话也愈来愈简短，其间甚至不乏出现两人手握话筒缄默不语的尴尬场面。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缺乏那种心灵息息相通的感觉，而且她也没有在电话里就把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的意思。“如果你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会记恨你的。”她说道。

“我爱听这句话。”

他腾地一下坐起身来：“我可真是一个自私的家伙，说是要给你煮杯咖啡的，却把你拖上床了。”

“我不想喝咖啡，”丝卡娅又把他的身子拉躺了下来。她愿意他紧守着她。

因为她即将说的、必须要说的事情很可能会使他们



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但是他却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他一边吻着她的嘴唇一边低语道：“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他亲吻着她，爱抚着她，令她全身的神经末梢处于极度亢奋的震颤状态。她全身心地享受着这种令人心情松弛的、似乎绵绵无止境的身体快感。

随后，她逐渐遁入了甜美的梦乡。几个星期以来，她都没有如此酣畅地睡过觉了。当她醒来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她听到从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的声响。

她仍然觉得身子有点发沉，于是下床做了几下伸展运动以消除身体的僵硬感，然后又洗了一个澡以除去长途飞行以及和贾拉做爱后感到的疲惫感。她穿上一件宽松的衬衣和一条棉布裤子，整理了一下床铺，清理着随身带回来的行李，心里十分明白袒露心扉的时刻即将到来。

她将礼品盒放在床头，然后进了厨房。

贾拉正在往平底锅里放着什么调味品。他抬起头来，对她说：“我希望你喜欢吃火腿、番茄和油煎土豆片。”

丝卡娅嘴角强挤出一丝微笑：“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她并没有在家里留有多少食物。

“当你睡得像头死猪时，我出去买的。我还顺便带了一瓶红酒，给你洗尘。你能不能帮忙打开瓶塞？”他用手指了指台面上放着的那瓶尚未启封的酒，“再找两只酒杯？”

他忙着烧菜，丝卡娅照着他说的做了，并将两只玻璃酒杯倒满了红宝石色的酒液。桌面上已摆好了两个人



用的餐具。

贾拉将菜用盘子端了进来。火腿烤成了褐色，上面沿圈放着几片菠萝。番茄都已切成两半儿，稍微过了一下火并撒放了些许新碾压的黑胡椒粉。厚厚的土豆片油煎得金黄香脆。

“它们看上去……好极了。”她试着尝了一块油煎土豆片，发觉挺对她的胃口，又兴冲冲地吃了一块。

她吃下了她的那份火腿，在盘中剩下几块油煎土豆片。晚餐的味道不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没怎么喝酒，”贾拉说道。

“你喝吧。我……我今晚真的不想喝酒。”

“我还买了一些水果，”他说道，将她的盘子拿了过去，“希望我的心思动在了点子上。”

“我真的挺喜欢吃水果，”丝卡娅抚慰他道，“但你知道我餐后一般都不吃甜食。”

他端进来一只大钵，里面装着一些桃子和苹果。“咖啡已经煮上了。”他拿起一只苹果，将其切成几瓣。

他在斟咖啡时问道：“在沙发上坐着喝好吗？”

“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她说道，并去取了来，边将礼物交给他边挨着他在沙发上坐下。

他将杯子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接过礼品盒，将上面的胶带撕掉打开。

盒子里面装着一件日本男式和服，用的是白底起藏青色图案的面料。

“这是我在旧金山买的。”她告诉他。

他将衣服提起来展开。“如果可以的话，就将它放在这里。”他说道，“很好看，谢谢你。”



他俯过身去亲了亲她的面颊。她心里想他情愿将这件和服留在她的公寓内，是因为他不愿意在他家人面前穿着她送的衣服。

也可能是她太过于敏感了，这至少表明了他愿意经常上她这儿来。

但即便是如此，她在他的生活中是否仍然只是一个可临时填补精神空虚的性伴侣，而她的公寓房间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他离家后方便的栖身之处呢？

她两眼盯着那杯咖啡发怔。他将那件和服叠好，放在沙发的扶手上，然后端起了咖啡杯。“你给我寄来的那些照片美极了，”他称赞道，“完全称得上是专业水平。”

“我有一架好照相机。”

“还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我们家的人都被你折服了。”

“你将那些照片给你家里的人看了？”

“不可以吗？我没有想到你会介意。”

“我并没有介意。”她轻描淡写地说道，为的是不想让他看出她曾经受过的伤害。“非常高兴我不再是一个不可示人的秘密了。”

“不可示人的？”

她不自然地笑了一声：“当我们碰见波因特夫妇时，你感到非常尴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甚至都怀疑你已经有妻子了。”看到他那似乎并不惊讶的表情，她不由得咬了一下嘴唇。但他却可能是被她的话激怒了，眼睛的颜色比平常更绿，而且目光犀利。“开个玩笑，”她怯怯地加了一句。



他用一只大手握住咖啡杯，问道：“你只有一个弟弟？”

“是的。”她以前曾经对他提过她的兄弟，并给他讲述过她的多舛的童年。

“那么，你就不会明白一个大家庭中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弟妹们总是对我的私生活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兴趣。”他说道，“其实，我们那个地区的人全都是这种德性。我是在尽力使我们的关系处于隐秘的状态，但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关系是不可示人的。实际上，自从凯利和埃里克对我俩的关系略知一二后，他们就一直不断地在戏弄我。”

她的心情略为感到轻松了一些：“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难题吗？”

“没有我对付不了的事。”他喝了几口咖啡，看见她表情凝重地瞧着他，他耸了耸肩，吞吞吐吐地解释道：“几年前我与家乡的一个姑娘谈过恋爱。正如周围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几乎就要举行婚礼了。她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姑娘，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本能的预感——她离开了我，后来与珀斯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结了婚。我相信她现在一定过得很好。”

“你在乎这件事吗？”

“我事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曾经想方设法使旁人相信婚姻的解除并不是我的过错，”他举杯喝干了咖啡，“但随后的几个月我却不得不忍受旁人怜悯的目光。”

他厌恶别人可怜他，这可能就是他现在情愿在悉尼交女朋友的原因，借此可以避开从小就熟悉的人的并无



恶意的的好奇心。

丝卡娅喝干了杯中的咖啡。他伸出了手：“我能拿走吗？”他从她手中接过杯子，将两个杯子一齐放在了沙发侧面的茶几上。

然后他伸手想拥抱她，但她将双手紧紧交叉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挺起肩膀拼命地摇着头，他只好将手搭在沙发的后背上，皱着眉头困惑不解地问道：“丝卡娅，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她不能——亦不应该——再拖延时间了。她一直都很胆怯，想尽各种借口逃避事实，但这不公平，不对，甚至不……现实。

“问题是，”她说道，仔细掂量着每个字的分量，“问题是……我怀孕了。”



第七章

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丝卡娅从贾拉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也猜测不出来他将作何种反应。

“你能确定吗？”

“当然能。”即使是在做妊娠检测之前，她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

“我一直都在采取避孕措施，”他说道，“这你是知道的。”

丝卡娅挑战般地瞪着他说道：“显然措施采取得并不完全。我没同别的男人上过床，贾拉，这孩子是你的。”

“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真该死！我应该让你按时吃避孕药，或者——”

“我并没有要你负责，贾拉。我自己清楚这种冒险行为的后果。”

他用一种奇怪的、探究的神情凝望着她，然后起身走到窗前，下意识地用手扯动着窗帘的拉绳。然后，他转身面对着她，脸上的肌肉紧绷着，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被太阳晒黑的脸膛上透出了些许苍白：“那么



.....你要我怎么办？”

丝卡娅只觉得心中猛地一沉，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反问道：“你要我怎么办？”她心中有一种不祥的、令人局促不安的预感，知道他想要她怎么办。

他的眼睛与她的略带沮丧的双眼瞬间四目相对，“我要你嫁给我。”

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见的是自己混乱的心灵受不时产生的狂乱的臆想干扰而发出的呓语。

他看见她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发怔，就走到她的面前，双眉间那道深深的皱纹愈加明显。他嘶哑着嗓音说道：“如果你没有走到这一步的话，你是不会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想法的。”

“但是结婚.....”她当然希望贾拉承担起他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但是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他以前并没有明确表明或暗示过他有娶她的意思，“那.....那就不必要了。”

“可能没有.....必要。我想我的观念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一个婚姻之外的孩子。你怀上多久了？”

“我想一定是我们在黄金海岸逗留的那个晚上怀上的。”

他似乎需要停顿一下来理清思绪：“八个星期了，你可能工作不了多长时间了，是吗？”

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是的。”即使旁人还觉察不出来，她知道自己的腹部已经微微隆起了。当他们刚才在一起做爱时，她既害怕又希望他能够注意到她身体所起的变化。“但我想我能够应付，许多女人都这样。”



“独自一人地？”他的嘴唇抿紧了，“不行。丝卡娅，不管是好是坏，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他弯腰捉住她的双手，将她拉起身来面对着他。“嫁给我吧，丝卡娅。让我将你带回奥珀尔牧场，我会好好地照顾你和我们的孩子的。”

这话听上去十分诱人。但是，如果她没有怀孕，他是不会向她求婚的。

“丝卡娅，”他逼视着她，用手托起她的下巴，近乎粗野地吻着她，“答应我吧，丝卡娅。”

他的亲吻和搂抱抚慰了她心中不幸的感觉，他眼中闪动着的已为她熟悉的欲望火苗使她对将来又抱有了一点希望。他需要她——而且他要他们的孩子。她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同时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呢？再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孩子肯定是需要一个父亲的。

贾拉就这样主导了她的生活。他没有就此遗弃她，也没有建议她去把孩子做掉，对这一点她心里感到了些许欣慰。她的神情有些慵懒，医生告诉她这是孕妇早期常见的现象，因此她乐得将一切具体事务都交给贾拉去安排。

一个星期内他们就去登记了，但使贾拉感到懊恼的是澳大利亚法律禁止在登记后的一个月内结婚，他们只好乘飞机去新西兰举行结婚仪式。

她需要做的事只是将此事告诉她的父母，然后将她在悉尼的私人事务处理完毕——也没有多少事情好处理的。从孩提时期起，她就居无定所，在每一个能称之为



家的地方她都不会居住很长的时间。

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将公寓房间转租给了与她同属一个经纪人的另一个模特。当丝卡娅向她的日程安排人解释她为什么不能履行预约的时装表演活动时，她失望地摊了摊双手。她的经纪人称她为傻姑娘，但还是勉强同意中止了与她的合同。丝卡娅为已签订的预约合同支付了违约金。她总算在经济上保持了对贾拉的独立性，但却在她的银行存折上捅了一个大窟窿。

她的母亲曾针对她目前的困境提出过其他的解决方法，当丝卡娅说她主意已定时，她母亲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爱他吗？”

“是的，”丝卡娅承认道，“我爱他。”她暗自庆幸她母亲没有问贾拉是否也爱她。无疑地，如果丝卡娅率直地问贾拉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他爱她。一个男人面对一个他将与之结婚的女人，一个怀着他的孩子的女人，难道还能说些什么别的遁辞？即使他说他爱她，她也不敢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

“在婚姻登记处登记不能算作结婚，”她母亲决定道，“我们要在这里，在家中给你们举行结婚庆典。”

家中？丝卡娅从来没有在她父母在奥克兰买的房子中居住过，但她仍然对这个提议心存感激之情。她母亲为她选定了主持婚礼的神父，对丝卡娅选定的婚礼上穿的淡蓝色用花边装饰的裙子及上装也表示赞同。她兄弟马克也从伦敦打来了电话，祝她新婚幸福。因时间太仓促，他不能从工作中脱身来参加婚礼，但答应给她邮寄一件结婚礼物。

她父亲同贾拉进行了一场平静的谈话。事后他问丝



卡娅对她所要做的这件事是否有绝对的把握。“你知道无论你是否决定做什么事情，我和你母亲都会支持你。”他保证道，“但也没有理由去仓促结一场将来会后悔的婚姻。”

“你认为我将来会后悔吗？”她父亲是一个明白人，她很看重他的看法。

她父亲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贾拉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责任感也很强。很显然，他父亲去世后他就接管了奥珀尔牧场，自此以后他就一直将牧场和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经济上他也是十分靠得住的。”

“经济上我没有问题。”她对所挣的钱算计得十分精细，并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了投资。“而且我想在我们居住的地区，也没有多少可以花钱的地方。”

“澳大利亚内地的生活方式与你所习惯的生活方式有着天壤之别，你适应得了吗？”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停地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适应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语言。”

“但在很大程度上，你不过是生活在外交人员的狭小圈子里。”

“从那时以后，我又独自一个人去了世界上不少的地方。我可以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了，爸爸。”

他笑了：“而且还挺固执己见。”在她十六岁时，他曾经为她选择模特这个职业而担心过她的前程。那时他们一起居住在纽约，引她入道的是一个闻名遐迩、受人尊敬的经纪人。丝卡娅说服了父母亲，从而抓住了那次

机会。“如果这是你们真正想要的结果话，”他终于松口道，“那么我和杰纳妮祝愿你们的婚后生活幸福如意。”

贾拉的妹妹贝思同她的丈夫一道从布里斯班乘飞机赶来参加了婚礼。母亲杰纳妮尽其所能将婚礼举办得富有纪念意义。贝思与她哥哥一样有着黑色的头发，但她眼睛的绿色更深并起着褐色的斑点。她与丝卡娅见面时在她的脸颊上冷淡地轻吻了一下，瞅着丝卡娅的目光中隐含着一丝审视的味道。当她向贾拉贺喜时，语气显得干巴巴的。她是贾拉全家中惟一出席婚礼的亲人。

婚礼后的第二天丝卡娅和贾拉就乘飞机到了布里斯班，住进了当地的一家饭店里，但同贝思及她的丈夫一起在他们家中共进了晚餐。贾拉的弟弟戴尔也在场。

戴尔与他的哥哥一般高，但和一般未发育成熟的小伙子一样显得干瘦。他对丝卡娅羞怯但充满赞美含义地笑了笑，然后与他哥哥逗趣，说他们的婚姻定将在奥珀尔牧场所在的地区引起轰动，但却不怎么和丝卡娅搭讪。他可能是被她的美貌震摄住了，毛头小伙子在她面前常有这种不自然的反应。

“你们本来可以住在我家里的，”贝思对贾拉说道，“但我想你们刚刚举行完婚礼……”她转向丝卡娅，补充道，“我想当雨季到来时，他可能会补给你一个真正的蜜月。你会发现在奥珀尔牧场，什么事情都与牲畜赶聚期和雨季有关。”她的笑容中带有一种嘲弄的味道。

“我已经猜到了这一点，”丝卡娅说道，伸手接过她请贝思丈夫倒的一杯苏打水，“我想我能适应这些的。”

“既然你已嫁给了我哥哥，你也只能勉为其难了。”贝思用一种同情的口吻说道，“要想将他与奥珀尔牧场



分开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怀念奥珀尔牧场吗？”丝卡娅好奇地问道。

贝思摇了摇头：“我有时挺想念家人的。但是我喜爱过城市生活，挺刺激和令人兴奋的——我是不会回去了。可能贾拉已经告诉过你——我同那里的生活对不上辙儿。我迫不及待地要闯荡一下世界，试试我的本领，而且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稍后，贾拉提议让丝卡娅见识一下贝思设计的花布图案，于是他们一起去了与住房后部邻接的工作室。

几分钟后，男人们离开她们，打开电视机收看一场澳大利亚队和英格兰队板球比赛的重播，将两个女人留在了一处。

“你很有设计才能，”丝卡娅热情地说，同时欣赏着一条融合了赭色、琥珀色、浅绿色和碳黑色，图案花色艳丽的小块布样，“这图案挺适宜做家具套和窗帘的。”

“嚯。实际上，这个图案的色彩搭配灵感来自奥珀尔牧场自然景色的启迪。虽然我并不想回去过从前那种生活，但内心深处对那块土地仍然有一种怀念的情绪。”贝思倚在工作椅的长靠背上，打量着她的客人，“你从没有去过那儿，是吗？”

“还没呢。”丝卡娅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一丝颤抖，不由得对自己有点不满。

贝思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丝卡娅，说道：“希望你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有思想准备。”

“我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丝卡娅答道。这当然不是敷衍的客套话，这种对将来生活的憧憬中却伴随着一种无名的畏惧心理。她实际上对奥珀尔牧场的生活



方式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知晓如何去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

贝思的嘴唇抿紧了一点，说道：“我想你实际上并不知道贾拉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吗？”

丝卡娅自卫般地扬起了头，贝思红着脸说道：“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嗯，虽然我十分爱他，但我还是想说哥哥有时考虑事情不是那么面面俱到，而且有点固执己见。”她的眼睛飞快地瞥了一眼丝卡娅那依然十分苗条的身体，“他通常都不会为自己着想。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会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当然也包括奥珀尔牧场。只是……嗯，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他会爱上一个不像他那样对奥珀尔牧场充满激情的女人。”

“我希望我会喜欢上奥珀尔牧场，”丝卡娅静静地说道，“我知道它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而且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极强。”

“你也只好如此了，”贝思叹息道，转身将那一小条布样放回了原处，“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丝卡娅。希望我俩能够成为朋友。”

“我相信我们会的，而且我也没有一点被冒犯的感觉。我知道你很关心你的哥哥。”

“也关心你，真的。不过，你们俩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是的。”而且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抚养一个孩子了。作为成年人，他们必须为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负责。正如他妹妹所说的，贾拉作出了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抉择。



当丝卡娅和贾拉向他们道别时，贝思对她说：“任何时候如果你想换一下环境，就到我们这儿来住上一段时间。过一两个星期的城市生活对你的精神有好处。”

“谢谢你。”考虑到她们今晚才相识，丝卡娅心里想这可是个慷慨的邀请。

可能是看出了她脸上的惊讶表情，贝思亲热地说道：“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随时欢迎你来。”

第二天他们搭乘地方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芒特艾萨，那里停着一架贾拉私人的四座塞斯纳飞机。

“你们那里许多人都拥有私人飞机吗？”丝卡娅好奇地问道。

“不少人都有。对长途旅行来说，飞机是最快的交通工具。”

“你开飞机去过布里斯班吗？”她又问他。

贾拉摇摇头：“塞斯纳载的油料不够飞到布里斯班，除非在中途加两次油。”

丝卡娅虽然知道他的家与悉尼相距数千英里，但却没有料到他每次来悉尼同她幽会是如此的耗时费力：“我没想到你来一次悉尼会有这么长的路程，还要换飞机和……”

“是挺费时间的，”他附和道，“而且要是在雨季，宅地边的简易机场能积上6英寸的水，那样我们就得开上四五个小时的车去芒特艾萨——如果道路还没有被洪水冲垮的话。”

他们驾驶飞机飞越了一片片绵延数英里、几乎寸草不生的赭色平原和地形起伏不平的田野，狭长的河流纵



横交错于其间，大地的广袤无垠令人叹为观止。丝卡娅心旷神怡地透过舷窗欣赏着大自然的辽阔景象。

过了一会儿，贾拉说道：“我们已经飞临奥珀尔牧场的上空了，那儿是界栏。”

“另一边的界栏呢？”

“从这里看不到牧场的全景。”

看不到全景？丝卡娅对牧场的广阔惊奇地直眨眼睛：“牧场四周全围上了栅栏吗？”

“有两三处的地形非常陡峭，牲畜不可能越过去，其他的地方几年前我们就都安上了栅栏。”

丝卡娅简直无法想象这项工作的艰苦性，肯定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将整个牧场用栅栏围起来。

机翼下，弯曲蜿蜒的潺潺溪水两边镶着细如丝带般的翠绿，但整个地表却裸露着似血的红土，稀疏地覆盖着泛黄的、仿佛枯萎了的草本植物，偶尔能见到一些星散低矮的树木。

一群群牛羊悠闲地吃着草，另有一群马奔过一片开阔地，冲进溪谷深处的一个灌木丛中。丝卡娅将身子倾向前去观察着它们的行动：“你们这里有野马吗？”

“是的，我们有时也将它们圈起来。”

“那下面的东西是一架风车吗？”丝卡娅用手指着问。

“嗯。牧场上有十架风车，它们用来从深井中抽取牲畜的饮用水。”

“那些都是牛圈栏吧？”她低头瞅着一片用栅栏围起的场地。

“那些都是临时圈栏。当我们在远处围场放牧时，



它们省去了我们将整个畜群赶回宅地牲畜圈栏的麻烦。”

“一个圈栏有多大的占地面积？”她看不清围栏到底有多长。

“小的有几百平方米，大的有数千平方米。”贾拉将一只手从飞机操纵杆上挪开，将下方不远处呈不规则椭圆形的一泓静水指给丝卡娅看。水汪的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树木，一条蜿蜒的小溪注入其中。“那就是牧场因此而得名的池塘。”他开始将飞机降低高度，“池塘上的高地就是我的宅地。”

太阳光照在池塘水面上映射出奇妙的、彩虹般的光晕。在飞机上丝卡娅看不出池塘上面的住宅到底有多大的面积，只见房子坐落在一块巨石的平面上，四周环绕着方形的绿草坪，整幢房子被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所环抱。这是一座有着红色屋顶的两层楼房。房子呈长方形，底层的三面建有游廊，二层的正面有一个带顶篷的阳台。房子的一侧有一个水池，池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呈蓝色，熠熠闪光。“你们家还有一个游泳池？”

“几年前牛的行情不错时修的。在牧场劳作一天后带着满身细尘回到家里，在游泳池中泡一下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我想‘细尘’是‘胡说八道’的一种委婉说法。”^①

贾拉朝她扮了一个鬼脸：“在我们这里却是实有其物的。”

① 单词“Bulldust”在英语中有“细尘”、“胡说八道，胡话（俚）”等意——译者注。



她又瞥见了一架风车，旁边有一座黑色的铁塔，上面朝天支着一个微波接收机的碗状天线。“这是我们与外界联络时的工具，”贾拉证实道，“通讯塔。”

他驾着飞机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有一个人从房子里跑出来朝他们挥着手。在另一幢房子外面停放着各式汽车，有些人聚集在那里朝天空凝望着。

“他们都出来迎接咱们了，”贾拉说道。

丝卡娅内心紧张得无法对他微笑作答。她心里还在想着他们家只有贝思一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不能确信他们未参加婚礼的惟一原由是因为时间仓促和路途遥远。

他将飞机调头准备降落。当飞机的轮子触地滑行时，她闭住双眼，努力抑制着恶心想呕吐的感觉。

贾拉关掉了飞机的引擎，突如其来的静寂使人心里有点发毛。贾拉用手摸了一下她的脸，她睁开了双眼。“你没事吧？”他关切地问道。

她点点头。

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嘴唇：“你脸色有些苍白，进屋后你应该躺着休息一下。”

“我不需要躺下休息，真的。”她希望回到地面后，她身体的感觉会好起来。

一辆汽车驶近的马达声使贾拉转过头去：“行了，凯利开着尼桑车过来了。”

天空飘浮着的几朵云并没有挡住阳光对大地的强烈照射。当他拉开机舱门时，一股热浪裹住了她。这儿的冬天就是这样的吗？

贾拉跳下飞机，伸手将丝卡娅接了下来。他用一只



胳膊围住丝卡娅的腰肢，将他妹妹介绍给她。

凯利是一个留着褐色短发的活泼少女，穿着一件方格布衬衣和一条牛仔裤。她热情地拥抱着丝卡娅，嚷道：“终于见着哥哥掖着的宝贝了，真高兴！你本人比照片看上去还要美。”

丝卡娅有点发窘，但仍然很感激她：“谢谢你——”

“凯利，将丝卡娅带到卡车里去，”贾拉打断她俩的寒暄道，“我去拿行李。”

“没问题。”凯利应道，但她那稍微有点吃惊的表情表明她心里正在犯嘀咕：总共才有几步路的距离，丝卡娅怎么就不能自己走到卡车那儿去？但她还是带着丝卡娅走到卡车旁，拉开车门让她的新嫂子坐进驾驶室中。显然，她已经习惯于听从大哥的命令了。

贾拉将大箱小包的行李在车箱中码放好，然后挤进驾驶室坐在丝卡娅的身边，一只胳膊拢住她的肩膀，喊道：“开车吧。”

凯利驾车穿过未铺水泥的简易跑道向房子驶去，车轮碾起一股红色的尘土，有些飘进了驾驶室中。

“这就是细尘？”丝卡娅问贾拉。

“就算是吧。感觉还好吗？”

丝卡娅点点头：“很好。”

卡车在路上的低洼处颠簸了一下，丝卡娅禁不住地轻哼了一声。

贾拉厉声喝道：“当心点，凯尔！”^①

“对不起，”凯利抱歉地瞥了丝卡娅一眼。

^① 凯尔是凯利的昵称——译者注。



卡车在房子的正门前停下，只见一位满头黑发、穿着一身浅黄褐色亚麻布服装的老年妇女站在大门前游廊的阴凉处。当贾拉将丝卡娅扶下驾驶室时，她踏下宽而浅的台阶来迎接他们。贾拉转过身来，一只手紧搂在丝卡娅的腰际，向他母亲打招呼道：“妈妈，你好。”

“嗯……那么这位就是你的新婚妻子了。”与她的儿子一样，她也有一双深不可测的灰绿色眼睛，这双眼睛正用一种犀利但又不失身份的方式端详着丝卡娅，“她确实非常可爱。”她迟疑了一小会儿，然后朝丝卡娅伸出了一只因长期劳动而显得粗糙的手。“当然，我们曾经见过你的照片。亲爱的，欢迎你来到奥珀尔牧场。”当丝卡娅与她握手时，凯尼夫人亲吻了一下她的面颊。“我们都盼望着能早日见到你。希望你在这儿能生活得愉快。”

“谢谢您，我想我会的。”丝卡娅极力使自己不去注意老妇人话中隐含的一丝怀疑语气，称赞道：“这房子真漂亮。”在近处观察，只见白色的外壁、宽大的游廊和上层阳台简朴中透露出几分典雅，房子方方正正的棱角被灌木丛和各种攀缘植物的柔和线条所遮掩，有些攀缘植物已爬上了游廊的柱子。一株紫色的叶子花随阳台的波纹马口铁顶盖蔓延恣生，几乎覆盖了整个阳台顶部。

“请进屋吧，”贾拉的母亲邀请道，“我已经泡好了茶。如果你们还需要些什么……”

“有茶就行了，”丝卡娅体贴地说道。

房子进口处的大厅地面是用光滑的木板拼就的。由于骤然从户外耀眼的阳光中走到房内，丝卡娅一时几乎



没有看清圆形炉边那淡黄色的地毯，壁炉架上黄铜花瓶内插放着的从花园中采摘来的鲜花，以及挂在四周墙壁上的照片。

“丝卡娅可能要先躺下休息一会儿，”贾拉说道，“我先将行李搬到楼上去。”

“我们已经将主卧房腾出来了，”凯尼夫人说道，“并且已经将你的日常用品都挪到那儿去了。”

“妈妈，没有这个必要。”贾拉皱着眉头说道，“你一直都是在那间房间里睡觉的。”

“好了，现在它属于你了——是你的和你的新婚妻子的了。当然，换得有点仓促——”

丝卡娅不安地说道：“我们不好占用您的卧房——”

“我一向偏爱那间休闲室窗外的景色，而且那间房住一个人也够宽敞的了。我住在那儿会感到很舒适的。顺便提一句，主卧房中有单独的浴室。”

丝卡娅转身看着贾拉，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走这边，丝卡娅。”

她随着他走上了楼梯。楼道的尽处是一个宽大的走廊，她颇有兴趣地欣赏着走廊两边墙上挂着的艺术画。贾拉以前曾对她提及过奥珀尔牧场收藏有“几幅画”，显然是“大题小作”了。这些画都是经过甄别的收藏精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澳大利亚本土的作品：烈日照耀下的赭色自然风光，绵延起伏的山峦景色，树皮斑驳的灰绿色树木，还有一些城市景色画和抽象派作品。

贾拉用肩膀推开了一间房门。进屋后首先映入丝卡娅眼帘的是那个池塘，以及横亘于远方地平线上无尽的起伏山丘。



卧房里摆放着一张有木制雕花床头板的双人床。贾拉将箱子放在了床脚。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设着一个硕大的双层衣橱，衣橱有两扇镶着镜子的镂花门。床上铺着色彩艳丽、边沿缀着丝线流苏的金黄色床罩。

丝卡娅用手抚摸着雕花的床头竖板，将手轻轻掠过泛着罩光漆年代久远的木板。

“这些家具都是我的曾祖父母留下来的，”贾拉说道，“但床垫是现代舒适型的。我母亲喜欢这些老式家具。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换上新式家具。”

“我可不敢换掉你家祖传的宝贝。”丝卡娅喜爱这些旧家具给她带来的那种时光延续的感受。

她打量着整个房间。两扇玻璃折门通向阳台，阳台上摆放着一张舒适的帆布躺椅和一张茶几。细密的纱窗几乎使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如果你喜欢别的房间，我们也可以不住在这里。”贾拉建议道。

“这房间看上去挺舒适的。你能肯定你母亲不介意将它让出来吗？”

“这你都亲耳听见了。浴室就在那边。”他指了指一扇涂着油漆的门。

她用清水洗了一把脸，从手袋中取出化妆盒补了一下淡妆。当她走出浴室时，贾拉已经脱下了衬衣，正在从衣橱中拿出一件与他妹妹穿的相似的方格布衬衫和一条已磨旧的牛仔裤换上。“我去冲个澡。”他说道，“你要换衣服吗？”

“我应该换吗？”她没有信心地瞅了一眼自己穿的便装裤和丝质罩衫。



“如果你愿意换一身的话。不过，你看上去美极了。”他笑着走近她，“就像平常一样美。你真的不想躺一会儿吗？”

“我不是一个病人。”她心里清楚她的恶心有很大一部分是神经性的，而不是怀孕所致，“当我喝过茶，吃一点东西后，会感觉好一点的。”

“那么你是有点头晕了？”他仔细观察着她的面容。

“没有啊，只是有点疲劳，就这些。”

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瞅了她一会儿，说道：“等我一小会儿，”然后就进了浴室。

当他从浴室中出来时，她已站在了阳台上，正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池塘边桉树和洋槐树林外起伏有致的原野远景，直到他用双臂围住她的腰，将她的后背贴在他的前胸上，她才觉察到他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他用嘴唇轻触了一下她的颞颥，问道：“你在想什么？”

“奥珀尔牧场，它是……这么大，”她嗫嚅道。

“熟悉它得花些时间，”他将她在怀中转过身来，“就像我也必须用一段时间来适应你在这里生活一样。”他用双手轻柔地抚摸着她的周身，仿佛要证明她真的已身处奥珀尔牧场似的。“我真想吻你，但我怕一吻就停不下来，而妈妈和凯利还在楼下等着我们呢。”

“是呀。”丝卡娅从他怀中挣脱了出来，“我们最好现在就下楼去。”

茶桌摆在朝游泳池一边的游廊上，丝卡娅看见锻铁桌面上放着三明治，还有烤饼、果酱和奶油，心里就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盛食品的瓷器精致典雅，丝卡娅想可能是出于欢迎她的原因特意从碗碟橱中取出的。



她一边小口地吃着三明治，一边回答着凯利对她生活和职业的好奇探问。凯尼夫人在一旁不时地插上一两句话，询问有关她家庭的一些情况。茶喝毕后凯利说她要去看一下狗，而凯尼夫人也谢绝了丝卡娅帮助清理餐具的请求。她提议道：“贾拉，你不能带她四处看看吗？”

“如果她感觉还行的话。”他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她。

“当然行。”

“那么走吧。先看看房子。”

一楼的各个房间宽敞通风，都有拉门或推门通向外面的阴凉游廊。在餐室里摆放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玻璃食具柜，里面摆满了古老的瓷器。

“这幢房子的年代有多久了？”丝卡娅问道。

“这幢房子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父亲将我母亲娶到这儿以后修建的。我母亲参与了房子的装修设计。我祖父母建的房子在那一边，旁边还建有牧工的住房。”他用手指着窗外，所指的远处有一幢呈四方形的木制建筑，建在远离平地的坡上，房顶十分高，丝卡娅猜想房内的空气一定十分凉爽。木屋的更远处有一个长方形建筑，房子外建有几乎和房子同长同宽的游廊。

“现在我们一般不再雇用长期牧工了，因此只有两个人长年住在那边的老房子里。但现在是牲畜赶聚季节，所以住进了一些赶牛工人。我等会儿给你作介绍。”

主起居室看来是好久都未使用过了，房中各种年代和式样的家具杂乱地摆放在一起。“都是一些家用什物，”贾拉说道，“有些是凯尼家族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我母亲从娘家带来的。”



另一间房有一种轻松随意的气氛，一个墙角里摆着一台电视机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这是图书室吗？”丝卡娅问道。

“图书室在那边。”他领着她穿过一个门道，来到一个狭长房间的门口。房中摆放着一张红木书桌，一把躺椅和两把舒适的扶手椅。房间的三面墙排满了书架，书架上排列着各种书籍和杂志；另一面墙上开了一扇通向侧面游廊的落地窗。“图书室不大，但收藏了不少书籍。”

“真是太好了！”她走了进去，目不暇接地浏览着。

“我们得给你的书籍挪一个放置的位置。”

“大部分的书都让我卖掉了。”

“怎么给卖了呢？”

丝卡娅耸耸肩，说道：“每逢搬家时，我家有卖掉多余物品的习惯。”她舍不得处理的两箱物品正在从悉尼托运到这里的路途中，“剩下的书籍占不了多大的位置。”



第八章

他们上了二楼。贾拉用手指了指她母亲已将其作为卧房的休闲室，但没有推开房门。它是位于走廊顶端的一间房，丝卡娅猜想它一定两边都开有窗户。凯尼夫人说她喜欢这间房窗外的景色，指的大概就是这一点。

就丝卡娅所见，除了房子正面那口黝黑的池塘外，从任何方向看出去的景色都大致相同——一望无际的红土原野和稀疏的、灰蒙蒙的植物。

贾拉推开了他以前卧房的门，从这里可以看见建在房子后面的外屋。她看到墙上挂着贾拉的一幅照片，照片中的贾拉比现在年轻，正咧着嘴在笑，一顶宽檐草帽扣在后脑勺上。他手中握着一根绳子，脚边躺着一条长有一双惊人犄角的硕壮公牛，公牛的蹄子被绑在了一起。

她转身看着他，疑惑地扬了扬眉毛。

他温和的笑声中帶有一点尴尬的味道。“年轻时，”他供认道，“我曾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捕公牛手。”

“你用套索套捕它们？”

贾拉噗地一声笑了：“不是。我们使用的技巧是骑



在马背上将它们在灌木林中赶着疯跑，直到它们精疲力竭。当它们奔跑的速度减缓下来后，你骑着马从侧面靠上去，从马背上跳下来拽住公牛的尾巴，等着它调头朝你冲。你瞅准它刚调头的时机将它的尾巴斜着一扯，它就倒在地上了。只要它一倒地，你就可以用绳索缚住它了。”

“听上去危险极了。”

“我们现在再也不这么干了。即使在那时候，”他冲着那幅照片点了点头，“大多数人也都在使用机动捕牛车了。但在奥珀尔牧场，它曾作为一种恋旧的纪念方式保留下来。我们牧场曾经雇佣了一些死脑筋的老牧工——都是一些与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男人，他们认为要捕住公牛，就必须这么干。并且我父亲……也不是一个能轻易接受新观念的人，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才使他同意在牧场上使用机动捕牛车。当我第一次向他介绍机动捕牛车时，他怀疑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你受过伤吗？”

“受伤是家常便饭。在每一次牲畜赶聚季节，身上都会落下撞伤。有一次，一条体型庞大的杂交公牛将我的衬衣挑破，牛角将我的身体从颈子直划到肚脐处。虽然只是将皮肤表层划伤，但是也流了许多的血。事后，母亲严厉地数落了我父亲一顿，我想这就是从那以后他签下合约让机动捕牛车来干这活的原因。”

“你身上并没有留下疤痕。”

“没有。我告诉过你那只不过是一种表层划伤。”

楼上还有几间空着的卧房和两间浴室，一间浴室里



安着一口浴缸，另一间里装着淋浴器。房内的每件物品都显得简朴而实用，而且有充裕的室内空间。即使是走道也十分宽敞，天花板很高，房间通风状况良好。

楼下的牧场办公室里摆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台便携式电脑，一个文件柜，架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夹和文件。丝卡娅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惊叹地说道：“这里极有商业气氛。”

“经营牧场就是一种经商活动。如果你不按商业规律操作，你就会破产。现在我们有些牲畜交易就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

当他们穿过摆满不锈钢长凳和一张结实的木桌，以及两个大容量冰箱的宽敞厨房时，贾拉的母亲正在向一个冰箱里放些食物。她心不在焉地朝他们笑了笑。

走出厨房，贾拉就带着丝卡娅来到了牧场生活区。这里有家庭洗衣房、淋浴室和冷藏室。大门外的墙上钉着一排木钉，上面挂着宽檐草帽和雨衣。贾拉伸手取下一顶草帽，将它戴在丝卡娅的头上，并调整了一下角度。

他从门口的一堆短统靴中抽出一双来穿在脚上，瞅了一眼她脚上的跑鞋，显然认为她穿着它们也行，然后将她带出了门。

他领着她从一块围栏围住，上面覆盖着一张尼布网的菜地旁走过。花园的另一边，在用铁丝网圈住的一个养鸡场中，一群母鸡正在土中刨着食。

在老房子的游廊里，几个男人手里拿着饮料罐，正懒洋洋地斜倚着。“过去会会这些小伙子，”贾拉说道，“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这些男人的脸由于经受过长期的日晒雨淋，张张呈程度不同的黑褐色。他们看见一个女人朝他们走过来，纷纷将穿着短统靴的脚站了起来，瞅着她的腼腆神色掩饰不住对她的兴趣。

“嘿，伙计们，来见见我的妻子丝卡娅，”贾拉喊道。

一个男人手中的香烟掉了下来，一只穿着沾满油污和灰尘的短统靴的脚将其踏灭在灰色木台阶下的泥土中。“咳，贾拉，你可真是一匹黑马！”他上前一步，说道，“您好，”同时将他那顶脏兮兮的牧工草帽从长着灰白头发的头上取了下来，向丝卡娅伸出了一只结满老茧的手。“我叫杰克·安德森，很荣幸见到您，丝卡娅。那么，您将会把这块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努力吧，”她答道。贾拉在旁边瞪了她一眼，对她佯作恫吓状。

“杰克同我们一起赶牛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贾拉告诉她道，“在他荒废了的青春时代，他是一个牛贩子。后来，牧场都改用大型运牛车沿公路将牛运到火车站，再也不用赶着它们在路上遛达，他也就只有改行了。他总以为我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的。”

“是我教的。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杰克说道。

其他人都围了上来。当贾拉向丝卡娅一一介绍他们时，他们有的向她抬抬帽子，有的同她握手。丝卡娅注意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女人，很可能是其中某个男人的妻子。与她的同伴一样，她也穿着短统靴、牛仔裤，上身套着一件圆领衫。



当他们正在交谈时，不远处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块林地传来几条狗的吠叫声，同时有一辆汽车马达轰鸣着开进了院子。这是一辆陈旧的四轮驱动车，车的前部安装有看上去十分坚固的金属架，架子上绑着几个轮胎。“他们是捕公牛队的成员，”贾拉告诉她。三个男人身手敏捷地跳下汽车，步履轻快地朝他们走来。贾拉给他们作了介绍。

他们都是一些趾高气扬的愣头青，对她咧着嘴笑的神情中充满挑逗的意味。但当贾拉介绍丝卡娅是他的妻子时，他们的表情忽然间变得一本正经起来，她不禁暗自感到好笑。

“你的到来会引起一时的轰动，”他预言道，然后领着她去参观给整幢房子供电的发电机和汽车棚。棚里停着几辆车，其中有一台拖拉机和一台黄色的大型平土机。

发现她惊奇地盯着平土机看，贾拉解释道：“我们必须自己养护牧场的道路，我们还在不断地修路。”

十一、二匹身体强壮的马在用立柱栏杆护住的圈栏内喷着鼻息。“它们是工厂马，”贾拉说道。

“工厂马？”

“牧场准备在赶牲畜期使用的。”

“你们在工作中还在使用马？”

“用得很少。大多数牧场现在都使用直升机和摩托车了，但是奥珀尔牧场有几处茂密的林地，一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那些有经验的老公牛就一头扎进了林子里。我更愿意在狗的帮助下，骑着马将它们驱赶出来。”

“那么这些马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在一个用铁丝



网围成的圈地里，一群马在一棵抽出嫩枝的澳洲胶树下悠闲地甩动着尾巴。

“那些都是种马。”贾拉用手搂住丝卡娅的腰朝它们走过去。

“是纯种马吗？”

他笑着摇了摇头：“它们是澳大利亚放牧用乘马，是我偏爱的品种。”

丝卡娅将身子靠在他旁边的栅门上，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在稀疏的黄色草地上觅食的动物：“它们看上去体型不大。”

“放牧用乘马是一种体型适中的工作用马，”贾拉耐心地对她解释道，“它是一种有着多种用途的马种。有些是一流的比赛用马，有些善于跨越障碍，但大多数主要是用来牧牛的。我现在仍然喜爱在赶牲畜季节中使用它们。我们培育出的种马的特征是善于奔跑，遇事冷静，品种纯正。”

“它们是公认的种类吗？”

“是的。我们已经将它们注册了，不让它们杂交。”

母马群中有一匹马抬起头，“咳咳”嘶叫了几声，缓慢地跑到铁丝网旁，用鼻子嗅着贾拉的肩膀。这是一匹浅栗色母马，马头轮廓优美，有着一双水汪汪的黑色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

“你会骑马吗？”他一边问丝卡娅，一边用手抚摸着马的鼻子。

“我十一、二岁时有过一匹小马。”后来新西兰外交部将她父亲调往另外一个国家，那匹小马也就只好卖掉了。这件事使她十分伤心。后来她拒绝了别人送给她另



一匹马的好意，为的是不愿再受一次心灵的折磨。

他用手拍了拍那匹马如缎子般闪闪发亮的脖子。
“对丝卡娅打个招呼，”他说道。

丝卡娅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一只手。那匹马蹦跳着，朝着她不停地晃头摆鬃。

贾拉笑了：“它叫‘星尘’，肚子里怀着‘疾如月光’的驹子。我们原来不想让它配种——至少不想让它与‘疾如月光’交配。‘疾如月光’是一匹牧场用马，虽然我有将它用做种马的计划。它有一天晚上撞倒了栅栏，与‘星尘’亲热了一番，使‘星尘’怀上了它的驹子。但我想它会下一匹好驹子的。”

“星尘”低下头，轻轻地打着响鼻，然后嗅着丝卡娅的裙子。丝卡娅小心地抚摩着它颈部温暖光滑的皮毛，又沿着它那坚硬的鼻头摸到它那柔软的鼻端，赞叹道：“它真漂亮。”

“它头的形状不错，肩部厚实有力，跑起来步伐又轻又快。我们希望它能将这些优点遗传给它的后代，而不是它的性情。”

“它的性情怎么了？”

“它的性情倒不十分暴躁，但有一点使人捉摸不透——容易激动，还惯于使性子。”他蓄意挑衅地瞟了丝卡娅一眼，挖苦般地加了一句，“很有女性的味道。”

丝卡娅朝他扮了一个鬼脸，他不禁开怀大笑。

“我想我能再试着骑一回马。”

“在怀孕期间不行，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骑‘星尘’。”

这话男性的味道太浓，丝卡娅想道，但她对他话音



中主人般的意味与其说感到不悦，还不如说感到十分有趣，也就不再与他争辩。她所读过的有关孕妇须知一类的书籍提到过适度的锻炼对孕妇健康有益，但应尽量避免做不熟悉的、剧烈的体育运动。她想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骑过马了，骑马对她来说还应该算做是一项新的运动方式。

当他们返回家中时，整幢房子里阒寂无声。“我必须出去处理一些牧场的事务，”贾拉说道，“我母亲应该就在这附近。”他朝四周张望着。

“别麻烦她了。我去清理一下行李，可能的话再休息一会儿。”

“好主意。”

她忽然没来由地认为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很可能当他们一回到牧场，他就要急着去“处理一些事务”，只是不知道应该拿她怎么办。

她找到了一些空抽屉和衣架，将衣物放妥当，然后揭开锦缎床罩叠好，躺在床上休息，但精神松弛不下来，睡不着。当听到门外走廊上有人走动的声音时，她下床用水抹了一把脸，梳理了一下头发，就下楼去了。

她发现凯尼夫人正在一大堆蔬菜旁边清理着，厨房里弥漫着一股烤肉的醇厚香味。

当丝卡娅主动提出帮她的忙时，老妇人显得有点为难，但还是勉强答应了。“埃里克马上就会回来喝茶，”她告诉丝卡娅道，“这样你就和全家人都见过面了。”

“我也很想见见他。”

凯利走进厨房，她带来的快乐的闲言碎语消释了她母亲和丝卡娅相处时的沉闷气氛。丝卡娅觉得凯尼夫人



应该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女人，但她的长子匆忙而又近乎秘而不宣地给她带回一个媳妇这件事仍然使她有些失落感，而且还可能对他选的新娘感到失望。就像她的女儿一样，凯尼夫人无论是在马背上，在四轮驱动卡车的方向盘后面，还是在厨房里，都是一个驾轻就熟的女人，丝卡娅内心已经开始感到她是不配做澳大利亚内地男人的妻子的。

丝卡娅帮着凯利在餐室里摆放那张光洁的椭圆形餐桌。

“准备五个人的位置，”凯利说道，“赶牛工在厨房里吃饭，但都去那里坐不下。”

丝卡娅上楼去为就餐换装。这倒不是因为她认为这家人讲究吃饭前要换衣服，而是因为她今天一整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觉得在同贾拉的家人吃第一餐饭时换一身衣服，也算是一种礼貌的表示。

她先冲了一个凉水澡，然后身上裹了一条浴巾，正在她刚才挂在衣橱的衣物中翻找着合适的衣服时，贾拉走了进来。他已经脱去了出门时穿的那双短统靴，牛仔褲和衬衣上落了一层红土，头发也被汗水浸湿了。

她转身面对他时，贾拉笑了，眼中冒出了一股欲火。“你看上去真是又嫩又甜美，”他说道，“但我不会碰你——我身上脏极了。你浴室里的事弄完了吗？我得冲个澡。”

“我洗完了。我正在考虑吃晚饭时应该穿件什么衣服。”

“我们这里将吃晚饭叫做吃茶。穿上那件蓝色迷你



服，我保证我弟弟看到后会口水直流。”

“贾拉！”

他一边向浴室门口走去，一边向她笑了笑。在浴室门口他站住了，扭过头来说道：“当然，如果我出来时你还裹着那条浴巾，他今天就见不着你了。我可能会将你拖上床去强暴——干你整整一个通宵。”

这样做肯定会使他的家人感到不快。丝卡娅狠狠地盯住他，说道：“那么，你最好冲个冷水澡。”

那件所谓的“蓝色迷你服”是一件斜裁的缎面背带连衣装，有两条缎子束腰和极短的裙摆，衣服裁剪得比较贴身，宽松度足以掩饰她近来增加的体重。穿上这件衣服她里面就无法束胸罩。她半信半疑地说服自己，这种穿着对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这种场合虽然显得有些讲究，但还是端庄得体的，而且，如果她不佩戴任何首饰的话，大体上也说得过去。

他们在餐室外的游廊上喝饭前茶。凯尼夫人没有换装，而凯利换上了一件棉布衬衣和短外套。

“你穿这件衣服看上去漂亮极了，”凯利评论道，用惊羨的眼光盯着她穿的那身“蓝色迷你服”，“不过你不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谢谢你。”丝卡娅在贾拉给她搬过来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强忍住未将赞美凯利的话说出口。凯利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但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适当时机，否则就显得她有点虚伪了。

贾拉给她们倒了茶，然后给自己开了一瓶啤酒。这时，一辆四轮驱动卡车朝住宅疾驶而来，然后“嘎”的一声在房前停下。



一个足蹬短统靴、身穿牛仔裤和皱巴巴衬衣的小伙子从车上一跃而下。他有着凯利的肤色，身材却与贾拉相当。

“你一定是闻到酒味了，”贾拉打趣道，扬了扬手中的短粗啤酒瓶，“想来一瓶吗？”

“谢谢。”小伙子咧嘴一笑，翻身跃过游廊栏杆，轻巧地落到了地板上。他的目光盯住了丝卡娅：“哇！你一定是我的新嫂子。我是埃里克。”

“我已经猜到了。”丝卡娅笑着望着他。

“你可真是一件稀世珍宝啊。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老贾拉在带你回家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结婚戒指戴在你手上了。”埃里克对她说，“不然的话，他必须全力对付那些伸着鼻子到处嗅的公狗——”

他母亲喝道：“埃里克！”

“对不起，”他说道，但却用一种毫无悔意的逗弄眼神瞧着他的哥哥，“我应该亲一下已经脸红了的新娘吗？”

“你自己去问她吧，”贾拉无可奈何地说道，“但只能以弟弟的方式，兄弟。而且，你应该先去冲个澡。”

埃里克笑得更欢了。“怎么样，姐？”他俏皮地问丝卡娅，蓝眼睛活泼地转动着。

她对他报以微笑，主动地将面颊送过去，让他在上面吻了一下。

“哇！”他又大声喊道，伸直了身子，“真想不到我哥哥把悉尼最漂亮的女人弄到了手。他是怎样迷惑了你，使你乖乖地被他套上绳索给拽到这里来了的？”

“我使她怀孕了，”贾拉镇静自若地说道，“你们大



概也已经猜到了。如果你们不对外人提及这件事，我将十分感激——这是家事。邻居们也没有必要知道我们结婚的确切日期。”

丝卡娅不由地羞红了脸，场面显得有些尴尬。这时凯利匆忙说道：“不管怎么说，如今大家都不大爱打听这种事了。”丝卡娅瞥了凯尼夫人一眼，发现她并没有显露出多少吃惊的神情。可能她觉得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才好。

“接着，”贾拉递给埃里克一瓶啤酒，“喝一瓶。丝卡娅，再喝一杯柠檬汁好吗？”

她将杯子递了过去。他弯下腰来给她倒柠檬汁，同时望着她的眼睛，传递着某种信息，可能是某种歉意，抑或是对他的言行的一种无声的说明：最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直言不讳，反正他们早晚会知道的。

他这样做可能是对的，丝卡娅想。过不了多久，再对他们隐瞒匆匆结婚的理由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了。她甚至怀疑当他将他要娶她的消息告诉他的母亲时，就已经将她怀孕的事告诉她了。她倒是希望他能这么做，但以她对他不多的了解，贾拉不是一个能将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非常清楚的人。

埃里克此时似乎又恢复了他活泼的天性，将手中拿着的短粗啤酒瓶对着贾拉随意地一举，说道：“哥，祝贺你。”

他一屁股坐到游廊宽大的扶栏上，贾拉靠着就近的一根柱子，说道：“我们回来时，在三十英里界标处看到了一大群野马。在完成了赶聚牛群的工作后，我们必须对它们采取一些措施了。”



埃里克点点头：“是的。这一两年来，牧草的长势不错，它们繁殖的数量是有点过头了。”

丝卡娅坐在一旁小口地啜着柠檬汁，感觉到随着夜幕的降临，空气亦变得颇有凉意。那两个男人正在谈论着修理一口供牲畜饮水的水井的事——内容尽是些什么套管、接头之类的。

凯尼夫人起身进房去查看晚餐准备好了没有，凯利随后也跟了进去。埃里克喝完了那瓶啤酒，进房去冲澡换衣服了。

贾拉朝丝卡娅扭过头来，略带内疚地说道：“对不起，我们将你晾在了一边。”他从倚着的柱子那里走到她的面前，“还要喝点什么吗？”

丝卡娅摇了摇头，她的杯中还剩下半杯柠檬汁。她将杯子放到锻铁桌面上，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噤。

“你受凉了！我们应该早点进房去的。”

凯利在房内喊道晚餐已经预备好了，贾拉将丝卡娅拉起身来，伸手搂住她，用手掌在她胳膊上上下下摩擦着：“进房暖和一下身子。”

丝卡娅吃了一点烤牛肉和蔬菜，以及随后上的烘布丁。她其实此时非常想吃一点沙拉和脆面包片。贾拉的家人在餐桌上互相交谈着，贾拉和凯利不时停下来向她解释着谈话的内容。她从他们交谈的内容中猜到奥珀尔牧场的牲畜赶聚期由于等候贾拉的归来而被推迟了。埃里克将牧场的两个长期雇工留在“帽顶围场”，修理那儿的圈栏。

凯利说道：“你们没有时间去度蜜月，真是遗憾。我们这儿许多人都将婚期定在雨季，也就是牲畜赶聚季



节过后。”

丝卡娅笑着说：“那你们这里的婚礼常常在雨地里举行饕。”

“你说对了。所以你们在新西兰结婚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回到卧房后，贾拉说道：“明天我要起早床，但我会尽可能不吵醒你。”他脱下身上的衬衣向浴室走去。

“那没什么关系。”她在他身后问道，“我什么时候下楼去呢？”

“你尽可随意。如果你下楼后没见着人，可以自己在厨房里找点东西吃。”

“你母亲——”

“她可能会在家里。”他说着走进了浴室。

当他洗完澡出来时，丝卡娅已换了一件红绸睡衣，准备上床休息了。自从她和贾拉同床后，她就再也不穿那件舒适的棉布睡衣了。先前在她的公寓房间里，他们经常光着身子睡觉，但在举行婚礼前，她给自己买了一件做工考究的性感睡衣，以便与自己的新娘身份相配。

贾拉两眼喷着欲火地望着她：“上帝啊，你可真漂亮。”

丝卡娅将一只手放在小腹上，戏谑道：“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凸形毕露了。”

“你仍然会很漂亮，”他抚慰她道，走过来将她搂在怀里，“漂漂亮亮地怀着我的孩子。你现在身体感觉如何？”

“很好。”她心里有一阵阵轻微恶心的感觉，但并无



大碍，“只不过有点累。”

“累得……”他的声音变沙哑了，“……不能干这件事了吗？”他温柔地吻着她，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能感觉到他身体的躁动。

她双手拥抱住他的身体，回应着他的热吻。她需要躺在他怀中的那份舒适，渴望与他做爱时的那份亲密，因为她现在思想有点迷乱，人也被她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弄得有点无所适从。“不，”当他停止吻她时，她说道，“我并不觉得太累。”

他将她抱上了床。她躺在凌乱的被褥上，在他身下扭动着，喘息着，娇声呼唤着她爱他，她爱他……

“我的可爱的、可人的娇妻。”他温情地回应着她，激情倾注于她，直弄得她目光朦胧，全身酥软无力，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事毕后他将手臂轻放在她的小腹上酣然入睡时，丝卡娅却长时间无法成眠，一双眼睛在黑暗中茫然地睁着。

贾拉清晨的悄然离去并没有弄醒丝卡娅，倒是房外一架盘旋的直升机的轰鸣声和螺旋桨转动声将她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她做了一个美梦。在梦里她手中牵着一个约四岁大的孩子在海边悠闲地散步。梦中的她幸福而安详。

直升机的噪声吓了她一大跳。她醒来时，身旁已是人去床空。

直升机降落在房子的外面，她听到了一匹马的嘶叫声，男人讲话的嘈杂声，摩托车的轰鸣声。

走廊上传来一声房门“砰”的关门声，整幢房子又



生机盎然了。她将被子掀在一旁，下床走到窗前。牧场上的夜晚非常寒冷，清晨的空气仍然料峭。她双手交叉紧抱住自己的身体，穿着绸睡衣的身子冷得不停地颤抖着。

天色几乎还没有破晓。天空中已出现了大块大块的火烧云，但大地还是黑蒙蒙的一片混沌，几乎辨不清周围的景物，只有那口池塘的水面反射着天穹的光亮，看上去犹如一块镶在大地上的硕大无朋的黑宝石。

她像被施了魔法似地伫立在窗口，凝望着池塘彼岸的桉树林如精灵般在夜色中显出轮廓，渐渐地，林边的稀疏树木已清晰可辨。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时，水波不惊的塘面由橙黄色变幻为绿色。大地从沉睡中逐渐苏醒，尽显它那鬼斧神工般的自然景色。

她将恋恋不舍的目光从壮观的日出景象处收回，匆匆地洗了一个澡，努力抑制着恶心想吐的感觉，穿上了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衫和一双运动鞋，然后下楼进了厨房。

厨房里的不锈钢工作台上堆放着一摞摞的盘子，长方桌上撒满了面包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油煎洋葱的香味，窗外传来了一阵阵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喧闹声。

大门是敞着的，当她走出去时，她看见那架直升机停在简易飞机跑道上，离那架塞斯纳飞机不远。在老房子附近，几匹马烦躁不安地抖动着身体，有力地喷着鼻息，几个骑手在它们身边调整着肚带，往马鞍上系着行囊。三个男人双腿着地跨在了摩托车上。在一辆车的后车厢里几条身上起着斑点的狗吠叫着在那里跳来窜去。

她打开栅栏门，进去后又将其关上。这时她在那群



骑手中看见了凯利，又辨出了贾拉那高大的身影。就像能感应到她的目光似地，他停住了给一匹骏美的深褐色马收短马镫皮带的动作，朝着她惊奇地笑了一下。他把缰绳握在手中，将那匹马牵到她的面前，将戴着的那顶宽边草帽往脑后推了推，关切地询问道：“我们吵醒你了吧？”

“没关系，我不介意。”

他俯下身来吻她，几乎没怎么碰着她的嘴唇。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她问道。

他似乎对她提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惊讶：“这次出去赶牛需要三天的时间。”

“三天？”她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我……我没有想到……”

“别担心，我母亲会照顾好你的。”

“我没有担心。”认为贾拉将她抛下不顾是毫无理由的。他有工作要做，要管理整个牧场，何况牲畜赶聚期已经被延迟了。“我不会有事的。”她向他保证道。

“好姑娘。回来见。”他又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吻了吻她，然后转身走到他母亲面前交待着什么事情。他母亲刚从一辆装满物品的破旧小型卡车后面转了出来，丝卡娅猜卡车上装的一定是食品。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而别的人都在她的身边不停地忙碌着，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于是转身朝房子走去。在大门口，又一阵恶心的感觉攫住了她，她不得不停住了脚步。

她想，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吃一点东西。

她将眼光从灶台上一个大烤盘中放着的牛肉、洋葱



和肉汁上移开，找着了几块面包。她将两片面包放入能一次烤四片的烤面包机中。在等着面包片被烤成褐黄色时，她收拾起散放在各处的脏盘子，将一部分盘子放在一个大的不锈钢洗涤槽中，加进一些温水浸泡着。

桌子上有两个大罐子，丝卡娅从其中的一个中取出一些橘子酱，在烤面包片上涂了薄薄的一层吃下去，觉得心里好受一些了。长台桌面上放着一只咖啡壶，壶中有一些残存的黑稠咖啡液，她倒出半杯来，用热开水将其稀释后喝了下去。

户外汽车的引擎声由弱至强地轰鸣着，又逐渐在远处消逝，赶牛工们出发了。丝卡娅正在清洗着浸泡过的盘子，这时凯尼夫人走了进来。

“搦，丝卡娅，这事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我们有一个洗盘女工，贾拉几年前就雇了一个。”她将一满篮子鸡蛋放在了桌子上。

丝卡娅转过身来：“我已经差不多洗完了。早晨好，凯尼夫人。我没有及早下来帮你准备早餐，真是不好意思。我那时正在看日出。”

“我们并没有打算要你帮忙。顺便提一句，你最好叫我埃拉。我想你不太愿意叫我妈妈——你有自己的妈妈，是吗？”

“是的。谢谢你……埃拉。”

“你吃早餐了吗？”

“是的，我烤了一点面包片吃了。贾拉叫我自己厨房里弄点吃的。”

“很好。”凯尼夫人找了一块台布开始擦干盘子，“你是家庭中的一员，不是客人。”



“那么，我希望你能让我帮忙料理家务。”丝卡娅放了洗涤槽中的水，找了一条擦手毛巾，“告诉我都能做些什么。”

“你刚经过长途劳顿，身体一定很累。今天你就休息吧。等牧工们归来后，家里会很忙的。”

“家里请了一些家庭佣工吗？”

“现在一般很难找到家庭佣工，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干家务，当然牲畜赶聚季节是个例外。这时贾拉会雇一个外场厨子随他们一起行动。当他们把牛群赶回宅地圈栏时，他就到厨房来帮我的忙。但这与过去相比已经轻松多了。以前我们这里没有电力，没有电话，得靠自己焙制面包。”

“那时的生活一定非常艰苦了。”

“是啊，确实很艰苦。”凯尼夫人将台布晾起来，仔细地将它弄平展，“即使是黄油也必须用铁皮罐封好从外地运进来，虽然贾拉的祖母自己养了两三条奶牛，自己能做一些。现在，我们可以一次就买大量的黄油冰冻起来，另外也可以用奶粉。”

“你老家就在这一带吗？”

“我老家在布莱科尔有一处产业。我母亲的老家在南澳大利亚，是当地的一家望族。她和我父亲是在那儿举行的一次牛产品交易会上认识的。”

“你与贾拉的父亲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是在一个牧场举行的野外赛马会上认识的，两年后我嫁给了他。”

两年，丝卡娅想，她与贾拉相识的时间总共只有四个多月，而这当中还有一半多的时间是不在一起的。



第九章

“我……贾拉告诉过你我怀孕的事吗？”丝卡娅嗫嚅地问道。

“他口头上倒是没有提起过，”埃拉坦陈道，“但这种事情是不难猜出来的。我想这是一件出乎你俩意料之外的事情？”

“老天，是的！”

“你一定对出了这种事感到十分震惊，以你的职业……”

“对这件事我们都感到有点后怕，”丝卡娅悔恨地说道，“而且……我想贾拉的家人也感到十分意外？”

埃拉点点头：“你这么说也对。我们都没想到他在与你约会，除了波因特夫妇——我想你们是在黄金海岸的冲浪者天堂碰见的。”她的目光移向了别处。

“是的。”丝卡娅努力掩饰着脸上泛起的红晕，“他们夫妇俩看上去人品不错。”

“梅根在这里生活得不错。你知道，她原先可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姑娘。”

“是的，她告诉过我。”

“嚯。”埃拉的神色仍然显得有些忧郁。心里还是信不过我，丝卡娅想。“出了这种事对婚姻来说不算一个良好的开端，”埃拉坦率地说道，“但是贾拉从来都不逃避责任，虽然要他负责的事情不少。他从来不轻易地放弃任何东西。”

“我也是这样，”丝卡娅镇静地向她保证道，“我理解你……有点担心，但是贾拉和我都有信心维护好我们的婚姻。”她本来想说他们彼此相爱，但话到了嘴边却无法说出口。她心里对贾拉对她的感情并无绝对的胜算。他对她有所欲望，这是确实无疑的，喜欢她，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是那种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的、至死不渝的爱情呢？即使他已在匆忙举行的婚礼上对她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但她心里对此并没有底。

“嗯，”埃拉说道，“我想，那就是我们大家都衷心盼望的了。”

下午，埃拉说她要牧场大门口去取邮件，直至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开着轻型越野车返回住处时，丝卡娅才弄明白邮箱是放在四十公里外的公路边上的。她怀疑自己以后是否能够适应内地的距离远近的说法。

她每天都提出让自己分担一些家务的要求，但埃拉总是推辞说在赶牛工回到宅地之前，家里并没有多少活可干。丝卡娅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熟悉新家以及周围的环境上，下午则在游泳池中泡一下身子解解热，再就是在卧房外装着纱窗的阳台上，懒散地斜倚在躺椅上随手翻翻书。

三天后的一个黄昏，牧工们将好几百头牛赶回到宅



地圈栏。他们仅来得及在游泳池匆匆泡了一下，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埃拉就在丝卡娅碍手碍脚的帮助下，将“茶”摆到了厨房的桌子上。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其数量令丝卡娅目瞪口呆的牛肉、各种蔬菜和布丁。

直升机驾驶员李·麦吉丽丝被邀请到餐室共进晚餐。李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性格温和坦率。她朝丝卡娅微笑着，紧紧握住她的手。“那么，你就是那个制服了贾拉·凯尼的女人了。”她说道，“男孩子们都在一个劲地谈论你。看来他们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贾拉又一次挑到了最好的。”

丝卡娅笑着转移了话题：“女孩子驾驶直升机不是太不寻常了吗？”

“那当然。”李张口笑道，“这一手我是跟我老爸学的。他在越战时驾过直升机，复员与我母亲结婚后就经营着一个家庭牧场。”

埃里克插嘴称赞道：“她比好多男人还行呢。”

丝卡娅不禁怀疑这句赞美话中有偏爱的意思。贾拉曾随意地提到过他兄弟过分看重女人的外貌，而她也注意到了埃里克总是用火辣辣的目光偷窥着这个女直升机驾驶员。但是，贾拉却同意他兄弟的看法，附和道：“李比大多数的男飞行员耐心细致，而且也熟悉牛群的生活习性。有些男飞行员将直升机飞得离牛群太近，速度也太快，结果将牛群驱散了，使地面上的牧工手足无措。我父亲第一次用了直升机后，诅咒发誓地说那就是最后一次了。好几年后我们才说服他再试用一次，”埃里克回忆道，“但是他对用机动化装备赶牛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有他的道理，”贾拉承认道，“直升机和摩托车速度是快一些，但是如果你把牛群逼得太紧，它们就会惊慌失措，乱了阵脚。”

李早早地就到一间空的客房中休息了。贾拉看了一会儿电视新闻节目，然后打了一个呵欠，懒洋洋地笑望着丝卡娅，问她睡觉前是否愿意去游一会儿泳。

“好吧，行。”她答应道。

“还有谁愿意一起去吗？”贾拉问道。

他母亲继续阅读着放在膝上的一本杂志，埃里克说道：“别算我。”凯利也摇了摇头，“现在水太凉了。”

但对丝卡娅来说，水却不算太凉。她与他一同上楼，换上一件有弹性的泳装，并用一条浴巾裹住自己的身体。贾拉换上一条短裤，在脖子上搭了一条浴巾，然后牵起了她的手。

户外的空气已经非常凉爽了，但池水在对身体的最初刺激过后，却显得温暖怡人。

丝卡娅缓慢地用蛙式在池中游了几个来回。贾拉用自由式泳姿在池中折腾了一番，然后游到池边，双脚在池底站住，两臂撑住池沿，等着她。房中透出的灯光在水面上忽暗忽明地泛着，但她却看不清他的脸。

当她游近他身边时，他抬起双手将她的身体拉向他。当他抱住她时，池水轻柔地滑过了她的两条胳膊。

她将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大腿与他的双腿交叉在一处。她用胳膊搂住他的双肩，同时感到他那先是冰凉、后来渐有暖意的双唇掠过了她裸露的肩膀、喉咙，最后吻住了她的嘴唇。

她将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进他的怀中，只觉得他的



身体滑溜溜的。

池水的冰凉与两人身体紧密相触而激发的炽情形成强烈的反差。贾拉将双手移向她的腰部，然后抱住她的大腿，将她举向自己，水的浮力使他几乎感觉不到她身体的重量。她本能地将大腿夹住他的身体，并立刻感觉到了他的身体反应。

她轻轻地哼了一声，贾拉的一只手顺着她的背部向上移，解开了系在她脖子上的泳衣的结，将那块湿布从她乳房上扯了下来。

“贾拉！”她小声地发出了警告。

“嘘，我想享受你的肉体紧贴住我的那种感觉。”他用双臂搂住她，又开始吻她。

池水荡漾着，轻抚着他们的身体。他悠然地拥抱着她，隔着薄湿的泳裤，她明显地感受到了他那被欲望激起的下身的抵力。

他变换了一下抱她的姿势，一只手搂住她的下身，另一只手移向了她的乳房。池水的微澜在他们的身体间波动着，冷润着她的肌肤。一半由于凉意，一半出自欲望，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当他抚弄她的身体时，她将双唇张开，头向后倾着。

他将她的身体向上举起，用嘴含住了她的乳房。她张大口喘息着，上身在他胳膊上方用力朝后方弓起，同时双腿紧紧夹住他的腰以保持平衡。

他的嘴松开她的乳房，一路向上吻至她的喉咙。然后将她的身体放了下来，两手滑向她的腰部，髋部，拉扯着她的泳裤的松紧带。“把这个玩意儿脱掉，我现在就想要你。”



“贾拉——不行！”她望了望不远处房子亮着灯的窗户，“不能在这里干！”

“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他满有把握地说道，“而且这里黑灯瞎火的，他们也看不到什么名堂。”

“但是——”他用嘴堵住了她的口。

.....

她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景：涟漪如丝绸般在身旁舒展，如漆的黑夜万籁俱寂，情侣间又凉又湿的甜蜜亲吻，珠落玉盘般的窃窃私语，以及身体举重若轻的奇妙感觉和令人心醉神迷的感官享受使她犹如置身于梦幻仙境，但又是身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的。

几分钟后，他缓慢地放下她的身体，爬出了游泳池，转身将她也拉了上去。

她全身冷得发抖。贾拉拾起浴巾将她的身体裹住，把另一条浴巾围在自己的腰间，然后拾起他们的泳衣，将它们揉在一起攥在手中，将另一条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快点，我们回房去。”

她注意到整栋房子的灯都熄灭了。但当他们进了房后，楼梯口仍然有一盏小灯亮着。

他们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梯，贾拉领着她走进了卧房。

“我想我们应该洗一个热水澡，”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拥着她进了浴室。他打开水龙头，试了试水的温度。

他与她一道站在了莲蓬头下。当她的身体不再发抖了时，他关上了热水龙头，拿起一块洁净的毛巾将她的身体由上而下擦干，然后用它揉干了她的头发。“快上



床去，”他命令道，“我本不该让你在水中呆那么长的时间的。”

“我没事，真的。”她确实感觉到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她喜欢这种被人呵护的感觉。她现在只觉得身心俱暖，开心极了。

她跑进卧房，解开身上的浴巾，换上了一件干净鲜艳的睡衣。

他随后也上了床，伸手拥住她的身子，让她舒适地躺在他的怀中。

“你一定很累了，”她体贴地说道。

“不太累，”他回答道，无声地笑了笑，“你可能也体会到了。你呢？”

“我实际上没做什么事情，”她坦白道，“除了喂喂鸡，捡捡蛋，将它们弄干净，另外还在房内做了一点除尘的工作，这倒是费了我一些工夫。”无孔不入的扬尘在房间的各处都留下了它们的踪迹。“你母亲是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老太太——我总是觉得自己有点碍手碍脚的。”

“她管理家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你不必急着接手的。”

“我并没有接手的意思！”她并不想取代他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我只不过是想做点事，而不是整天闲坐着等你回家。”

“再过几个月你就要生孩子，那时你就没有时间闲坐着了。现在为什么不抓紧时间享享清福呢？”他用嘴寻到了她的双唇，悠长地吻着她，双手在她那新近饱满起来的身体上抚摸着。



然后，他又吻了吻她的脸蛋和前额，将她的头倚住他的肩头，旋即坠入了梦乡。

丝卡娅想为牧工们做早饭的努力又以失败而告终。煎牛肉和洋葱的气味使她一路呕吐着逃到杂用间里，直到油烟味消散后，她才敢回到厨房中。

十点钟还未到，埃拉已经做好了一大炉烤饼和小烙饼。丝卡娅在平底煎锅里翻动着小烙饼，据她婆婆说，这只平底煎锅还是她刚结婚时在老房子里使用过的，当时做饭用的是柴灶。

她们将一大摞烤饼抹上黄油，将它们分放在几只垫着洁净台布的篮子里，然后埃拉说道：“我用尼桑车将它们送到牧工那里去，让他们在工间休息时填填肚子。我离开一会儿你不会有事吧，丝卡娅？”

“我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围场离住宅并不远，她能够听到牛群的哞叫声，甚至时不时地能够听到男人们的喝叫声。

老妇人用怀疑的眼神望着她：“那里很脏的，味道也很难闻。”

“我还是想去。”早晨的呕吐症状已经消失，她觉得身体状况很正常，“我能帮你提吗？”她提起一只用方格台布盖着的、里面盛着热呼呼的烤饼的篮子。

圈栏里的牛群不停地转着圈儿，扬起一阵阵红色的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的臭味。当牧工蜂拥上来领烤饼时，身上散发的汗臭亦欲使人窒息。旁边的一堆篝火旁放着一只熏得黢黑的大铁罐，里面盛着开水。几乎每



一个牧工手里都有一只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无奶茶的马口铁杯，另一只手中拿着抹了黄油的烤饼和小烙饼。

正当丝卡娅忙着揭开一块遮盖住篮子的台布，将烤饼分发给周围焦急等待着的牧工，并挥手赶开篮子上方飞舞着的苍蝇时，一只手按在了她的肩膀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贾拉在她耳旁问道。

“帮帮你的母亲。”她转身面对着他，注视着草帽下的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他的脸上和脖子上淌着汗水，混杂着红色的尘土，衬衣也已经汗湿透了。“另外，顺便来看看这边的情形。”

凯利走了过来，取下草帽向后捋了捋头发，笑着对她说：“干得漂亮，丝卡娅。”

“你甚至都没有戴一顶草帽，”贾拉抱怨道，取下自己头上的草帽扣在她的头上，“就你这皮肤，不戴草帽是出不了门的。”

她将草帽往脑后推了推，笑着对他说：“下一次我会记住的。”

“下回最好照我吩咐的去做。”他脸上全无笑意，“身体感觉还好吗？”

“绝对没有问题。”

牧工们喝完了茶，又开始工作。贾拉转身离去，弯腰拾起一块先前放在金属栅栏旁的写字板。

丝卡娅和埃拉一起抖掉台布上的烤饼屑，将空篮子堆放在一处。埃拉坐到了卡车的驾驶座上，等着丝卡娅上车。

丝卡娅将一只手撑在驾驶室的门框上，问道：“如果我在这儿呆一会儿，四处看一下，你不会介意吧？等



一下我可以自己走回去。”围场离住处只有不足一英里的距离。

埃拉迟疑地说：“我可吃不准贾拉心里的想法。”

“我会对贾拉解释的，”丝卡娅信心十足地说道，“待会儿见。”

她退后一步，挥了挥手。但还未等埃拉点火将尼桑车发动，丝卡娅已转身向围场走去。

圈栏里圈着数百头胡乱打着转的牛，牧工们将它们引导到围场中去。有些牧工负责开关狭窄通道上的门，这些狭窄的通道通往数个性畜栏和一个中央圆形场地。

贾拉站在中央圆形场地外边，一只脚踏在围栏的横条上，一边打着手势大声喊叫指示牧工迅速地开启或关闭通道的门，使牛分门别类地到达预定的地点，一边在写字板上做着记录。

他们将母牛和牛犊暂时分开。母牛都被赶到一块长了草的围栏内，而被关在圈栏内的牛犊凄凉地哀叫着。看到这种情景，丝卡娅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同情心。有些母牛焦急地在栅栏边打着圈，有的母牛却悠然自得地在啃着青草，只是时不时地抬起头来对被关在栏中的自己的犊子抚慰性地哞上一两声。

一头慍悍的褐毛公牛冲进了中心场地，哞叫着低着犄角，照直对站在一道门前的一个牧工奔来。那个牧工敏捷地闪进门内并将门关上。

那头公牛弯曲坚硬的犄角“嘭”的一声撞击在金属护栏上，然后又退了回去，围着场地跑圈儿，扬起阵阵尘土。

“你们没有锯去这头公牛的角，”丝卡娅说道。



贾拉瞟了她一眼：“这头牛已逃过了两三年的赶聚期，长期的野外游荡生活已经使它沾上了野性。”

那头公牛又低着头从场地中央向他们冲来，贾拉一把抓住丝卡娅的手臂将她拽后一步，那对短而有力的犄角又一次沉重地撞在了护栏上。

“将这个野家伙装上卡车！”贾拉对站在门口的牧工喝道。

“就因为它的性子野，你就要将它卖掉吗？”丝卡娅问道。

“野性子自然帮不上它的忙。牛群不需要它来传宗接代。”

一个鼻子上掩着一块方格手巾挡住呛人灰尘的牧工跑进了场内，口中喝道：“快，你这个蠢杂种，往这边来。”

那头公牛哞叫着威风八面地逼近了他。

牧工迅速地跳上了开着的栅门边上的顶栏，蹲在了上面。

公牛在栅门旁骤然止步，满腹狐疑地向后退去。

牧工俯身用驱牛刺棒戳了一下公牛的肋部，公牛暴跳如雷地向前奔来，一头冲进了两边用金属栅栏围住的狭小通道里，腹部着地地躺在了那儿。

贾拉小声地诅咒了一声，而站在栅门外的那个牧工大声不停地咒骂着。

那头公牛吼叫着在那块狭窄的空间里挣扎。它的四条腿不时地伸到了金属护栏的外面，短脖子也被扭曲了。

“拿着。”贾拉将记事板递给了丝卡娅，翻身越过栅



栏跳进了中心场地内。丝卡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

有两个牧工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试图帮助公牛站起身来。公牛却弄不清他们的意图，只要他们一拢身，它就对他们又是扬犄角又是踢腿。

最后，用了五个牧工和一条绳索才使这头公牛站了起来。牧工在它的臀部打上烙印后，顺着通道赶了下去。

“以后不要轻易使用驱牛刺棒，”贾拉告诫站在栅栏门口的那个牧工，“你自己也清楚那会激怒它们的。”

他用一条皱巴巴的手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尘土，又跳过栅栏走到丝卡娅身边，他从她手中接过记事板。“我母亲在哪里？”他问道，“你们怎么还没有回去呢？”

“我等会儿自己走回去。你母亲已经先回去了。”

“是她让你留在这儿的？”他沉着脸问道。

“是我请求她让我留下来的。而且我又不是一个人留在这里，有我的丈夫陪伴我。”

“我没时间照顾你。真见鬼！”

丝卡娅在心里默默地数到五。“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是一个成年女人，有两条健全的腿。我想回去了时自己能走回去。”

“路太远了。”

丝卡娅笑着望着他：“我以前散步比这走得还要远呢。只当我又锻炼了一次身体。”

又有一群牛被赶向中心场地。有一个牧工朝他们喊道：“嘿，贾拉，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他回喊道，眼睛依旧紧盯着丝卡娅。
“那么，你现在最好就回去，”他建议道。

他赶她就像驱走一个淘气的孩子。他不需要她呆在这儿。

“给你草帽，”她抬手去取戴在头上的帽子。

“你戴着吧，”他简短地说，“我用不着。”他转过身去朝那群牧工点点头。

丝卡娅转身离他而去。

转过围场的一个角落时，她远远地瞧见凯利和一些牧工聚集在关着牛犊的圈栏边上，便折身朝他们走去。

牛犊们有着又大又黑的眼睛和柔软的耳朵，看上去特别招人喜爱。一只惊恐不安的牛犊被放出圈栏，两个牧工抓住它，熟练地给它戴上了金属套具，使它乖乖地侧躺在了地上。凯利从一个放在一只三角架上的金属圆筒中取出一只炽红的烙铁——丝卡娅猜想三角架下一定装有一个煤气灶——迅速地在牛犊的臀部按了一下。一个牧工用一把钳子似的器械在牛犊的一只耳朵上夹了一下，另一个牧工手中舞动着一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刀，丝卡娅闭上了双眼。

当她重新睁开眼睛时，这只牛犊已被松开，完成了阉割、打耳记和臀记的一整套程序，正挣扎着站了起来，回到它母亲的身边。它那焦躁不安的母亲一路小跑地上来迎住它，用鼻子将它全身上下嗅了一遍，然后安静地让它吮奶。而此时，又一只牛犊开始了这种同样的过程。

空气中充溢着血腥味和动物皮毛烧焦了的臭味。丝卡娅突然转过身，漫无目的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周围的景物忽然在她眼前晃动起来。她强忍住身体内涌上来的一阵恶心的感觉，蹒跚的双脚被埋在红土中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打了一个趔趄。

一只有力的大手握住了她的一条臂膀。她听到贾拉的声音对她说道：“我告诉过你要你回家去的。”

丝卡娅不敢抬头看他。“我正准备回去，”她试图挣脱他，“但走失了方向。”

“是吗？”他的声音嘶哑，带有一丝嘲弄的味道。

丝卡娅扭过头去，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气色，担心在周围弥漫着的红色尘土的映射下自己的脸色会显得过分苍白。

“丝卡娅？”贾拉掀起她的草帽，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脸色，“你生病了！”

“我没事，”她说道，“只是……想坐着休息一下。”她的颧颥处感到一阵阵发冷，眼前跳动着无数黑色的斑点。她真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在他面前呕吐出来。

她紧挨着附近的一处栅栏坐下。他蹲在她的面前，嘴里不断地小声诅咒着。丝卡娅将头放在屈起的双膝上，强行抑止住一阵阵上涌的恶心感觉。

“你不应该留下来凑热闹的，”贾拉抱怨道。

“我没有想到——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场面。”

“我明白，这看上去是有一点残酷。我也不敢说它们没有受到伤害，”他承认道，“只不过我们用的都是一些最人道的方式，而且总共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丝卡娅缓慢地抬起头来点了一下：“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大地在她眼前又恢复了原先



的状态，她又能够直接面对贾拉了。“真抱歉。你回去干活吧。”她试着站起身来。

“去他妈的活！”他搀着她站起身来。“埃里克！”他大声叫道，“我把丝卡娅送回家去。只要五分钟，行吗？”

他将她急匆匆地塞进一辆汽车里，只不过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将汽车停在厨房门口了。她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就径直将她扶下了汽车，将她带进了厨房。在厨房里，埃拉和一个有着罗圈腿的男人正在一堆像小山似的三明治旁边忙碌着。

“丝卡娅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贾拉对他母亲说道，“你照顾一下她，行吗？我还得赶回围场那边去。”

他一把抓过丝卡娅头上的草帽，匆匆地用嘴在她脸上啄了一下，就跑出去了。

“我没事，”丝卡娅向埃拉保证道，“贾拉有点小题大做。我只是觉得有点恶心，现在已经过去了。”

她对无意中碰见的那个血淋淋场面的反应有点过头，而且毫无疑问，她在围场上的露面给贾拉造成了麻烦，这是明摆在那儿的事。

她没有躺下休息，而是去帮忙做饭，给三明治抹上黄油，夹上馅，将它们摆在盘子里，然后将水果蛋糕切成块，同时心里暗暗地生着闷气。

那天一直到晚上她才又一次和贾拉相处在一起。当时她穿着睡衣，站立在敞开着的阳台门前，凝望着无尽的黑色天幕上闪烁着的满天繁星。这时他走了进来，将她抱在怀里，叹了一口气，将脸颊摩擦着她的头发，感叹地说道：“今天白天你可把我吓坏了。你现在的感觉



真的好多了吗？”

她现在却全然没有和他吵架的心思。

下一阶段的赶聚牲畜行动是在离宅地更远的地方进行的，贾拉要离开五天的时间。

丝卡娅托运的箱子由乡村邮递系统送到了。她将书籍和一些她珍视的古玩摆放在卧房里的架子上，将贾拉送给她的这幅木版画挂在床头的墙上，同时将挂在原处的、上面织有一间英国风格农舍图案的已褪色的挂毯取了下来。

她从箱子里取出一部彭泰克斯牌相机，想起来里面还装有一卷未用完的胶卷。她想还要买一些胶卷。第二天清晨，她蹑手蹑脚地溜下楼梯，以池塘、晨熹中的桉树林为背景照了几张相片。一只朱鹭正在池塘边上悠然自得地踱着闲步，在它迎着初升的朝阳一飞冲天之前，丝卡娅抢拍了一张它信步悠闲时的照片。

当她询问在哪儿能冲洗胶卷时，埃拉告诉她道：“将它放在邮袋中寄出去，大约一个星期后冲洗好的胶卷就会寄回来。同时，你也可以顺便订购一些胶卷。”

表面上，埃拉对丝卡娅身体不时表现出来的不适抱着体谅和同情的态度，但是丝卡娅怀疑在她内心深处可能对一个事事自告奋勇但又不谙家务的媳妇不时打乱她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家事程序而感到隐隐不快。

宅地周围那些生长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显然是人的意志——当然还有便利的灌溉水源——对内地严酷的自然环境抗争的胜利果实。令人称奇的是，宅地上还有一块玫瑰花苗圃，而且花儿生长得艳丽繁茂。“它们的长



势挺好，”埃拉对丝卡娅说道，“十分适应这里干燥的气候。”埃拉甚至将注入池塘的小溪的水抽上来，用它浇灌出了一处果园。

当她收到了邮购的胶卷后，丝卡娅从各个角度拍摄了许多房子和花园的照片。她用了整整一卷胶卷拍摄池塘的自然景观，尽力摄取在阳光不同角度照射下水面色彩的变化，林木在水中的倒影，长啄细腿的澳洲鹤伸展着双翅在池塘边的芦苇丛中翩翩起舞，以及成群的红翅鸚鵡逗留在池塘边树林的枝头嬉戏，忽而没来由地齐飞冲天的生趣盎然的画面。

在下一阶段牲畜赶聚工作开始之前，贾拉给了牧工一个星期的休假时间。大多数牧工立刻驾着四轮驱动越野车迅即离去，当车队马达的轰鸣声逐渐逝去后，弥漫在大道上的灰尘久久都未能散去。“他们一定是到库尔雅的小酒店里寻欢作乐去了，”凯利凭以往的经验推测道。

“好了，我去游泳池泡一会儿。”贾拉说道，“丝卡娅，去游泳一下怎么样？”

“我也去。”凯利插进来说道，“你去吗，埃里克？”

丝卡娅在泳装的外面套了一件宽松的浴衣，到池边准备下水时才将它脱了下来。虽然她一直提醒自己他们已经是一家人了，但她仍然对自己身体新近发生的变化十分敏感。

凯利和埃里克在水中尽情地嬉闹着，但贾拉不让他们靠近丝卡娅。他一直不离她的左右，当她从游泳池中爬上来时，他也跟着上了岸。她用一条毛巾胡乱地擦了



一下身上的水，他立即拾起浴衣来披在她的肩上，并用手臂搂住她的腰送她回房去。

“如果你还想游一下的话，就不用陪着我了，”她对他说。

贾拉摇了摇头：“我身体已经凉下来了，我下水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回到卧房后他关上了房门。她径直走进了浴室，将湿漉漉的泳衣脱下来搭在浴缸的边缘上，正在用一条浴巾裹住身体，这时，贾拉敲了一下门走了进来。

他将游泳裤搭在莲蓬头支架上，转过身来将丝卡娅的身子用手箍住，丝卡娅正在将浴巾头扎在胳膊窝里。“小贾拉还好吧？”他将嘴唇贴在她的肩膀上，喃喃地问道，同时用双手捧住她那微微隆起的、怀着他们孩子的腹部。

在他的手掌下胎儿轻微地蠕动了一下，她问道：“有答案了吗？”

他微笑时呼出的热气使她的皮肤有一阵发暖的感觉。他的一只手开始轻抚着她的身子，逐渐移到了她被浴巾裹住的胸脯上。“那么你的感觉还好吧？”他用鼻子嗅了嗅她，“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我身上可能有一股氯气的味道。”

“瞎说。你有一股女人的味道，我的女人的味道。”

“野人，”她娇嗔道，但语音却有点发颤，同时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她凭本能已明显感觉到他身体的强烈欲望了。

“嚯，”贾拉用手抓住她的头发轻轻扯动着，使她的脸朝向他。他的笑容有些发紧，眼睛的颜色已完全变



绿，眼睫毛亦发懒地低垂着。“我是泰山。^①”他用低沉的嗓音喝道，用嘴唇堵住了她的笑声。

他的双手伸进浴巾抱住她的身子，将她举起来紧贴住自己的身体，两人的嘴唇依然紧密地粘在一处，他抱着她走进了卧房。他将她轻轻地放倒在床上，将她的身子侧起，然后自己侧下身和她脸对着脸地躺在床上。

浴巾不久就被扔在了床下。他用一根手指尖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画着圆圈。“它们与以前的形状有些不同，”他惊奇地说道。

“你在乎吗？”

“我当然不在乎。”他用手掌轻轻托起她的一只愈见丰满的乳房，“是我使它成为这种样子的。我发现它们……很刺激。你在乎这一点吗？”

她的心在加速跳动：“不在乎。”

“它们变得更敏感了吗？”

“有一点。”但她将她的一只手按在他的手背上，使它停留在原处。

“我会更加细心的。”贾拉向她保证道。

丝卡娅躺着舒心地呼了一口气。“我一直在想你。”她平静地坦述道。

他抬起头：“我想你几乎都想疯了。这几天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她抬起一只膝盖，他的手在她的大腿处上下抚摸着。“我有一种幻觉，想象自己在午夜骑着马向家里狂

^① 丛林冒险小说《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中的主人公名——译者注。

奔，将你掠到马背上，两人同骑一匹马纵情奔驰。”

丝卡娅笑了，打趣地说：“骑在‘疾如月光’身上吗？它可不吃这一套。”那匹种马完全无视她对它的主动示好，举头时常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低头时则用它那长鼻子朝她轻蔑地喷着鼻息。

贾拉那只在她身上恣意游动的手握住了她的脚踝，用大拇指摩挲着她的皮肤。他抬起那只脚亲吻了一下她的脚背：“你连脚都长得十分精致。”

“要不了多久我自己都看不到它们了。”

他微笑着望着她：“这使你感到心烦吗？”

“对失去苗条的身材？如果这使你感到烦心的话。”

他摇摇头，说道：“怎么会呢？你怀着的是我的孩子，而且你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东西，相反你还收获了。”

“是的，收获了重量！”丝卡娅扮了一个鬼脸。

“因此变得更妩媚动人了，”他感叹道，用手抚摸着她的脸蛋，动情地问道：“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你现在变得更加漂亮了吗？我母亲说过有些女人会因为怀孕而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如果他的眼神能用来证明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她心里曾经隐约地觉得，他连续几天经历了在遮天蔽日扬尘中与桀骜不驯的、臭烘烘的牛群斗智斗勇后，任何女人在他眼中都是秀色可餐的。现在，她摈弃了这种想法，伸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前几次他都只是忙中偷闲地在晚上与她匆匆做爱，事后立刻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又与牧工一起骑马出发了。这一次却不同，他们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呆在一起。她张开双唇接住了他那令人心神悸动的深吻。



“告诉我该怎么做，”他将嘴贴在她的喉咙处喃喃地问道，“别让我伤着你。”

“你从来没有伤着过我。我只不过是怀孕了，又不是变成了一个易碎的花瓶。”

“你的身体看上去一碰就能碎。”他抚摸着她的肩膀、手臂，然后举起她的手，将她纤细的手指放在嘴唇上吻着，呓语道，“你……你的身体在我的眼中显得是如此的精巧。”

“幻觉。”她告诉他，“看在上帝的份上，贾拉，像与正常人那样同我做爱！”

“我们应该在家里举办一个派对，”凯利在吃早餐时提议道，“也好利用这个机会将丝卡娅介绍给这一地区的人认识。”

她母亲看了她一眼，又望着丝卡娅问道：“如果你身体受得了的话，你愿意开一个派对吗？”

“她当然愿意！”凯利抢着替她回答道，“除了那些牧工和承销商，她还没怎么认识人呢。再说，‘左邻右舍’的那些女人都急得要命地想看一看她。”

“那不会太麻烦了吧？”丝卡娅转身面对着埃拉，不无担心地问道。

“我们这里经常举办大型派对的，如果你喜欢的話……”

“这主意不错，”贾拉断然地说道，“只是每家现在都在干赶畜的活儿，日期定在下个月吧，也好让人家有个准备。”

“好极了！”凯利放下手中的咖啡杯，“那么定在哪



一天合适呢？”早餐结束时，她已经缠着贾拉定下了一个具体的日期，并准备给那些“邻居”们打电话或发传真了。

丝卡娅帮助埃拉清洗好餐具后，走进了牧场办公室。贾拉正在计算机前忙着些什么。她小心地向他提到她已经错过了孕期检查了。

“我驾飞机送你到芒特艾萨，”贾拉答应道，“我母亲和妹妹也可能陪我们一起去。我们能抽出一两天时间来。”

“库尔雅那里没有医生吗？”

“去那儿的道路非常崎岖不平，开飞机到芒特艾萨还要快一些。而且，医生一个星期只到我们这儿巡诊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这儿没有专职医生？”

“到最近的一个医生那儿驾车也需要用五个小时。”

丝卡娅细心地问道：“那我临产时怎么办？”

“不用担心，”贾拉轻松地说道，“我们将安排好时间，保证让你在临产期前离开。”



第 十 章

离开。

丝卡娅只觉得全身发凉：“离开？”

贾拉坦诚地望着她，然后起身将她按在空出的椅子上。“你不能在这儿生孩子，”他耐心地解释道，仿佛在给她讲解一件她原本应该明白的事情似的，“在预产期前六至八周你必须离开这儿。”

“那你们这儿实行的飞行医疗服务呢？”

“那是用来抢救危重病人们的。他们并不鼓励孕妇在家中生产。大多数妇女临产前都到附近有医院和专业医生的城镇中去，住汽车旅馆，或是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你可以乘飞机去布里斯班，和贝思住在一起。”

“你保证过要照顾好我和我们的孩子的。”

“我这样做正是在照顾你。我会使你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如果你担心会出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给飞行巡回医生打电话，取得他们的帮助。”

“我只是觉得医生应该离病人更近一些。另外，我也没有想到我必须在临产前的几个星期离开这里。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我更愿意回新西兰和我父母呆在一



起。”

贾拉背靠着写字台，脸上呈现出一副思索的表情：“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起码我知道你能得到家人很好的照料。”

“你……你不打算同我一起去？”丝卡娅顿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了着落。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抱歉地说道：“你临产时我会赶到的。但在赶畜期结束前，我们就得着手剪羊毛了。最后一批卖出去的牛要到十一月份才能装上卡车运走。今年我们动手晚了。”

而这一切当然是由于她的缘故。

贾拉陪着她在芒特艾萨医疗中心作了孕期检查，医生认为一切都很正常。随后，贾拉建议他们两人到银行去一趟，以便丝卡娅在他的存折和信用卡上留下她的签名样。

“我不需要用你的钱，”她告诉他说。

“目前可能用不着。但以后若有必要，你可以动用我的存款。”

“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既然这样，你也应该可以动用我的存款。”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丝卡娅笑问道：“为什么不是一回事？”

“你目前没有工作，这是第一点。”

“我有投资收益，而且还有公寓的租金。”但她还是同意了去银行填写各种必要的表格，不过声明说她可能永远不会动用他的存款。然后，贾拉去了农机市场，女



人们则到商店去购物。

芒特艾萨是一个建筑缺乏规划的城市，四周是绵延的红色山丘，城市的上空被矿山的灰尘笼罩着。他们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里，并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就餐。

第二天，丝卡娅找到一家书店，买了两本摄影杂志和一本冲洗胶卷的入门书。她无暇自己冲洗胶卷，只是觉得依赖乡村邮车将胶卷送出去冲洗再送回来十分不便。通过读这本书，她至少可以弄清楚胶卷的冲洗程序，以及需要一些什么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

“我必须为派对准备一件新衣服，”凯利用肯定的口吻说道，“你呢，丝卡娅？我知道你有许多漂亮的时装，但它们现在穿起来能合身吗？”

她不久就需要穿孕妇装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她就会系不上扣子，拉不上拉链，即使将衬衣或短外套露在裙子或牛仔裤外面也无济于事。

当凯利兴冲冲地试着新衣服时，丝卡娅找到了一条孕妇便裤和几件日常的孕妇上衣和裙子，拿来征求她们的看法。

“那件粉红色上衣还不错，”埃拉说道，“便裤的裤脚太短了。”

凯利调皮地抽动了一下鼻子，说道：“不是那么回事，它们穿在你身上难看极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丝卡娅叹了一口气，“你们这儿有织品花色图案集吗？我想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布料，我可以自己做几套衣服。”

“你会裁剪衣服？”凯利惊奇地问她。

“会一点。”她在学校里学过服装基本裁剪技法，并



看过服装设计师和助手制作时装。他们有时干脆就在模特身上重新改制时装，因此，她也就零零散散地学到了一些服装设计技巧。“我公寓里的一些家具套就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她略带炫耀地说道。为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美观的居家环境，她总是乐此不疲。她已经把缝纫机带到了奥珀尔牧场，就放在卧房衣橱的底层。“你不会做衣服吗？”她问凯利道。

“在雨季里我试着缝过一两件，但我总是缝错了地方，只好将它们拆开重新来一遍，最后，把自己都弄烦了。这种活可不是我所擅长的。不过，我们还是去看一下能否找到合适的布料吧。”

丝卡娅买了几张服装式样图和几块布料，以及一些缝衣服用得着的线、扣子、衬料和拉链，都是用自己的信用卡付的账。

凯利被一件衣服式样给迷住了，丝卡娅主动提出给她照着样子做一件。凯利兴奋异常，在她妈妈和丝卡娅的参谋下选择了一块布料。

“我以前给小孩做过衣服，”埃拉坦陈道，“但现在我只是用缝纫机给家里人补补衣服。我更喜欢把时间花费在花圃里。”

一个星期的时间转瞬间就过去了。牧工们精神焕发地从各地赶回牧场，准备展开另一次赶牛行动。自从芒特艾萨回来后，贾拉就埋头全神贯注地整理着牧场的财务，凯利拉着丝卡娅一道策划着举办派对的事宜，丝卡娅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晚上，她享受着独自与贾拉同处一室的乐趣。她曾



盼望着有与他互诉衷肠的机会，但当这种机会降临时，她又心慌地发现，她对她的日常活动内容一无所知，而她白天的所作所为却又琐碎得不值得一谈。

回答她的有关奥珀尔牧场和牛群管理的问题不久就使得贾拉不胜其烦，以至于到后来，只要她一提及此类话题，他就笑着请她不要再扮演有责任心的妻子的角色，不要永无休止地询问丈夫白天都做了哪些工作，然后将她拉到怀中，不由分说地直吻得她缄默无语为止。

他们做完爱后，他会将她抱在怀里，轻轻地吻吻她的太阳穴和脸颊，然后祝愿她睡着后做个好梦。

贾拉又与牧工们一道启程了，丝卡娅一直在忙着缝制衣服。她心里想，埃拉一定为她的媳妇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胜任的事情，不再要求帮忙干活而碍手碍脚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不过，她还是参与了为派对准备大量食物的工作。

派对的场面热闹而排场。从中午开始，客人们整家地陆续到达，女人们甚至成群地拥进了厨房里。旧房子和牧工住房都被客人们挤满了，有些家庭随身带来了帐篷。游廊里一字摆开了流水席。天黑后，埃里克和其他一些男人在空地上点燃了篝火，在上面烤着香肠和牛肉。夜晚的空气颇有些凉意，孩子们都从游泳池中爬了上来，穿上了厚实的衣服。

大伙都用完晚餐后，男人们手握罐装啤酒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了篝火旁，女人们则陆续回到了房内。

丝卡娅身穿一件她新近缝制的衣服，没怎么着意考虑掩饰她身体的怀孕状态。她已经感觉到了众人不时向



她这边瞟过来的好奇目光，知道各种流言已经不脛而走了。

贾拉则被四面八方的道喜声弄得有点应接不暇，其中亦不乏善意的戏谑，有人称他是“一匹黑马”，有人戏言地预测当地的姑娘们只有“暗自垂泪”了。有一两个女人被丝卡娅震慑住了，嘴里直嘟囔着在时装杂志上看到过丝卡娅的照片，或是看过她拍的电视广告。

丝卡娅高兴地认出了她和贾拉在“冲浪者天堂”邂逅的波因特夫妇。梅根·波因特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态欢迎丝卡娅加入“内地婆娘”的行列。

梅根和她的丈夫对于家庭创收有着各种各样的新颖的策划方案。梅根喋喋不休地说道：“我们想在媒体上做广告，向愿意到澳大利亚内地来旅游的海外人士介绍牧场的生活。我们已经接待了几批国外旅游者，那可真是有意思极了。我们可以在家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还有些旅游者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国家去做客。在下个雨季里，我想说服史蒂夫带我去日本。我们接待过一对非常和善可亲的日本夫妇，他们愿意为我们当导游，因为我们连一句日本话都听不懂。看来，我应该打听一下哪里开有日语速成班了。开发日本旅游业可是一桩赚钱的买卖。”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学习日语，”丝卡娅主动建议道，“我懂日语。”

“你会说日本话？那可真是妙极了，以后我就可以跟你练习对话了，虽然只能通过电话交谈。”

在派对上，附近牧场的一位主人发表了一席即兴贺辞，欢迎丝卡娅成为该地区的一员，对贾拉的好运表示



祝贺，当然忘不了提及当地人耳熟能详的贾拉“追求的什么东西都是一流的”，例如种牛、种马，牧业机具，并明白无误地在这份清单上添上还娶了一个“闻名世界的美女”做老婆。

贺辞在派对上激起一片掌声。丝卡娅站在一旁被这种不恰当的类比弄得哭笑不得，神情显得十分尴尬，但仍然能够理解这种率直中蕴含的真情。她低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贾拉。他苦笑着瞥了她一眼，然后致了答辞。

凯利用录音机播放出一首充满柔情的舞曲，贾拉拥着丝卡娅在已清理出的宽敞前厅跳起了舞。

另有几对夫妇参加了进来。贾拉低头望着她，笑着问道：“玩得高兴吗？或者觉得这是一种折磨？”

“两种感觉都有，”她承认道，“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友善。但我可记不全他们的名字。”

“没有人要求你这么做。你慢慢地就会熟悉他们的。”

丝卡娅却不知道何时才会再有这种机会：“你们这里经常举办这种派对吗？”

“谈不上经常举办，”他说道，“我们这儿每年有一次集营节。另外，每年的赶牛期结束后，我们都会举办一个庆祝舞会。”

“集营节？”丝卡娅被逗乐了，“那是个什么日子？”

“当马群进入繁殖期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庆祝。在这两次盛大聚会的间隔时间里，人们相互之间用电话来联络感情。”他补充道，“有些内地妇人一生中彼此间从未见过面，却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谈到内地妇人，丝卡娅不仅为她们日常从事的繁重劳作而惊讶不已。她们中的许多人同男人们一起并肩放牧，同时还要为雇佣的季节性牧工烧饭做菜，以及辅导孩子们的学习。她们中的一些人自己还参加了函授学校的学习，其中有一个甚至获得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并建立了一个机构，业余从事国际互联网的研究工作。

“你今晚看上去迷死人啦，”贾拉对她说道，搂着她转了一个圈，“这个区的每个男人都嫉恨我。”

她低头冲着阻碍着贾拉抱紧她的下身隆起处做了个鬼脸：“连这个都妒忌吗？”

“他当然也包括在内。”他垂下手去摸了那个地方一下，“妒忌我的儿子——或是女儿。”

“你是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女儿？”他们两人之间以前还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贾拉摇摇头，无所谓地说道：“只要他（她）身体健康，手指与脚趾齐全，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用双臂围住她的身体，将下巴抵住她的鬓角处，低声说道：“我看见小埃里克正在与我们的女直升机驾驶员套近乎。”

“你不赞成吗？”她注意到他的话音中有一丝保留的语气。

“他还年轻。提醒你一句，她可能成为我们家的宝贵财富呢。”

“你是说成为你家专用的赶牛直升机驾驶员？”

“正是。”

那她就会比丝卡娅在家中的地位高了。她是一个在内地长大的女孩，熟悉牛群的习性，熟练地掌握了现代



牧场用机具，而且她还是一个看见打印记的烙铁不会发晕、能与自己的男人并肩工作的女人。

舞曲以一记装饰颤音终止。贾拉将丝卡娅紧紧挽在了身边。“陪我在月光下面散散步，”他请求道，“我想去看一下‘星尘’，它随时都可能要下驹子了。这是它的头胎，我要特别关照一下它。”

夜空中高悬着一轮满月，皎洁的月光浸润着静谧的大地。丝卡娅站在栅栏旁等着，贾拉打开了栅门上的锁，走进了马圈里。

那匹小母马在地上蜷伏着，丝卡娅看见贾拉朝它俯下身去，听见了它抬头朝他吠叫的声音。

他在马圈里呆了几分钟，然后出来对她说道：“它已经临产了，我看情况有点不对劲。你还记得克莱姆·威廉斯吗？”

“那个兽医吗？当然记得。”她不久前还与他交谈过。

“你去看看能否将他找到，并请他到这儿来一下，行吗？”

“当然可以。”她一路小跑着离去。贾拉在后面厉声喝道：“别跑！只要找到他，把他带到这儿来就行了。”

她去了几分钟，并随着那个男人一起回到了马圈。两个男人围着那匹母马忙碌着，她站在一旁，觉得自己插不上手，还有点碍事，但又不忍心离去。

“我能帮什么忙吗？”她终于问道。

贾拉回答道：“不用。”

“到马头那边去，和它说说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抚摸一下它，”那个兽医指示道，“尽量使它安静下来。”

贾拉抬起了头。她想他可能会阻止她这么做，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她跪在马头前，口里喃喃地说着些她能想得起来的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不一会儿凯利也来了。“我听他们说你在找克莱姆，”她对丝卡娅说道，“我立刻就猜到了原因。”

“很高兴你来了，”克莱姆对凯利说道，并吩咐她到他车里去取一些器具来。“它的情况不太妙。”他咕哝着说，“来吧，姑娘，你必须使把劲，这你心里也明白。”

丝卡娅真想大声呵斥他：“它正在使劲！”那匹母马痉挛般地使劲和大口喘息的模样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丝卡娅抚摸它那光滑毛皮的手指都被它的汗水浸湿了。

凯利返了回来，用手电筒给他们照着亮。两个男人倾全力试着使小马驹脱离母体，丝卡娅尽心尽责地使母马安静下来。

终于，兽医喊道：“快了！好，生出来了！”

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丝卡娅看见了一个湿漉漉的发亮肉团。她搂住母马的脖子。“你成功了，”她对着马抽搐着的耳朵说道，“好姑娘。”

忽然，她听到了贾拉的低声咒骂声和凯利的惊叫声。

“怎么了？”她直起腰，并准备站立起来，“出了什么事？”

“对不起。”克莱姆遗憾地说道。

丝卡娅茫然地望着他们，然后她的目光落在小马驹身上，但却看不清楚。贾拉伸手将他妹妹拿电筒的手抬起，手电筒光急速地跳动了一下，然后照住了丝卡娅。丝卡娅只觉得一阵目眩。“出了什么事？”她重复地问



道，“它死了吗？”

“没死，但是——”即使贾拉在旁边粗声地说“是的”，也没有盖住凯利的话音。

丝卡娅被这种矛盾的回答给弄糊涂了。她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眨巴着眼睛问道：“你们不能再采取一些措施吗？难道没有使幼仔重新呼吸的急救方法吗？”

克莱姆双手叉腰，眼睛朝下望着：“一切由你来决定，贾拉。”

贾拉说道：“丝卡娅，回到房子里去。”

“但是——”

“别和我顶嘴。”他粗声大气地吼道，“凯利，把她带走，行吗？”

“好的。”凯利走上前一步挽住了丝卡娅的腰。

“我只是想看一眼——”

“不行，你不能看，”凯利坚决地制止道，“贾拉是对的。快点，丝卡娅，我们走。”

丝卡娅无可奈何地被凯利拖走了。“难道克莱姆就不能想一点办法吗？”她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小马驹的体型有点不完美，就这么回事。贾拉现在一定感到非常失望。”凯利扮了一个鬼脸，“即使是他也不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漂亮。”

丝卡娅的新衣服上沾满了秽物和马的汗水。在浴室里，她将衣服脱下来扔进洗衣筐里，冲了一个澡。约十分钟后贾拉走进卧房时，她已开着床头灯躺在了床上。

“你还好吧？”他问她道。

“还好。我没有回到派对上去。我想没有人会介意

的。”

他身上也是脏兮兮的，衣服上沾满了血渍：“我得换一身衣服。”

“你应该回到客人们中间去。”

他在浴室的门口站住了，回应她道：“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不会想我的。”

当他从浴室中出来时，她已关上了床头灯，但还没有睡着。此时外面客人们的喧闹声已渐渐地沉寂了下来。

他揭开被单在她的身边躺下，床的弹簧垫子被他的身子沉重地压了下去。他抚摸着她的肩膀，口里喃喃地唤着她的名字。

“你杀死了它，是吗？”她双眼瞪着微微泛白的天花板，质问他道，“我是说那匹小马驹。”

“是的，我们将它处理掉了。”

“凯利说它的体型有点不完美。”

“有点畸形，可能是基因有些隐性变态。下一次我们可以让‘星尘’和另一匹合适的雄种马交配。”

“如果它又生了一匹畸形马驹，你打算怎么办呢？”

“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将把它的名字从繁殖计划中删掉。”贾拉用一只胳膊搂住她，“我应该让你早点离开马圈的。”

“我不是用玻璃吹出来的。”

“但是，你已经怀孕了，不应该看到这种场面。”他吻了一下她的面颊，“你今晚帮了很大的忙。”

她的帮助并没有使“星尘”的小马驹保住性命，丝卡娅沉思道。再说，除了找来克莱姆外，她也实在没有



出多大的力。

贾拉的嘴巴凑近了她的双唇，她烦躁地用肩膀顶开了他：“今天太累了。”

“我想也是，”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睡觉吧。”

然而，那匹她甚至没有看清模样的小马驹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灵。她甚至梦见过它几次，不过那都是一些不祥的、痛苦的噩梦。

当赶牛行动又暂时告一段落时，贾拉吩咐丝卡娅再与医生预约一次孕期检查，并询问她事后是否愿意到布里斯班，甚或是悉尼去玩上几天。“我们还没有度蜜月呢，而且我大约有一个星期至十天的空闲时间。”

“是吗？”她的本意并不想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刺耳。她心里明白一年中有八九个月他必须早出晚归地在牧场上辛苦劳作并不是他个人的错，而且一般来说，她也并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人。

可能怀孕引起的生理变化才使她变得烦躁不安，总是觉得受到了冷落。“我想到一处有海滨的地方，”她说道，刻意调整了语气的柔度。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海如此遥远，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大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依恋情结。

贾拉在黄金海岸的“冲浪者天堂”订了一间豪华饭店的房间。整整一个星期他俩在那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们在海滩上漫步，在大海中畅游，在饭店布置优雅的环境中进餐，或为了调剂一下口味而在饭店周围的有异国情调的餐馆里小酌。每天晚上他们回到位于饭店十楼的房间，拉开窗帘，以繁星闪烁的夜空和黑沉静寂



的大海为背景，在饭店宽大舒适的床上尽兴做爱。

“你会是一个好父亲的，”有一个下午她对他说，这时他们正躺在皱巴巴的床单中间。太阳已经西斜，落日的余晖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床上投下了一缕金色的光线。

“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说道，将一只手覆盖在她那只放在他胸口的手上，并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使她的头更舒适地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她好奇地问道。她只在他们家前厅那架几乎没有什么人弹奏的钢琴上见过他父亲的一张照片——一张只有头部和肩部的半身照。照片中的男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方下巴，一头褐色的头发平整但稍显别扭地梳向脑后，正一脸不自然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

“什么样的父亲？”贾拉重复道，“他是一个……大个子的粗犷男人，在生活中的任何方面都是如此。他的言语不多，从不流露出心中的感情。要想得到他的赞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他称赞你，那就表明你确实是值得称赞的，因此你会将它珍藏在心中。他待人对事很公平，但有时也会与人争斗。他一旦对某件事下定了决心，八头牛也拉他不回来。所以，他一般不轻易地对事物下定论。”

“你说过他不怎么热衷于新观念。”

“是的。但他一旦对某件事经过全面观察和深思熟虑，下定了决心后，就永远都不会改变态度。”贾拉干笑了一下，“我想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母亲时，她已经同别人订婚了。”



“她说他们是在相识了两年后才结婚的。”

“嗯。我听说他不久就逼那个男人离开了母亲。但不管怎么说，我父亲不是一个性情冲动的男人。”

“是谁告诉你这些事的？”她好奇地问道，“是你母亲吗？”

“哦，老天，不是！而且也不是我父亲。这些是在举行完父亲的葬礼后，我的一个叔叔在我们闲谈时一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他当时多喝了几杯酒，而且……嗯，那是一段值得缅怀的日子，各种各样的往事和秘密都抖了出来——各种家丑。”

“家丑？”

“也谈不上是家丑了。反正我叔叔对我讲了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关于我父母的事情。父亲比我母亲大许多岁，而她年轻时又是一个美女。帕特叔叔说他当时对他们的年龄差异颇为担心。他们之间求爱的过程十分漫长，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见她一面要在路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或者说是他们两人——要弄清楚两人的结合不会铸成大错。”

“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格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是的——并且我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

“你母亲一定非常怀念你的父亲。”

“我们都很怀念他。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他是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因此他去世后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大块的空白。”

“而且在你二十岁的时候，你的家人就希望你能取代他的位置？”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贾拉坦白地承认道，



“我曾经就用某些现代化方法改造牧场的问题几次与我父亲面对面地冲突过，但是当管理牧场的重担一下子落在我肩上的时候——我还是被吓坏了。”

“你母亲没给你一些忠告吗？她那时一定十分熟悉管理牧场的方法了。”

“在管理牧场方面她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决定，那是父亲的工作。而当我接手后，就变成我的了。但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她都没有指责过我。”

并且，丝卡娅心中暗自想道，埃拉也抑制住自己不去评价他所选择的新娘，即使她内心认为这也是一个错误。

后来，他们双双返回了奥珀尔牧场。贾拉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赶牛活动中。在随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这一个星期内所建立起来的亲昵感情似乎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见疏远了。

牧工们都出发去了最边远的一处围场。他们要在那里呆上十天左右，给幼仔打上烙印并施行阉割，并将膘已长满或断了奶的牲畜赶回宅地，装上卡车运走。

一个星期后，凯利驾车回来为营地取一些淡水和补给品。“营地井里的水太苦，人简直喝不进口，”她对丝卡娅解释道。

尼桑卡车上装着一只铁丝笼子。“这是用来装牛犊的，”凯利说道，“如果离圈栏路途太远，它们就因体弱而无法走到那里。他们今晚住的营地离它们要去的圈栏有一整天的路程，所以，我沿途会收容一些牛犊，让它们稍稍休息一下，当其他的赶牛工赶着牛群到达时，它们就又可以和它们的母亲呆在一起了。”



“我希望能与你一起去。”丝卡娅说道。

“为什么不呢？”凯利提议道，“你可以在那里呆一晚上，明天我把牛犊送到圈栏那里后，就可以送你回来。”

“你不介意吧？”

“怎么会呢？你早已不呕吐了，而且你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生小孩或出别的什么问题，不是吗？”

“我想不会。我需要带上些什么东西呢？”

“我给你准备一个睡觉用的行囊。你可以带上一两件换洗的内衣裤，一件干净的衬衫，当然还有牙刷。”

埃拉拿不准应不应该让丝卡娅去，但凯利和丝卡娅却去意已决。“妈妈，你怀孕时照样骑马放牧，”凯利提醒她道，“而丝卡娅只需坐在舒适的驾驶室里，由我来开车，对她的身体不会有任何伤害。”

“我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惯了，”埃拉不无担忧地说，“但丝卡娅的情况却不同。”

丝卡娅张口笑了：“我可不是弱不禁风的花朵。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请相信我的话，我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而且干模特这一行也要求体力充沛，身体健康。”

埃拉摇了摇头，但没有进一步反对的意思。丝卡娅钻进卡车驾驶室，坐到凯利的身边，她们出发了。

太阳已经升空，明媚的阳光照射着草地、岩石和松软的泥土，给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金赭色。凯利驾车绕开随处可见的白蚁堆成的土丘迂回前行，四周稀疏树木上栖息着的鸟群被行驶中的卡车惊得四处飞散。

有十一、二只袋鼠和尼桑卡车平行地向前飞快地跳



跃着。凯利忽然将车刹住，丝卡娅趁机抓拍了几张袋鼠的照片。一眨眼的工夫，它们就跳过一个小土丘从视野中消失了。

“牧场上有许多袋鼠吗？”

“我们将它们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凯利据实地告诉她，“因为它们同牛群争食牧草。但我们并不想将它们从牧场上完全除掉。贾拉没有闲功夫去理会那些一见到袋鼠的尸体就哭天抹泪的人。但如果有人一见到袋鼠就开枪乱杀一气，那他也一定会暴跳如雷。他甚至都不赞成下毒药杀死野狗。”

“牧场上有许多野狗吗？”

“野狗是牧场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有许多牧场主用1080号毒药来对付它们，但那同时也会毒死牧犬。只要野狗一接近畜群，我们就会对它们开枪。有时我们也会追捕一只叼走牛犊或羊羔的野狗。它们对羊群的威胁比对牛群的威胁更大。”

有一段路程丝卡娅依稀可以分辨出夹在疏散的、奇形怪状树木中间的稀疏草地上的车道痕迹，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凯利却像是在随心所欲地打着方向盘。丝卡娅好奇地向凯利询问那些树木的名称，凯利向她指明了哪些是桉树，哪些是檀香树，哪些是盖节拉木树，以及哪些是小相思树。“下雨后离小相思树远点，”凯利警告道，这时她正驾车通过一处茂密的林带，头顶上方纵横交错的枝叶交织成了一顶自然的天篷。“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臭金合欢，雨水能将树皮中令人作呕的臭味都给浸泡出来。”

汽车开出林带之后，前方呈现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景



象，大地的植被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矮小灌木和一些细长的灰白色米切尔草。

在车的后方是车轮碾起的一股灰尘。过了一会儿她们看见了远处有一个更大的尘团，一架直升机像一只硕大的蚊子在尘团上方飞行盘旋着。

凯利兴奋地喊道：“他们在那里。”但当她们的车驶进营地时，除了一个厨子，营地里阒无一人。厨子见她们带来了新鲜食品，不禁乐得合不拢嘴。当她们主动提出帮他做饭时，他更是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营地安了一架风车，它提供的动力将井水抽上来，通过长长的水槽供给牛群饮用；还有用铁丝网围住的一个圈栏供牛群过夜。另外，营地上还建有一所小屋，屋里放着一台以煤气作动力的冰箱，里面存放着她们刚从家里带来的易腐坏的食品。在凯利的提议下，她们两人趁牛群还未赶回营地之前，用简陋的淋浴设备冲了一个澡。

远处传来雷鸣般的轰隆声和持续不断的牛群的哞叫声，其间掺杂着摩托车发动机的轰叫声和直升机的轰鸣声，这一切都表明牛群已被赶进营地了。

牛群被两个骑在马上牧工引导着，登上了一个坡度平缓的土脊，然后，又快速地冲下坡来。在牛群的边缘，驾着摩托车的牧工驱赶着跑散的或掉队的牛向牛群靠拢，将它们引向圈栏。四周弥漫着无数牛蹄扬起的红色尘土。牧工们和牛群在经过一天的奔走到达营地后，都显得既兴奋，又疲惫不堪。丝卡娅站在一棵晃动不止的桉树下的小土墩上，用相机抓拍了几张牧工和牛群的照片。



牛群正被赶进外圈栏，牛群两翼的牧工使牛群保持着队形。天空上的直升机上下左右地盘旋着，将跑散的小股牛群赶进大队伍中。

牛群已在圈栏中安顿好了，马匹也被卸下了鞍子，牵进了畜栏。这时丝卡娅看见贾拉急匆匆地朝她奔来，边跑边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脸上的汗，一路踏起一阵红色的尘土。

贾拉那一副心急火燎的奔跑样子使丝卡娅心里略微感到了不安，然而只是当他用力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将她从众人身边拉开，她抬头看见他那宽边草帽下的一双眼睛冒着怒火时，她才知道他已经是怒不可遏了。



第十一章

“你他妈的到底在这儿干什么？”他粗鲁地吼道，“是凯利带你来的吗？”

“是的，我——”

“我要活剥她的皮！我原以为她会懂事些的。”

“怎么了？我只不过来——”

“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到底是谁出的主意？”

“我在这儿不会碍事的，”丝卡娅恳求道，“我说我想来这儿看一看，而且凯利也认为没有理由——”

贾拉指责道：“凯利认为没有理由？你也认为没有理由吗？”

他都甚至没有先和她打个招呼，也没有因为她的到来而表露出喜悦之情。“是的，我这样认为。你干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明天就回去。”

“你想得美！赶牛营地不是孕妇能呆的地方。你们两人难道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是的，没想到。”她冷冷地回嘴道，“凯利说你母亲怀孕时也照样帮着赶牛，而且医生也没有——”

“我父亲从来不知道有这档事，她没干过。再说，



我母亲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你却不是。她为什么没有阻止你？医生允许过你驾车在荒野上——”

“我没有必要听别人的命令，贾拉！即使是你的命令。”

“但是，你必须听，”他咬着牙齿说，“是我在管理这个牧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动用牧场的车辆，而且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营地。”

丝卡娅目瞪口呆地望着他：“难道我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你的批准吗？你又不是我的主人！”

“你怀着我的孩子！”

“那也没有给你颐指气使的权力！”

“嗨，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像是——”

“丝卡娅！”埃里克匆匆地爬上了土墩，摘下头上的草帽，冲着她笑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贾拉终于松开了她的胳膊。“看风景，”他冷冷地对他的兄弟说道。“是凯利带她上来的。明天，”他转过身去狠狠地瞪了丝卡娅一眼，“她会将她送回家去。要不是天色已经晚了，我会叫她现在就将她送回去。”

埃里克看到他哥哥脸色阴沉，脸上逐渐失去了笑意。“你没有同意她到这儿来？”他不解地问道。

“这个家里的人到底他妈的怎么了？”贾拉的火气终于爆发了，“我当然不会同意！如果你的怀孕的老婆一时心血来潮跑到营地来溜达，你会怎么想？”

“我并没有一个怀孕的老婆。”埃里克向他指出道，“如果有一个，我想我在营地中见到她会非常高兴。”他一头雾水地盯着贾拉。



贾拉绝望地吼了一声：“那么你就照顾一下丝卡娅吧。我去找找我们的那位妹妹。”

“我猜他会给她一点颜色看的，”埃里克瞅着大步离去的贾拉的背影说道。他将目光移到丝卡娅身上，接着说：“他好像不太高兴。”

“是很有一点不高兴，”她随声附和道，试着想在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他会缓过来的。他只不过是关心你罢了。”

是关心她还是关心他的孩子？丝卡娅在心里暗自想。“他不应该去训斥凯利，这不公平。”也许，她应该跟过去试着阻止他这么干。

“别替凯利担心，她自有对付他的手段。再说，贾拉也只不过是‘一条会叫的狗’。”

“他总是喜欢这样毫无来由地大喊大叫吗？”

埃里克撇了撇嘴：“那倒不是了。当他这么干的时候，确实挺使人畏惧、烦心，但平常他还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他的心情会平静下来的。”

他的心情可能已经平静下来了。稍后，牧工们匆匆地洗过澡，围坐在一堆上面置有一个大烤架的篝火旁，贾拉用盘子给她盛了牛肉、几样蔬菜以及她和凯利刚刚送来的新鲜鸡蛋，然后坐在她的身边吃着自己盘中的食物。

野外的空气已变得颇有几分寒意，她非常感激凯利叫她带了一件厚厚的茄克衫。围坐在篝火旁倒使人感受到一种融融的暖意和浪漫的情调，牧工间的伙伴气氛亦极具感染力。

男人们都称呼她为“女主人”，并逗弄贾拉说他的



新娘须臾也离不开他。对这种善意的揶揄他也只能报以苦笑。

晚餐过后人们就地打开了铺盖卷，凯利递给了丝卡娅一只行囊。

正当丝卡娅准备打开行囊在凯利的身边铺开时，贾拉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到那边去。”他用手指了指离篝火有一段距离的一棵树下。

凯利厚着脸皮、调皮地瞥了他一眼，然后扬起眉毛冲着丝卡娅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显然，无论贾拉先前对她嚷了一些什么，她都没有被他吓住。

丝卡娅亦对她笑了一下，然后顺从地跟着贾拉走了过去。

他将他的铺盖卷铺在一棵枝干纵横交错、有着斑驳疤痕树干的血木树下。当她打开她的行囊照着他的样子做时，他接过手来替她铺好。她躺在他的身边，透过尖状树叶的空隙凝望着夜空中闪烁着的星星。

圈栏中的牛群仍然在不停地哞叫着，黑暗中不断传来牛蹄躁动不安的踏地声。一弯新月悬挂在天际，月光晦暗，大地笼罩在一片如漆的夜色之中。

“如果你不愿意我到营地来，那我感到十分抱歉，”丝卡娅静静地说道，“但我庆幸自己能上来。”

贾拉扭过头来，惊愕地问道：“庆幸？”

她尽力使自己的话语充满感情：“我想亲身来见识一下。”她想说的是她已朦胧地感知到了脚下这片土地对贾拉这样的男人和凯利这样的女人的重要性，她已能够理解他称之为“苛求的情人”的本质魅力和诱惑力。“奥珀尔牧场太……使人敬畏了，”她说道，“有一种



.....原始意义上的美感。”这片广袤的土地并不屑于森林和花卉草木的点缀，即使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树木也羞于用如盖的树叶去掩饰它那盘节扭曲的枝干。“仿佛大自然在这里毫不顾忌美感似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刻意地精雕细刻，但却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壮观景象。”

贾拉笑了一下：“你形容的多少像那么一回事。”

她试探着伸出一只手去抚摸他的身体，触到了他那温暖的肩膀。

他一把捏住了她的手指，将它们举到唇边。“我并不想对你发火，”他告诉她道，“只是在这里看到你使我头脑有点发懵。”

他将她的手往下移动，塞进了他那仍旧穿在身上的丛林茄克衫里面，将她的手掌贴在了他的心房处。她回忆起她与他初识后一起跳舞时，他也是这样将她的手压在他的胸上，只是这次她的手掌是直接放在他热乎乎的胸膛上，而那次中间隔了一层衬衫。

“你回家去会使我感到高兴，”他说道，“试着睡一会儿吧。”

“试着睡一会儿”这话是一点儿也不错的。牛群并没有打盹的习惯。它们已经过惯了在宽广的围场上漫游、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悠闲生活，因而它们对被关在圈栏内显得烦躁不安，夜空中充满了牛群的哞叫声和小牛犊的尖叫声，并伴随着牛蹄踏地的沉闷声响，其中还不时地掺杂进公牛的嘶哑吼声。

贾拉的双眼合上了，但丝卡娅猜想他并没有真正睡着。

突然间，一切嘈杂声都沉寂了下来。这种静寂来得



如此突然，以至于丝卡娅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颈背上的汗毛都紧张地竖了起来。

贾拉猛地一下坐起身来，她那只仍然贴放在他胸上的手滑落了下来。在篝火的微弱映照下，她看到一些躺着的牧工也都坐了起来。

“出了什么事？”她惊恐地小声问道。

贾拉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膀。随后她隐约地听到“砰”的一声声响，接着贾拉低声咒骂了一声：“妈的，牛炸群了。”

“炸群了！牛炸群了！”有人高声喊道。同时，又传来一阵牛叫声和牛蹄撞击地面的沉闷声响，丝卡娅感到身下的大地都被震撼得发抖了。

“快从行囊中爬出来！”贾拉冲她喊道，“它们朝这边冲过来了。”

她手忙脚乱地从行囊中爬了出来。他弯下身子敏捷地将他们的铺盖卷好，然后推着她快速地朝离他们最近的一棵树跑去。这时，她已隐约透过夜色看到黑压压的牛群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狂奔而来。

快跑近大树时，她一下子绊倒在崎岖不平的地上。贾拉将她一把抱起，身体护住她紧紧地靠在了树干上。

她大口喘着气，本能地紧紧靠住他的身体，脸紧贴在他的前胸上。惊恐万分的牛群在他们的身边狂奔着，四周充塞着震耳欲聋的牛的沉重喘息声和牛蹄撞击地面的咚咚作响声。丝卡娅用一只手紧紧抓住贾拉的茄克衫，惟恐有哪一只狂奔的公牛的角斜刺过来置贾拉于死地。牛群扬起的灰尘钻进了她的眼睛和嘴里，她大声咳嗽着。贾拉更用力地拥住她，在她耳边高声喊道：“别



慌，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然而，狂奔的牛群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透过牛群的闷叫声和牛蹄踏地声，她隐约听到了牧工的叫喊声，心里想不知他们是否都安然无恙。他们睡觉的位置离篝火和营房近一些，她心中暗暗祈祷那里不是牛群奔跑的路线。

终于，炸群的牛群跑远了，除了一只掉队牛犊的哀叫声外，四周万籁俱寂。

贾拉松开了丝卡娅，替她将一绺散落到脸上的头发拢了上去：“终于过去了。你还好吧？”

“你呢？”她问道。

他轻快地吻了她一下，说道：“我很好。”然后，他扭过头去朝着篝火的方向回答人们的大声询问：“我们没事。那边有没有人受伤？”

没有人受伤。有两个牧工骑着摩托车去尾追受惊的牛群，但不久就返回了营地。“赶不回来，”他们承认道，“它们就像一股泛滥的洪水，堵都堵不住。”

“现在不必想办法将它们赶回来，”贾拉指示道，“黑灯瞎火的，太危险。明天早晨我们只有重新开始，希望它们不要跑得太远。”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丝卡娅不解地问道。这时他们又重新躺下了，不过睡的位置靠近了其他同伴。

“不清楚。牛群有时会因为一点奇异的声响而受惊，或者其中有一头牛发疯奔跑，其他的牛也会跟着它跑。有时，如果有一只野狗在圈栏附近潜行徘徊，牛群嗅到危险的气息也会受惊而逃。”

“这种危险会使牛群惊呆住吗？牛群在落荒而逃之



前你们就知道牛会炸群，是吗？”

“牛群忽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往往预示着会炸群。这种状况最长可持续五分钟——足以使我们有时间躲开它们。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点时间采取措施避免炸群。但今晚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出了这种事，赶牛期会延长，是吗？”

“我想问题不大，也就是拖延两三天的事吧。”

第二天清晨，那只到处跑着寻找母亲的掉队牛犊惊醒了丝卡娅。她睁开惺忪的双眼朝四周一瞧，发现那个有着一身浅褐色毛皮的小家伙屈着有节的膝颤巍巍地站在那儿，但当她试着靠近它时，它却一蹦一跳地逃开了。

经过她长达几分钟的引诱，其间经过多次蹭近又跑开的反复，它才胆怯地慢慢靠近了她的身边，用鼻子摩擦着她展开的手掌。

“它饿了，”当贾拉走到她身边时，她对他说。小牛犊又跳开了几步，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他。“它会怎么样？”

“如果它命好的话，我们赶回牛群后，它会找到它的母亲的。”

“你们能将牛群全部赶回来吗？”

“牛群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跑散，但也有少数牛会跑得不知去向。”

小牛犊又蹭了回来，用鼻子在丝卡娅身上嗅着。当她试着要抚摸它的头时，它伸出长舌头舔着她的手指。“我们不能给它弄点吃的东西吗？”她问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冲一点奶粉喂它，但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喝。”

当营地的厨子在做早餐时，丝卡娅和凯利在一只水桶里用水调了一些奶粉，然后将牛犊引到了桶旁。

“它还不会自己喝，”凯利解释道，“你将手蘸上牛奶，然后让它吮吸你的手指，慢慢地它就知道该怎样去吮吸桶里的牛奶了。”

丝卡娅试着这样做了。小牛犊用力地吮吸着她的手，用它那粗糙、温暖的舌头紧紧地裹住她的手指。几分钟后，凯利走开了。丝卡娅一次又一次地将手浸入桶内，想让它照着样子去喝水桶中的牛奶，但没有成功。她耐心地跪坐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教着小牛犊喝奶的动作。

“早餐已经做好了，”贾拉喊道，走到了她的身边。

“它几乎一点都没有喝进去，”她绝望地嘟囔道。她用手掌舀起一捧牛奶，小牛犊继续吮吸着她的手指，牛奶呛进了它的鼻孔里，它喷了一下鼻子，抬起头来摇晃了一下。

贾拉说道：“如果它真的是饿坏了，那它就会努力地试着去喝的。来吃早餐吧。”

“我教不会它喝奶，就不吃早餐。”她执拗地说道。

“那可能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呢。”

“那我不管。”她固执地跪坐在那里，将沾满奶液的手伸向小牛犊，直至它又来到跟前嗅了一下，然后又用舌头舔了起来。

“那么好吧，”贾拉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道，“来，把水桶递给我。”



他俩试着将牛犊的鼻子浸在水桶中的牛奶里，经过好一阵生硬的吮吸、难受的哽噎和咳嗽的折磨，小牛犊几乎将桶中的牛奶喝光了。

丝卡娅高兴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行了。”贾拉将水桶放在了地上，“现在你可以去吃早餐了吧？”

她伸手让他将她拉了起来。看到小牛犊一蹦一跳地跟在他们的身后，她不禁笑了。但是当他们快走到其他牧工跟前时，它又跑开了，将身子蜷缩在了丝卡娅和贾拉那天晚上躲避惊奔的牛群的那棵大树下。

用过早餐后，贾拉和牧工们正在一起商量如何将逃离圈栏的牛群赶拢带回来，这时丝卡娅问道：“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帮忙？”贾拉瞥了一眼她那宽松衬衫都已遮盖不住的隆起的腹部，断然说道，“绝对不行！”

凯利插嘴道：“如果我骑牧马帮你们赶拢牛群，她可以驾驶尼桑车收容牛犊……你能开车吗？”她问丝卡娅。

“没有问题，”她急切地应道，“怎么不能呢？”

“这是一个馊主意，”贾拉断然地否定道。

“但我能……”

“我已经说过不行了，丝卡娅！”他转身对他妹妹命令道，“你现在就开车送她回家，牛犊的事明天再说。”

一个牧工在不远处朝他叫喊着什么，他转过身去挥了挥手，然后俯下身来在丝卡娅的唇上亲吻了一下。“开车当心点，”他告诫凯利道，“当你回来时，最好让



我看见只你一个人。”

一辆摩托车吼叫着从那棵血树下冲过，那只受惊吓的小牛犊抽搐着耳朵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哞哞地叫着。它发现了丝卡娅，一路小跑朝她奔来，用鼻子在她穿的牛仔裤上摩擦着，又用嘴巴含住她的衬衣下摆，试图吮吸它。

“别这样，小蠢货！”她双膝着地轻轻地将衬衣下摆从它的口中扯了出来，“你已经吃过早饭了。”

“它现在已经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了。”凯利告诉她说。

丝卡娅用手抚摸着小牛犊那一身光滑的毛皮，略带焦虑地问道：“如果它的妈妈不能随牛群一起被赶回来，或者它在牛群中找不着它的妈妈，那它该怎么办呢？它既然能忍心抛下它的孩子与牛群一起逃走，那它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不是吗？”

凯利默不做声。丝卡娅用探询的眼光盯着她：“它会饿死，是吗？它还没有断奶。”

“是的，它会饿死。我们不能救活每一只失去了母亲的牛犊。它们与奶牛场圈养的几百条奶牛的境况完全不同。我们的牛群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适者生存。”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贾拉并不像有些牧场主那样漠不关心地任由它们死去，他会尽力使它们死去时感觉不到痛苦。”

“我们能将这头牛犊带回家中去吗？”

凯利脸上显露出犹豫不决的表情：“我们现在一般都不照料幼兽了。”



“幼兽？”

“我是指失去了母亲的牛犊或羊羔。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倒是经常将它们带回家，我们负责给它们喂奶，直到它们自己能够吃草和自卫时为止。”

“我会给它喂奶的。它每天需要喂多少次奶？”

“开始时一天两三次，”凯利站在那儿咬住嘴唇说，“我也不清楚。贾拉已经因为我带你到营地上来而对我大发雷霆了。”

“我并不是存心给你惹麻烦。埃里克说过贾拉‘只不过是一条会叫的狗’。”那头小牛犊用身子蹭着她的大腿，又用嘴舔弄着她的牛仔裤，流出的涎水都将它弄湿了。

凯利咧嘴笑道：“不错。好吧，我们带你的孩子回家去。不过你应该明白，当它自己能够吃草时，你必须让它回到牛群中去。”

“那没问题。”她只是不忍心在它还如此幼小、极易受到伤害的时候对它的命运听之任之。

牧工们离开了营地。凯利和丝卡娅合力将小牛犊抬进尼桑后车厢上的笼子里，然后开车跟在牧工后面出发了。

凯利将车的速度减缓，小心地避开地面上的土坑和石头。骑在马背上和摩托车上的赶牛工呈扇形在宽广的平地上散开。直升机拔地而起，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着。当李观察到一处丛林中潜藏着一群牛的时候，她即使直升机不断地在其上空俯冲盘桓。

公牛捕捉队的车子呼啸而过。过了一会儿，骑在马上牧工和牧犬从灌木丛中赶出一头体格健壮、腿长毛



褐的公牛，他们又驾车转身紧随追捕。

凯利紧打了一把方向盘，将车停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下。在树的前方有一小片灌木丛，下面是一条宽阔的溪谷。“看一下，”凯利兴奋地说道。

那条公牛喷着沉重的鼻息怒气冲天地从她们的车边狂奔而过，装有挡板的捕公牛车在后面紧追不舍。当捕公牛车绑有汽车外胎的前杠减缓地撞击了两下公牛时，丝卡娅身体前倾隔着车窗玻璃抓拍了两张照片。公牛被撞倒后，捕公牛车停了下来，公牛被车前杠压住，不停地喘着粗气挣扎着。看到这种情形，丝卡娅不禁屏住了呼吸，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它没有受伤，”凯利安慰她道。这时三个捕公牛手从车中跳了下来。“这就是捕公牛的技巧所在。”

三个捕公牛手熟练地迅速将公牛的蹄子捆在了一起，这时丝卡娅问道：“以后将如何处置这条公牛呢？”

“等一会儿将会开来一辆卡车，”凯利解释道，“然后用绞车将它吊上车运走。有些壮实的公牛性子太野，不肯老老实实地随牛群行进。为了避免出麻烦，许多牧场主会就地枪杀了它们。但我们一年可以在它们身上赚五万澳元，有时可以赚到十万澳元，所以贾拉认为花些人力物力将它们捕获起来还是划算的。”

“我们现在可以下车了吗？我想拍几张近景照片。”

凯利这回没怎么踌躇就答应了：“好吧，那些男孩子就吃这一套。”她也跟着从车中钻了出来，倚着驾驶室的门等着，而丝卡娅则朝那条被捆住的公牛和三个捕公牛手走去。当她双手捧着照相机走近时，他们咧着嘴笑着，用手抬起头上的草帽朝她举了举。



“你们不在意吧？”她问道。

“拍吧。”他们其中的一个回答道，“你们的意见怎么样，伙计们？”

另外两个捕公牛手高兴地表示赞成，并在公牛旁边摆好了拍照的姿势。一个小伙子将身子倚在那辆沾满泥土的捕公牛车的引擎盖上；另一个将一只穿着短筒靴的脚踏在那条可怜的公牛的肋部，俨然是一副白人职业猎手的模样；另一个则将草帽推至脑后，两腿分开，两手的拇指插进了腰带，站在了第二个小伙子的身旁。

丝卡娅后退了几步，以便将那条公牛、捕公牛手和捕公牛车都收在取景框里，然后说道：“我想再拍几张。”她又退后几码的距离，调整了一下相机的镜头，将凯利和尼桑卡车也收进了取景框内，并取了红色的土地和那一片灌木林为背景。此时，她可以听见林中传出的狗吠声。她按下相机的快门时直升机也飞了过来，她举起相机又拍摄了一张直升机的照片。然后，她又后退了几步，将取景器从尼桑车和后面的灌木林上移开，从另一个方向将捕公牛手及其身后广袤的红土平原、稀疏的植被以及泛白的天空都收入取景框内，意欲拍下一张将人、人造机器与粗犷雄浑的澳大利亚自然景观进行鲜明对比的照片。

直升机震耳欲聋地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着，三个捕公牛手恶作剧般地攀上捕公牛车的前护栏，用一只手拉住栏杆朝她摆着各种拍照姿势。她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取景框中的影像，忽然发现有什么物体在镜头前一闪而过。她放下了照相机，只见三个捕公牛手惊慌失措地跳下捕公牛车，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车内。她又看到凯利先是向



前冲，然后又玩命地朝尼桑车奔去——一条体形庞大、长着一对坚硬无比弯角的公牛张开流着涎水的大口喘息着径直朝她扑来，后面跟着两条穷追不舍的牧犬。

紧接着，一个男人骑着马尾随着牧犬从林中冲了出来——贾拉手扬着缰绳，用双脚用力踢着“疾如月光”的两肋，将前身紧贴住马的脖子跟在公牛后面朝丝卡娅这边飞奔而来。

必须找一棵树，丝卡娅心里暗暗叫道，同时惊慌地朝四周张望着。最靠近她身边的一棵树太小，树身又细又短。她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转身欲逃，但却被地面上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脚，虽然没有被绊倒，但为恢复身体的平衡却减慢了奔跑的速度。下意识中她觉察到了捕公牛车已向后退，放开了那条已被缚住的公牛，尼桑车也朝前冲了过来，但占据她的整个身心的依然是那条低头朝她猛冲而来的公牛。她将身子急速地闪到一边，想给公牛让出一条去路，但公牛却扭身仍然朝她扑了过来。公牛此时又怕又急，眼中只有她的身影，知道她就是它的敌人——人类。

她发现公牛的时间太迟了，公牛奔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她逃跑的速度。她现在惟一的指望就是静待那一时刻的到来，那就是当公牛冲向她时，像斗牛士那样躲过牛角的致命一击——除非贾拉的坐骑能够先于公牛冲到她的面前。但现在他骑的马虽然已逼近了公牛，但仍然还差着几码的距离。

她拎着照相机的背带，将手尽量朝侧面伸出去，不停地左右摇晃着照相机，试图借此来分散公牛的注意力。她紧张得口里发干，凭本能感觉到贾拉在对着她喊着



些什么，但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却盖住了其他的一切声响。

她已经能够看见公牛怒气冲冲的黑色眼睛了。这时，贾拉骑的马已几乎与公牛并驾齐驱，他在马上俯下身去，用钉着马刺的靴子在马的两肋上踢了一下，然后从马背上飞身跃下。在扬起的一片尘土中，那匹狂奔的公牛突然倒在了地上，但巨大的惯性仍然使它和在它身后拽着它尾巴的男人向前滑动着。

那两辆汽车也几乎同时赶到了这一地点，在倒在地上的公牛的两侧停了下来。当公牛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时，捕公牛车向前滑动了一公尺的距离压住了它，然后缓慢向前移动，直至铁杠将牛的肋部完全压住。这时，捕公牛手从车上跳了下来，用绳索捆住了公牛的四条腿。

“丝卡娅！”脸色吓得苍白的凯利从尼桑车上跳了下来，一把搂住丝卡娅的肩膀，焦灼地问道，“你没事吧？”

“没事，”她全身仍然在不停地发抖，“贾拉——”

“他会杀了我的，”凯利呻吟着说。这时贾拉已将那头公牛交给捕公牛手处理。他从地上爬了起来，捡起落在地上的草帽，用它掸了掸衬衣上和厚毛头斜纹棉布裤上的尘土，用袖口在额头上抹了一把，然后大步流星地朝她们奔了过来。

看到贾拉的来势不善，凯利松开搂住丝卡娅的手畏缩到了一边。丝卡娅站在原地未动，但当她看到他沾满了汗水和红土的脸颊，袖口上新扯开的口子 and 手腕上血肉模糊的伤口，以及他那一副目露凶光、咬紧牙关的模



样，她不由自主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第十二章

直升机已飞离现场，螺旋桨旋动的轰鸣声消失了。丝卡娅将她那只未拎着照相机的手伸出去试图抚摸贾拉的胳膊，“你受伤——”

她的话尚未落音，他的双手就已紧紧抓住了她的双肩，将她拢在胸前，那条胳膊也被挤压在两人的身体之间。他用嘴猛然压住她的双唇。这种狂放的亲吻方式与其说是爱抚，倒不如说是一种侵犯。她的头向后仰，两只乳房被紧紧地挤压在他那厚实起伏的胸膛上。

亲吻是短暂而摄人心魄的。然后他抬起头，手依旧抓着她的双肩，两眼因情绪的狂热而炯炯放光，“你以后可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他嘶哑着嗓音低吼道。

“对不起，”丝卡娅细声说道。

但他的目光已越过她的肩膀盯住了他的妹妹，恫吓道：“至于你——我回家后再跟你算账！”

“这不是凯利的错。”丝卡娅争辩道。

“是的，是我的错。”凯利可怜兮兮地说道，“我原本不应该让你下车的。”

丝卡娅挣脱贾拉的双手，将身子转向了凯利：“你



也不知道——”

“她知道得一清二楚，”贾拉冷冷地反驳道，“当场上正在赶公牛时，人站在场地上是十分危险的。”

“当她快步离开汽车旁时，我喊过叫她回来的，”凯利说道，“但是直升机——”

“对不起，”丝卡娅也向她道歉，“我没有听到有人喊。”

“你当然听不到，”凯利赞同道，“我想李在上面也一定急得不行了——她在上面是能够看到这一切的。我想她曾试图使它改变奔跑的方向，但是没有成功。我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直到这头该死的畜牲从林子中窜了出来，通过我的面前径直朝你冲了过去。那些男孩子正忙着在镜头前摆姿势，除非公牛已冲到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否则他们是看不到的。”她耸了耸肩，“然而，贾拉说的不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让你呆在尼桑车内的。”凯利眼瞅着贾拉，又说道：“她事前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她只不过是给捕公牛队的小伙子拍几张照片罢了。再说有他们在她身边，就更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是啊，”丝卡娅帮腔道，“算我倒楣——只不过是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罢了。当捕公牛队就在身边的时候，你怎么能责怪凯利使我处于危险的境地呢？”

“好了，”贾拉厉声说道，语气中丝毫没有被说服的意思，“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次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凯利，把我的妻子送回家去！”

“你的胳膊——”丝卡娅又一次试着抓住他的袖口



想查看一下他的伤情，但贾拉不耐烦地挣脱了她。

“只不过是擦伤罢了。我更担心的是你。”他伸出一只有力的胳膊搂住她的腰，不由分说地拥着她向尼桑车走了过去。凯利坐在了驾驶员位子上。“你确实没有问题吧？”

“我哪儿都没有撞着，”她抗议道，“谢谢你。我只不过是受了一点儿惊吓罢了。而且我惹了这么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

“以后注意一点，”他将一只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停顿了一下。“并不是你一个人受到了惊吓，”他说道，将放在车门把手上的手抬起用大拇指抚弄了一下她的嘴唇，“我伤着你了吗？”

她的双肩现在可能已经红肿了，但她却朝他微微一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想不会比被公牛顶了一下坏。”

他用手抬起她的下颏，俯下身去用嘴轻轻地触了一下她的嘴唇，算是一种无言的道歉。然后，他拉开车门，将她推上车，将车门用力关上。“小心点开，”他隔着没有玻璃的车窗告诫凯利，然后朝后退了两步。

捕公牛车给她们让开路，疾驰而去。车上的小伙子们对她们挥着手，打着唢呐。凯利发动了汽车引擎。

她一脚踩下油门，卡车开始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行进。“我最好是直接把你送回家，不再兜圈子了。”她心不在焉地冲丝卡娅笑了一下。

“是因为贾拉这么吩咐过吗？”

“他是老板。”此时她们遇上了一支摩托车队，凯利朝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挥了一下手，“谢谢你刚才替我打掩护，但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不该破坏规矩的。”



“有一个哥哥当自己的老板，一定很难对付吧？”

“那倒不一定。我推测当有外人在场时，他会尽力注意不要把家事和牧场上事混杂在一起。”凯利打了一下方向盘，使车躲过凸起在红土地面上的一块石头，然后又笔直前行。她瞥了丝卡娅一眼：“贾拉这个人心地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迁就他，他就会替你决定一切。他以前想送我上大学，为这事我俩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我说我这个人不宜做学问，如果让我呆在奥珀尔牧场，学会如何管理一个牧场，我会感到更幸福，才最终说服了他。”

“但你违背了他的意愿。”

“你有时不得不这样，”凯利又斜瞟了她一眼，“我想他总是认为他对我们负有责任。”

“你母亲是一个干起事来效率极高的女人。”

“是的。她负责料理家务，而且是一家之主。但贾拉是牧场的老板。母亲在年轻时帮着牧场干了不少活，但她总是将如何经营牧场的决定权交给了父亲。而且我父亲也一直在这方面栽培贾拉，让贾拉接他的班。当然，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事情会来得如此突然。你知道我父亲过世时贾拉才二十岁吗？”

“是……怎么过世的？”

“贾拉没把这事告诉你？在牧场修筑一条水坝时，他开的一辆拖拉机翻了，将他扣在下面压死了。”

“真可怕，对不起。”

“是的，我们当时都惊恐万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但是我母亲……我想她非常怀念他。我猜想当你多年挚爱着的人死去时，你永远都不会



从失去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可怜的贾拉不得不快速长大。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姑娘，而他在我眼中已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他那一段日子一定过得非常艰难。他干得不错。”

“那么你呢？你想自己经营一个牧场吗？”丝卡娅好奇地望着她。

“我想是的，但不会是奥珀尔牧场，因为贾拉已经与它联成一体了。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在另一个牧场申请得到一个经理的职位的。”

丝卡娅沉思般地说道：“在我看来，内地仍然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是的，但也有一些牧场是由女人所拥有和经营的。我想我能说服某个牧场主给我一份管理工作。关于贾拉我应该再声明一点，当他理解我的心思后，就再也没有挡我的道了。”

当那些需要装上卡车运走的牲畜被赶进圈栏时，丝卡娅和贾拉的母亲开着轻型越野车赶到了那里。

她看见贾拉站在圆形中心场地的外面，就挺起肩膀朝他走去。贾拉一只脚踏在低处的栅栏上，将写字板搁在膝上记着数字。

他不可能听得见她走近的脚步声，但当她与他还有几码的距离时，他却扭过头来。他直起身子，眯着的双眼上面眉毛拧成了一团。他看了看她的身后，然后说道：“丝卡娅，回到车子里面去。”

“我保证不会碍事，我只是想拍几张照片……”

“你想拍多少张就拍多少张——只是要呆在卡车里



面拍。”

她望着他，知道再争辩下去毫无用处。如果她不转身的话，他可能会一把挟起她，亲自将她放在驾驶室里的座位上的。“天太热了，”她喃喃地说道。

一丝诡异的笑容掠过了他的嘴角：“驾驶室里会凉快一点——至少那里晒不到太阳。”他向前跨了一步，快速地吻了她一下。她戴的草帽的边沿碰到了他的草帽，那只她从杂品存储室取出的草帽被系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绊住，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有人吹响了口哨。丝卡娅后退了一步，同时贾拉的手滑过她的背部落在了她的腰际上。他的双眼霍然发光：“嗯，做个乖女孩，照我说的去做！”

丝卡娅两眼冒火，但她紧抿住双唇，转身朝轻型越野车的驾驶室走去，同时心里愤然回忆着刚才的一幕，即使她心里明白圈栏之地决不是夫妻间争吵的合适场所。

但她却老实实在地在驾驶室里一直呆到牛群全部被赶到圈栏里过夜。然后，贾拉将坐骑的缰绳交给了凯利，一屁股坐在了驾驶座位上，开车将她和他的母亲送回家。

埃拉径直走进了厨房。贾拉用一只手搂住丝卡娅的肩膀，打开了杂品存储室的门。她同他一道走了进去，并从地上拿起了一只水桶。

“你要干什么？”贾拉不解地问道。这时，她正在打开一桶奶粉的盖子。

“我要去喂那只牛犊。”

“牛犊？”

“你没有注意到吗？”她略带负罪感地问他，“我们——凯利和我将它带回了家，就是牛炸群时掉在后面的那只牛犊。当……当我们……嗯……碰上那头公牛时，它就在车上的笼子里。”

“我当时正忙着尽量使你不要被担架抬着送回家。”

如果当时那只牛犊蜷缩着身子躺在铺着干草的尼桑车厢底部，他可能没有看到它，她推测道；或者他当时只注意到了危险的场面，无暇顾及到它。“我想那头母牛可能靠不住。再说，如果你们没有找到那头母牛，或者母牛找不着这头牛犊……唉，我不能扔下它不管。”

“那么你一直都在喂它了？”他低头望着她。

“每天早晚我都喂它，它发育得好极了。”她骄傲地说。

贾拉瞅着她将奶粉搅匀。当她准备提起水桶时，他接过来，拎着它来到房子外面的一个圈地，这个圈地是凯利和她利用牧场两个外屋间的空地圈成的。

他用不悦的目光打量了一下那只牛犊，但在口头上并没有反对丝卡娅喂养它，只是警告她说：“当心不要将它喂成了宠物。它不会总是一只可爱的牛犊的，我不愿意看到有一头半驯服的庞然大物在房子附近溜达。”

丝卡娅再也没有央求别人带她去赶牛的外场了，同时贾拉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说他不希望在宅地圈栏那里看见她的身影。他是那天回家后的晚上两人准备上床时说这番话的。那时她已换上了睡衣，正在拉上窗帘。他洗完澡光着身子从浴室中走了出来，洗过的头发湿漉漉地紧贴在脑门上。“离宅地圈栏远一点，”他告诉她。当



她转过身欲张嘴反对时，他紧接着说：“那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我只不过想去那儿拍几张照片，”丝卡娅争辩道，自卫般地扬起了下颔，“我不会碍事的，我保证，并且再也不会发晕了。我近来身子感觉好多了，再也不感到恶心想吐——”

“不行！”

不行？她气愤地喊道：“喂，我知道牧场上的事你说了算，但是——”

“是的，我说了算，”他冷静地说道，把她气得直喘气。“并且我要你离圈栏远一点。我可不希望再出什么意外。”

“但是发生那种事的几率是极小的。你们赶回宅地的牛群中没有几头凶猛的公牛，不是吗？”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如果那些蠢小伙子没有在照相机镜头前摆身弄姿，当那头畜牲从灌木林中奔出来朝你冲去时，他们就会及时发现它。在圈栏里你只要将那个玩意儿对准他们，他们就会刻意地摆出各种身姿，以便你给他们拍照片，把正经事都会抛在脑后了。我可陪他们玩不起——”

“我相信他们不会——”

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不了解他们。只要身边一有女人出现，他们中间有的人就会装疯卖傻，作出一些哗众取宠的动作来吸引你和照相机的镜头。这是一种男性的本能。”

“你身上似乎并没有这种本能。”丝卡娅揶揄他道。

贾拉咧嘴一笑，“我从马上跳下来死命拖住那头杂



种畜牲的尾巴时，你说我是在干什么？而且我还告诉你一点——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经历那可怕的两分钟了。”

他那样做并不是想哗众取宠，而是极可能挽救了她的性命。想到这一点她觉得如果再与他争辩下去，就会显得自己的器量太小了。

“房子和花园，以及附近的地方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贾拉说道，仿佛在给她发一份安慰奖似的，“但是不要靠近圈栏。”然后，他将她拉入怀中，满怀深情地喃喃道：“当我看到你呆呆地站在那里，等着公牛将你挑倒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不想你发生任何意外，也不希望呆在这里的小贾拉发生不测。”他的双手从上往下抚摸着她的身体，将一只手放在了她的小腹上，然后低头亲吻着她。不过片刻的工夫温柔的体贴激化成了强烈的欲望，几分钟后他将嘴唇紧贴着她的头发低语道：“我们上床吧。”

丝卡娅拍摄了一些经过家门口的大型公路运载卡车的照片。这些车都是一些挂着两节、三节甚至四节双层拖车的庞然大物，它们轰鸣着运走了已被牧场卖掉的活牛。卡车司机们朝她做着各种手势，其中有一位司机竟缓慢地将车停了下来，当丝卡娅如他所愿地给他拍照时，他傻乎乎地冲她咧嘴一笑。

有些牧工嬉皮笑脸地摆出各种夸大的强壮男子汉的架式让她拍照，直到贾拉提醒他们还有正经事要做，不要再装电影明星了，他们才悻悻地离去。丝卡娅联想到如果他们正在从事将牛分类、装上卡车这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时，她手拿照相机出现在他



们面前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

当照片冲洗出来后，她将各人的照片分送给各人。在贾拉生日那天，她将一幅在池塘边一只朱鹭迎着朝阳振翅而起的照片装在镜框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

他似乎非常欣赏这件生日礼物，将它挂在了餐室的墙上。

那只牛犊明显地增加了体重，随即又变得腿长而壮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它就能自己吃草了。就像宅地围场中的其他同伴一样，它被及时地阉割并打上了烙印，与被赶回到宅地围场的一群牛一起又被放归到开阔的灌木丛围场中。丝卡娅眼瞅着它随着一些断了奶的牛犊小跑着离去，心中交织着一种既高兴又悲伤的复杂情感。她心里一直牢记着贾拉的告诫，甚至都没有给它起一个名字。

八月间，奥珀尔牧场上来了一拨又一拨的访问者。他们都被安排在先前的牧工生活区住下，宅地上每日举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参加营地选拔赛的选手带着自己的坐骑从新南威尔士和西澳大利亚远道而来，因此宅地四处都散放着一些运送马匹的挂车。

现在，丝卡娅已经知道营地选拔赛是怎么回事了，她急切地想亲眼目睹这种运动是怎样进行的。

贾拉告诉她要“穿得漂亮些”，她穿上了一件自己手工制作的柔和的棉质上装，上面点缀着由鲜艳的红色及朦胧的紫色和蓝色交织的花卉图案。她最近一次去芒特艾萨作例行孕期检查时，在那里买了一顶宽大质朴的



草帽，她在上面插了一些干花作为装饰物，并在上面点缀了一个同衣服花卉图案相同的松软的缎带蝴蝶结。

来访的女客人中有的衣着讲究，有的也就是穿着牛仔裤或厚毛头布裤罢了。有些来宾是她在上次派对上见过的。梅根·波因特将她最近的一批付费客人也带来了，他们是一队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讲法语的旅游者。听说丝卡娅能讲法语，他们既惊奇又兴奋，其中的一些男人便向她大献法国式的殷情。

当她转身向另一堆人群走去时，贾拉皱着眉头问她：“他们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她娴静地答道，“只不过是一些恭维话罢了。”

“是吗？我希望你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话，最好对你只动口不动手。”

“不要像个野蛮人似的，”她告诫他说，“他们都是些有教养的人。”

“他们恨不得用眼光将你的衣服剥掉，”他冷冷地说道。

“法国男人懂得如何欣赏女人。”

“那么就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欣赏别的女人吧。”

丝卡娅笑了。他的嫉妒中掺杂着几分骄傲。他喜欢拿她在众人面前炫耀，这可以从他坚持要亲自将她介绍给每一个客人这一点上看出来。“以我目前的状态，有人愿意看我，与我交谈，似乎认为我还有……吸引力，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你还有什么可疑的吗？”贾拉问她道，“你当然仍旧有吸引力——而且简直是妙不可言。难道我没有经



常告诉你这一点吗？”

“但你是我的丈夫呀。”

他的眼光闪烁着，一丝微笑爬上了他的嘴角：“那么我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问题是，”她用双手掩住衣服下隆起的腹部，耐心地对他说解释道，“这是你干的结果——所以你肯定会说服我，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外貌。”

他的一双温暖有力的大手盖住了她的双手，骄傲地说道：“我很高兴这是我干的结果。如果这帮从法国来的家伙能够证明我并不是惟一个认为你漂亮的男人，那么我想我也只能容忍他们对你抛媚眼了。”

“他们并没有对我抛媚眼！他们都是一些成熟的男人，决不会公开抛媚眼！”

“嘿，”他用双手将她的两只手举起，轮换着亲吻了一下，摆出一副颇具戏剧性的夸张姿势，“怎么样？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取悦女人的。”

“我明白，”丝卡娅冷冷地说道，将一只手又放回了腹部，“要不然，我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的？”

客人中有一位是杂志的自由撰稿人，平时喜欢摆弄照相机。当他看见丝卡娅的彭特克斯牌相机后，就开始与她交流摄影的经验，然后又谈到了他为之工作的那些杂志。不久，他们就发现对彼此与之工作过的艺术指导和摄影记者都非常熟悉，话题也就愈来愈深入。“当然，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他告诉她说，“前些日子听到有人议论过你。实际上，他们说你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我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竞技项目从孩子骑体型各异的小马比赛开始，大人们不断给他们加油鼓劲，并抚慰那些失败的或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孩子们。然后，正式比赛项目开始了。

贾拉在遮阳伞下放了两张折叠椅，将他母亲和丝卡娅安顿坐好，他自己则将身子倚在旁边的护栏上。

竞技会设有男子和女子比赛项目，以及自由参加的比赛项目。营地竞技比赛项目是从实际赶牛劳动中演变而来的，为的是提供一个正式的表演场地，让牧场马及骑手表演从牛群中赶出选定的一头牛并完成规定动作的技巧。

“我想这就是一种美国西部的放牧人竞技会吧？”丝卡娅问凯利道。

“嗯，两者都要用到马和牛，但表演的内容不同。我们这种竞赛只要骑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危险性要小得多。以前有些牧工在闲暇时间会私自举办放牧人竞技会，后来贾拉取缔了这种活动。如果那些不安分的牧场徒工傻乎乎地想扮演美国西部牛仔的角色，飞行医生就会拒绝来给他们接上摔断的骨头和医治他们的脑震荡。当他们受伤后，我们用工时人手又不够。”

一个圈栏中挤满了牛，给竞争选手提供了展示其赶牛技巧和骑术的场所，以考察他们干净利索地从中驱出目标牛并在外场沿指定路线将其赶到终点的能力。

埃里克获得了第三名，凯利获得了女子公开项目的第一名。然后，充当司仪的一个老牧工宣布参加奥珀尔牧场挑战杯竞赛的选手入场。这时，贾拉离开了丝卡娅身边，不久，他骑着他心爱的坐骑“疾如月光”出现在竞争选手的行列里。



当他骑的马碎步走到竞赛场外的“营地”，即那被圈住的牛群因躁动不安而扬起阵阵尘土的圈栏外时，凯利走过来将身子倚在贾拉曾经倚过的那根护栏上。“他看上去棒极了，不是吗？”她欢快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会参加比赛，”丝卡娅承认道。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靠在凯利身边，用一只手搭成凉棚遮住强烈的阳光观看着。

凯利瞟了她一眼，说道：“贾拉每次都参加此项赛事的。他是地区冠军——他没有对你提过吗？连续四届的奖杯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他没有告诉过她这件事，只是她在餐室的架子上见过那只他父亲为这种每年一届的竞赛活动捐献的奖杯，而就这还是她询问过后他才告诉她的。

与同场竞技的其他选手一样，他穿着一件长袖的衬衣，前面的一排纽扣紧紧扣住，脖子上打着领结，下身穿着一条厚毛头布裤，足蹬一双皮靴，头戴一顶牧工草帽。

“他开始比赛了，”凯利喊道。只见比赛开始的信号发出后，贾拉迅速地行动起来。

竞赛者熟练地从圈栏里慌乱的牛群中找出目标牛，骑着马在它身旁奔驰着，若小公牛跑错了方向则将它赶回正上去，此时在场外望去骑手和马已浑然一体。马蹄和牛蹄急风骤雨般地敲击着压实的泥地，扬起一股股尘土。在贾拉两只强健有力大手的操纵下，坐骑挡住小公牛的去路，将其逼回到正确的路线上，并朝外场的栅栏奔去。贾拉喊叫着叫人打开栏门，赶着那条小公牛冲进了外场。



“好！”凯利轻声喊道，“快一点，哥。”

丝卡娅的双手紧紧抓住了栅栏的上沿木条。

外场中的比赛路线呈“8”字形，坐骑的奔驰凸显出其光滑毛皮下结实的肌肉块，骑手的身子随着马奔跑的节律上下起伏着，用双手和大腿控制着马始终贴着小公牛的身旁。马匹的身子以不可思议的形状扭动着，离小公牛不过几英寸的距离，逼迫它改变着跑动的方向，引导着它跑完两个规定的环形路线。这种竞赛高度展示了人和马的力量和优雅，以及他们之间配合的天衣无缝。

在将小公牛从栅门处放归圈栏之前，人、马、奔跑如飞的小公牛共同构成了一幅完美无瑕的竞争画面。之后，小公牛忿忿不平地扬着后蹄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同伴中间。贾拉将训练有素的坐骑就地勒住，俯下身去拍了拍“疾如月光”闪闪发亮的颈部，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离开了竞技场。

丝卡娅此时发现自己一直紧紧地用手抓住面前的栏杆，早已把摄影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表现得不错，是吗？”她问道。

凯利咯咯地笑道：“几乎完美无缺。”

下一个比赛项目要求参赛者控制马匹以不同的步态通过一条设计复杂的路线，以考验马匹的灵活性与听从骑手指挥的能力。贾拉与“疾如月光”配合得十分默契，每一个规定动作都完成得准确而优美。“他又赢了！”凯利兴奋地喊道，转身抱住了丝卡娅，“奥珀尔牧场又一次保住了奖杯。”



竞赛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客人们在用完了早餐后陆续离开了奥珀尔牧场。贾拉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说道：“奥珀尔牧场这回战果辉煌，”他舒展了一下腰身，用手揉了揉后颈。

丝卡娅爱慕地瞅着他，心想他是多么英俊潇洒啊，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在圆形竞技场上迅速敏捷的身姿。“你事前没有告诉我你要参加竞赛。”她娇嗔道。

“我以前一直都是这么干的，瞒着家人很刺激。”他看了看凯利和埃里克，“我们的成绩都不错。”

“向你们表示祝贺，”丝卡娅接声应道，“你们为奥珀尔牧场赢得了荣耀。”

“你也是如此，”凯利对她说道，“那些法国人都被你弄得神魂颠倒了。”

“她的那些新喀里多尼亚的朋友们，”贾拉纠正道，“我早就瞅在眼里了。”

丝卡娅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我只不过跟他们讲了几句法语罢了。”

“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凯利一脸严肃相地对她说道，“至于你，哥，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我知道。”贾拉对她说道，但却用迷恋的目光爱抚着丝卡娅的身体。

“梅根说你在她学习日语时帮了很大的忙，”凯利对她说，“我听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嘴里叽里咕噜的。”

“她学习的热情很高。”梅根每周都打一次电话跟丝卡娅学习日语发音，而这次营地竞技大会无疑又给她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复习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温习外语的好机会。”



“你以前认识那位记者吗？”埃里克问道，“我看见你给他看你拍摄的照片。”

凯利插嘴道：“他建议丝卡娅向杂志社投稿。”

“什么样的杂志？”贾拉问道。

丝卡娅答道：“他提了一两本杂志的名字，认为它们可能会刊登反映内地生活的照片。”

贾拉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她：“你感兴趣吗？”

“但是……我想我的水平可能不够。”

“如果他认为你能行——”凯利说道，“干吗不试一下？他似乎在极力鼓励你做这件事。他说过你有机会吗？”

“他说以前与我一起合作过的一个艺术指导现在在一个旅游杂志社工作。”

“那么这就是一条路子，”凯利说道，“与他联系一下。”

“是呀，”贾拉鼓励地道，“为什么不呢？”

当天早些时候在床上时，贾拉将丝卡娅抱在怀里，“你以前认识那个记者吗？”他问道。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都是吃时装这碗饭的，他见过我拍的时装照片。圈子里的有些人我们俩也都认识。”

“你怀念它吗？”他问她。

“怀念什么？”

“你的工作。那种辉煌、赞美以及……刺激？”

“不！”她向他保证道，“再说，怀念又有什么用呢？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她用手掌抚摸着隆起的腹部。



“我从来都看不够你。只是我把你弄成了这副模样，心中有点内疚。”他用手掌覆住了她的手，语气中有一丝负罪感。

“别这样，”她恳求道。许多男人碰到此种情况都会逃避自己的责任，让女人独自承受这一切，但贾拉并没有这样做。“你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内疚的，我……很幸福。”

他的手在她身上移动着，接着扭动着抬起身体，将她压在身下，并引诱她张开了双唇。她用双臂抱住他的身子，头舒适地落在枕头上，身体内涌动起一股欲望的暖流。



第十三章

牧场上的赶牛活动被一场反季节的雨阻延了，几天来，贾拉、埃里克和凯利无奈地被困在了家中。贾拉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牧场办公室里，但至少每天晚上丝卡娅都享受着与他独处一室的温馨时光。有一天当他走进书房时，发现她正在浏览着书架上摆放着的书籍。

“想找一本书看看吗？”他问她。

“不是的。我被这些古籍迷住了，还有这些签名。这本书一定是你祖父传下来的。”

他瞅了一眼那本书衬页上工整的手写体签名，证实道：“是的，这是我祖母送给他的礼物。”

“对这些保存得很好的古籍，你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吗？”

“我想是的。打我记事时起，它们就一直放在这儿。我想，除了对家族之外，它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的用处。你经常呆在这儿吗？”

“不是的，但这个房间很舒适。”

贾拉用眼光四处打量了一下，赞同道：“我也一直很喜欢这个房间。”他将身后的门半掩住，走到她的身



边，从她手中取下书放回到书架上。他用双臂围住她的身子，低头望着她，关切地问道：“身体感觉还好吧？”

“我现在感觉很好。你母亲说中间几个月是孕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这时不再感到恶心想吐，而身子也不是太沉。”

他缓慢而悠长地吻着她。这时有人走进了隔壁的房间，他抬起头来。“该死，”他轻声咒道，“你认为他们会相信我们是坐在这儿读书吗？”

丝卡娅摇了摇头：“可能不会。”凯利和埃里克经常会对他们间的亲昵举动会意地扬扬眉毛，斜眼瞟他们一眼，嘴角露出会意的笑意或嘲弄地说他们中间有一对爱情鸟什么的，丝卡娅开始能够理解当初贾拉为什么要对他的弟妹们隐瞒他的私生活了。

“来吧。”贾拉咧嘴笑道，将她按在一把椅子上，往她手中塞了一本书。然后，他匆忙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在离她有几码远的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将书打开。

这时，凯利推开了书房门，喊道：“丝卡娅——你知道贾拉在哪——”

贾拉从书本上抬起头来，装出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他刚才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似的。丝卡娅亦尽力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手捧着贾拉刚才塞给她的书朝凯利转过身去。

“凯尔，你找我吗？”贾拉问道。

他妹妹用充满狐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俩。“是的——牧工中有一个男孩说你答应过在赶牛期结束后给他推荐一份工作的，他想你现在可能有时间……”

“哦，是的。”贾拉好像极不情愿地合上了书本，



“是汤米。告诉他在办公室等我，我一会儿就过去。”

“好吧。”凯利在书房中逗留了一会儿，显然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有点迷惑不解，然后退了出去。

贾拉将手中的书放回书架，又走向丝卡娅身边接过她手中的书，瞅了一眼后不禁大笑起来。这是一本有关畜牧业的书，起码已过时三十年了。他将书放回书架，从椅子后面拥住她，用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用嘴吻住了她的双唇，两人的嘴唇热烈地贴在了一处。

“我得走了，”他不无遗憾地说道，“待会儿见。”

当雨终于停住时，牧工们又准备出发了。埃拉说道：“这场雨过后，路上至少一时不会尘土飞扬了。你们出发后，我想抽一天时间和丝卡娅去库尔雅。你觉得怎么样，丝卡娅？”

贾拉阻止道：“路太难走了。”

“路并不是太难走。”凯利争辩道，“贾拉，她还没有去过库尔雅呢。”

“库尔雅有什么好去的，”他低吼着说。

“我想去，”丝卡娅跃跃欲试地说。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特别是你还怀有身孕。”

他觉得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但当他刚一转身，丝卡娅就倔犟地说道：“如果有危险的话，你母亲就不会建议我去。我想她在这种事情上是有经验的。”

贾拉吼道：“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个鬼地方，这次赶牛回来后，我会带你去的。”

凯利的嘴角撇了一下。“那么你是不放心妈妈开车送她去了？”她问道。但是，当贾拉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后，她吓得咬了咬舌头。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告诉她说，“我猜你也想跟着沾光了？”

“那当然，”她说道，努力掩饰住自己的惊喜之情，“谢谢。”

贾拉果然是一个重诺言的人。在运载卡车将最近赶回宅地的牛运走后的第二天，他将牧场的事务交给埃里克料理，亲自开车送她们去库尔雅。

埃拉以丝卡娅怀孕为由，坚持让她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贾拉则坐在了方向盘后面。

一场雨过后，道路两旁百花争妍，一片生机盎然的绚丽色彩。埃拉对丝卡娅介绍了几种花名——山柳菊叶菊芹、澳大利亚圆叶风铃草、金链花，以及一种开着紫色洗瓶刷状花的矮小灌木，凯利称它为“羔羊尾”。

“‘库尔雅’是什么意思？”丝卡娅好奇地问道，“这是一个土著用语，是吗？”

贾拉笑了，同时摇了摇头，解释道：“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虽然它听上去像是一个土著词。专家认为它是土著用语的变异产物，或者是一个生造出来的英语词汇。这个地名可能与那儿有个池塘有关——在那儿赶牛者或旅行者可以中途停下来歇一下凉。有一种说法在一代又一代赶牛者中口耳相传，说是到了池塘那儿能‘使你凉爽’^①，因而得名。”他斜瞟了她一眼。

丝卡娅噗嗤一声笑了，娇嗔道：“你开我的玩笑？”

贾拉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又瞟了她一眼，这一次的时间比上一次长些。他用迷恋的眼神窥视了一下她的

① 库尔雅“coolya”在英语中有“使你凉爽”之意——译者注。

身体，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能那么干吗？”他附在她的耳边喃喃道，“我向你保证，谈到你那两条可爱的腿，我想的事情可比那来得刺激。”^①

丝卡娅不由得羞红了脸，在底下偷偷地踢了他一脚。

“不是开玩笑，”凯利在后座插嘴道，浑然不知前面接着发生了一些什么插曲，“他说的是事实。我的意思是，有一个语言学家曾经在这里研究过地名的含义，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我待会儿会找你算账的。”贾拉的双眼热辣辣地盯着丝卡娅。她对他扮了一个鬼脸，他不禁又忘情地大笑起来。

他们到达的这个小镇的房屋破旧不堪，都是一些又矮又简陋的铁皮屋顶房，但也看得出重新粉饰过的痕迹。在一条街上有一处看上去毫无生气的小酒店和一家百货公司，其他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景致了。但女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花了两个小时购物，并将丝卡娅介绍给了那些好奇的当地人。

贾拉领着她们到那家小酒店吃了一顿推迟了的午餐，然后驱车带她们回家。第二天，他又率领着牧工们外出赶牛去了。

当丝卡娅又一次去芒特艾萨做孕期检查时，她不顾贾拉在一旁嘟嘟囔囔地抱怨说用塞斯纳飞机运不合算，

① 此处为双关语。英语“开某人的玩笑”<pull one's leg>字面意思为“拉某人的腿”，故有此说——译者注。



买了十二盆盆栽植物，并将它们放在了卧房外的阳台上。

在她的悉心照料下，一品红、非洲紫苣苔和矮壮的盆栽无花果树生长得生机盎然。贾拉的母亲给了她一些海藻肥料，吩咐她定时施肥，但一次不能上得过多，以免将它们烧死。

她又买了一个婴儿摇篮，央求埃拉给她出主意买了婴儿用被褥、衣物以及其他必需的婴儿用品。

花园里种的番茄熟了，丝卡娅帮着家人腌渍吃不完的新鲜番茄，做番茄酱，甚至学着做番茄果酱。有时，辛辣的调味品刺激得她睁不开眼睛，但当她看到食品室几排木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的封口的罐子，想到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劳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自豪感。她甚至给它们拍了几张照片。

盛开的旱金莲和金盏花给花园抹上了一层黄红相间的斑斓色彩，有着黑白相间羽毛的鹁鸪在餐室旁的紫荆丛中筑了一个巢。丝卡娅还在花园的一处隐秘地点发现了一只造园鸟筑造的一个草巢，巢的四周用蓝色塑料片和闪闪发亮的啤酒易拉罐的拉环作为装饰物。她手握照相机隐藏在暗处，耐心地等待着，终于摄下了骄傲的鸟巢主的一张快照。这是一只漂亮的小鸟，头顶长有一簇淡红色的冠毛，就像用手工描绘上去的一样。

丝卡娅发现自己做弯腰和蹲下这些动作时愈来愈困难了。埃拉只允许她帮忙做厨房和花园中最不需要体力的活，她周围的男人都认为她现在是连一根火柴棍都举不起来了。连凯利看到她在处理日常事物中的笨拙模



样，都会时不时地跑过去帮忙。天气也愈来愈暖了，这使她感到身体发胀，十分不舒服。她现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呆在开了空调器的房间内。

她对房外的那个游泳池十分满意，只有呆在水中她才会感觉到身子轻一些，移动起来也方便一些。但只是当男人们不在跟前时她才会去游泳池里匆匆地泡上一会儿，她可不想让他们瞧见她现在这种大腹便便的模样。

十一月夏季风暴开始在澳大利亚内地肆虐，乌云密布的天空不时扯起阵阵闪电，但是雨却下不下来。然而，这种天气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丝卡娅在相机上装上广角镜头，尝试着拍下大自然的这种奇观。

牧工们将农场的一辆卡车装上盛满水的水箱，作为救火车备用。贾拉、凯利和两个牧工不停地在牧场上巡逻，以防闪电引起干草着火。牧场的一群牛在一个池塘边的澳洲胶树下吃草时全部被雷电击中死去了。

“你应该离开牧场了，”贾拉对丝卡娅说道。听到这句话她的心因恐惧而几乎停止了跳动，“我打算给你订一张去新西兰的飞机票，你最好先给你父母打个电话。”

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将她抱在怀中，小心翼翼地、默默地同她做着爱。事毕后，她躺在他的怀里，他在她的耳边喃喃低语道：“这个夏天没有你在我身旁，我真不知道怎样过。我爱你——”

“你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当然说过。”

“没有。”他曾经对她说过她很美，说过他喜欢抚摸她的皮肤的那种美妙感觉，告诉过她当他外出赶牛时想



她几乎想得发疯，但他以前从来没有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是你第一次说这句话。”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动情地说道：“你心里明白我是爱你的。我欣赏你迷人身体的每一处地方，喜欢你的每一根头发。你使我梦想成真。直到现在我难以相信你会嫁给我，允诺与我相爱，白头偕老。打我看你第一眼起，我就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东西——”

“东西？”

“人，女人，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我喜欢你的皮肤，”他用手抚摸着她的胳膊和肩膀，“你的轮廓优美的嘴唇——”他亲吻着她的嘴唇，伸出舌尖沿着她嘴唇的轮廓线舔弄着，“——你的光滑柔软的秀发。”他用手握住她的乳房，“我欣赏你的身子因为孕育我们的孩子而改变的形状，但是你的两条腿还是那么修长迷人。我喜欢看你欲笑还羞的娇媚模样。还有这块跳动的地方，”他将一只手指按住她喉咙的凹处，“有时你望着我时，它就开始跳动。你知道吗，当我一看到它跳动，就情不自禁地想跳过餐桌，或是将你拽出厨房，抱到床上去。”

他低头用舌头舔弄着那块肌肤，低声说道：“它又开始跳动了。我想和你再来一次，丝卡娅，你受得住吗？”

她受得住吗？他那一番煽情的呓语使她自以为已被满足了的情欲又重新被挑逗了起来，她的整个身子又被炽热的欲火炙烤着。她忘情地揪着他的头发，直至将他的头抬了起来，使她可以吻住他的双唇。这是他们在孩子出生前呆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她要使它在他们心



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

他开飞机送她到芒特艾萨，在那里他们换乘商业航班抵达布里斯班机场。在机场她等待飞往新西兰的航班时，他给她买了一杯咖啡。在登机口与她道别时，他说道：“孩子出生前我会赶来的。”

“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当他第一次提及她必须到外地去生孩子，而她知道他没有陪同她一道去的打算时，她就一直压抑着自己不说这句话，但现在她终于说出了口，心里明白地知道已经晚了。

他只是微笑地望着他，宽慰地说：“我也真希望能陪你一起去。”然后，他悠长地吻着她，恋恋不舍地放手让她离去。

走在登机走廊那厚实的地毯上，丝卡娅内心深处默想着他是否会为摆脱了自己的责任而舒心，哪怕只是暂时的。他近来总是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双颊也陷了下去，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显出倦怠的神情，似乎永无休止的一拨拨赶牛苦作显露了它的威力。但是每当他看到她出浴后略施淡妆，着一袭自己亲手缝制的孕妇装，或是穿一件开领极低的丝质睡衣，半露出日见饱满的乳房时，他就会一扫脸上心事重重的忧郁表情，眼中泛出心领神会的肉体欲望。

有时，在帮助完埃拉准备好晚餐后，脱下家常穿的孕妇裤和宽松的上装，在男人们归来之前把自己打扮得楚楚动人，对丝卡娅来说是一件十分耗神费力的事。但是，看到他脸上那种惊奇的表情，她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如果他累得不愿多说话，起码她可以用自己的身子



给他以刺激和慰藉，使他能在劳累后睡上一个好觉。

他会想念这一点的，她想。当然，她也会怀念这种激情的。但近来，她发现自己并不像以前那么情欲勃发，有时只希望两人能静静地搂抱在一起。但看到他充满情欲地挨近自己的身体，她故意掩饰了自己的想法，只是被动地接受着他的爱抚。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一味沉溺于自己感官享受的男人，而是在床上耐心地诱导她，想使她获得同样的身体快感。因此，抱怨是愚蠢的。要不了多久，医生就会禁止他们干这种事了。那么，在实在不能做之前，她有什么理由去剥夺他享受快乐的权利呢？特别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最终都能从同他做爱的过程中得到性的愉悦。

尽管如此，当她登上飞机，系好安全带后，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终于，在她父母面前，她不用处心积虑地每时每刻去维护那种完美无瑕的形象。

母亲杰纳妮带着丝卡娅去购买婴儿服装，尽管丝卡娅认为她自己买的已经足够多了。她又带着丝卡娅在城里的露天餐馆里吃午餐，还带她去看了几场电影，听了一场音乐会。杰纳妮还亲自为丝卡娅挑选了一位妇科医生，在婴儿出生之前全程照顾她的女儿。当丝卡娅作孕期检查时，她就坐在候诊室里等着。

丝卡娅被她母亲这种全神贯注的神态逗得乐不可支，但她知道这种热情是不会持久的——慢慢地，杰纳妮会被一种创作的激情拉回到画架旁，她的眼睛会流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别人与她打了两次招呼后她才会回



过神来。如果她这种母性的关怀能够持续到婴儿出世，那就算是一种奇迹了。

有时，丝卡娅和她父亲会为她母亲这种过分的热情而交换着蕴含着亲情和笑意的目光，他似乎被他妻子的这种心绪给弄糊涂了，大惑不解地嘟囔道：“她就是在怀着你或马克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得不拽着她出去买婴儿用品。我想她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她怀了孩子。”

丝卡娅笑道：“好了，她现在知过就改了。”

他们到另一个城市去走亲戚。一路上，扑入丝卡娅眼帘的尽是如此茵茵的草地和翠绿的树林，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掩映在如黛的山丘之间。当然，新西兰的自然景观并非总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不时降临的旱灾亦使牧场主们苦不堪言，但在新西兰决不会发生接连几年滴雨不下的要命现象，而且即使南岛上最大的牧羊场或牧牛场也不能与奥珀尔牧场的规模相提并论。

当他们返回家中时，就像他每一次回到宅地后一样，贾拉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只要手头上的事一忙完，我就坐飞机赶过来，”他允诺道，“赶野马的工作就要告一段落了。”

“你们准备拿它们怎么办呢？”她问道。

“我们可能会从它们中间挑几匹作为奥珀尔牧场或其他牧场的工作用马，但绝大部分会被宰掉用作狗食品的原料。”

她真希望自己没有问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事前没有任何征兆，丝卡娅早产了。医



生和护理人员想方设法想让孩子在子宫里再呆几个星期，但却没有任何效果。

她的母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爱怜地捋着她的头发；她的父亲则在候诊室里焦虑万分地踱着步子。她生下了一个呼吸全无的婴儿。

产后她感到全身麻木不仁，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杰纳妮在一旁为她和孩子抽泣着。就连她的父亲也是眼噙热泪，怜爱地拍着她的肩膀，口中喃喃地抚慰着她，说她今后一定还会怀上孩子，健康的、完美的孩子。

丝卡娅却没有哭泣。即使是贾拉匆匆地来到床前，手中拿着一把花商用紫色的包装纸束着的鲜花，神色凝重、两眼含泪地将她紧紧拥在胸前，她也没有流泪。

“真是对不起，”他将脸紧贴住她那冰凉的面颊说道，“让你独自一人承担这种痛苦，我真是对不住你。”

“我并不是一个人，”她淡淡地回应道，“我母亲一直陪伴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用双手扳住她的肩膀，审视着她的面部表情，“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她耸了耸被他握住的肩膀：“他们说情况还好，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那个孩子，他……他们说他的内脏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全，这就是他……夭折的原因。我看过他，看上去很正常，手脚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生下来之前……他就——”

“是的，我知道。你母亲在电话里将一切都告诉我了。而且，我刚才也问过了护士长。”

“贾拉，真是对不起。”他真的想要这个孩子，而这

也是他娶她的原因，“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别这么说。”贾拉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神色黯然的脸庞上显露出了几道皱纹，“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结局，他们对他也无能为力。”

丝卡娅心中被一股无名火炙烤着，不由地紧紧咬住了自己的舌头。贾拉笨拙地绞尽脑汁想抚平他们俩心中的创伤，她没有理由责怪他，但她内心深处却想大声诅咒这不公的命运。她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提道：“他们问过我们是否要为他举行一个葬礼。”

“当然啦，”他用探询的眼光凝视着她，“这没有什么问题吧？”

她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

“就埋在这儿？”他问道，“你不想将他带回奥珀尔牧场安葬？”

“那么做十分麻烦，不是吗？”如果真要这么办，则必须填写各种申请表格，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手续十分繁琐。另外，他们又怎样能将那口小棺材通过塔斯曼海运到芒特艾萨，最终运抵奥珀尔牧场呢？他们肯定不会允许在飞机客舱里放一口棺材的。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棺材放在货舱里的悲凉情景，不合理性地认定她不愿意让她的宝贝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冷冰冰的货舱内。“不，”她说道，“我要把他葬在奥克兰。我不想张扬，只要我们俩和我父母在场，”她补充道，“你同意吗？”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案了，也是最简便的。一切由我来办理。”

“你母亲近来怎么样？”她礼节性地问道，“还有凯利和埃里克呢？”



“他们都好。他们托我向你问好……当然还对你表示同情。”

“他们真是太好了。我的母亲十分失望，她一直盼着能抱上外孙。”

她一直都猜不透他母亲的心思。她为了儿子的缘故，对她来到奥珀尔牧场，成为凯尼家庭的一员勉为其难地持一种欢迎的态度，但丝卡娅内心深处感到她对这桩婚姻的保留态度始终没有消除。丝卡娅并不是他的家庭希望他娶的那种类型的妻子，现在孩子又夭折了，而这个孩子又是他决定要娶她的主要原因。

“每个人都对这件事感到失望，”贾拉宽慰她道，“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你。”

“我很好，”她坚持道，“只是有点疲倦。”这只是一
种保留的说法，她实际上感到心灰意冷，打不起一点精神来。

他抱紧她的身子。她的两只胳膊毫无生气地垂着，她甚至不想抬起手来搂住他的背。

他亲吻了一下她的面颊，小心地将她的头在枕头上安顿好，劝她道：“试着睡一下吧。”

贾拉亲自将婴儿的棺材运到了墓地，牧师作了简短的祈祷，这时杰纳妮又一次痛哭失声。接着丝卡娅将一束白色玫瑰放在那新堆起的一蹒黄土上，然后他们就回到了她父母的家中。

贾拉对她呵护备至，她隐约地觉得他也十分伤心。晚上，他俩睡在她父母家空出房间的那张床上，但当他将她抱在怀里时，她却将身子僵挺着。



“我知道我们不能做爱，”他说道，“但我想你可能愿意被搂着。”

他想抚慰她，可能他自己也想被人抚慰。丝卡娅努力想使自己的身体松弛下来，但她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坚硬的结，犹如仇恨般不易解开。她推诿道：“我累极了，贾拉。我只想睡觉。”

以前有许多次她都是在他们做完爱后，躺在他的怀里酣然入睡的，但他此时却不想挑明这一点。他松开手，吻了吻她的额头。“那好吧，”他心平气和地说道，“晚安，亲爱的。”

丝卡娅表面上过着平静如常的日子，有时脸上还会露出淡淡的一丝笑容。有一次她还惊奇地发现自己被父亲话中的幽默逗得开怀大笑。但是在她内心深处，某种心绪已随着婴儿的夭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贾拉竟然住了下来。“夏天是雨季，”他对杰纳尼解释道，“这时在牧场上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我们在家时已经商量好了，我将在这里呆到丝卡娅生产六周后的身体检查。然后，当她准备好了以后，我们一起乘飞机回家。”

回到奥珀尔牧场上的家中。

六个星期的时间平淡地过去了。当她去做体检时，医生说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而当他问及她情绪方面的状况时，她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说她自从失去孩子后一直在找心理专家咨询，心绪也恢复得不错。她隐瞒了内心感到空虚的感觉。这可能是不正常的，但她将它归咎于自己陷于失去孩子的悲痛无力自拔所致。



“现在夫妻间恢复性生活已没有什么问题，”医生用就事论事的口吻说道，“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考虑怀孕的事情。”

贾拉并没有向她询问体检的细节，只是问她是否一切都好，对此她暗中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他将她搂入怀中，说道：“丝卡娅，一切都过去了。你遭了一回罪，但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孩子。毕竟，我们俩的生育能力是很强的。”他的话语中有一丝揶揄的味道，丝卡娅心中突然涌起一股闷火，身体不由地抽搐了一下。

他将嘴唇紧贴在她的双唇上，但丝卡娅却扭头躲开了，搪塞道：“医生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考虑这种事情，还需要一段恢复的时间。”

“当然，我们不着急，可能再过几个月也不迟。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不能做爱，是吗？”他吻了吻她的额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采取避孕措施。”

丝卡娅用生硬的语气顶他道：“你以前采取的避孕措施并不十分有效。”

“那倒是的，”他承认道，“但总找得到更有效的方式的。医生在这方面没给你些什么具体意见吗？”

医生确实提了几条建议，她也曾经答应可以考虑。“我还没有准备好，”她说道，“我觉得……这也太快了。”

他摸了摸她的脸蛋和头发，无奈地说道：“好吧，我就看看你解渴吧。”

在这之后的每天晚上，他都只亲吻她一下，道一声晚安，然后侧身躺在床的一边，碰都不碰她的身子一下。但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他就吵着要回奥珀尔牧

场，两天之内他们就乘飞机返回了澳大利亚。

奥珀尔牧场上的夏天热得能令人窒息，而持续不断的雨水使空气显得更加湿闷难耐。丝卡娅对房间中装有空调器感到万幸，她简直不能忍受户外的灼人温度。

在丝卡娅和贾拉回家之前，所有为婴儿准备的物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从来没有过问婴儿摇篮、满满几抽屉叠得整整齐齐的漂亮的婴儿服装——许多都是邻居和朋友送的，以及成叠的婴儿尿布的下落，可能是埃拉和凯利都将它们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了。

在雨季里，牛群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牧场上游荡觅食。天气太热，不便赶动它们，而且这么做对牧工和牛群都不利。这时，男人们都聚集在工棚里，卸下各式牧场用车辆的发动机，清洗和修理因灰尘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损坏的部件。他们花费大量时间调整马达的转速，换下磨损的部件，为下一个赶牛季节作着准备。同时，他们还抽出时间来修缮住房。

不过，他们工作的时间比在干燥的冬季要短，而且是在房内进餐，包括上午和下午的休息喝茶时间。丝卡娅强打起精神为他们准备食物。

当丝卡娅不在家的时候，埃拉替她照料着阳台上的盆栽花草。丝卡娅有气无力地接手替它们浇水施肥，但已全然没有了那种看着它们争奇斗妍的闲逸心绪。三盆非洲紫苣苔枯萎着死去了，她仍然让它们呆在原处，懒得去管它们。她有着一一种怪异的报复心态：希望它们都死去。

一天傍晚，当埃拉拉上餐室的窗帘时，窗帘布却在



她手中撕裂了。她厌恶地大叫了一声，说道：“真讨厌。我知道太阳光使它们都褪了色，但这些窗帘布都脆坏了。我们必须买一些新的窗帘布。”

“这要等到冬天才行，不是吗？”丝卡娅问道。因为在这个季节里跑道上泥泞不堪，塞斯纳飞机的轮子深陷其中无法起飞，因此公路是惟一与外面联系的通道。但是，有时溪水会连续几天漫过路面，汽车根本无法通行。

“我们可以邮购。上次来的邮寄品中有一本邮购商目录。”邮件来得也不准时，但是上星期刚来过一批邮件。“丝卡娅可能愿意帮着挑一些窗帘布，”贾拉建议道，同时用探询的目光盯着她。

“不行，”她拒绝道。她怕她的拒绝伤着埃拉或使她不高兴，又补充道，“你母亲知道家中该用什么样的窗帘布。”

埃拉说道：“我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看法的，丝卡娅。再说，也不只是这间房间需要换窗帘。你愿意将你卧室的窗帘换一下吗？”

“这样做对你有好处，”贾拉坚持道，“它能让你考虑一些事情，除了——”

丝卡娅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我自己已经有考虑不完的事情了，谢谢你。”她说道，为保持情绪的稳定和冷静，嗓音略显得有些嘶哑，“你真的不必找一些事情来充塞我的头脑。”

她看见贾拉和他母亲交换了一下目光，埃拉轻轻地、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问贝思吧，”丝卡娅提议道，努力装出一副愉快和



感兴趣的口气，“上一次，她给我看过一种花布设计的图案，她说是依据奥珀尔牧场的自然景色设计的，我相信用它做窗帘一定会非常合适。”

凯利用怜悯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说道：“好主意，丝卡娅，贝思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天晚上回到卧房后，贾拉对丝卡娅说道：“等路上的雨水退去后，我们可以开车去芒特艾萨，然后乘飞机去‘冲浪者天堂’，你觉得怎么样？”他把她拥在怀中，微笑着低头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

“冲浪者天堂”，他们一起在那里补过了被延迟的蜜月。贾拉充满温情地在那里和她做爱，因他们的孩子即将出世而欣喜万分。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彼此间非常亲密，甚至可能是他们相识以来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日子。

但是，俱往矣。现在，在他们俩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几个月来，她一直是在期待、希望和对幸福的渴望中度过来的，重返那里只会勾起她的辛酸回忆。“不去，”她拒绝道，从他怀里挣脱出来，走到梳妆台前，拿起一把梳子。

“丝卡娅。”他跟了过来，从她手中拿过梳子，将她的身子扳过来，使她面对着他。他俯下身去亲吻她，她却猛地将头扭到了一边。

两人呆呆地站在了那儿，气氛显得有些尴尬。然后，他无奈地说道：“我想帮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

“你帮不上忙，”她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第一个失去孩子的女人，我会恢复过来的。”她只能相



信这会是真的，绝没有人能够长久地生活在这种心田荒芜的状态中，她只觉得自己的心都死去了。“我们两人都恢复过来的。”

他不是那种对失去自己的儿子无动于衷的冷血男人，但是，男人在这种事情上的感受与女人是迥然不同的。男人缺乏女人那种与婴儿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女人将婴儿深藏在体内，能够感受到他最轻微的蠕动，能与他在漫长的无眠之夜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贾拉的双臂又围住了她的身子。“是的，”他说道，“我们还会生许多孩子，你要多少就生多少。”他用嘴唇触了触她的颧颧，又轻吻了一下她的面颊，最后吻住了她的双唇。他将她更紧地搂抱在怀中，吻得更坚决，也更深了。

丝卡娅极力抑制着内心想将他一把推开的冲动。在感情上再将他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不公平的，她总归还应对他尽一个做妻子的本分。

他继续吻着她。她强迫自己用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张开双唇迎合着他的热吻。

失去了儿子后，他所剩下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可能他此时心里正在想着根本没有必要娶她呢，并后悔当初轻率地对她求婚。

贾拉长叹了一声，从她肩上挪开睡衣的肩带，吻着那儿温暖的肌肤。他用一只手握住了她的一只乳房，轻轻地揉捏着它。丝卡娅咬紧了牙关。

他抬起头来，两只手松开了她的身子。他深吸了一口气，脸色从朦胧的激情转变为轻微的惊愕表情，迷惑不解地说道：“对不起，我原以为……”



“我明白。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她转身离开他的身边，上了床。

贾拉站在原地未动：“你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呢？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我不知道！对不起，你一直都对我很有耐心，只是我感觉……”

“你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丝卡娅？”他走了过去，上床躺在她的身边，但却没有碰她，“如果你能说出来，对你可能会有帮助。”

“没什么，”她说道，“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觉。”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她心里明白她应该对此感到心忧，但同时她也知道这种心境能使她摆脱某种令她心烦的事情的纠缠，对此她又心存感激之情。

贾拉却误解了她的意思。“如果你不愿意对我谈，”他问道，“你有愿意对其敞开心扉的人吗？我母亲，或者……你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吗？”

“看心理医生？”她问他道，“你们这地方能找到一个心理医生吗？”

“一个普通医生可能也行。”

库尔雅诊所那个一周接诊一次的医生每次都忙得不可开交，她相信他抽不出时间来抚慰一个因丧子而悲恸的母亲。再说，以现在的道路状况，想见上他一面都难上加难。“我身体没毛病。”

在生理上她是健康的，而且她知道在心理上她以前也一直是很坚强的。在她的职业圈子里，那些需要情绪宣泄渠道的人很快会在沉重的压力面前败下阵来。她从来不吸毒，不酗酒，不像有些模特那样一根接一根地



抽烟，也从来不需要一个私人“心理医生”甚或一个情人来舒解心理上的压力。她一向都是亲自安排她的生活和职业，而从来不将它们托付给斯文加利^①式的指导者或经理人的手中。

她母亲对艺术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使她和她的弟弟从小就培养出了自立的能力，虽然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一旦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事，母亲杰纳妮会舍弃一切来帮助他们。丝卡娅早就学会了独立处理自己生活中的麻烦的本事，因此，她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她允诺自己道，她会的。

丝卡娅心里明白她必须付诸某种努力，因此主动提出参与缝制新窗帘的工作。看到他们都以夸张的热情欢迎她的这一举动，她捺住了性子没有使脾气。事情明摆在那里，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医治她的“忧郁症”的良方。

日子如白驹过隙般一星期接一星期地过去了，雨却丝毫没有要停住的意思。

贾拉对丝卡娅说道：“你近来没怎么摄影了，是吗？”于是她取出了照相机，装上一卷胶卷，随意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包括正在泛绿的草场，池塘边挂着水珠的树木，以及当雨季来临后，在原先光秃秃的赶牛场地上蔓延生长的苋草，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有人在场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有花卉图案的地毯似的。

^① 斯文加利是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埃所著小说 *Trilby* 中一个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使其惟命是从的音乐家——译者注。

“我们可以给你修一间暗房，”一天晚上吃过晚餐后贾拉对她说道，“你那本讲如何冲胶卷的书还在吧？”

丝卡娅耸耸肩，随口应道：“可能在什么地方吧。”

埃里克主动提议道：“我们可以利用杂品储存室的一个角落，将那些大碗碟柜挪走，再装一个水池。”

“你们这些男人非要找一点事干不可吗？”丝卡娅问道，本希望语气中有一丝揶揄的味道，但不知怎的这话听上去有点尖刻的意味。

场面顿时显得有些尴尬，还是凯利打破了沉寂，问道：“你与那位杂志编辑联系过投稿的事情吗？”

丝卡娅摇了摇头。“我会的，”她含糊其辞地应道，“过几天再说吧。”

“我来帮你选一些照片，”凯利主动地说道。由于她的坚持，丝卡娅最终写了一封信，挑了一些照片一并寄了出去。

牧场上的大部分马都被放出去自己觅食，只有“星尘”和其他少数几匹马还被关在宅地的圈栏中圈养着。那匹牝马自从失去了小马驹后似乎安静了许多，丝卡娅经常去圈栏里看望它。“星尘”似乎还记得在那次无结果的生产过程中丝卡娅抚慰它时的语音，她觉得它盯着她的那一双黑眼珠中充满了忧伤。

贾拉有一天发现她正在和那匹牝马谈话。她用手摩挲着它的鼻子，正对着那匹马抽搐着的耳朵喃喃地诉说着些什么，而“星尘”则朝她的肩头轻柔地喷着鼻息。

“你原来在这里，”他说道，“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有什么事吗？”她将手放在“星尘”颈部厚实光亮的毛皮上，转过身来。



“我找你一定需要有什么理由吗？”贾拉来到她的身边，用手抚摸着马的鬃毛，“我可能只是想你了。”

他低头看着她，而她却躲避着他的目光，眼睛紧盯着那匹用粗大的鼻孔轻轻地喷着鼻息的牝马。

贾拉的手指挨近丝卡娅放在马脖子上的手，“你想骑它吗？”

丝卡娅将手缩了回去：“你说过它性情无常的。”

“它近来似乎变得温顺一些了。如果有我在身边，你不会有危险的。”

“不过，我只能从头学起。”

“我来教你。只不过要等到冬天，地面干燥了才行。”

等到冬天，她内心里想，到了冬天他又会忙个不停了。

贾拉日益变得焦虑不安了。他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耗费在了工作上，不是在工棚里忙个不停，就是一动不动地坐在牧场办公室的那台计算机前，作着牧场明后年的放牧规划。

他两眉间那条以前若隐若现的皱纹现在已经抹不去了，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动辄冲着凯利和埃里克发火，虽然对他母亲和丝卡娅还保持着和颜悦色的态度。

丝卡娅凄凉地意识到他的这种烦躁心态与他们俩之间日见加深的情感鸿沟有关，对此，她却无能为力。她心里明白只要她主动靠近他一步，他就会情急地一下子将她扑倒在床上与她做爱，犹如一个饥渴至极的人见到食物一样。



她的理智告诉她必须主动地走出这一步，她应该接受他的体贴。将他拒之于身外，剥夺他可能获得的性爱乐趣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是，她不能主动地发出那种无言的邀请，她的身体，犹如她的心灵一样，都无法承受这种性爱的激情。

他们相互之间的交谈愈来愈少，即使说起话来彼此之间亦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彬彬有礼。当两人单独相处时，那种沉闷的气氛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每当她抬起头来时，他都似乎在用目光打量着她，好像是在分析她的每一种表情。这时她的眼光就会迅速地避开他，心也会莫名其妙地跳个不停。丝卡娅想，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在他们俩之间爆发某种危机是早晚的事。

一封信封上印着丝卡娅投稿的那一家杂志的名称和地址的信随邮包送到了牧场上，这时正是男人们的工间休息时间。凯利一古脑地将邮包里的信件都倒在了厨房里的桌子上，一把抓起那封信，坚持要丝卡娅先打开来看。

“他们非常喜欢那些照片，”丝卡娅说道，快速地浏览着第一页信纸，“他们要求我提供一些文字说明材料，并要我将底片寄去。”

“真是太好了！”凯利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下。

贾拉站起身来走到她坐着的椅子旁边，在她头顶上吻了一下：“祝贺你！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我可不是一个作家。”丝卡娅抱怨道。

“让我看一下信。”贾拉伸出手来。

她将信递给他。几秒钟后他解释道：“他们要的只是简短的文字说明、摄影小品之类的东西，而且稿酬很



丰厚。”

“是吗？”她茫然地问道，几乎没怎么把他的话听进去。

“可能与你做模特相比报酬要差一些，”他承认道，“但还行。”

“答应下来吧，丝卡娅。”凯利央求道，“你能干好的。”

凯利只要下定决心要干一件事，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于是，下个星期从牧场上送出的邮包中就多了一封给杂志编辑的回信，其中夹带着几张凯利用计算机打印出来的照片说明文字。“我们要求他们下次给你发传真，”她建议道，“那样就快多了。”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编辑就用传真发来了稿件录用通知单，上面附有杂志出版的日期。丝卡娅想尽力显得快乐一些，但她内心觉得整个家庭对这件事的欣喜异常，贾拉为她骄傲的表示，以及凯利热情地鼓励她接受杂志编辑叫她以后多多赐稿的邀请，只不过是他们想要她“考虑一些事情”的又一次尝试罢了。

雨终于停了下来，地面也开始收潮。贾拉有一天早晨从浴室里出来后对丝卡娅说道：“如果我们打算出去休假，那最好是安排在冬季到来之前。怎么样，丝卡娅？”

这时她正站在卧房的窗前，出神地凝望着天空中那被朝阳映红的绚丽的云霞。在灿烂的朝霞辉映下，一群鸟儿从池塘边的一棵澳洲胶树上振翅而起，在空中炫耀着绿色的、橙色的和蓝色的漂亮羽毛，逐渐从视野中逝去。



他走过来立在她的身后，用两条胳膊轻轻地围住她的腰肢，使她的背贴住他的前胸，并将面颊挨在她的头发上：“我们需要一起出去散散心，重新找回对方。”

并且赶牛季节又要开始了。那样，他就没有时间来解开婚姻生活中的结了。在他的生活中，一切活动都是由季节来安排的。他可能从内心里希望她此时能再怀上孕。“好吧，”她懒洋洋地应道。可能，外出一趟会使他们的婚姻生活出现转机。

“太好了。”他在怀中将她的身子转了过来，亲了一下她那冰冷的双唇，“你想去什么地方？悉尼？大堡礁？”

去哪儿她无所谓，但她还是说出了想起的第一个地名。“我想，去布里斯班吧。悉尼太远了。”她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去安排旅程，“而大堡礁那里游人太多了。”

“那么，就是布里斯班了。我明天就去安排。”

他们住在一家旅馆里。戴尔有一天与他们共进了午餐，贝思也邀请他们到她家里吃了晚餐，并认为他们应该住在她的家里。

“你真是太客气了，”丝卡娅感谢道，“但是……”

“我知道，我猜你们是在度第二次蜜月吧。”贝思匆忙地补充道，“因此不想受家人的干扰。”

丝卡娅默默不语地坐在那里，贾拉接嘴道：“丝卡娅需要出来散散心，就这么回事。我们只不过是放松心情，享受一下两人生活的乐趣。”

他似乎下定决心要在除睡眠以外的时间里让她充分享受布里斯班所能提供的一切娱乐活动。他带着她下馆



子，上戏院、电影院；他们在公园里游玩，在大型百货商场中购物；他们参观美术馆、逛书店，并在那条弯弯曲曲穿过布里斯班市区的河边漫步。他们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但都避免提及夭折的婴儿这个敏感的话题，看上去仿佛他在装着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在他们到达布里斯班后的第五天，贾拉带她去了一家夜总会。她为此换上了贾拉最欣赏的一套衣服，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身体怀孕走形她一直都无法穿它。她精心地化了妆，心里告诉自己又可以享受到跳舞的乐趣了。

舞厅里灯光柔和，舞曲悠扬，贾拉将她拥在怀中，她不由得随着音乐的节奏在他的引导下舒心地挪动着舞步。她喝酒稍微过了一点量，精神慢慢地松弛了下来。当酒精渗入她的血液后，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压抑着的心灵稍稍有了一点被释放的感觉。她甚至用一种醉意蹉跎的神情冲贾拉痴笑着，将身体紧贴在他的怀中，脸颊不时地触及着他的下颏。

他将她的身子拥得更紧，最后终于耐不住地用沙哑的嗓音问道：“我们现在就回旅馆去，好吗？”

“好吧。”她语音呢喃地应道，这时她的头正靠在他那穿着茄克衫的肩膀上。

他在出租车里一直用一条胳膊搂住她的腰。当他们走进旅馆的房间后，他并没有开灯，而是用两条胳膊搂住她，亲吻她，然后将她的头倚在他的肩窝处，心急火燎地用嘴分开了她的双唇。

丝卡娅的身体顺从着他的意愿，迷醉于他那男性身



体的温暖和强烈的欲望之中。她觉得自己近来一直像生活在冰窖里，而且知道贾拉也感受到了这种凉意。他爱她，他需要她。她任由他将她抱到了床上，脱下了她的衣服。她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激情搂住了他的身子，主动地张开了双腿让他进入了她的身体。当他最终在她怀中震颤了几下身子时，她依然搂着他，同时双眼在黑暗中茫然无助地圆瞪着。

“对不起，”事毕后他说道，“我想要……我希望你也……”

“嘘——”丝卡娅低声说道，用手抚弄着他的头发，“别做声。”

“丝卡娅，”他呻吟道，“让我——”

“别，睡觉吧，贾拉。求你了。”

第二天清晨他先于她起床。他走出去关上房门时，才将她惊醒。

她闭着眼睛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但已睡意阑珊。然后，她起床长长地冲了一个澡，在浴室里洗着头发并将它弄干。

当她走出浴室时，贾拉已经回来了。“我给你买了一些鲜花，”他说道。

一束花正摆放在床头柜上，是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康乃馨，配有几株鲜艳的白色满天星，人们通常都将其称做“宁馨儿香气”。

玫瑰的浓烈香味充盈着整个房间，丝卡娅觉得自己都快要被它熏倒了。她咽下一口唾沫，艰难地说道：“谢谢你。”



“我想应该将它们放在水里，”他说道，“不然的话它们会枯死的。”

“是的，”她机械地低语道，“它们会死的。”

贾拉走过去拿起那束花，走到她的面前，微笑着将花递了过去。“拿着，”他说。

丝卡娅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带着渐增的恐惧心理盯着那束花，满脑子里涌现的只有那口白色的小棺木和棺盖上摆放着的玫瑰花。

“你怎么了？”贾拉止住了脚步，皱着眉头不解地望着她。

“我不要。”为了使她的嗓音听起来平稳，不显得有点歇斯底里，她说话的语调不太自然。

她没有看他的脸，但看到他的身子僵直了，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我知道昨晚干的事情并不怎么成功——”

“这与昨晚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以前一直爱鲜花的，我想——”

“我不要它们！”她只觉得头发晕，浑身难受，“请把它们拿走。”

“好吧，没问题。”他悻悻地说道，“我并不是故意想使你难过的。”

她合上双眼，听见他走出了房门，在走廊里同什么人说了几句话，可能是女侍吧。丝卡娅希望那个女人喜欢玫瑰，喜欢康乃馨，喜欢……

她睁开双眼，贾拉已重新回到了房内，脸上毫无表情。“你还好吧？”他问她道，平生第一次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



“还好，对不起。”丝卡娅咽下一口唾沫，“我喜欢你送花的举动，但是……”

“它使你想起了不愉快的往事。我想，我事先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的，但我却没有想到。”

“你不可能想到的。”

他们彼此之间又相敬如宾了，但两人之间可能已隔上了一堵几公分厚的玻璃墙。他犹豫了一小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想马上就会有人进来清理房间了。下去吃早餐好吗？”

她虽然此时毫无饥饿感，但却性急地一口答应了下來。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比夫妻间说这种令人窒息的、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来得强。

他们用完早餐后又回到了房间里。贾拉径直走到了阳台上，俯望着布里斯班的市容。床铺已经被人整理过了，铺陈得十分整洁。

丝卡娅随手拾起了一本书，毫无生气地装出一副阅读的模样。她在心里猜测着贾拉又会给他们安排一些怎样的娱乐活动。

贾拉在阳台上呆了几乎半个小时。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手插在便裤的兜里。终于，他转身回到了房内，丝卡娅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

贾拉低下头望着她，无奈地问道：“这也没有用，是吗？”

这话问得如此直截了当，她都不可能装着听不懂他的话。她合上那本书，两只手紧紧地握住它，神情沮丧地说道：“是的。”



“可能我们应该回家——”

“不要。”

丝卡娅猜测他可能默默地在心里计着数。他仍然没有离开阳台的门，只不过站在了门内，背后就是明朗的天空，脸面因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那么，丝卡娅，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他的语气显得疲惫不堪，有一种自认失败的味道。

“我想回新西兰。”就在几秒钟前她还没有这个念头。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别的国家度过的，但是她出生在新西兰，此时她内心忽然涌出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思乡情绪。

贾拉沉默了几秒钟：“如果这是你想要——”

“独自一人。”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些。“你认为这么做会有帮助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别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

对这一点，他实在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

于是，他给她订了一张机票，并打电话通知了她的父母，请他们去机场接她。

她与他们仅仅在一起呆了三天的时间，杰纳尼对她透着焦虑的关怀和她父亲隐含责备的关心和旁敲侧击的询问就使她不胜其烦了。“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理清我的思绪，”她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不想做一个哭哭啼啼回家找妈咪的小女孩。你们能将海滨的那幢别墅租给我住几个星期吗？”

她当然可以住进那幢别墅里，但是他们拒绝收她的

租金。相反，他们还向她提供了一辆车——一辆客货两用轿车。那儿的公共汽车很少，如果她想到什么地方去，即使是出去购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自己有辆车会方便些。

“我在那里会好过些的，”当贾拉打电话过来时她对他说，“那儿安静，环境优美，没有人打扰。”

“这是个好主意吗？”

“当然，”她自信地回答道，“大海有治疗的效果。”

大海果然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至少，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畅游在泛着雪白浪花的冰冷海水中，偶尔邂逅一群可爱的海豚，它们轻快地掠过她的身边，跃起的身子在海面击起朵朵晶莹如玉的浪花，这一切对她的心情有着奇异的镇定作用，并使她的心灵隐约感受到了一丝愉悦。她一向喜欢在海滩上漫步，凝望那水天一色、波浪汹涌的壮观景象。这使她不由得回想起她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那时她曾认为无论她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父母都有能力帮助她恢复平衡。

唉，她现在明白了那只不过是一种孩童的无知幻想，但对她而言，大海和海滩仍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在这里，她身心的麻木不仁已逐渐被一种略为沉重单一的与世无争的心境所取代。

此时，奥珀尔牧场，甚至贾拉这个人她都遥不可及了，仿佛只是梦境中的人物，是在另一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虽然她心里明白，在她身心恢复常态、能够重新面对现实时，她必须立即解决她生活中的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贾拉却已尾随她而来。



第十四章

当贾拉踏上那宽大的木台阶的时候，丝卡娅本能地转身欲逃。然而，她还是站下身来面朝着他，双手扯着所穿宽松睡袍的腰带，不自觉地拽紧它，摆出一副徒劳的自卫姿态。

他已经进门了。有那么一会儿，他身后的大海在炫目的阳光下泛着金光，她隐约地看见了一个有着宽厚肩膀、有备而来的朦胧身影。

当他一脚踏进房内时，她瞅清了他眉间那道斜斜的皱纹以及他那双黑亮眼睛所流露出的警觉神情。“怎么了？”他问道。

“你的举止就像是一个野蛮人——一头闯进来叫嚷着要带我回家！你准备怎样干——一把拽住我的头发拖走吗？”

“我想用不着这么干。”他将一只手伸向脑后按摩了一下颈部的肌肉，然后将手插进了口袋里。“我们从头开始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澳大利亚——回到奥珀尔牧场呢？”

“回去？”丝卡娅的语气听上去好像她全然不知有这



回事似的。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确实如此，她百无聊赖地一天天打发着日子，刻意不去想回家这件事情。贾拉听到这句话后身子突然变得僵硬起来，将头惊愕地向后仰起，这给了她一种奇异的心理快感。“我不知道，”她回答他道，重又拾回了一点信心，“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么你觉得还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准备就绪呢？”

她觉察到他问话的语气中有一丝讥讽的味道，于是生硬地回答道：“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

贾拉平生第一次感到有点手足无措。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凝视了她几秒钟，然后心平气和地问道：“我们能就这件事情谈一下吗？”

“我还没有穿好衣服，”她脱口而出地说道，心里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恐慌。

一丝她所熟悉的笑纹浮现在他那绷紧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上。“你穿得比现在更少的模样我都见过——”他用眼光扫了她穿的那件厚实的睡袍一眼，“——而且亲眼目睹过不少次呢。”

当与她再四目相对时，她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欲望，不禁感到内心发冷，将身子缩成了一团。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而他的眼光此时亦蒙上了一层茫然无措的阴霾。

“我还是想去加几件衣服，”她执拗地说道。

“是吗？可能有这种必要吧。”贾拉不耐烦地回答道，脸上露出一副自甘失败的表情，“在你去穿衣服时，我想给自己泡杯茶，你不介意吧？”

“你请便。”她用手指了一下用折门隔开的厨房和用餐间，折门此时已被折靠在了墙边。“你是从奥克兰开



车过来的吗？”

“我在机场租了一辆车。”他大步走进厨房，掀起茶壶的盖子看了一下里面是否有足够的水，然后接通了电源。

丝卡娅转身朝卧房走去，一边在心里思忖着，在租车之前，他一定在飞机上或飞机场里呆了好几个小时。她关上卧房门，朝梳妆台走去。她用颤抖着的手指拉开了一张抽屉，拿出了几件内衣裤。他为什么来之前不通知她一声呢？她原本可以阻止他这么干的。

她穿上一条贴身短衬裤，套上一件乳罩，两只手笨拙地好一会儿才将乳罩的钩子扣上。

难道他曾经奢望她会主动投入他的怀抱，用热吻迎接他的到来吗？

到目前为止，他们甚至都没有碰过彼此的身子。

她将头发盘在头顶上束成一个结，外面加上一件宽松柔和的针织套衫，双脚在缠上裹腿后穿上了一双厚实的羊毛袜子，然后从卧房中走了出来。这时，贾拉用手捧着一只茶杯，正站在硕大的玻璃窗前眺望着窗外的景色。一只海鸥倏地从眼前掠过，斜振着翅膀悠闲自在地朝海面飞去。

“景色十分迷人，”他评价道，“有点静谧幽雅的意思。”

“景色并不总是这样的。上个星期这里就经历了一场风暴，扑面而来的尽是滔天白浪。”

贾拉微微颌首道：“我想那种景色也是十分壮观的。”他转身面对着她：“想喝一杯吗？我泡了整整一壶茶呢。”



“我自己来吧。”她先于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掺进了一点牛奶，没有加糖。贾拉喜欢在茶中放糖，不喜欢掺牛奶。他撒了些许茶水在台面上，丝卡娅用一块湿抹布将其揩掉，不然的话，蚂蚁用不了多久就会寻觅到这些美食的。她将茶杯放在茶杯托上，将它们端了起来。

当她回到贾拉身边时，他问道：“我们能坐下来吗？”

丝卡娅耸了耸肩膀，选了一张带有绘花图案棉坐垫的扶手椅坐下。贾拉紧随着在对面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将一条胳膊放在了靠背上。

“你看上去气色好多了，”他说道，“歇……过劲来了。”

“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她提醒他道。

“你母亲担心你在这里吃不好。”

那么他在离开奥克兰之前去见过她的父母了？或者干脆是她的母亲用电话将他召来的，告诉她说她对她不放心？“是她派你到这儿来的吗？”

他面无表情地瞥了她一眼：“没人派我来。”

“我在这里每天吃的东西够多的了，”丝卡娅向他解释道，“我每天都吃大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距住处两英里外的地方就有一个农场。“而且还有鱼吃。”有些渔民在沙滩上处理他们的捕获品时出手可是大方得很呢。

“我担心你这儿的东西不够我们两个人吃，以防万一，我带了一些食品来。”

她先前眼睛一直在盯着茶杯中飘起的水汽，这时她用双眼直视着他的面庞：“这么说你是准备留下来了？”



“我想，”他字斟句酌地说道，“在我们离开之前，可能要在这里呆上一两天的时间。”

丝卡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茶水太烫了。“呆上一两天时间，”她机械地重复道。这可能是他在赶牛季节里所能抽出来的最长时间了。

“如果你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她将茶杯“当”的一声放在膝上的茶杯托上，“我希望你没到这儿来。”

他的下巴绷紧了：“但是，我已经来到这儿了。”

而且这一次他不打算一个人离去，至少目前没有这种打算，她无须问他就明白这一点。“你可以打电话来的。”

他欠起身子将茶杯放在隔开他们的那张大的正方形咖啡桌上：“在电话里我们彼此之间似乎并不能敞开心扉，不是吗？”

丝卡娅紧抿住双唇，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当然，在这一点上，他的话没有错。自从他们分开后，开始他过不了一两天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却觉得彼此间无话可谈。再说，对他在奥珀尔牧场的所作所为，她此时也觉得了无生趣。对她而言，昆士兰州的那个牧场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物似的。两人在通电话时经常出现沉默无语的尴尬场面，逐渐地，贾拉的电话也就打得少了。他也不擅长写信，而丝卡娅则全然没有动笔的心思。

“丝卡娅——”他将双手十指交叉夹在双膝当中，问道，“——你希望咱们的婚姻能渡过这道难关，是吧？”

她紧盯住他，全身打了一个震颤：这是在给我下最

后通牒吗？要么现在就随我回家，要么散伙？

这时，他下巴的轮廓线绷得更清晰了。他的目光威严地注视着她的眼睛，逼问道：“是吧？”

她的双唇仿佛粘在了一起。当她竭力将它们分开时，却一时讲不出话来。“我不知道。”一阵恐慌锁住了她的喉咙。她说什么了？她应该收回这句话，但此时她的心中涌动着一股她所不甚熟悉的茫然的敌意，使她缄默不语。他看上去依旧是以前的那副模样——英俊，掌握得住局面，充满自信，毫不为外物所动，反观她却是软弱得一塌糊涂。而现在他觉得该是她拾掇起自己的心情，重为贾拉·凯尼的妻子的时候了。

但至少她已经使他收敛了几分不自觉的傲慢态度。他腾地站起身来，而她竭力使自己不畏葺于他那勉强抑制住的愠怒神态。“如果我想去散一会儿步，”他粗声大气地问道，“你不会介意吧？”

她无言地摇了摇头。这主意听上去不错，至少能给她时间积蓄力量，理清思绪，作出计划……

作出计划？她目送着他快速地走下台阶，心里无奈地想，她已毫无计划地过了几个月了。而且对付像贾拉这样的男人，什么样的计划才能奏效呢？

当贾拉的身影从视线中消逝后，丝卡娅收拾起两只茶杯呆站在那儿，通过敞开着的大门凝视着泛着白浪的大海和黄澄澄的沙滩。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休整时间。他这次来是要将她带回奥珀尔牧场，并且下定决心绝不空手而归。他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拒绝他的要求，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上会有人逆拂他的意愿行事。



在他们初次相见时，他用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她，那时她内心深处就已经明白她今后的生活将因为这个男人而彻底变样。贾拉·凯尼已发现了他的目标，并以他那种简单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方式全力扑向这一目标，最终使她……成为他的掌中之物。

既然如此，她倒不如当场倒地装死还来得惬意些呢。

她手中捧着的两只茶杯“叮叮当当”地响成一团，这时她才发现她的两只手在不停地颤抖着，而她下意识地站在原地未动是想看到贾拉在沙滩上散步的身影。她转身疾步走进厨房，用热水烫洗着茶杯，被溅起的热汤烫了手而抖动着身子。真该死，她刚刚觉得自己恢复了一点元气，他又斜刺里插了进来，试图将她带走……

当他重又进门时，时间已将近过了一个小时了。他的头发被冬天的微风吹弄得有些杂乱，但脸上已全无生气的模样，而是换上了一副花岗石般刚毅的神情，令人莫测高深。即使他眼睛的颜色此时也是折衷的，灰色的成分比绿色的成分更多一些。

丝卡娅从她正装着在阅读的一本杂志上抬起头来，问道：“散步还愉快吧？”

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说愉快有点文不对题，我想它能帮助人理清思绪。你经常在沙滩上散步吗？”

“每天都去。不过一般我都作慢跑运动。”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是迷恋于保持体形。”

丝卡娅合上杂志站了起来，将杂志扔在了咖啡桌



上：“我需要恢复到原先的体形。”

他的头微微地点动了一下，仿佛听出了她话中的弦外之音似的：“在我看来，你的身材仍然十分棒。”

“你怎么会知道？”那件宽松的针织套衫遮掩住了她那膨胀了的一对乳房和变得有些松软凸起的小腹。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耐烦的表情，但他很快将其抹去。“你先前穿的那件睡袍并不怎么能遮掩住你的身体。你还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丝卡娅——”

“你用不着奉承我。”

“真该死，丝卡娅，这不是——”

“好了，”她打断他的话道，“对不起，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没有对你发火的权力。”

“你有对我使性子的权力。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无论贫富贵贱，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这一点就给了你其他女人对我无法拥有的权力。”

丝卡娅双手抱肩站在咖啡桌旁。咖啡桌是用回收利用的贝壳杉木板制成的，那块现在已很难见到的木料还带有原先用作建房材料的痕迹。丝卡娅双眼紧盯住蜜黄色桌面边缘向中心裂开的一条约六英寸长的缝隙。“我想婚姻只与爱情有关，”她说道。

“我爱你，丝卡娅，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他极力抑制住自己的语调，语气听上去近乎平直。

她回忆起自己的梦想，想起他那健壮有力的双臂紧紧搂抱着她，她将头倚在他的身上，浑身只剩下温暖和安全的感受，她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蚀人心骨的欲望的强烈冲动。她身体的某一部分急切地想贴近他的身边，体验那种被他拥入怀中的快感。



但她的双脚却固执地未在地毯上挪动半步。她继续盯着桌面上的那条裂缝。这条裂缝是由某种变故或疏忽造成的，虽然已经人工填充和打磨，但裂痕却是无法去掉的了。

贾拉大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想我该把行李拿进来了，汽车一直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丝卡娅耸耸肩，说话时的声音就像是在喉咙里塞上了一团棉球似的。“好吧……我想，”她抬了一下头，“你可以睡在主卧房里。”

他的眼睛细眯了一下：“你没有在主卧房中睡吗？”

“没有。”丝卡娅此时真希望她没有垂下目光。她一直在那张她十几岁时用过的单人床上睡觉。

他将嘴唇抿紧，一只嘴角垂了下来。“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道，然后经过她的身边朝厨房另一端的门走去。

他先拎进来两只食品袋，将它们放在厨房的案板上。“你最好将这些东西先放起来，”他建议道，“有些食品容易变质。”

他的身影又一次消失在户外，随后拎了一只旅行包进来。

丝卡娅正无精打采地将一袋熏猪肉放进冰箱内，然后又放进一纸板盒鸡蛋。贾拉转身进了丝卡娅指示给他的那间卧房。

丝卡娅将一听芦笋和一袋早餐燕麦片放进食品储藏室里。她一转身发现贾拉站在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向后退了一步，抱歉地说道：“我并不是想有意



吓着你。”

她从他身旁走过去取袋中的其他食物。一两天的时间，他曾经这么说过，但带来的食品却至少足够一个星期吃的。她看到一罐浸泡在橄榄油和调味草料中的羊奶干酪。“你不喜欢吃羊奶干酪的。”

“但你喜欢吃。”

她“砰”的一声将罐子放在了地上。他也带来了他所喜爱的食品，一块楔形的、黄澄澄的、美味可口的切达干酪。另外还有一罐腌嫩黄瓜，她饿了时喜欢拿它当甜食充饥的。

她一手捧住那罐腌嫩黄瓜，另一只手伸入袋中，摸出了那盒甜杏仁。那是一只用玻璃纸裹住的淡红色的礼品盒，上面打着一个时髦的银线结。她咽下一口唾沫，喉咙不由地一阵痉挛。

贾拉站在她身后说道：“我本想给你送鲜花的，但是……”

上次他送她鲜花时，她却叫他将它们拿开。她竭尽全力才没有使自己歇斯底里地对他大叫大嚷。

“是的，”她说道，“谢谢你。”感谢你没有送给我鲜花。她小心翼翼地将那盒甜杏仁放在了案板上。

“我能帮忙吗？”

没有人能帮上我的忙，更不用说是你了。“不用，”她说道，“我几乎已经收拾好了。”

在她忙着将其他食品放好时，他就站在一旁等着。她关上食品贮藏室的门，他将食品袋折好，并没有瞅她一眼。

她注视着他的双手：手指细长而有力。她发现他的



左手背上有一条正在愈合的伤口，可能是在铁丝网上刮伤的，但却忍住没有问他。

他将食品袋塞进案板下的一个角落里，然后转身面对着她。

她眼神却躲避着他的目光：“你在什么时候与我母亲交谈过的？”

“几天以前。”

这就是他来到这儿的原因了，丝卡娅推理到。杰纳妮可能并没有直接请求贾拉到这儿来，但他们之间肯定达成了这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的默契。这就能够解释今天早晨她母亲为什么一直追问她是否收到过贾拉的信，可能她知道他已经上路了。“我一直告诉她说我在这儿觉得身体挺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挺好，那你早就回家去了。”贾拉粗着嗓门争辩道。

她发出了一声怪异的笑声，不禁把自己也吓了一跳：“回到你的身边吗？”

他脸上那种刚毅的表情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只是下巴的轮廓线变得更加清晰了。他松开咬紧的牙关，平静地说道：“回到奥珀尔牧场。并且，是的，去他妈的，回到我的身边。看在上帝的份上，丝卡娅——我们是夫妻，生活中的难题要靠我们合力来解决！”

“是的，嗯……”她离开他的身边，迷茫地走进了客厅里。她觉得厨房的空间太狭窄了，容纳不下他们两个人，特别是他又是一个大个子的男人。“但是你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式对我并不合适。”

他后脚跟进了客厅。她从他那极力压抑住的语调中



听出了愠怒和绝望：“你还要装出你这种所谓的解决方式对你管用吗？……离家一走了之？”

她转过身来自卫般地反击道：“我并没有一走了之。我告诉过你我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需要时间……来调适我的心情。”

“我已给了你时间——”

“哦，多谢！”她用双手环抱住自己的身子，将头高高仰起，“那么你现在已决定不‘给我’更多的时间了？想叫我像一条狗那样跟在你的后边？”

贾拉脸上镇静的神色顷刻间化为乌有了。他的双眼喷射出愤怒的火花，跨前一步逼近了她。

丝卡娅站在原地纹丝未动，用冰凉的眼神紧逼住他。

他停住了脚步，两眼盯着她，棱角分明的嘴唇痛苦地扭变了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质问她道，“使你如此地恨我？”

她的喉咙中仿佛被人堵上了一团令人痛苦的异物似的。她挣扎着说道：“贾拉，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恨你。”

“你还用得着说吗？我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出来，从你不让我靠近你的身体中感觉出来。实际上，你都不屑于同我呆在同一个国家里。你将我们俩的距离拉大到几千英里，中间还隔着一个塔斯曼海。当我一跨进你的房中，你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该到你这儿来。所有这一切已足够证明你对我的感情与往日相比已经起了变化，在那些日子里——那些晚上——你依偎在我的怀里，躺在我的床上，喃喃地诉说着我是你生活中的至爱……”

“别往下说了！”



她逃离他的身边，踉踉跄跄地走到大门旁，在冬日柔和阳光的照耀下，辽阔的海面上泛射着神奇的点点金光。

在她逃到房外的空地上之前，贾拉抢前一步来到她的身边，用一只手撑住了门框。“你要到哪里去？”他质问道，“你不能永远这样回避下去，丝卡娅。”

他并没有碰她身体的意思，但她为了避开他又退回了房内。似乎要借自己的身体发泄内心的情感似的，他用手掌猛击了一下门，门砰然一声关上了，将两人关在了房内。

“把门打开！”

他皱着眉头不解地瞟了她一眼，将门重新打开了。然而，他仍然堵在了门口，如果她想出去，就必须经过他的身边，可能还要挤过他的身子。“好一点了吗？”他问道。

她又一次从他的语音中觉察到了一丝讽刺的味道，气得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她恐慌的心情此时多少得到了一点缓解。“谢……谢你。”她对自己语气中流露出的那种无助的感激之情懊恼不已。

“你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幽闭恐怖症状呀。”

“我不是幽闭恐怖症患者。”只是由于贾拉的存在，与他同被关在一间房子里，才使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心理恐慌，“如果没有新鲜空气流通，我呆在这间房子里有些闷得难受。再说，我想一览无遗地观赏大海的景色。”

“哦，大海。”他将视线从她身上收回，转身面对大海，将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欣赏着海面上的景致。“你



说过大海有治疗的功效，”他扭头瞅了她一眼，“它治愈了你的创伤吗？”

他站在那里背朝着她，问话的口气显露不出他是在真正关心她，而是随意地像问她天气是否会下雨似的。

“它……对我有所帮助。我经常在这里锻炼身体，呼吸了不少的新鲜空气。”

他又扭头瞟了她一眼，她原以为他会说在奥珀尔牧场也能做到这一点，但他却没有开口。

丝卡娅退回到客厅的另一端，随手拾起她刚才扔下的那本杂志，又将它合上，将它放在矮茶几上，无聊地将杂志的边缘与茶几一角的边缘对齐。当她直起身子时，贾拉已没有再欣赏海面的景色了，而是盯着她看。

“你瘦了，”他忽然说道。

“我一直都很瘦，除了……”

“除了在你怀着我们孩子的那一段时间。”

她全身痉挛了一下：“请不要……”

“可能你还需要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咨询一下。”

“我已看过六个星期的心理医生了。”心理咨询并不能改变过去发生过的一切，而且现在她到什么地方去找心理医生呢？“再找心理医生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只是需要……”

“时间。”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我可以给你时间，如果那是你所需要的话，但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你是什么时候得到心理学学位的？”

“一个人并不需要心理学学位或别的任何资格就能够看出你还深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对她坦言道，“而且还想继续惩罚我——”



“我并不想惩罚你！我并没有责怪你！”她打断他的话道，“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从来没有！”

“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他说道，“那你就不仅是在对我扯谎，而且是在欺骗自己了。”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她几乎是咬着牙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知道这一点。我并不要你负责。”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贾拉也用同样严肃的口吻说道，“那么，你和我今晚就应该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并以我们以往的方式……做爱，可以吗？”



第十五章

“不行！”

这句斩钉截铁的简短回答犹如掴在脸上的一记耳光，迎面关上的一扇门。丝卡娅两眼圆瞪，刺痛难忍，心脏急剧地跳动着，紧张得几乎窒息了过去。

随着这声脱口而出的拒绝而来的沉寂令两人回想起了往日的种种龃龉。随后，贾拉动了一下身子，但仍停留在原处。他的嘴唇抽搐了一下，说道：“这正是我意料之中的回答。”

他话中夹带着的嘲弄口气激起了丝卡娅的满腔怒火。“这就是你的典型作派！”她指责他道，“这就是你解决每个问题的不二法门。”

“你什么意思？”他的身体僵直着，双眉皱成了一团。

“性！”她怒斥他道，“每次我们的婚姻——我们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就想法把我弄上床，然后……然后……”

“然后与你做爱。”贾拉镇静自如地接口说道，“我记不起你当时有过什么抱怨的言行。你自己也是一个情



炽如火的女人，而且你给过我难以想象的快乐——”

“闭嘴！”丝卡娅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耳朵，猛然转过身去，匆忙逃离他的身边，径直朝卧房奔去。她一跑进卧房就关上了门，听到他的手掌拍击在门上的声音，她转身倚住了房门。“走开！让我一个人呆着。”房门上没有安锁。

房门那一边的沉寂令人感到心惊肉跳。她将耳朵紧贴着涂了罩光漆的冰冷房门，口中喃喃谵语着：“走开。”

门外传来一声轻微的声音，听上去仿佛是一声叹息似的——他的手从房门上滑了下去。他一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可能在思考，也可能已是怒火中烧。

“好吧。”他的语音粗重而沙哑，如果她不是对他十分了解的话，听上去近乎有点自甘失败的味道，“我并不是来羞辱你的，丝卡娅。但我们必须谈一谈。”双方对峙无语了一段时间，最后他无奈地说道：“那么以后再谈吧。”

她内心突如其来的空旷感使她明白他已离开了卧房门口。她紧倚住房门站在那里，双眼紧闭，紧张得几乎不敢呼吸。

他当然不会走远的。他已决定再去散一次步了吗？或者他又站在了大门口，远眺着大海……等待着她再一次露面？

当她确信他不会又突然改变主意闯进她的卧房或诱骗她出去后，她倒退着离开卧房门口坐到了床上。她用双手揉着太阳穴，舒缓着隐约出现的头疼。

她将阿司匹林放在了厨房的食品柜里，至少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是不会到那里去了。如果她躺下休息一会儿，那种紧绷和隐约刺痛的感觉就会逝去的。

她从枕头上掀起有着青绿色图案的羽绒被，全身蜷缩着躺在柔和舒适的被子中，将头枕在一个雪白洁净的亚麻布枕套上。

束起的头发使她感到有点不舒服。她将松紧束带从头上取下，随手将它扔在了地板上。她的头发呈扇形散落在了枕头上。贾拉以前常喜欢看她如丝的秀发不受约束地披散在双肩上的那副模样。

他常喜欢抚弄她的满头秀发，对她说他觉得她的头发充满性的诱惑力。他也常将她的长发缠绕在他的手指上，或是抓起一把她的头发然后让它散落在她的脸上。他经常仰面躺在床上，双手扶住她的腰，使她坐在他的身上，然后将她的头往下拉，直至他那热切的嘴唇吻住她的双唇，这时她的一头长发就会披散开来，如罩般地将两人盖住。

你给过我难以想象的快乐……

丝卡娅猛然将身体折向另一边，而随之而来的太阳穴的一阵剧痛告诫她不要作这种猛烈的运动。

难以想象的快乐。一时间她真想痛哭一场，然而，她的双眼因努力圆睁以祛除脑中浮现的往日景象而感到一阵刺痛，竟然没有一滴眼泪浸出眼眶。

她骑着“星尘”驰骋在奥珀尔牧场那呈现出红色和淡黄色粗犷景象的原野上，穿行于茂盛的灰绿色小相思树与树干锈色斑驳的血木树之间。她用双腿紧紧夹住那匹牝马温暖强健的身子，马的鬃毛在风中一张一扬，马



蹄踏在坚实的地面上铿锵有声，清冽的空气抚摸着她柔嫩的双颊……

她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接着听到了贾拉的声音。“丝卡娅——你还好吧？”

她因从梦中被惊醒而小声抱怨了一句，接着贾拉推开了卧房门。这时已是日暮时分，她能够听到海浪拍击沙滩的声音。尽管有贾拉在场，这儿却并不是奥珀尔牧场。

她一定是睡过去了。头疼只剩下一点隐约的感觉，几乎消失殆尽了。

“我很好，”她说道，“我睡了一觉。”

“吵醒了你，真抱歉。”他站在光线昏暗的卧房门口，俨然像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我有点担心。”

“贾拉，我已经独自一人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了。”

他没理会她说的这句话：“我已经将茶准备好了。”

“茶？”

“晚餐。羔羊排骨和鸡蛋，还有沙拉。”

丝卡娅忽然觉得满口生津。她从床上坐起，翻身下了床：“谢谢你，我一会儿就来。”

支开了贾拉以后，丝卡娅梳理了一下头发，到浴室用凉水擦了一把脸。洗脸盆上方镜子中映射出的丝卡娅显得脸色苍白，眼神忧虑。

贾拉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两个人用的餐具。当丝卡娅在桌旁坐下后，他打开了灯：“希望能合你的意。”

等他在她对面坐好后，她拿起刀叉将她盘中两块羔羊排骨边缘上的肥肉剔去：“我想你烹调的手艺是在牧场营地上学的吧？”



“这是一种批评的说法吗？”

“当然不是。看上去很可口。”羔羊排骨烤成了深褐色，煎鸡蛋的边缘发脆，看上去稍嫌油腻，但由新鲜莴苣、切得厚薄不均的土豆片和大块的黄瓜拌成的沙拉却十分能勾起人的食欲。

“只要有一只煎锅，我就能随手做出几盘菜来。你想要的话那儿还有。”

“我想这些已经足够了。”

在吃晚餐的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房子里没有洗碗机，用完晚餐后贾拉洗盘子，丝卡娅则将它们揩干后放好。这项乏味的工作表面上似乎使他们俩之间又有了一种亲密的气氛，丝卡娅只觉得两人仿佛在演戏。

“你想看杂志吗？”她问他道。他目光犀利地瞥了她一眼，过了一会儿问道：“你这儿有什么杂志？”

她从一个食品橱中取出一叠她父母留下的《时代周刊》、《国家地理》和一些艺术类杂志，无言地递在他的手中。

外面夜幕已经降临，海浪拍击沙滩的声音已近乎模糊不可辨。丝卡娅捧起一本书读了一小会儿，然后用近乎绝望的语调问道：“如果我打开电视机，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你想看什么电视节目吗？”

她压根儿不知道电视中有些什么节目，但还是手握遥控器从一个电视频道转到另一个频道，直到她觉得一个频道上映的警匪片比其他频道的电视节目有点意思。她错过了剧情的前半部分，因而对情节的发展有些莫名



其妙，但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

贾拉合上了那本他读过的杂志，将它扔在了地板上。警匪片播完后接着的是一个新闻分析节目。丝卡娅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丝毫没有觉察到贾拉瞧她的时间比看电视屏幕的时间更长。

终于他站起身来，说道：“我想我该去睡觉了，这一天对我说来真长。”

他乘飞机跨越了一个时区，她在心里估算出他过的这一天实际上更短。他可能为赶航班起得太早，但他却是一个习惯于早起晚睡的人。可能，他内心也对这次缺乏激情的重逢感到味同嚼蜡。

她抬起头来说道：“你需要一些被褥。”

“我找得到，你只要说放在什么地方就成。”

“没关系。”她按了一下遥控器的开关，将电视机关上了，“再说，我也想上床了。”

他的眼光闪烁了一下，但没说什么。丝卡娅转身来到浴室旁的日用织品壁橱旁，从里面拿出了两条床单、枕头，递给他一条折起的毛巾被。“我去铺床。”

“我自己能行。”他从她手中接过床单，“去睡觉吧，丝卡娅。明天我们谈一谈。”仿佛听到一声威胁似的，丝卡娅内心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丝卡娅的睡眠状况比她预想的要好，但当她静悄悄地起床穿上运动服和跑鞋时，残存的梦魇仍在困扰着她。

清晨的大海波澜不惊，海面平静得就像一张铺开的硕大银色地毯，仅在边缘处有些许的波浪。她的双脚踩



碎了盈地的晨霜，陷进松软的沙地中。地上已有一串比她的脚更大的脚印，从房外蜿蜒伸至海滩，然后向右折去，贾拉现在一定在沙滩上的某个地方。

丝卡娅极力使自己不去看沙滩上的那串脚印，折向沙滩的左边，开始在湿硬的沙地上作慢跑运动。她呼出的气息在面前形成一团团的白雾，清冽的晨风吹扑在面颊上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当她折向跑回来时，贾拉正站在房子下面的沙地上，耐心地等待着她。

她快跑近他身边时放缓了步伐，并在离他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瞅着他。

“你每天清晨都像这样跑步吗？”他问她道。

“是的，”她随手将散在前额上的一绺头发掠到脑后，尽力使自己的呼吸平息下来。

“这沙滩不错，而且沙滩上人也不多。”

“是呀。”某些摩托车手曾经光顾过这里，但现在除了他们俩外，沙滩上已是阒无一人了。她转过身去，两眼凝望着沙滩。越过他的身子而去显得不太礼貌，但贾拉的眼睛幽深难测，令丝卡娅不敢与其对视。“昨天沙滩上来过一匹马，”她随口提道，“我看见马蹄印了。”

“我昨天开车过来时，在路旁看到过一块广告板。”

“广告板？”丝卡娅瞟了他一眼。

“是一个乘马和马匹运输中心制作的。他们一定有马匹出租。”

“哦？我……我一定是错过了。”

“就在前面几英里的地方，在大道旁边。”

她开车过来时，一心只想快速抵达这幢海滨上的房



子，将自己与世隔离，根本无暇顾及路边的广告板。“它一定刚成立不久，”她口中支吾道，“嗯……至少是在我上一次来这里之后。”

他终于挪步向房子走去了。“你去换衣服，我来做早餐。”他主动提议道，“跑了这么长时间的步，我想你一定饿坏了。”

“谢谢。”她内心感到一阵烦躁不安，拿不定主意，生怕透过语气将这种情绪流露了出来，“我先去冲个澡。”

她慢吞吞地跟在他身后走进了房子，将自己反锁在浴室里，让温水长时间地冲洗着自己的身子，希望藉此将自己紧绷着的神经舒缓下来。嗣后，她穿上一条合身的弹力裤，在女式贴身背心上加穿了一件宽松的针织套衫，梳理了一下头发，发梢还是湿漉漉的。当她打开浴室的门时，闻到了一股煎熏猪肉的香气。

贾拉正背对着她在炉灶前忙碌着。他不可能听到她走进来的脚步声，但当她进到厨房里时，他却转过身来目光锐利地瞅了她一眼：“准备好吃早餐了吗？”

他已将新鲜水果切好，摆在盘中放在了餐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未加糖的低脂肪酸奶，她早餐时一般都喝它，再吃一片烤面包。但是当她用完这些后，他又给她添加了一些熏猪肉和鸡蛋，以及烤面包片。他自己的盘中也堆放着这些食物。瞅着面前的这堆食物，丝卡娅不禁失声笑了。

“怎么了？”贾拉不解地抬头问道。

“吃了水果和无糖低脂肪酸奶这些有益健康的食物后，再吃熏猪肉和鸡蛋？”

“这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害处。”

他用评价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丝卡娅的身体。尽管穿着不显身体曲线的针织套衫，丝卡娅还是羞红了脸。“我已经吃饱了，谢谢你。”她在烤面包片上涂了薄薄的一层果酱，然后将它切成两半。

“一只小鸟也可以吃这么多。”

丝卡娅将餐刀的把柄用力攥住，反唇相讥道：“过去的两个月，没有你在我的身旁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也活得很好。实际上，我的身体非常健康。”

“很好。那么，你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呢？”

丝卡娅眼盯着那块未吃的烤面包片，没有回答。她一天又一天地打发着日子，对前途完全未作考虑，只希望在再一次开始她的生活，连缀他们的婚姻关系之前，使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能够有所准备。根据她对贾拉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推测，她曾预料贾拉会有几个月特别忙，根本无暇考虑她的问题的。

贾拉一把将他面前还剩有一半食物的盘子推开，声音粗哑地嚷道：“我明白了。”

不知他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丝卡娅抬起头来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你还想重返 T 型台当模特吗？”

丝卡娅被话题的突然转变弄得摸不着头脑，她眨巴着眼睛问道：“你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你的健身计划，因为你正在节食。”

“我从来没想过重操模特旧业，”她沙哑着嗓音回答道，“再说，现在我已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了。”

“那么你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刨根究底地



问道，“想过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吗？”

“当然想过。”但这种思考对他们之间的现状并无多大的帮助。

“我知道在你的圈子里人们并不怎么看重婚姻——”

“我的圈子？”她示威般地扬起了下颔，“如果你指的是时装界，你对那里的现状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你认为我是在将婚姻当做儿戏？”丝卡娅被他的话激怒了，气得浑身发抖。

“嗯，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挑战她道，“或者你是准备丢掉包袱轻装上阵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曾亲口说过你一直是这么做的，记起来了么？”

她模模糊糊记得自己曾经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即使原话可能不是这样讲的。“我从来没有视‘关系’如敝履，而且肯定不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婚姻的！”

“就在昨天你的态度还不是如此坚定。”

昨天他曾经问过她她是否想挽救他们的婚姻，她记得当时她回答说不知道。

见她对他的话一时没有反应，他镇静地说道：“我最好事先警告你一下，我不会轻易让你从我的身边溜走的，丝卡娅。我爱你爱得太深，我会倾全力维护我们的婚姻关系的。”

在以前这种爱的誓言会使她觉得乐不可支，但奇怪的是她现在竟能对这种庄严的承诺置若罔闻。

“怎么样？”他进一步逼迫她道，“你拿定主意了吗？”

丝卡娅摇摇头。主意，决定，计划——这一切对她



而言犹如空中楼阁。然而，贾拉现在已经是急不可耐了，强求她现在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对他有所交待。

贾拉一把推开身后的椅子，端起盘子，将剩下的食物一古脑地倒进了垃圾袋里。

丝卡娅机械地拿起烤面包片咬了一口，发觉难以下喉。当她强行将面包片吞下去时，竟觉得味同嚼蜡。她端起贾拉先前倒给她的那杯凉橘子汁，急速地喝了几口。

贾拉查看了一下电水壶中的水，然后接通了电源。丝卡娅一边吃着涂了果酱的烤面包片，一边偷眼观察着贾拉的举动。贾拉找着了两包袋泡茶叶，将它们投进放在案板上的茶壶里，行动明显比平时笨拙了许多。以前在悉尼她的公寓房间里，他们在她的床上度过了激情浪漫的一夜后，她喜欢看 he 忙碌于家庭琐事的模样，不过那都像是恍如隔世的事了。

一直等将茶泡好，给自己倒了一杯后，贾拉才转过了身子，但仍然是一脸冷若冰霜的表情。他问她道：“要一杯吗？”

“好的，谢谢。”这一幕极具家庭气氛，本该是温馨甜蜜的，但此时房间内的气氛却极具爆炸性，她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的空气愈来愈凝重，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

贾拉将一杯茶放在她的面前，手捧着自己的那杯茶坐了下来，盯着茶杯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开始喝茶。

他一口气喝完茶，将茶杯放在桌子上，问她道：“你白天一般都做些什么事呢？”

丝卡娅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但见他在极力调整两人的情绪，她也乐意配合他。“锻炼一两次身体，看看书，



在沙滩上散会儿步。”有时，她也坐在被海浪推上沙滩的树干上，两眼专注地盯着海浪，希望它能抚平自己心中的伤痕。

“就这些吗？”

“基本上吧。”她用两眼盯着他，自卫般地解释道，“我知道这有点浪费光阴——”

“我可没有这么说。”

“我还拍了一些照片，”她补充道。其中有海上日出的照片，有清晨逶迤潮水和氤氲雾气交织相映的照片，有多姿滨草迎风摇曳的照片。有一次，她还在潮水退去后的沙滩波纹带上拍摄到了一条已死去的细长银灰色叉尾带鱼的照片。

有时，当她全神贯注地取景、抓拍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影像时，她会暂时忘却自己过去的遭遇，忘却婚姻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乡村邮车会从信箱里将拍摄好的胶卷取走，在几天内即可将在陶朗阿照相馆中冲洗好的照片送回来。随着摄影技艺的日臻成熟，越来越多照片的实际效果与她头脑中构思的影像效果完全一致，她从它们身上获得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可能她多少也继承了一些她母亲的艺术天分。

“我们在奥珀尔牧场收到了刊登有你拍摄的照片和题图的那本杂志，”贾拉说道，“看上去美极了。”他停顿了一下，“我已经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了，是吗？”

“是的，谢谢你。”他还让凯利与她通了话。他妹妹在电话中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语在丝卡娅冷如冰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处温暖的痕印。

“别人会认为你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丝卡娅的手攥紧了那只空茶杯：“在这一点上我可比不上你。”

他那平静的强调变得粗哑难听了：“我想也是如此。”

奥珀尔牧场是他生活中的至爱，比她这个人来得重要，即使是他俩共同孕育的孩子也抵不上它。

丝卡娅站起身来，走到水池旁边。他紧跟在她的身后。当她将空茶杯放进水池里时，他的一只褐色大手从她身后绕过来，将他的茶杯与她的那一只并排放置在了一起。他呼出的气息拂动了她鬓角处的一绺头发，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僵直了。

当他转身离去时，她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她手忙脚乱地拧开水龙头，全然忘记了此处水管中的压力非常大这回事，飞溅起来的水花打湿了她的套衫。

贾拉赶紧伸手拧紧了水龙头。她狼狈不堪地用手挤弄着被水溅湿了的羊毛套衫。贾拉问道：“你没事吧？”

“只不过沾了一点水罢了。”她感到有点手足无措，心理上居于下风了，“我希望你不要大惊小怪的，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怎么吓着你了？”

丝卡娅转身面对着他，不服软地说道：“我并没有被吓着！”但这句话就连自己听上去都显得可怜兮兮的。

贾拉皱着眉头说道：“我可没有做任何使你感到恐惧不安的事情，”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是吧？”

“是的，”在这一点上，她确实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没有惧怕他的任何理由，“我已经说过了，我并不怕你。”



他后退了几步，离开了她的视线范围。她匆忙地将茶杯和盘子洗刷干净，将它们放进滤干器里。

她将手擦干，转身看见他正站在客厅的大门口凝望着大海。太阳已经升起，明媚的阳光将一片宽广的海域照耀得波光潋滟。

他并没有转过身来，而是背对着她说道：“我曾经想过你会怀念炫目的光彩，但即使这里在触目可及的范围内见不到一盏街灯，你却过得十分幸福。”

“幸福？”她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他的双肩忽然变得僵直起来。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改口道：“心满意足。看样子你并不急于想离开这里。”

她确实不想马上离开这里。即便是现在，一想到让他带她离开这里，她就会心里打鼓，喉咙发紧，呼吸困难。

见她没有回应他的话的意思，他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步，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但当他重新开口说话时，语调却是平稳镇定的。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乘马中心吗？”

“什么意思？”她两眼盯着他，被这忽然改变了的话题弄得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可以在那里租两匹马——”

“你已经开始怀念你的马群了吗？”

她的话音听上去有点刻薄，贾拉瞪着她看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变得有些僵硬了：“没这回事。我想你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骑马——不是吗？”

“是的。但恐怕现在我已经把骑马的要诀忘得一千



二净了。”

“我不相信。再说，我可以教你。”见她还没有答应的意思，他又说道，“快一点，丝卡娅——这也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之一，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度过我们的闲暇时光，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

“你也是没有办法，”她急遽地回应道，“你有你的工作。”

贾拉点点头：“我一直在设法弥补你，现在……绝对不会有危险，我喜欢带你去骑马。”

丝卡娅的嘴唇抿紧了。

“如果你实在不想骑马，那就不骑，我们就去那儿看一下。或者……还有一些其他你愿意干的事情……”

我愿做任何事情，丝卡娅心里想——洗洗头发，读一本书，眺望大海——只要是在做这些事情时，没有贾拉在身旁絮聒。但她怀疑他会同意她这么做。另一方面，即使从理智上说她不愿再同贾拉在一起消磨时间，但在情感上她仍然十分怀念她与他在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的幸福时光，渴望能与她重温旧梦。

覆水难收，她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他千里迢迢为她而来，并极力想在两人之间的感情鸿沟上铺路搭桥，她对此也应该投桃报李，有所回应。“好吧，”她允诺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至少这使他们不用再被关在同一所房子里，而这所房子因为贾拉的到来似乎变得狭小不堪了。

她觉得他似乎高兴得笑逐颜开了。“太好了。我没记下它的电话号码，但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直接开车过去，看看租马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



他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又说道：“我想你不用去换衣服了。我们开我租来的车去好吗？”

丝卡娅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心中诧异着他是用了何种手段使自己同意与他一起去骑马的。“我有我父母借给我的一辆客货两用轿车。”

“车在车库里吗？那还是开我的车方便一些。我去拿钥匙。”

丝卡娅猜测他是想亲自开车。贾拉总想控制住局面。

“你将帽子放在什么地方了？”他返回来后问丝卡娅道，一串钥匙在他那细长的手指下来回晃悠着。

“现在是冬天，”她提醒他道，“而且这里也不是澳大利亚。”

即使是冬天，晴日下的阳光仍然有些灼人的感觉，他皱着眉头紧盯着她。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我去取。那你怎么办？”她记起他带的行李中并没有那顶他习惯于在户外戴着的宽檐草帽。

“我没有你那种娇嫩的肤色。”他在外面等着，丝卡娅回房间取了一顶软顶缝边的布帽子，她有时上沙滩时就戴着它。贾拉赞许地点了一下头，然后领着她朝车那边走去。

开办乘马中心的那个女人坚持要他们俩都戴上由她提供的头盔，使丝卡娅不禁在心中偷着乐个不停。她正想着贾拉是否会断然拒绝这一要求，只见贾拉微蹙双眉将头盔拿在手里转看了几圈后，不仅戴上了它，还中规中矩地将固定带束在了下巴上。此时，那个女人帮丝卡



娅戴上了头盔。

贾拉提出要租两匹马，时间为两小时。那个女人仔细询问了他们的骑马水平，并且当贾拉帮助丝卡娅骑上他挑选的那匹温顺的、毛皮起斑纹的牝马，然后动作娴熟地一跃骑上那匹马头轮廓俊美、有着一身栗色毛皮的被阉割雄马的马鞍时，一直站在旁边密切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她要求他们骑着马在附近的一个围场里跑了一圈，显然对贾拉的骑术十分满意，认为他报的骑马水平是真实的。她递给贾拉一张草图，上面画着适宜于马驰骋的原野和偏僻的乡间道路，然后任由他们俩寻找路径去了。

他俩开始信马由缰地缓行着。贾拉下马打开了几个牧场的门，然后踏上了一条小径，小径通向一处凉爽的、空气湿润的树林。丝卡娅知道贾拉一直未离她的左右，协调着马的步伐，注意观察着她的举动。然而不久她身体的起伏就和马的动作自然融为了一体，几乎不经思考就可以用双手、大腿和膝盖自如地控制坐骑，儿时骑马的感觉重又回到了她的意识之中。

他们纵马进入树林。林中的树木遮天蔽日，稍显泥泞的小径旁长满了湿漉漉的蕨类植物和小灌木。葳蕤的大树下生长茂盛的各类匍匐植物和杂色小树枝杈杈地向小径盘桓，留下了前人刀砍斧劈的痕迹。

贾拉颇有兴致地观赏着周围的景色。丝卡娅对他说：“这儿树林的景象与你们那儿的有所不同。”

贾拉赞同地点点头，用灰色的眼珠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在奥珀尔牧场，高大树木的枝杈开得更高，并且不像这里的树枝彼此间纠缠得如此紧密，即使溪水旁的各



色植物也不如此地生长得繁茂稠密。

一只硕大的当地杂色斑尾林鸽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双翅拍击空气发出“撲撲”的声响。贾拉的坐骑吃了一惊，但他轻而易举地就将它控制住了。丝卡娅的坐骑顾自缓慢前行着，对发生的意外情况浑然不觉。丝卡娅俯下身去感激地拍了拍它那温暖的肌肉健壮的脖子。

他们穿出树林，来到一片原野上，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块块绿草茵茵的小块围场，沿栅栏生长着一些树皮斑驳、树色如黛、树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一群膘肥体壮、有着光滑黑白相间毛色的牛群正悠闲自得地啃着青草。当他们驱马通过它们身边时，它们抬起头来对这些不速之客打量了几眼。丝卡娅心想这片原野对贾拉来说施展手脚活动的空间是太过狭窄了。她用鞋后跟踢了一下坐骑的两肋，牝马一路小跑起来，贾拉策马紧跟在她的后面，直至又来到了一个牧场的大门口。

他下马为她打开门，待两人过去后又将其关上。这时，他们来到了一条狭窄荒僻的道路上。他问她道：“你觉得怎么样？”

“感觉不错。”自从他不宣而至后她那一直像钟表弹簧般紧绷着的神经此时舒缓了几分，她甚至可以做到自得其乐了。自她上一次骑在马背上以来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她此时忽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舍弃骑马这一乐趣的。受此时难得的愉悦心情的支配，她忽然驱使坐下的牝马慢跑起来，恣意地让阳光和扑面的煦风抚摸着自己的脸庞。

贾拉由她驱马驰骋，但她知道他如影随形地紧跟在她的身后，密切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两匹马一前一后



冲上了一个斜坡，坡顶是一个长满青草的悬崖，悬崖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以及一个楔入岛内的宽阔的港湾。丝卡娅让她的坐骑在离崖顶栏杆几码处停下，任由它低头啃着地面上的青草。

贾拉在她身旁将马勒住，注视着丝卡娅绯红的脸颊和犹如春风般纯静无瑕的明眸。她扭过头去凝望着远方浪击海岸的壮观景象，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如果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乘马中心，我早就会来这里骑马了。”

“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每天都来这里骑马呀。”

这又能持续多长时间呢？丝卡娅在内心想。他还能连续几天按捺住性子等待她作出同他回去的决定呢？她收住缰绳，将马头扯起，使它转过身去。

港湾的一头有一片平坦的三角地带，其上密密麻麻地建起了一片房屋，在其后面又是一座高耸的悬崖，有几艘小船系泊在岸边。这片小聚居区蜷伏在悬崖的怀抱中，看上去显得安全而宁静。“不知道我们能否骑马到那儿去？”她好奇地问道。

“可能在图上能找到它的位置。”贾拉从口袋里拿出那张草图，“恐怕得绕一个大圈。但如果我们返回去沿着沙滩走，两个小时之内我们能到达那里。”

他将马调转身子，将两根缰绳合攥在一只有力的大手中。“你想去吗？”他问她道。

丝卡娅点点头：“那就去吧。”

他用锐利的、略带批评含义的目光瞅着她，表明他已听出了她语气中的敷衍意味，但却没有多说什么。“来吧，”他说道，同时将草图揣进口袋里，“我来领路。”



“你别老是抢在我的前面，”她小声地嘀咕道，但贾拉依然驱马前行，仿佛没有听到似的。

通向海平面的小径曲折难行。他们缓慢地穿行于矮小的麦卢卡树和卡努卡树丛，摆脱宽叶亚麻类植物和脚趾草丛的纠缠，最终，他们来到了一片由雨水冲积成的泥沙平地上，只见一条小河流经此地，缓缓地注入港湾。港湾处涌入的海水正舔弄着寂静的沙滩。

他们沿着沙砾地策马纤徐前行，小河逐渐变宽，最终在几堆沙土处分成了几股水道。当他们到达与那片聚居区隔河相望处时，潮水已将沙土处完全淹没了。

贾拉将马勒住，丝卡娅与他并排停下。在他们站着的地方无法看出河水的深浅。河水不停地冲刷着马蹄处附近的沙土。那匹阉马向河水边缘处迈了两步，忽然站住了，摇晃了一下脑袋，心虚地喷了几声鼻息。河对岸的那片房屋梦幻般地掩映在悬崖投下的一片阴影中，静谧安详，阒无一人，但又近得如此地令人向往。

“我想我们到不了那里。”贾拉转身对丝卡娅说道，“髋水过去是十分危险的，除非我们原路返回再……”

丝卡娅摇摇头：“算了，没有那个必要。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但她心里多少感到有些惆怅。这个聚居区看上去就像天堂的居所，是一个脱离尘世纷扰的浪漫的藏身之地。但是，倘若真的置身其中，它也就可能失去迷人的魅力了。她轻声叹了口气，调转马头，朝沙滩行去。

海风吹拂在她的脸上感觉凉飕飕的，略带咸味。那匹牝马用力吸着气，昂起头来加快了步伐。丝卡娅无声地笑了，放松缰绳让它一路小跑起来。



虽然此时海水正在涨潮，但极目望去在大海和陆地之间仍有相当开阔的一片沙地。海滩上此时并无雾霭，冬日的天空清新高爽，但一瞬间丝卡娅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了昨日的梦境——雾气中若隐若现的高头骏马，骑在马背上朝她飞驰而来的那个男人。

丝卡娅眼光迷离地左顾右盼着，恰在此时贾拉的坐骑与她骑的牝马正齐辔并进，他那率直的，有着桉树叶般光泽的双眸与丝卡娅的眼睛四目相碰，他眼光深处潜藏着的某种含义不禁使她心跳如撞鹿。

她的身子仿佛一下子僵直了，不由自主地变得畏葸起来，怯怯地避开了他的目光。丝卡娅不假思索地用双脚猛踢了一下那匹牝马的肋部，驱使它撒开四蹄疾奔起来。



第十六章

上下翻飞的马蹄敲击在沙地上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但丝卡娅本能地知道贾拉就紧随在自己的身后。某种原始的感觉滥觞于丝卡娅的胸中，沸腾了满腔的热血，充盈于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她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和双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马的鬃毛在风中有韵律地飞舞着。一股涌浪泛着白沫冲上海滩，飞奔的马蹄击起一阵水花，直溅在她那热得灼人的肌肤上，丝卡娅觉得口中有一股咸咸的海水的味道。

她仿佛听到了贾拉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但她将身子在马背上俯得更低，驱使那匹牝马跑得更快，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难以言喻的亢奋状态之中。

贾拉骑着马跃过她的身旁，在她的前边稍稍控制着坐骑的速度，扭头回望着她的脸。她将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随时准备贾拉伸手夺过牝马的缰绳，将它奔跑的速度减缓下来，结束这场疯狂无谓的追逐游戏。

她挑战般地瞥了他一眼，丝毫没有降低车速的意思。在掠耳的风声中，她听到了他的笑声。

但他那双强壮有力的大手紧攥着自己坐骑的缰绳，



始终保持着与她的坐骑只有几英尺的距离。丝卡娅将全部注意力倾注在了控制那匹牝马上，尽力使自己在马鞍上坐稳。

贾拉仍然在前面调控着两匹马的速度。她心里明白他在不断关注着两匹马的奔跑状态，但她的目光只注视着前方狭长的一片沙滩。

他们纵马在涨潮的大海与沙岩陡岸间的沙地上奔驰了大约两英里，岸外触目的是一片荒凉的、被风吹起的沙堆积而成的小丘。随后，岸边开始出现了住户人家。

从岸边的一栋房子里冲出了一条黑狗，剧烈地摇动着毛茸茸的尾巴，狂吠着越过沙滩向他们扑来。但两匹马对它却不屑一顾，瞬间就将它抛在了身后。贾拉此时加快了他坐骑的速度，将两马之间的距离拉开，然后斜刺里穿过来挡住了那匹牝马的去路。两马间的距离不是十分近，但足够将这种疯狂的奔跑速度降下来。在他逐步放慢坐骑的速度时，那匹牝马奔跑的速度也逐渐趋缓，直至两匹马靠在一起停了下来，沉重地喘着粗气，轻轻地喷着鼻息。贾拉面对着丝卡娅，两人的膝盖几乎碰在了一起。

丝卡娅俯下身去爱抚着那匹牝马湿润光滑的脖子。

当她直起身躯时，正好与贾拉那坚定褐色的眼睛四目相对。“你这是在干什么？”他语气平静地问道。

“骑马呗。”丝卡娅回答道，微微地扬了一下头。

“你多年都未骑马了，你认为以这种疯狂的速度奔跑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吗？”

“我骑得不错，”丝卡娅反驳道，“你不该挡住我的去路的。”



“这儿附近可能有人，”他简短地说道，“十分危险的。”

“我知道。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自己会将速度降下来的。”

“是吗？”他的语气中有一丝嘲弄的味道。

那匹阉马摇晃了一下脑袋，大声地喷着鼻息。贾拉伸手在它的肩部轻拍了一下。“是的，伙计，对这一点我也表示怀疑。”

“我不是笨蛋，贾拉！”丝卡娅气恼地说，但他这种机灵的戏谑举动却使她有火也发不出来。

“我知道你不是。”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她却弄不清他目光中蕴藏着的含义——仿佛他正在思考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似的，“丝卡娅——”

“我们将马送回去好吗？”她问道，语气中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警觉味道。

他的双眉微微地蹙在了一起。“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他不满地嘟囔道。但过了一小会儿，他还是调转了马头。

他们按辔徐行来到一个岔路口，上了大道，不到半个小时就回到了乘马中心。

在他们先前上马的那个院子里，贾拉翻身下马，此时丝卡娅的右脚还未从马镫中抽出来。正当她握住缰绳准备下马时，她觉得有两只大手伸进她的外衣扶住了她的腰际，稳住她的身子，将她轻轻地举放在了地面上。

她听到了贾拉的呼吸声，背部感受到了他那温暖坚实胸部的触觉，只觉得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起来。

“还好吧？”他问道。他用两只大拇指隔着衬衣摩挲



着她贴身穿着的丝质短小女背心，那种撩人心扉的感觉就像抚摸在裸露的肌肤上一样。

丝卡娅对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受颇为不满，粗哑着嗓音回答道：“还好啦，你其实不用……”

“好吧。”他立即从她身上挪开了双手。她将缰绳搭在了那匹牝马的脖颈上，用手抚摸了一下它那温暖光滑的身子。她心里隐隐地对贾拉的举动感到迷茫和气愤，不愿搭理他。

他转身料理着自己的马匹。这时中心的女主人从那间旧的木制农舍旁的办公室中迎了出来，询问他们乘马游玩得是否尽兴。

当他们坐到租来的那辆汽车里面时，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了。贾拉将一只胳膊搭在方向盘上问道：“你饿了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开车到陶朗阿去吃午餐。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一家餐馆美美地吃上一顿，不是吗？”

“你一定是饿坏了，”丝卡娅猜测道。为了应付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每天必须吃三餐饭，而且饭量极大，“陶朗阿是个不错的城市，而且很大。”

贾拉显然将丝卡娅的这番话视为同意的表态。他发动汽车的引擎，沿着大道将车向陶朗阿开去。

丝卡娅透过侧窗眺望着车外的景色，眼前掠过一片片绿色的田野和猕猴桃果园。贾拉向她询问了一些有关这一地区农作物耕作的问题，丝卡娅对他不再提两人之间一些敏感的感情问题感到如释重负，尽力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当他们将车开进这座海滨城市时，丝卡娅指引他将车开到了商业区，并找到了一个泊车的位置。



他在海滩附近选择了一家四周环境优美的餐馆，其触目可及的各式各样的繁茂植物和用砖石精心铺设的甬道是当地居民引以为豪的。两人就餐时贾拉的言语不多，只不过赞美了几句周边的环境，询问了一两种植物的名称，给她的杯中斟了一点白酒，并善意地嘲笑她未吃完自己点的一份凯撒沙拉。

丝卡娅此时的心情竟然有点旧梦重温的感觉。此景此景与他们俩在悉尼那些小餐馆里所度过的美好时光如此相似，而那些却都是在她怀孕之前以及他请求她嫁给他之前的往事了。下意识里，刚才由于他令人始料未及的主动进犯而引起的萦绕在她心际的不安感觉正在逐渐逝去。

贾拉似乎并不急于离开餐桌。他缓慢地啜着杯中剩下的酒，然后要了两杯咖啡。他懒散地倚靠在椅子中，半掩着眼皮偷偷地打量着丝卡娅。

当他们最终决定离开时，贾拉忽然又对浏览市容产生了兴趣。在他们一路欣赏着商店橱窗里陈设的商品时，他紧紧地握住了丝卡娅的手。她起初想将自己的手抽回来，但当他紧攥住不放时，她也就将自己的手指被动地留在了他的手心里，同时觉得喉咙仿佛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给噎住了。她奇怪地发现当自己的手被那只她所熟悉的温暖大手握住时，心中竟有一种掺杂着恐慌的愉悦感受。

贾拉在一家花店门前停了下来，转身瞅了瞅她，然后无言地领着她走开了。

他们来到一家旧货店铺前，商店的橱窗里陈放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和一些真古董，他又停下了脚步。“这



是你喜欢到的地方，不是吗？”他问她道。

她想起她带他到悉尼的帕迪市场去购物的情形。他们在那儿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与商贩们讨价还价，他还给她买了一幅画着一对日本情侣的版画。“我想是的，”她回答道。

他将她领进了商店，颇有兴致地浏览着各种老式家具，霉迹斑斑的各类古籍，各种古旧的玻璃和瓷器制品，口中不停地问她是否喜欢这件物品，对那件物品的意见如何，又用手指着镶在镀金镜框里，挂在墙上的一排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艺术复制品询问她有何看法。

丝卡娅拿起一只精巧球状有着细长颈部的绿色玻璃花瓶，上面用手工精心地描绘了一束紫罗兰花。贾拉问道：“你喜欢它吗？”

“这花瓶看上去有点意思，”她随口评价道，准备将它放回原处，但贾拉却伸手从她手中将它接了过去。

他转身朝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老年男人走了过去：“这花瓶我们买下了。”

“没有这个必要——”丝卡娅试着想阻止他，但贾拉仿佛未听见似的。他掏出钱包递给了那位老人两张钞票。

离开商店后，他将那只裹着包装纸的花瓶塞进丝卡娅的手中：“拿着吧，至少我知道它是你喜爱的物品。”

他知道他是不能送她鲜花的，丝卡娅凄凉地想，那么花瓶就是一种代用品了。她应该对他的这种体贴举动心存感激，但不知怎的她心里却怨艾异常，喉咙里像堵上了一团软物似的，竟连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

他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随即两人就回到了汽车



里。在开车回海滨那所住房的路上，两人几乎未发一语。

回到住所后，丝卡娅将那只依然裹着包装纸的花瓶放在她卧房里的梳妆台上，走到窗户旁向外眺望着。海水正在退潮，高水位线以下的海滩开阔而潮湿。随着黄昏的降临，阳光已逐渐逝去。她脱下身穿的套衫，换上一件轻薄的运动衫，蹑手蹑脚地去找她的旅游鞋。

贾拉此时正将他买的那份报纸搁在咖啡桌上。“又要去慢跑吗？”他问她道。

“是的，大约要半个小时。”

他点点头，重又拾起了那份报纸。

当她回到住处时，她猜他一定还在看报纸，但却闻到了一阵菜肴的香味。不一会儿，她面前就摆上了炸牛排、油煎土豆片和一份沙拉。“这我可没想到，”她拿起叉子，对他说道，“你不必为我做饭的。”

“这根本不费什么事。”贾拉回答道，“再说，我总得找点事做呀。”

吃过饭，收拾完餐具后，丝卡娅拿起一本他来之前她已读了一半的书，来到门外的露天平台上。她将装在户外的电灯打开，然后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开始读起书来。户外的空气有点凉，但并不使人感到不适。再说，她已换上了那件羊毛套衫。

她内心一直期待着贾拉此时能与她有所交流，希望贾拉能劝她回到房内。她心里明镜般清楚手中的书不过是她的一张防卫盾牌，她希望他能看出这一点。

贾拉当然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手拿那份报纸走了出



来，默默地坐在台阶上浏览着。她心里想在他去做饭之前，不知他已读了几版的内容。

丝卡娅翻了一页书，但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她当然无法抱怨贾拉扰乱了她的注意力，但他无言的存在却使她无法静下心来。

她凝视着他那低垂着的有着漆黑亮发的头，望着他那舒展在羊毛衫翻领外的头发。当他翻动报纸的时候，那对被羊毛衫裹住的厚实肩膀自如地屈曲着。他用一双有力稳定的大手折握着报纸，当他挪动着身子试图在台阶上坐得更舒适时，透过穿着的牛仔裤她可感受到他大腿肌肉的有力伸缩。

她总是看不够贾拉。即使她现在已觉得心灰意冷，脑海深处仍残留着一丝记忆的温馨。如果她能伸出手去抚摸他一下……

就像她真的抚摸了他一样，他倏地抬起头来，刹那间两人战栗着四目无言相对了。一只甲虫“砰”的一声撞在了墙上的电灯上，就像听到了一声信号似地，丝卡娅“呼”地站起身来，两眼仍然紧盯着贾拉的眼睛。

这时贾拉也站起身来，两眼燃烧着兴奋的火花，手中的报纸飘落在了脚边。夜风吹拂起了报纸，翻落在了地板的另一端。

“丝卡娅——”他向她伸出一只手，其姿态近乎于哀求。

“我要去睡觉了。”她忽然说道，将手指插在了书页之间，“看来，我已经不怎么能适应骑马了。”

他眼中的火花忽然熄灭了，脸色又变得陌生而毫无表情。“是吗？”他说道，“你没有生气吧？”



丝卡娅摇摇头：“只是累了。晚安。”

“晚安，丝卡娅。”他没动身子。丝卡娅转身离开他，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就像刚从险境里脱身似的。

当然，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贾拉对她既有礼貌，又不乏耐心。今天他就像……

像什么？她问自己道。

他就像她在悉尼结识的那个情人。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他们刚刚建立恋爱关系，日子过得刺激而甜蜜。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就像他又重新开始向她求婚了似的，除了没鲜花之外。

就这也是她所要求的，贾拉知道她不愿意他送花给她。丝卡娅脱下羊毛套衫和乳罩，摸索着穿上睡衣时，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她今天的表现也太情绪化了。当贾拉触摸她的身子的时候，她身体发僵，被一阵奇异的紧张情绪几乎弄得全身瘫痪。然而，就在刚才她却渴望着爱抚他的身体，触摸他那温暖的缎子般的黑发，抚摸他那宽厚的肩膀，就在他可能遂了她的心愿的时候，她却吓得落荒而逃。

她知道贾拉不会伤害她——至少不会伤害她的肉体，而且她也早已知道与他做爱时的身体感受。他是她的丈夫，她承诺过爱他、尊敬他、珍惜他的。

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爱他呢？

她的睡眠状况比她预想的要好，看样子骑马对身体是有益处的。起床后她觉得身体有些僵硬，就在卧房中做了几下伸展运动，然后穿上慢跑的衣服、鞋子，走下台阶来到沙滩上。



这次她在沙滩上没碰见贾拉。但当她返回住所时，他正倚在门框上，仿佛正在等她归来似的。

“吃早餐吗？”当她迈上台阶时，他问道。

“谢谢你，但是你不必费心的。”

“我愿意做，我愿意做……”

她停住了脚步，因为他呆在门口未动，而她又不愿意从他的身边硬挤进去。“怎么了？”她问道，注视着他那充满忧思的深色眼睛。

他的嘴唇怪异地抽搐了一下。“吃早餐吧，”他终于开口说道，扭身进了房。她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进去。

用完早餐后，丝卡娅从卧房中取出了照相机。她与其说是想去摄影，倒不如说是想显出一副忙碌的模样。“我去沙滩上拍几张照片，”她对他说。

贾拉瞅了一眼她手中的照相机，说道：“我想去散一会儿步。你要我从商店里捎点什么东西回来吗？”

丝卡娅摇了摇头。想到终于可以一个人呆一会儿了，她心情不禁感到一阵轻松。要知道，从这里到商店距离可不近呢。“你走时最好把房门锁上，”她叮嘱他道，“后门那儿挂着一把钥匙。”

贾拉点点头：“那你怎么办呢？”

“我想你会比我先回来的。”

她来到沙滩上信步溜达着，觉得紧张的情绪已逐渐从身上消失了。昨天有一时刻她甚至觉得自己过的简直是非人的日子，但今天早晨她又重新感到生命有了一些活力，因为她发现在贾拉镇静自若的外表下其实也隐藏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情绪。

她在沙滩上徜徉了很长一段距离，不时举起照相机



拍几张照片，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随后，她坐在一根被海浪冲上海滩、半埋在沙子里的圆木上，极目眺望着浩瀚无际、波光粼粼的大海，极力抑制自己不去思考，不让那些互相矛盾的、使人迷惑的想法扰乱自己的身心。经过一段时间，她觉得有些效果，心境重又趋于平静了。

过了一会儿，天空中厚重的云层遮住了太阳，海水的颜色变深了。丝卡娅站起身来，顺原路返回住所。贾拉已先于她回来了，但当他放下正在读着的书站起身来时，她却匆忙说道：“我到底层去锻炼一下身体。”

当她做完身体锻炼后，贾拉正在准备午餐。她已习惯了贾拉为她——为他们两人做饭了。当她尝试着做一餐饭时，他总会插手帮忙。到了下午贾拉建议两人再去骑一回马，丝卡娅稍微踌躇了一下便答应了。两人骑在马背上彼此间交谈不上几句话。丝卡娅心里明白他们之间终归是要长谈一次的，但她弄不清楚为什么一想到这一点她就紧张得喉咙发干。有时，她甚至想这可能是她对他下意识的报复心理在作怪，因为在她以前想通过两人的言语交流加深两人间的感情时，他要么就是太忙，要么就是太累，要么就是太专注于与她做爱而懒得与她作敞开心扉的交谈。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仿佛就日常的生活程式达成了某种默契。她早晨起床后在沙滩上跑步，他呆在家里做早餐，然后她又拎着照相机去了沙滩。一般他们在一起吃午餐，然后结伴去骑马。归来后她又在沙滩上跑一小会儿步，然后吃晚餐。晚餐后为避免交谈她会打开电视机，或是装模作样地读一本书。偶尔地，他们也会去沙



滩散一下步，彼此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一语不发。

她心想贾拉这回可真是太有耐性了。他默默地观察着她，就像在等待着她发出某种讯息似的。这讯息就是她愿意听他倾诉心里话，或是愿意随他一起回家，重新做他的妻子。他平常都不怎么敢碰她的身子，只是在散步时偶尔握一下她的手，或是在骑马时扶住她的身子帮助她上下马。有一次他们在沙滩上散步时天空忽然乌云密布，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这时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的双肩，并用自己温暖的手心摩擦着她的胳膊。她僵直起身子，他无言地将手臂挪开了。

在他到达后的第五天，吃过午餐后丝卡娅问道：“我们去骑马吗？我先去换衣服。”这时贾拉说道：“算了，今天不去了。”

她瞥了他一眼，只见他显露出一副既小心翼翼，又似乎下定了决心的模样。他说道：“我想我们应该——”

“那么，我就一个人去沙滩了，”她急忙打断他道，“再去拍几张照片。”

“你今天已经拍过照片了。”

“光线又有了变化，我还想拍一些照片。”

“那么我同你一起去吧。”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工作时有人在场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工作？她以前从来没有将摄影称为工作。但自从蛰居于此地后，她有了将摄影作为一项工作看待的想法了。她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试着想将其提升到专业的程度。她开始考虑什么人会用她的照片，为此她从市场调查的角度审视各种杂志，甚至不时从书店



里买回几本杂志研究一番。她并不想重操模特的旧业，但开拓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对她来说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好吧，”贾拉平静地说道，“我等你回来。”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她返回住所，推开门走进来时，贾拉从咖啡桌边的一张椅子上站起身来。

她走进房间内，将照相机放在了桌子上。

“你去的时间可不短啊，”他说道。

“贾拉，我的时间与你无关，”丝卡娅直截了当地说道，房内的空气霎时间变得紧张了。“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她挺直身子，隔着贝壳杉方桌与他对峙着。其实，她早就将相机中的胶卷用完了。在出门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两眼凝望着大海和蓝天，思考着，作着决定。

他不禁向后退了两步，几乎退到了推拉门门口。他面对她争辩道：“在奥珀尔牧场并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我话里并没有这种意思。”这可真是难以说清的事情，“我只不过是你的妻子罢了。”

贾拉的身子变得僵硬了。他将下颌咬紧，她看见他腮帮上的肌肉抽搐着。“是的，”他说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难道不是吗？”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瞅见他的双手攥成了拳头，然后插进了口袋里，“是我强行将你拖到了婚礼上，又让你在奥珀尔牧场受苦受难，我真是无法告诉你对这一切我真追悔莫及！”

她极力抑制住自己想转身跑开、避免与他正面冲突



的冲动。她不可能永远躲避下去，而他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你……你总是认为你的所作所为是最好的。”他是为自己感到后悔呢，还是为她呢？甚或是为他心爱的牧场？对牧场而言，她是无足轻重的。

贾拉令人诧异地呆站在那儿缄默不语，可能在想她又会随便找一个借口逃之夭夭。她心里认为他这一次还会默许她这么干的，就像自从他来到这里后只要他一提起讨论两人之间的关系，她总是能够找一个理由搪塞过去一样。“你曾打算过在奥珀尔牧场长期生活下去吗？”他问她道。在户外明亮光线的衬托下，他的眼神几乎深不可测。

她屏住了呼吸：“我当然想在奥珀尔牧场长期生活！我们结婚了！再说，我们曾经有过孩子。”

“我对此表示怀疑。”

“你怎么会这么想？”她发现自己全身都在发抖。

他沉默不语了一小会儿。“你在悉尼的那套公寓房间，”他终于说道，“是那么……有一种家的感觉。房间的布置体现出了你的个性——生气勃勃的，洋溢着你的气息。但你对在奥珀尔牧场上的家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兴趣。你不想重新装饰它，甚至未想到做些稍微的变动。在我看来，你并不想将根扎在那里。除了你的那些书籍和咱们卧房中的那些小饰物——以及几张照片——我们看不到你生活在那儿的痕迹。”

“贾拉——我不可能做到闯进奥珀尔牧场的一幢房子，擅自改变那儿的一切！那是一个家庭，你母亲拥有的家庭！你总不会指望我硬挤进去全盘接管吧？”

“并不是要你全盘接管，”他解释道，“而是稍微表



露出一丝兴趣——”

“我已显露出了自己的兴趣！”

“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他退一步承认道，“表现得就像一个客人似的。”

“我就是被当做客人来看待的！你母亲不让我插手做任何事情，而你对待我的态度仿佛我是牧场上的一个累赘似的——”

“你并不是一个累赘——但我要对你负责。”贾拉不耐烦地说道，“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做起事来更能集中注意力。”

丝卡娅凄苦地笑了一声。“是的。”没有她，他能将别的事情做得更好。当他明白无误地暗示她除一件事情外，她这种女人对他这种男人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那么他来这里的原因，他决心将她带回家去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我母亲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明白——我并不是在责怪她。她对我非常好。”

“她知道你怀孕了，而且不适应内地牧场的生活方式，因而尽力想使你过得舒适一些。她怕你受不了那份苦，想方设法使你免受不同生活习惯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适。”

“她对你有这么说的吗？”

“她用不着说。但是，是的，你……离开后，她说过类似的话。”

“嗯，她……真是太好了。”丝卡娅怯怯地说道，“但是，我想我不再在那儿碍手碍脚了，她可能实际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觉得你碍手碍脚。”

丝卡娅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她自从结婚后就一直掌管着家务，那是她的……领地。要她一下子给一个自以为是但对操持家务一窍不通的新手让位，一定是挺难为她的。但我明白她已经尽力这样去做了。”

“你认为她不想放弃掌管家务的权力吗？”贾拉问话的语气显得干巴巴的。

丝卡娅匆忙地应道：“我并不是在抱怨这一点，贾拉——”

“她没有告诉过你她想搬到阿德莱德去住吗？”

“搬到阿德莱德去住？”丝卡娅惊奇地瞪大了双眼，“不会是因为我的原因吧？”

“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在我的姨妈做过手术后，我们从她那儿坐飞机返回牧场时，她说该是她过一下舒心生活的时候了，而且她喜欢和她的妹妹住在一起。她几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而我也已经开始物色一个管家了。然而就在此时我将你娶回了家，而她为了帮一把手而留了下来。她知道奥珀尔牧场与你以前生活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当你病恹恹却尽力帮着干家务活时，她认为你是一个个性坚强的女人。”

“但她却认定我天生不能适应奥珀尔牧场的生活方式。她从一开始就有这种顾虑，不是吗？”

“可能吧，但她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当然，开始她感到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我们的婚姻对她而言是……一种意外。”

他话里的意思是“一种震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和她这种不相适宜的女人结婚。她不期而至的怀孕——



他认为是采取了防范措施的——只能使他俯首就擒了。

她说道：“当孩子流产后，你一定觉得是受了欺骗。”

“受了欺骗？”

“我甚至都不能生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而你正是为了这一点才娶我的。”

贾拉朝她身前跨了一步，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声音怪异地嘶哑着：“你是这么想的吗？”

“还能有别的想法吗？我并不是说你不爱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的。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是那种可以论及婚嫁的感情，不是吗？”

他的神情看上去显得惊愕万分：“丝卡娅，你全错了！”

“你刚才还说过你后悔和我结婚。如果我当时没有怀孕，你是不会娶我的。”

“当时确实不会。”他承认道，“但我一看见你就爱上了你。从那以后，我一见到别的女人就会拿你与她作比较——”

他认为这就是爱情。那么他只是仅仅对她的外貌如痴如迷吗？她不禁想起他那不能容忍任何不完美的事物的怪癖，他的对完美事物强烈的占有欲望。“你迷恋我的身体，喜欢我的言谈举止，着迷于抚摸我的肌肤和头发的那种感觉，这些你已经对我谈起过多次了。那么，当我今后皱纹满面，身体因年老而皮肤松弛，头发花白稀疏以后，你又会怎样待我呢？当男人们不屑于再瞥我一眼，也不再妒忌我依偎在你的身旁，你又何以自处呢？”



“只要你还依偎在我的身旁，任何有感觉的男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妒忌我的。”他端详着她的面庞，“丝卡娅——我心里明白你为了我们的孩子舍弃了你拥有的一切。但现在你丢了工作，孩子又没了，在你的感情世界里就只剩下我了。你恨我，我并不怨你——”

丝卡娅的语音颤抖了：“我告诉过你，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事实胜于雄辩。”他抬起头来朝四周张望着，藉此暗示是她离开了他，离开了奥帕尔牧场，漂洋过海躲到了这里。

丝卡娅眨巴着眼睛瞪着他。大海在他的身后熠熠地泛着金光。他的双眼深邃幽，脸上的表情显露出他在极力抑制着恼怒的情绪。丝卡娅尝试着解释道：“我并不要离开你，贾拉，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我想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想独自找个地方藏起来舔吮一下自己的伤口。”

“我曾想帮助——”

“我明白。我告诉过你，我并没有责怪你。”

“也没怪我当时不在你的身边？”他静静地问道。见她没有回答，他又说道：“可我责怪我自己，丝卡娅。当我走进那间病房，看见你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躺在那张冰凉的床上，从那一天起我就不停地责怪我自己。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第十七章

自上次龃龉以来郁结在丝卡娅内心的块垒戛然裂开了一道缝，贾拉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从来没有暗示过他内心有一种负罪感。

当然他以前说过他很伤心，而且她也知晓他确实伤心——为她而伤心，为失去了儿子而伤心。她心里也明白他为因工作忙在她分娩前的几个星期不能陪护她，有爱心而无实际行动，最终违背了他对她许下的诺言而懊悔不已。但他现在将一切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这却是她始料未及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和他从事职业受季节所迫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她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这一点，去原谅他无心犯下的过错，并努力说服自己，就为这些去惩罚他是一种幼稚的、毫无理性的行为。

她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说道：“你不可能知道孩子会早产。”

“是的，而且我也不得不让你离开奥珀尔牧场，没有其他的选择。但下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我会一直陪伴着你，我可以指着我们孩子的坟墓发誓。”

丝卡娅心中的块垒进一步裂开了。“我确实……怨恨过你，”她坦陈道，而且时至今日才认识到这种怨恨的深度，“这对你不公平，我也不想这么做，但在我需要你时你却不在我的身边——”她说不下去了，喉咙因愤恨、抱怨和内心深处伤痛的泪水而哽噎着。

他的脸倏然改变了颜色，一瞬间她在其上看出了痛苦的表情。“真是对不起，丝卡娅。”这句话仿佛是从他的喉咙中挤出来的。他向她走近了一步，然而又站住了。

她已经多次拒绝过他了，他现在有点害怕碰到她。丝卡娅说道：“我明白，而且我明白你为失去了我们的儿子而伤心。但你从来没有……至少我看不出来，你仿佛……无动于衷似的。”

“那么我该怎样做才好呢？”他语音嘶哑地问道，“我当然感到伤心——为我们的儿子，更为你而伤心，特别还为了我们之间日趋冷淡的婚姻关系。但生活并不因为你伤感就停滞不前。”

“我明白，”她又说道，“我显得太愚钝、太软弱、太没有理性了。但我却迁怒于你的生活勇气，因为我与它不相配，我做不到这一点。”

“做不到这一点？”他立即摇头加以否认。“丝卡娅，”他无望地说道，“我一直都在寻找为配得上你的生活勇气而竭尽全力。你为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而作过不懈的努力，虽然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你并不适宜于在牧场上生活。我看不出来像我这种意志有些消沉的人对你能有什么帮助。”



她可不敢相信他是意志消沉的人。“我觉得，”她说，道，“你故意将我们孩子的夭折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将他的夭折一笔带过？”贾拉问话的语气听上去有点惊讶的味道。

“你说过这是一种最好的结局，而且还给我送花，并且……我知道在我身体恢复期间你一直陪伴着我，但当我们回到奥珀尔牧场后，你却……一如往常地去工作、生活，并且……并且期待我们在一起做爱，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他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似的。而我却不能……那么去想……那么去干。”

“丝卡娅——我也并没有那么去想。我不会忘记你都遭了些什么样的罪——以及婴儿的悲惨命运。但是，如果他存活了下来，那他的生命也只能是短暂而痛苦的。你不想要他受这种罪吧？”

“当然不想。”她低头瞅着地板，将视线集中在玷污了地毯的几粒沙子上，“我知道你是对的，并且当然你还得过自己的日子，干自己的工作。我知道我是有点没理性，甚至不公平。只是……我一直在想他……死了你可能有点高兴，因为如果他不死，你就会有一个不怎么健全的孩子。”

当她终于敢抬起头来与他四目相对时，她知道她的这番话深深地震撼了他，她看出他在极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他是我的儿子——”贾拉终于说道，“不管他是什样子，我都会爱他。”

丝卡娅又将视线移向了别处，说道：“你……你没



怎么犹豫就将‘星尘’下的小马驹处理掉了。”

他沉默不语了一两秒钟，然后大声吼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丝卡娅！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就那匹小马驹来说——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处理了它。那根本就不是有一点缺陷的问题。那个可怜的畜性会变成一个跛足的动物——不能行走，更谈不上跑了。”

丝卡娅吃了一惊，将眼光盯住了贾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你不让我看的。”

“我是想保护你！”

“这种事你以前干了不少。我想，你是干得太多了。”

“凯利也对我说过这种话。你看上去是如此的脆弱，”他低声说道，“而牧牛业又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行当。当你那一回在圈栏那里几乎晕倒后，我吓坏了，怕你不能忍受这一行——或是我，怕你不能忍受这一切而重新回到城市生活中去。”

“当时如果不是怀孕的缘故，我是不会头脑发晕的。我对看到的一切没有心理准备——还有那股味道。那时我的胃对气味十分敏感。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某些国家我目睹过比那还要可怕的场面。并且，我现在还在继续吃牛肉，这就说明我对牧牛业没有任何偏见。”

她想他的面部表情此时轻松了一些。“我们能一起到沙滩上去散散步吗？”他问她，“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话要谈，不是吗？”

贾拉不是一个能轻易向别人敞露心扉的男人，他不习惯坐着——或不动地站着，他需要时时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之中。胸中潜藏着某种希冀，丝卡娅同意了他的



请求。

他退后一步，让她先走到房外的露天平台上。这时晨霜已经逝去，天空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丝卡娅犹豫了一下，然后脱下袜子，赤足步下台阶，穿过那片狭窄稀疏的草坪。贾拉也脱下了袜子，跟在她的后面。

“凯利为你的事也说过我，”当他们踏上柔软的沙滩，沿着一条斜径朝海水与沙滩的交界线走去时，贾拉对丝卡娅说道，“她说你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不是一个瓷娃娃，我不能指望将你放在一个用丝带缠住的盒子里保存起来。”

“凯利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

“嚯。”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新颖的看法，“我恐怕大声呵斥了她。我告诉她说她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而且最好不要管别人的闲事。”

丝卡娅不禁要乐出声来，凯利一定会反唇相讥的。

“她的话是对的。在我看来，你对待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情妇似的，当你有空闲时间时，你就会抱在怀里玩弄一番；当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时，就将我扔在脑后不管不顾了。”

“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你，”他答话的语气显得干巴巴的。

“难道我们……在悉尼时你不是这样对待我的吗？”

“我告诉过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想法。我承认当时只是想再见到你……再与你约会，尽可能多地增加见面的次数。我心里明白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职业圈子，都难以使我们俩保持长久的关系，但我尽量不去考虑这



个问题。我是如此迷恋你，因此我一门心思地想得到我可以得到的东西，想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享受到与你呆在一起的乐趣。这话听起来十分自私——但我得承认当时我想你……应该更有性经验，更不易受到伤害。”

“你这可是在拿常理度人啦。”她温和地责备他道，但她在心里则想道他认为她在此之前有别的情人是顺理成章的。

“我是下过一些主观的判断。”他赞同道，“当你允许我同你做爱后，我想在某些方面我在你的生活中的地位比我想的来得重要，我开始希望——”

他们走到了坚实的沙面上，然后折转方向与大海平行地散着步。贾拉用脚趾从沙中踢出一只贝壳，继续走着，双手插在裤袋里。“我知道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但我是你交付你那美好身子的第一个男人这一事实给了我长期与你厮守在一起的希望。我并没有愚蠢到认为你会放弃模特工作的美好前程来答应我所能够提出的可能交换条件，但我也知道模特的职业生涯是短暂的，我愿意等待，同时情愿同任何不值一晒的家伙与我竞争。”

不值一晒的家伙？丝卡娅转过头去望着他。带咸味的海风将一绺头发吹落在她的脸上，她伸手将它掠到了脑后。

贾拉接着说：“我尽量不去正视你可能讨厌内地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但当我鼓起勇气请求你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抽出一点时间去奥珀尔牧场上参观一下时，你却当头一闷棍地告诉我你要去美国。”

“我告诉过你——”

“我知道。但你并没有告诉过我你什么时候去，要



去多长的时间。你只是笼统地说，几个星期。而且你那天说话的态度十分随意，似乎认为我们分开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弯腰从沙滩上拾起一根弯曲的枯枝，随手将它抛进激岸的碎浪中。

丝卡娅咬住她的嘴唇。她想起了那天她是如何竭尽全力地维护她的自尊心，她的女性的尊严的。“我那天想让你亲口告诉我，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的。”她委屈地说道。

他瞟了她一眼，眼光中混杂着恼怒、无奈和愤慨的复杂表情。“你不知道我当时是如何咬住自己的舌头的。我认为当时你是在向我摊牌，暗示我你不想使我们俩的关系太密切，以免影响你的职业生涯。而当时我也不敢太强迫你，怕你中止我们俩的关系。”贾拉此时住了口，两眼眺望着远处海面逶迤而来的海浪，并没有看她，“当你回来后说你怀孕了时，我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提议马上结婚，使你没有时间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服自己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那起码能够说明你还是有点爱我的，而这一点能够确保我们渡过生活的难关，因为我确实是十分爱你的。”

“你的想法是对的，”丝卡娅说道，在海浪的拍击沙滩声和飞过头顶的一只海鸥的鸣叫声中，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使人难以听清，“我那时真的爱你。”

他诧异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向前走着，全然不顾一股冲过来的海浪溅湿了他穿的牛仔裤裤管，以及泛着白沫的碎浪漫过了丝卡娅的脚背。

“就在我使你怀上了孩子，将你的生活和工作弄得一团糟以后，你却十分信任地将你的命运交给我来安

排，勇敢地和我来到一处对你来说十分陌生的地方……我决心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不感到丝毫的委屈。”飘忽不定的微风拂乱了他的黑发，他将额头上的乱发掠向了脑后，“然后，我们失去了孩子，而你我之间的距离也愈来愈远。你最终离家出走后，我简直吓坏了。我们已经没有孩子了，你也没有理由再与我生活在一起。可能你可以重新过从前的生活，我想这可能正是你目前想要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结束我们俩的婚姻生活！”她抗议道，“在你那天破门而入，宣布你来接我回家，催促我作出决定之前，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我并不是那种意思……”他收住口，又一次用手指揉弄着头发，用眼睛瞅了瞅她，又眺望着辽阔无垠的大海。“我并不是想吓唬你，我只是……”他清了清嗓子，“我想我是太习惯于下命令了。”

可能是的。她喃喃地说道：“你从十几岁起就管理着那么大的一个牧场。”

贾拉笨拙地点点头，神态极不自然地、近乎尴尬地瞟了她一眼。“实际上，我……一想到自己可能会孤零零地离开这里就受不了。当我对此没有胜算时，我就用我妹妹称之为可恶的男性傲慢来掩饰自己的窘态。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优点。”

他现在说话的语气里可没有什么自傲的成分了，丝卡娅想，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了。

贾拉清了清嗓子。“我们已经在奥珀尔牧场修了一条水泥跑道，”他说道，“因此，飞机在雨季里也能起飞了。埃里克也找到了一个不锈钢的中间有隔板的洗涤



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将它安在你的暗室里。我想这样你搞摄影就方便多了。你在摄影方面还是挺有天分的。”

丝卡娅被话题的突然改变搞得一时有点手足无措，她静下心来琢磨了一下他话里的意思。“你这是在用这些条件引诱我跟你一起回到奥珀尔牧场上去吗？”她不由得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她：“我想尽力使你回到我的身边。”

他停顿了一下，她看见他的胸膛因沉重的呼吸而起伏着。然后，他补充道：“自从我来到这里后，脑子里就不断地在思考着问题。我想在某一点上我的思想是太过于狭隘了，那就是，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父亲过世了时，我会接手经营奥珀尔牧场。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时，我给自己定下了身先士卒的原则，即除非我自己愿意做某件事，我绝不会要求别人去做这件事。到目前为止，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比奥珀尔牧场更重要的事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我以前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那么他现在怀疑这一点了？“我听不懂你话里的意思，贾拉。”

他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仿佛正在深思似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认识到你认为我结婚后还是我行我素，将你和我们的婚姻放在生活中不起眼的位置的看法是对的，而且我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并不认为我这个人适宜于过城市生活——真要那样会令我手足无措的——但我们不必住在奥珀尔牧场。”



丝卡娅惊讶万分地瞧着他。

“凯利愿意管理牧场，并且她和埃里克联手会将牧场管理得井井有条。你和我可以搬到我家在新南威尔士拥有的另一处牧场上去住，那里的气候宜人一些，而且你愿意在悉尼呆多久都行。”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奥珀尔牧场！你是牧场的一部分——它也是你的一部分。”

他的双手仍然插在裤袋中，但她想他已经将它们攥成拳了。“你难道还没有听明白吗，丝卡娅？你对我来说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与能同你生活在一起相比，世界上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而且我不能为了和你一起生活而强迫你住在你所憎恶的地方。”

他将两只手抽出了裤袋，但却在欲伸向她的身体时停住了。他的两眼炯炯放光：“上次你说这句话时可是用的过去时态。”

“我一直爱着你，”她嗫嚅道，“孩子死后……即使我觉得万念俱灰……但我不能回应你……”最后她终于说了出来，“……因为我害怕一旦我陷入某种感情，像……像激情，我就会感受到悲伤，而且我不知道我能否经受得住这种冲击。即使是这样，我仍然爱着你。只是我不能……告诉你，向你表述……因为这太令人伤心了。”

他终于将双手抚在她的身上了，温情地将她的身子拉近他的身边：“我希望你告诉过我，哪怕只有一次，也会于事有补啊。”

“我知道，真是对不起。当时我整个人就像掉在了一张无形的网里，不能自拔。”她用掌心捧住他那胡子



拉碴的面颊，柔声说道，“我爱你，贾拉。请相信我，我真的爱你。”

“那么当我先于你满脸布上皱纹——因为我总是在太阳底下干活，当我弯腰驼背，头发都掉光了的时候，你又会怎样看我呢？那时你就不会爱我了吧？”

“决不会！”

“那么，你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佯怒地指责她道，“会认为我如此浅薄，只看得到你漂亮的脸蛋呢？”

丝卡娅的嘴唇疑惑地张了开来，双眼急切地搜寻着他的目光，看到他两眼中满含愠怒和激情，不由地羞红了脸。

“你怎么敢如此大胆？”他重复地问道，将她一把搂入怀中热吻着，满怀着一如她从他眼中窥到的愠怒和激情。

她内心被唤起的感情如海潮般裹住了她的身体。当他终于抬起头来俯望着她时，她只觉得头昏目眩，全身竟如筛糠般地颤抖着。他用双手紧紧抱住了她的身体，她很高兴他能这么做，因为以她自身的力气，她怀疑自己现在还能否站得住。

贾拉牵起她的一只手，将她往海滩上带了几步，来到一块干燥柔软的沙地上。他将她的身子压倒在地上，又热切地吻着她，同时将他的一条温暖粗壮的大腿伸进了她的两腿之间。

当他停止吻她后，她躺在地上不均匀地大口喘着粗气，两颊绯红，身体不停地颤抖着。“这里可是一处公共海滩，”她提醒他道。

他扭头朝两边看了看：“这儿没别的人。”



“你不能——”她试着想推开他的身子，但贾拉又用嘴寻到了她的嘴唇，于是她放弃了这种努力，回吻着他。

他将一只手放在了她的乳房上，她身体抖动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抗议的声响。他抬起头来，用手抓起她的一绺头发，将它们缠在了手指上，然后恳求道：“再说一次你爱我。”

“我爱你，”她喃喃低语道，“我永远爱你。”

“咱们别这么干了，”他说道，“我要把你带到床上去。”他站起身，一把将她拽了起来。

“贾拉——”

他执拗地看着她，忽然脸一红松开了她的手：“对不起，我又在欺负你了。告诉我你现在想做什么呢？”

“我想，”丝卡娅用舌头湿润了一下嘴唇，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我想和你上床。”她朝他主动伸出了手。

贾拉咽下一口唾沫，短暂地闭了一下眼睛，将她的手紧握在手中：“谢谢你。”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脚踩着松软的白色沙子缓慢地行走着，彼此间缄默无语。但当他们一踏入家门，他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将她抱起径直朝主卧房奔去，同时用脚跟将门关上。

他将她的身子放倒在床上，转身扯上窗帘遮挡住耀眼的阳光，同时解着自己的腰带。他将衬衣丢在地板上，双脚使劲一摆脱掉牛仔裤，朝她俯下身去。几秒钟后，她身上的衣服就和他的衣服混杂在一起在床边的垫子上堆成了一团。

他望着她赤裸的身子，眼中泛射出欲望的火花。她



羞怯地一把扯过被单盖在自己的身体上。

“怎么了？”他皱起眉头问道。

“自从生了小孩……我的身体……有了些变化……”他们上一次做爱是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夜色使他没有觉察到她身体所起的变化。

“丝卡娅，”他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早已看见了。你的身体在我眼中还是像以前那样漂亮迷人。你在我的眼中永远是漂亮的。”

他揭去被单，用手抚摸着她那变得更加饱满了的髋部，亲吻着她那有着黑色乳晕的乳房和小肚子上显现的淡银白色孕斑。“我希望你能再怀上我们的孩子，”他充满憧憬地说道，“但你即使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我也喜欢这些孕斑，它们是对我们儿子的最好纪念。”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用手抚弄着她的秀发，让它们从他的指缝中缓慢滑下。“我也将喜爱你以后会有的每一根白发，每一道皱纹，只是别再狠心离开我，我想没有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会死去的。”

“我不该离开你的，”丝卡娅含情脉脉地抚慰他道，用手摩挲着他的肩膀，“我总是梦见你……”

他用嘴封住她的双唇，深吻着她。她用两条胳膊搂住他的身子，深情地回吻着他。贾拉的喉咙憋不住地迸出了愉悦的声响。

澎湃于两人间的欲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丝卡娅躺在贾拉强有力的怀抱中，在一种情昏的神态下任由贾拉将她带上了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感天堂。

当她的手回到现实之中时，贾拉仍在爱抚着她的身体，并在她的耳旁絮絮地诉说着爱的呓语。



“我曾经想过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感觉了，”她坦白道，“我想过我再也不会为感情所累了。”她的眼睛中忽然噙满了热泪。“哦，贾拉——我们那可爱的小儿子。”

“是啊，”他回应道，从她脸颊上揩去眼泪，但丝卡娅眼中的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涌。丝卡娅倚着贾拉的肩膀不住地抽泣着。“好了，”他柔声地劝她道，“哭出来就行了，”而他自己的泪水也滴湿了丝卡娅的头发。

落日时分，贾拉和丝卡娅身穿着运动衫和牛仔裤，相互搂抱着坐在离堤岸不远的沙滩上。海上风平浪静，落日的余晖给海面抹上了些许粉红的色调。

“告诉你吧，”贾拉将丝卡娅更紧地搂在胸前，“在每一个雨季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块沙滩，然后整个夏天都在一起……”

“果真那样你就会感到厌倦了。”

“我对你一生都不会感到厌倦。你会厌倦吗？”

“不会。”她抚摸了一下他的脸颊。“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不会感到厌倦。”

“即使生活在奥珀尔牧场也不会感到厌倦吗？”

“在奥珀尔牧场我并没有感到厌倦，只是你有时不让我帮忙，我有些恼你。再加上你外出赶牛时，我有些想你。”

他吻了她一下。她问道：“你这次出来准备呆多长的时间？”

“你愿意我呆多长的时间我就呆多长的时间，由你决定。”



“但是……赶牛怎么办呢？”

“这些活我都交给埃里克和凯利去干了。该让他们多负一些责了——也可以锻炼一下他们的独立能力。自从我父亲过世，我接手管理牧场和家庭的财务，我就一直在为弟妹们着想。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碰到过比这更使我担心的事了。但为了他们的缘故，同时也为了奥珀尔牧场，我还不能流露出丝毫惧怕的情绪。”

“你母亲——”

“她是惟一知道我内心想法的人。但她以前总是将牧场的管理事务——决定权——交给我父亲。而且她非常细心，不让我产生任何接不了我父亲的班的想法。”

“那么你真的认为凯利接得了你的班吗？”

“你怎么看呢？”

“我想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姑娘，应该给她一个机会来证实自己的能力。我是在问你的看法。”

“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即使我们今后仍然把家安在奥珀尔牧场，我也可以让凯利和埃里克在夏季管理牧场的事务，那样你想去什么地方我们就能去什么地方。我并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只是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丝卡娅温情地说道，“贾拉——”

“什么事？”他低头望着她，将脸颊依偎着她的太阳穴，又用嘴唇亲了一下那块细腻光滑的肌肤。

“我永远不会去和凯利竞争——”

“你用不着去竞争！丝卡娅，你不用去干你不想干的事情。不管我们住在哪里，我都会雇一个管家的——我们负担得起……”

他这是想让她更没有办法打发时间，丝卡娅心中充满爱的无奈和懊恼。她扭过身子，将两根手指压放在他的嘴唇上，“如果我愿意呢？”她娇嗔地问道。

“愿意什么？”他茫然地问道，捉住她的手指吻着。

“如果我愿意骑着马去赶牛，或者——或者学着开直升机，或者驾驶捕公牛车，你会阻拦我吗？”

贾拉脸上的表情显露出他此时内心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瞅着他那副为难的模样，丝卡娅不禁要乐出声来。“可能会，”他终于强迫自己说出了真实的想法，“但是我想你最终能说服我——如果你真的想干的话。”

丝卡娅笑了，倾起身子在他的双唇上吻了一下。“我想我能，”她说道。

“但是不能干捕公牛的活，”他沉着脸告诫道。

为了不破坏他们和解后的亲密气氛，她几乎要放弃这个话题了，但此时她想起了凯利对她的忠告。“可能不会。但如果我要干的话——你可不许再对我大喊大叫的，说些什么在你的牧场上谁被允许能干什么或是你牧场上的车辆——”

“我是替你担心。”

“我明白。如果我要干的话，”她进一步对他施压道，“我希望你能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事先订下规矩，然后想当然地认为我应该遵守这些规矩。”

“好吧，”他让步道，“我知道上次反应过头了。凯利也为这事责备过我。”

丝卡娅笑道：“你应该更多地听听她的意见。”

“是吗？”他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么说你们两个是在联手对付我了？”



“可能吧。我喜欢凯利，她是惟一个认为我是一个不需丝棉裹起来的人。”她心里想现在既然贾拉已经同意让凯利负责管理奥珀尔牧场的某些事务，她是否会考虑留在牧场上不走了。“‘星尘’的近况怎么样？”她问贾拉道。

“它又怀上驹子了，看上去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丝卡娅望着波澜起伏的海水，蔚蓝色的海面在夕阳的辉映下流金溢彩，满目斑斓，脑子深处不由得浮现出奥珀尔牧场上的那口水波不惊的池塘——塘边信步的朱鹭，笨拙起舞的澳洲鹤，以及夕阳下映照在神秘莫测塘面上的白干桉树的白色树皮倒影。

“我也感到心满意足，”她口中呢喃道，而且可能……她也可能怀孕了。他在做爱的过程中曾突然停了下来，她知道他要寻找什么物品，说了声不用了，就不顾一切地又将他拉回到自己身上。

他在她的太阳穴处亲了一下：“我真高兴。”

“你一定想回家了，”她体贴地说道。

“不用着急。”她感觉到他无声地笑了，“毕竟，只有一个死脑筋的、傲慢的、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硬充老板的家伙才会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

丝卡娅笑了：“说得好，我同意。”

“我的妹妹说起刻薄话来是从不吝啬的。当你准备好了后，我们就回家。”他告诉她说，“在这之前我们不着急。而且我们住在哪里你说了算。”

丝卡娅在他怀中转过身子温柔地吻着他。但当他用双臂搂紧她的背，回吻着她时，她却将她的嘴唇挪开了。



他生长在一块自然条件差强人意的土地上，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他那粗犷、坚定、决不轻易屈服的性格。但他毕竟也是肉胎凡身，已逐渐学会了生活中的妥协艺术，现在也能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了。那么，她也应该对他投桃报李才对。

“我已经准备好了，”她温柔地说道，“我们的家就安在你生长的地方，安在奥珀尔牧场，你心所系之处。”

他搂紧了她“你不必这么说……除非你已下定了决心。不管你在哪里，我的心都系在你的身上。我的心，我的生命，全在你的掌握之中。”

“我决心已定，非常坚定。贾拉，明天就带我回家。”她喃喃细语道，两眼无所畏惧地直视着他的眼睛，“回到奥珀尔牧场的家中。”